武俠世界

春夢了無痕（俠盜玉麒麟故事集） 憶文・著

一位武功高强，貌如仙子，而又擁有敵國財富的青春艷麗俠女，如果她願意嫁給誰，誰就可以擁有她以及她的財富，而又可以榮任威震武林的一堡之主，眞不知多少英雄俠士夢寐求之；但是，也有人視這些如蔽履，如糞土，不管那位美麗俠女多麼溫柔多情，如何渴望將他留住，他依舊毫不留戀的毅然離去！天下眞有這等蠢人？有！他就是……



第29年
4

$6.00

編者話

本期刊出憶文先生撰著之「春夢了無痕」，是俠盜玉麒麟故事的續篇。春天是美麗的，在春天裡貌美如仙子的少女編織的夢自然更是美麗，對一位武功高超天生麗質，兼擁有敵國財富的艷麗俠女，有誰個英雄俠士，不想博得她的芳心而結為連理，繼而共享其所擁有的財富，但世上却有這樣的男子漢，視這些為蔽履，如糞土，毫不動心而毅然遠走他方，俠女柔情萬縷編織的春夢，未能在他心上留下點滴痕跡，何以會如此？看過本文，讀者諸君當可明白箇中原因。

☆ ☆ ☆ ☆

陳查利先生撰著「義助」，故事講述加州賭城骰寶王受當地青竹帮威脅控制，瀕臨孤立處境，幸得史加等仗義臂助，終得以化險為夷，本文對揭露賭帮黑道人物卑鄙咀臉，大魚吃小魚的種種手法，描寫得繪聲繪影，針針見血……

☆ ☆ ☆ ☆

下期將刊出傅紅雪先生撰著「殺手」，天下無不是之父母，親情至愛，誰會忍殺自己的親生骨肉，但是孩子真的被殺，悲劇就發生在春家祠堂……

督印人：羅威
主　編：羅斌
執行編輯：鄭重

出版者：武俠世界出版社
香港上環新街五一十三號
環球大厦三樓
H四六六七九九（內線25）
營業部：香港上環新街環球大厦壹一四樓　電話H－466799
承印者：環球印刷所

BOXING MAGAZINE
UNIVERSAL BUILDING
2ND. FL. 5-13 NEW ST.
HONG KONG

定閱價目

港九連郵：	半年港幣 $164.00
	一年港幣 $327.00
澳門・台灣：	半年港幣 $190.00
	一年港幣 $379.00
外埠連郵：	半年港幣 $250.00
	一年港幣 $499.00

半年（26期）一年（52期）

中華郵政台字第2140號執照登記為第一類新聞紙類
僑務委員會海外僑民雜誌登記證台敎新字409號
局版僑台誌字第0039號
台灣總經銷：環怡出版社　電話：872-8459
發行所：雨辰書報社
批發部：台北延平南路230巷6號　電話：3811897
定閱連郵：一年52期NT.$1800半年26期NT.$950
郵政劃撥帳戶0013165-3號
零售每本新台幣40元

武俠世界

第29年

第4期

（總號1448）

1959年3月創刊

逢星期一出版



・每册港幣六元・
H.K. $6.00

Printed in Hong Kong

痕

和尚尼姑打擂台

大發鎮是緊隣懷柔縣城不幾里地的人鎮甸，人口衆多，市面繁華，較之城內，只有過之而無不及。

尤其，千戶人家中，便有鉅豪富紳八九戶之多，因而，貴賓來訪，親友宴會，以及巨商大賈們談生意，更增添了鎮上酒樓、飯莊和妓院的興隆和熱鬧！

申時將盡，街上的行人漸多，各行各業的生意人，也開始準備夜市的即將來臨。

就在這時，鎮北官道上風馳電掣般馳來一匹神駿高大的青驄健馬。

馬上乘坐的是位英挺俊美，氣宇不凡的銀衣年輕人。

他看來年約二十二三歲，着銀花亮緞勁衣，肩披銀灰羚毛大披風，髮髻上也束了一條銀灰亮光絲緞帶，腰間巴掌寬的英雄錦上沒懸任何刀劍或鏢囊，顯然沒有携兵器。

他生得面如傅粉，唇若塗丹，劍眉，挺鼻，朗目有神，是一位少見的英挺俊美青年。

由於他默默的坐在馬上，劍眉緊蹙，目光前視，任由胯下的青馬疾馳，顯然懷有滿腹的心事！

這位坐騎青驄馬，英挺超羣的銀衣俊美青年，正是家喩戶曉、婦孺皆知的武林後起新秀，俠盜「玉麒麟」——白玉崙。

「玉麒麟」的俠名早已傳遍了大江南北，他的俠盜事跡，更是轟動了整個江湖武林，但鮮有人知道他的眞實姓名叫白玉崙。

當然，也絕少有人知道他是老，是少，是胖是瘦，今年多大年紀，長得是什麼樣子。

但是，現在情形不同了，不但有人知道了他就是俠盜「玉麒麟」，而且也知道了他的容貌，衣著和年紀，甚至知道他是關東錦州人氏。

因爲，他在前一站的密雲縣城內，碰見了息隱多年的武林前輩「蟠龍客」，受他的慫漶而去了著名妓院「百花園」，結識了女俠盜「一朵紅」。

爲了替她盜回傳家之寶「血珊珠」，不得不在土豪杜霸天的聚寶閣上留下他的標記玉麒麟。

他爲了恪遵恩師的遺命，必須找到失踪多年的小師妹，心中雖然喜歡「丹鳳」愈嫻——「一朵紅」，却不得不離開密雲城。

由於心裏的喜歡和相識，他一路行來，甚至在途中飲酒進食，腦海裏却浮現着「一朵紅」的影子，想的也是他離開「一朵紅」後可能發生的事。

他知道，他如此決絕的離開她，她一定非常傷心氣憤！

她可能隨後追來，也可能從此不再理他白玉崙，就像被他氣走的袁玉瓊，也許她發誓要向他報復，就像刁蠻潑辣的杜天嬋！

白玉崙心裏十分矛盾，既希望就此擺脫「一朵紅」，永遠不要再見到她，只是，他又希望她能追來。

其實，果眞「一朵紅」追了來，他依然要避開她，甚至遠離她。

有人說：「千里姻緣一線牽」，如果這一對男女該成爲夫妻，就是兩人相隔千里，「月下老人」的紅鸞繩，同樣的會把他們兩人拴在一起。

白玉崙心念及此，不由黯然嘆了口氣，顯然，他並不相信這些。

就在這時，胯下的青馬突然發出一聲長嘶！

白玉崙本能目光中，已看到了愈馳愈近的大鎮，其是這時聽了馬嘶，才收回了心神。

青馬飛奔到鎮口前，白玉崙驀然發現道旁的路碑上，赫然刻着三個朱紅大字——大發鎮。

一看到「大發鎮」三個字，白玉崙心中一動，立時將馬速慢下來，並決定在這個大鎮上留下來。

因爲，他久聞大發鎮上的巨商富紳特別多，早已有意前來一探虛實，看看這些豪富之家，有沒有爲富不仁的人。

舉目向鎮內一看，發現大街上，三五成羣的人，正在那裏議論什麼，根據他們臉上的表情，鎮上很可能發生了重大事情。

一進鎮街口，便聽右邊的一羣人中，有人嘻笑着說：「反正和尚看了尼姑不順眼，尼姑看了和尚就罵禿驢，雙方誰也不服氣誰……」

白玉崙轉首一看，發現說話的人是個相貌猥邪的瘦削青年。

同夥的一個方臉大漢則懊惱的說：「他們兩邊的磨擦過節和恩怨，可說是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

首先發話的猥邪青年立刻道：「管他幾尺深幾日寒，這種和尚打尼姑，尼姑揍



俠盜玉麒麟故事之二／憶文·文
可飛·圖

春夢了無



和尚的千載難逢好戲，說什麼也得去看看……」

白玉崙一聽是此地的佛門弟子間發生了糾紛，更堅定了他留下來的決心。

就在這時，馬側突然有人歡聲招呼道：「爺！天馬上就黑了，住店吧？！」

白玉崙轉首一看，已到了一家車馬大客棧門前，跟着馬發話的人，正是一個店夥。

於是，一勒絲韁，飛身縱下馬來。

白玉崙一面遊目街上的人羣，一面將馬韁交給了店夥問：「小二哥！你們這兒發生了什麼事情？」

店夥接過馬韁有些驚異的說：「爺您還不知道哇？西半山的『飛龍寺』的『慈航庵』，今天傍晚設擂比武，解決他們之間的嫌怨過節，聽說雙方還邀請了不少高手前來助拳呢！」

白玉崙有些懊惱的說：「他們都是佛門弟子，理應慈悲爲懷，和平相處，爲什麼一定要設擂比武，互相傷害呢？」

店夥一看白玉崙神情不快，立刻苦笑搖頭道：「這小的就不太清楚了！爺如果想知道詳情，不妨跟着大家去趟西半山，反正沒有幾里路……」

白玉崙雖然準備前去懷柔縣城，看看能不能捉到既採花又偷盜的飛賊「賽靈猴」，但也只是去碰碰運氣。

這時既然遇上了佛門弟子打擂比武的事，總要去看看眞實詳情，免得一方是兇僧，一方是惡尼，兇惡的一方總是蠻悍不講道理。

因而店夥的話正合他的心意，立即道

：「好！我這就去看看。給我留間潔靜上房，馬匹要上最好的草料。」

說着，掏出一錠二兩重的銀子交給了店夥！

店夥一面接銀子一面哈腰堆笑道：「爺您儘管放心去看打擂……」

白玉崙却關切的問：「前去西半山怎麼走？……」

店夥急忙擧手一指十字街口道：「爺到十字街口，轉向西街，一出鎮西口就看到了！」

白玉崙一面慢應着，一面快步走向十字街口，因爲他已看到那邊有不少和武林男女匆匆的走向西大街。

到達十字街口一看，所有的人都是奔向鎮外。

他又轉首看了一眼拉馬店夥客棧的招牌，記住了是「大興車馬大客棧」，才隨着人羣向西走去。

剛一擧步，便聽身邊匆匆前進的一個人，嘻笑着說：「……那些嬌小尼姑，也居然敢鬥鬥那些高大和尚，這眞是幾十年沒聽過的新鮮事兒！」

另一個人則憂慮的說：「飛龍寺的和尚們，個個身材魁梧，人人孔武有力，聽說還有不少人刀槍不入，練有橫練功夫，我怕『慈航庵』的師太們要吃虧……」

前面一個蒼勁聲音的老人說：「聽說起因是爲了爭香火，雖然『慈航庵』的位置高，在山上，但是，那些善男信女們，寧願多走百十丈路也不去『飛龍寺』，顯得『飛龍寺』前，冷冷清清，門可羅雀……」

一個洪亮聲音，接口道：「就是因爲『慈航庵』的位置比『飛龍寺』高，所以才惹惱了那些大師法師禪師們……」

另一個人接口笑着說：「怎麼？說他們和尚的運氣被那些大小師太們給壓住了……」

洪亮聲音的那個人立刻正色道：「就是呀！所以說，這一次非解決不可！」

一個憂急聲音接着說：「我認爲『慈航庵』的那些師太們，貿然答應和那些大和尚們比武，太不聰明了……」

依然是那個蒼勁老人，無奈的說：「不答應行嗎？那些兇煞和尚逼得她們無法再繼續生活下去嘛……」

聲音洪亮的那個人吃驚的問：「怎……怎樣沒法活下去？」

蒼勁老人憤聲道：「飛龍寺的小和尚們，一天十二個時辰，都在食水的小溪裏光着屁股洗身子，那些上了年紀的老師太還可以佯裝沒有看見，那些年紀輕輕的小師太如何敢去取水？」

白玉崙聽至此處，心頭早已充滿了怒火！

靜聽談論間，不覺已出了西街口，只見三三兩兩的人，成羣結隊的向西奔去，當然都是趕往西半山去看熱鬧的。

紅日已落在西山峯頭上，最多再過半個時辰天就黑了。

漸漸距離鎮口已遠，一些武林英豪俠女已紛紛展開了身法，你飛騰，他縱躍，每個人都希望佔個看得清楚的好位置。

白玉崙自然不會例外，尤其天色已逐漸暗下來，立即輕靈飄逸的飛馳在羣衆之間。

到達山脚下，更是人影點點，由其他鄉鎮和懷柔縣城趕來的人，也正紛紛採取捷徑上山。

隨着人潮一陣飛馳，越過一座橫嶺，繞過兩個峯角，業已到了半山。

白玉崙擧目一看，目光不由一亮！

只見前面一座亂石筍岩荒谷中，燈火明亮，人影幢幢，喧叫之聲，有如夏天的蚊蠅。

白玉崙一面奔向谷中，一面察看形勢，以及擂台搭建的情形。

谷中筍石最多最險的地方，也就是搭建擂台的位置。

在谷崖上看來，擂台高約有六丈，寬廣至少四丈以上，四邊均未豎立階梯，也就是說，上台交手的人，除非輕功已有了不俗的根基，否則休想上去。

白玉崙看得劍眉微蹙，覺得設計搭建這座擂台的人，心地實在險惡，在這麼高的擂台上交手，一旦被打下來，那裏還有活命？

更令人覺得可怕心驚的是，台下四週佈滿了大小不一的尖銳石筍和畸型怪石，跌下台來一定被摔個腦漿迸裂，腿斷骨折。

這時天色已完全黑暗下來，擂台的四角共懸了八盞斗大的雪白紗燈，每盞紗燈都用紅漆寫上三個大字——飛龍寺。

白玉崙一看，不由冷冷笑了！

他根據這幾盞大紗燈來看，這座高險擂台，顯然是由「飛龍寺」的和尚搭建的。

中央擂台的後面數丈處，另建了一座不到一丈平方的小平台，台上獨放一張披紅大椅子，後面台角上，也各懸了兩盞「飛龍寺」的雪白大紗燈。

大擂台的左右，各建一座橫廣兩丈，深約丈五的長方平台，自然是雙方高手的席位台。

但是，距離中央大擂台，却有五丈以上的距離，沒有精湛輕功的人，也休想縱得過去。

換句話說，交手完了，即使得勝，如果內力不夠雄厚，或者體力消耗過鉅，只怕連自已的小平台都縱不回去。

白玉崙凝目細看左右兩邊的長方平台，不但建材有異，而陳設也不相同。

左邊的平台上，前一排擺滿了披紅大椅子，後面二三排也擺滿了亮漆圓櫈，除台前邊緣外，左右後三面盡是「飛龍寺」的雪白大紗燈，光明如同白晝，落針可見。

不用說，左邊的平台是「飛龍寺」的打擂席位。

因爲，右邊的長方平台，既無燈，也無光，一片昏黑，莫說沒有擺設漆椅圓櫈，就連平台下面的木樁支柱，都比左邊的平台細小了一倍。

很顯然，任何人都看得出，如果上去的人多了，非塌下來不可。

白玉崙打量間，已在人羣中擠到了擂台正對面的斜坡上。

這時他已不必再向左右的人打聽「飛龍寺」的和尚如何如何，僅根據擂台的搭建，以及羣豪的批評和謾罵，也就可想而知了。

看熱鬧的各路英豪越來越多了，分別由兩邊的谷口仍一批接一批的湧進來。

片刻不到的工夫，谷中已湧到了一萬多人，頓時把一座亂石荒谷擠了個水洩不通。

由於比武的時間尚未到，而雙方的當事人也還沒有來，上萬的人擠在一起喧囂，他喊老張，他呼老趙，這個說這邊兒看得清楚，那個說他那邊兒比較好，再加上那些對「飛龍寺」和尚不滿的批評和叫罵，那份吵，那份亂，沒有鎮定功夫的人，準把你整瘋了。

白玉崙由於站在擂台的正對面，看得比較清楚，這時，他才發現台後特設的小平台上，還懸着一塊「公證人席」的牌子。

一看到那塊牌子，白玉崙才知道「飛龍寺」和「慈航庵」設擂比武，還請了一位武林有名望的老前輩前來担任雙方的公證人。

但是，看了四盞明亮大紗燈照耀下的公證人大椅子，不由想到這位公證人是誰請來的？如果是由「飛龍寺」請的，那恐怕就不太公平了！

心中想到公證人，正巧不遠處就有人談論道：「聽說公證人直到現在還沒有趕到，所以雙方的人也都沒有來……」

另一個人立刻關切的問：「請問老兄，可知公證人是請的那位老前輩？」

一個滿腮鬍子的壯漢爽朗的說：「那還不是名重一方，望重武林，年高德劭，武功又高的老前輩？！」

首先發話的那人有些遲疑的說：「聽說那位公證人，好像在半路上出了事情……」

附近羣豪一聽，紛紛焦急的嚷着問：「出了什麼事？出了什麼事？……有沒有再請一個公證人？……」

顯然，都怕今晚的比武停止，大家看不到熱鬧了！

白玉崙已對「飛龍寺」的僧人起了反感，內心業已決定，不管這場比武是否舉行，他都要暗探一下「飛龍寺」，必要的時候還要懲誡一下寺中和尚。

就在大家嚷叫不滿之際，右邊平台那邊的羣豪和觀衆，突然有不少歡聲嚷叫道：「大家快看，來了，來了！」

如此一嚷叫，全場騷動，紛紛向兩邊半嶺上看去。

白玉崙循聲向右邊一看，只見二三十位俗道男女和女尼，簇擁着一位霜眉慈目、神態慈祥的老師太，正匆匆走向右邊的昏暗小平台前。

老師太年約七旬，身穿灰僧衣，胸前掛着一串念珠，手中持着一柄銀鬃拂塵，神情凝重，默默前進。

其餘俗道男女，年齡不一，高矮不等，每個人都是勁衣疾服，携有兵器。

跟在兩邊和後面的女尼們，一式灰僧衣，全部持拂塵，僅走在最前面的兩個年輕尼姑，手中分別提着一盞香瓜型的昏朦紗燈，光度暗淡，無法和「飛龍寺」的斗大雪亮紗燈相比，看來令人覺得可憐！

由於燈光昏暗，距離又遠，尚無法看清其他人等的衣著相貌和年紀，以及使的是什麼兵器。

也就在這時，左邊半嶺的枯木樹林間，突然現出一片雪白亮光！

羣豪一見，又是一陣如雷叫喝道：「來了來了，「飛龍寺」的也來了！」

白玉崙隨着全場英豪的目光一看，頓時有些眼花繚亂。

因爲，那片搖搖晃晃的明亮燈光，竟有二十幾盞斗大的雪白大紗燈，盞盞高舉着向谷中走來。

再看燈下的人，黑壓壓走了一大隊，迤邐直達嶺上。

當前一人是個頭如麥斗，環眼獅鼻的胖大和尚；他身着杏黃僧袍，披織金朱紅袈裟，手持日月綴鐶鐵禪杖，一張血盆大口，緊閉成個八字形，看他神色陰沉，顯然也不怎麼高興。

再看黃袍胖大和尚的身後，不但白玉崙看得一楞，就是滿谷的近萬英豪，也立時掀起一陣沸騰議論之聲！

因爲，跟在胖大和尚身後的，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僧道與俗尼都有，至少有兩百多人。

尤其「飛龍寺」的那些僧人，個個身廣體胖，俱都一臉的橫肉，人人手提重兵器，不是降魔棒，就是鐵禪杖，看來都有數十斤重。

正在打量，右邊羣豪突然發出一陣喝彩聲！

白玉崙轉首一看，「慈航庵」的那位老師太，業已飛身縱上了右邊平台。

接着是一位灰衣中年師太和一位布衣老人飛身縱上。

緊接着，一位中年婦人和一位道長，再就是兩個花衣少女和一位紫衣背劍姑娘！

白玉崙一看那位紫衣背劍姑娘，心頭一震，立即凝目細看。

只見那位紫衣背劍姑娘身穿紫絨金邊勁衣，肩披紫絨短劍氅，二十出頭年紀，不算太白的皮膚，却生了一副甜甜的面容。

白玉崙不看則已，看後不由暗暗叫苦！

因爲，剛剛飛上平台的紫衣背劍少女，正是在密雲縣城客棧內被他氣走的袁玉瓊！

他心裡非常清楚，袁玉瓊雖然發誓不再見他白玉崙，但是碰上了，她仍有可能向他動手報復。

只見袁玉瓊傲然卓立在那位道長身右，嬌靨上罩滿了霜意，遠遠看來，她那生了一對柔密細長睫毛的眼睛，依然像沒有睡醒似的。

白玉崙不由在心裡問：「她怎的會去幫助「慈航庵」？……」

心念未完，谷左邊的羣豪也開始了鼓掌喝彩。

白玉崙再向左邊看去，發現「飛龍寺」的一羣兩百多人，也浩浩蕩蕩的走到了左邊平台下。

只見走在當前，手持日月綴鐶鐵禪杖的胖大和尚，先回身看一羣男女俗、丐、道，攏杖合什躬了一下上身，由於距離遠，聲音小，聽不清他說了些什麼。

但是，那些男女人衆都紛紛抱拳，朗聲道：「法師乃一寺之長，理應先上！」

白玉崙一聽，才知道胖大和尚在向那些前來助拳的人，謙讓登台，請他們先上。

但是，根據那些助拳人的說法，以及附近羣豪的議論，白玉崙也知道了那個手持日月綴鐶鐵禪杖的胖大和尚，就是「飛龍寺」的「悟通」法師。

只見「悟通」再裝腔作勢的向着那些助拳人合什微一躬身，立即旋轉身軀，大袖猛的一拂，那樣肥胖碩壯的身體，竟然呼的一聲凌空而起，直飛平台之上。

一些前來看熱鬧的人，那管你什麼是非曲直，邪惡正義，立即暴起一陣如雷烈彩。

「悟通」一飛上平台，其餘人等也跟着紛紛起身，相繼飛縱而上，個個身輕如燕，剎那間已縱上了三十多個，只看得滿谷英豪大呼過癮，喝彩聲不絕於耳。

不一會兒，整座小平台上已坐滿了人，而且尚有七八名身材雄壯，手提戒刀降魔棒的高大和尚，飛眉瞪眼，挺胸凹肚的站在左右及後面的邊緣上。

這份聲威，這份氣勢，再和遙遙相對的右邊平台上的七八個人相比，令人立即感覺到「慈航庵」這一邊太渺小、太可憐了，今天晚上準輸無疑。

但是，那兩位神情凝重的老師太，和她們的幾位助拳人，並沒有因爲對方的人多勢衆而頹喪氣餒，依然在那裡依序站立，鎭定談論。

很顯然，他們在談論「飛龍寺」的「悟通」和尚，都請了那些人前來助拳，那些人屬於那一個門派幫會，具有什麼功夫，擅使什麼兵器，應該派誰出場對付。

只見那位慈祥的老師太，向着那位布衣老人和中年女子連連會意的點頭後，立即舉步走向了台前。

滿谷英豪一見，喧嘩之聲立止，俱都轉首向那位慈祥的老師太望去。

那位老師太，直到對面「悟通」等人完全落座完畢，才向着滿谷英豪，合什躬身，並宣了聲佛號，道：「阿彌陀佛！」

羣豪一見，立即暴起一陣如雷掌聲和歡呼，一方面是表示答謝，一方面是歡迎比武馬上開始。

那邊的「悟通」和尚一見，也急忙起身走向台前，一手持日月綴鐶鐵禪杖，一手單掌豎什，也立即洪鐘似的宣了聲佛號——阿彌陀佛！

羣豪一見，也報以熱烈掌聲和歡呼！

但顯然沒有前一次熱烈，也許是他的佛號太响亮了，也許有人嫌他賣弄，也許不少人被他的佛號嚇了一跳，待要鼓掌時，全場的掌聲和歡呼已歇落了！

「悟通」和尚的神情本就深沉，這時一看全場的反應沒有前一次熱烈，臉色更難看了。

那位慈祥的老師太却朗聲道：「貧尼「了因」忝爲『慈航庵』的住持，自幼小皈依吾佛，即恪守清規，一心向佛，宣釋佛意，廣結善緣，因而本庵擁有不少善男信女，朝山進香膜拜者，終年絡繹不絕……」

這些事正是「悟通」和尚心中最妒恨忌諱，而又處心積慮要將「慈航庵」除去才甘心的原因。

但是，「了因」師太偏偏當衆將這些事提出來，只氣得他那張大胖臉，青一陣，紅一陣，目閃怨毒，咬牙切齒。

只聽「了因」師太繼續朗聲道：「小庵自先師祖『慧蓮』老師太建庵以來，苦心經營，至今已有百年歷史，素來與世無爭，與人無涉，即使數年前「悟通」法師率衆前來，大興土木擴建「飛龍寺」時，貧尼還率領着庵中弟子，送茶送水，多方協助……」

說至此處，滿谷英豪立即掀起一陣議論和騷動，顯然對「飛龍寺」的「悟通」和尚有些不滿。

「悟通」一看這情形，那裡還能耐得住性子，再度氣納丹田，仰天發出一陣哈哈大笑！

這陣哈哈大笑，乃「悟通」挾怒而發，加之有意炫耀，自是聲震山野，羣豪雙耳欲聾，不少人大驚失色！

「了因」師太見「悟通」和尚故意在那裡炫露他的雄厚內力哈哈大笑，只得住口不說了。

「悟通」和尚一見，立即歛笑沉聲道：「了因道友，能言善道，貧衲口拙，所以不願多說，如今許多天下英豪辛苦趕來，不是來看妳在台上動嘴巴的，總要拿出些眞章實學來比劃比劃，才不致讓這麼多英雄豪傑空跑一趟……」

一些無知之徒，爲了看熱鬧，那管你血腥殘忍，比起武來立時有人當場喪命。

是以，未待「悟通」和尚說完，早已掀起一陣熱烈掌聲和叫囂歡呼！

「了因」師太一看，不由黯然一嘆道：「悟通道友，執迷不悟，定要走上雙方流血喪命這條路，貧尼自感無力挽回，內心實感罪過！」

說此一頓，特又鄭重悲痛的說：「不過，貧尼先把話說在前頭，你今夜就是把貧尼等人殺光斬盡，善男信女們依然不會進你的『飛龍寺』……」

話未說完，「悟通」身後大椅上，一個身穿絳緞簇花大錦袍，頭戴鵝黃毡纓帽的老人，突然起身一指「了因」師太，怒喝道：「老尼婆，妳嘮叨不止，嚕嚕嗦嗦，難道妳怕死不成？」

「了因」師太一看，再度黯然一嘆道：「鐵老莊主居然也義伸援手，前來爲『悟通』道友助拳，令尊泉下有知，當瞑目含笑，他後繼有人矣……」

話未說完，那個被稱爲「鐵老莊主」的錦袍老人已氣得渾身顫抖，瞋目戟指一指，厲聲道：「老尼婆，妳也不要在那裡冷諷熱嘲，今天晚上，老夫定要和妳見個高低，拚個死活！」

「了因」師太聽了，淡然一笑道：「如果老莊主今夜一拳打死貧尼，只怕你下次再去『慈航庵』强納如夫人時，便找不到威逼利誘的對象了……」

話未說完，羣豪大譁，原來這個鐵老莊主，曾經前去「慈航庵」，要求强納庵中年輕貌美的妙齡尼姑爲姨太太。

身穿錦袍的鐵老莊主，一張老臉，早已變成了豬肝色，未待「了因」師太說完，向着「悟通」怒聲要求道：「悟通法師，請允老朽先與老尼婆拚一死活……」

他的話尚未完，這邊立在「了因」師太身後的那位藍緞勁衣婦人，已上前兩步，同時怒叱道：「慢着，事先你們曾經一再要求，爲了公平，必須請一位德高望重的公證人來作證，請問，你們堅持要請的公

證人呢？」

如此一問，「悟通」和尚的大胖臉立時變得通紅，竟楞楞的不知如何回答。

已經脫下錦袍，露出一身絳紫勁衣的鐵老莊主則怒喝道：「雙方比武，不敵者爲輸，何必一定要有公證人？」

立在「了因」師太身後的布衣老人，立即上前兩步，指着「悟通」等人，憤聲道：「要請一位公證人是你們提出的，如今不要公證人也是你們說的……」

話未說完，已經惱羞成怒的「悟通」已怒吼道：「公證人半路裡出了事不能來，你們又有什麼辦法？」

話聲甫落，昏黑的半嶺上突然傳來一陣喝罵道：「這都是放狗屁的話，誰說我老人家出了事情？我老人家這不是來了嗎？」

羣豪聞聲一驚，就是左邊平台上的「悟通」等人也不由同時一楞！

白玉崙聽得更加震驚，他一聽那陣嘻笑喝罵聲音，就知道是在密雲縣城酒樓上遇到的那位黑袍瘦小老人——息隱多年的武林前輩「蟠龍客」。

這時全場已靜得鴉雀無聲，所有人的目光一致循聲注視着半嶺上飛馳而下的一點黑影。

只見那點黑影，其快如風，踏着嶺坡上的枯樹怪石，直向公證人的小平台前奔去，根本看不清他的衣著和面目。

羣豪一看這等聲勢，俱都楞住了！

同時，不少人暗暗爲「慈航庵」担心焦急並捏了一把冷汗，因爲，人人都知道，公證人是「悟通」和尚派人去請來的！

但是，再看左邊平台上的「悟通」和幾個高大和尚，以及那些邀來助拳的高手，個個神情迷惑，似乎也都傻了。

白玉崙雖然也感到迷惑不解，但也確信「蟠龍客」不會偏袒「飛龍寺」。

不過，這位老人家怎會恰在這個節骨眼上跑了來，的確令他費解。

只見那道輕煙般的黑影，看着將要到達公證人的小平台後，身形不停，如巨鶴升空，呼的一聲直飛小平台上。

緊接着，人影一閃，四盞雪白大紗燈搖晃，公證人的披紅大椅上，立時多了一個身穿黑袍的瘦小老人。

滿谷英豪凝目一看，只見這位瘦小老人蓬頭垢面，草鞋赤足，穿的那襲破黑袍，補了又補，僅能遮蔽他那瘦小的身體；而他的身體，也除了骨頭就是皮，似乎渾身沒有四兩肉，但是，他却生了一對明亮如燈的大眼睛。

他的容貌，更是令人不敢恭維，一張三角臉，蓄着狗纓鬍，兩個扁鼻孔，一雙禿眼眉，雙頰額頭上佈滿了縐紋。

滿谷英豪一見，立時發出一陣哈哈大笑！

因爲，黑袍瘦小老人的長相，實在像極了猴子，尤其他蹲在紅披大椅上，不停的閃爍着他那兩隻又圓又大的眼睛，東瞧瞧，西看看，形狀十分滑稽，簡直不像人類。

但是，絕大多數的人，根據他的衣著和形貌，都以爲他可能是丐幫的人。

全場英豪雖然在歡笑，却沒忘了相互詢問，因爲沒有那一個認得這位老人家是誰？

白玉崙雖然知道，却不能在這時候洩這位老人家的底，一旦他說出來，只怕所有人都會圍過來問東問西。

不過，白玉崙仍感到十分不解，「蟠龍客」怎會正巧趕上這場盛會？　但他敢確定，瘦小老人「蟠龍客」絕對不會想到他白玉崙也在人羣中。

就在滿谷歡笑喧嚣，「悟通」等人楞怔之際，瘦小老人「蟠龍客」又拍着大椅扶手，大聲催促道：「我老人家到啦，你們怎麼還不打？開始啦……」

議論紛紛的羣豪一聽，立時發出一陣歡呼！

瘦小老人「蟠龍客」却左右看了一眼，一拍胸脯道：「不過你們放心，我老人家絕對公正，誰他娘的不公正，誰就是他奶奶的龜孫子……」

話未說完，全場英豪又是一陣快意哈哈大笑！

尤其，他說話時的搖頭晃腦，大眼閃爍，一面裂咀一面扣着臭脚丫，眞令人能把昨晚的飯吐出來。

就在瘦小老人說話的時候，「悟通」和尚已迷惑的回身向那些助拳高手問了一遍，根據那些人頻頻搖頭，顯然都不知道瘦小老人是何來路？

只見「悟通」又轉身向一個蓬頭垢面，獐頭鼠腦，手持打狗棒的瘦削老花子詢問，那老花子也一臉茫然的搖了搖頭，顯然不是他們丐帮的人。

「悟通」和尚一看，頓時大怒，但仍強捺着性子，向着瘦小老人微一躬身，沉聲問：「請問老當家的，你是何人請來的公証人？」瘦小老人被問得一楞，接着大眼一瞪，怒喝道：「你這混帳王八羔子，我老人家不是你禿驢派人請來的嗎？」說着，已在懷中取出一張大紅帖子，迎空一晃，道：「喏！這不是你『飛龍寺』的帖子，是鬼的帖子？」

羣豪一聽，立時交頭接耳，低聲議論起來，似乎弄不清楚這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悟通」看得面色一變，頓感不妙，因爲他認得那張大紅帖子，正是他親筆寫給那位公証人的！

半個時辰之前，突然傳來那位公証人途中出了事情，要他「悟通」另請高明的消息，看來一定與這個猴子樣的瘦小老人有關連。

已經脫掉錦袍準備出場的鐵莊主，一看「悟通」和尚的神情，立時明白了是怎麼回事，故意擧手一指，怒罵道：「好個大胆的大眼賊，老夫現在才想起來，那夜潛入老夫後宅偷東西的就是你……」

話未說完，瘦小老人已一本正經的大聲道：「不錯，那天夜裏我老人家是去了你家的後宅子，因爲你的小老婆和男管家正在你床上耍把戲，我老人家什麼也沒有拿……」

如此一說，全場立時暴起一聲春雷似的哈哈大笑，聲震山野，歷久不歇！

鐵莊主本想趁機將瘦小老人攆走，沒想到反而當衆被他羞辱，只氣得老臉鐵青，渾身直抖，大吼一聲，順手拿起自己的座椅，呼的一聲，逕向小平台上的瘦小老

人砸去。

羣豪一見，頓時大嘩，紛紛高呼小心！

尤其是靠近小平台附近的英豪們，你推他擠，閃東避西，焦急的唯恐砸到自己。

豈知，瘦小老人說完話，却冗自向着谷中羣豪比手劃脚打啞謎，似乎在說，鐵老頭的小老婆偸漢子被他撞見了！

說時遲，那時快，就在羣豪「小心」出口的同時，「嘩啦」一聲大响，一張亮漆大椅子，不偏不斜時正巧砸在瘦小老人的頭頂上。

頓時，橫木激濺，板塊橫飛，一張亮漆大椅子，立時砸得粉碎！

滿谷英豪一見，不少人發出尖呼驚叫，有的人甚至嚇得縮着脖子閉上了眼睛！

再看神情一楞的瘦小老人，呼的一聲站在椅子上，舉手指着那個也楞了的鐵莊主，大罵道：「你這龜孫老王八，你罵俺「大眼賊」俺不惱，你用椅子砸俺的腦袋可不應該，須知俺的腦袋也是肉長的呢？」

話聲甫落，全場又是一陣哈哈大笑！

「悟通」等人一看瘦小老人被大椅砸中後，不但毫髮無損，還呼的站在椅子上大罵，俱都大吃一驚，知道對方必然身具奇功，就是沒人知道他是什麼來歷底細，如何才能和他攀上交情關係？

把話罵完的瘦小老人却望着鐵莊主，嘿哼一聲繼續道：「你砸俺一椅子，俺也賞你一拳頭！」

頭字出口，就高高的站在大椅上，也未見他如何拉架子作勢，右手拳一握，呼的一聲搗向鐵莊主。

羣豪一見，剛剛歇落時大笑再度掀起來，因爲瘦小老人的樣子實在滑稽透了。

豈知，就在瘦小老人拳頭搗出的同時，左邊平台上「咚」的一响，鐵老莊主悶哼了一聲，上身向後一仰，蹬蹬蹬，猛向身後退去！

「悟通」等人和台下的羣豪一樣，俱都認爲瘦小老人在耍噱頭，逗樂子，根本沒放在心上。

這時見鐵莊主悶哼一聲，身形猛退，俱都大吃一驚，紛紛吆喝驚呼，急忙伸手相扶，坐在後面的高手們，更是趕緊推住鐵莊主的後背。

「哇！」的一聲，一道血箭逕由鐵莊主的口中噴出，身體也跟着倒了下去！

「悟通」等人一看，頓時楞了。台下滿谷的英豪，也戛然沒有了笑聲，俱都以驚異震駭的目光望着仍站在椅上的瘦小老人。

這時，全場的人才知道，立在椅上看來像猴子的瘦小老人，原來是位身懷絕學的怪傑異人。

白玉崙當然已看出來，「蟠龍客」施展的是「百步神拳」，由小平台至左邊平台，最多七八丈距離，換算步子，也不過三十幾步，但能一拳將鐵莊主打得吐血，功力也算相當驚人了！

就在他心念間，一拳搗出，仍未收回拳頭的瘦小老人，竟向着台下英豪，煞有介事的正色道：「奉勸英挺瀟灑的小伙子，千萬別欺負人家苦命的丫頭喲？你小子眞把人家狠心甩掉了，我老人家也會給你一拳頭喲？」

說着，尚把緊握的拳頭搖晃了兩下。

滿谷英豪一聽，不少人楞了，顯然都有些莫明其妙！

但是，白玉崙的俊面却紅了，而且也覺得有些悽然難過，渾身不對勁兒！

因爲，「蟠龍客」警告的小伙子，正是他白玉崙，而指的那位苦命丫頭，當然就是「丹鳳」俞娴──「一朵紅」。

其實，他和「一朵紅」之間，將來如果走上悲劇命運，他「蟠龍客」應該負全責，如果不是他慫慂，他白玉崙絕對不會去看「一朵紅」！

他白玉崙能否和「一朵紅」結合，那要看他白玉崙將來尋找小師妹的結果，至於「蟠龍客」的警告，他一笑置之，並沒放在心上。

就在他心念間，瘦小老人已望着「悟通」等人，大聲問：「嗨！我老人家現在可以當你們雙方的公証人了吧？」

「悟通」一聽，不由看了一眼蜷臥台上，已經昏死過去的鐵莊主，只得沉聲道：「在本寺恭請的方外異人尚未趕到前，你可以暫時代理，他來了你就得馬上下去……」

瘦小老人哈哈一笑，頷首贊聲道：「好！可以，只要你請的方外異人還能來，這個位置還是他的！」

說此一頓，又有些諷譏又有幾分暗示的說：「不過，你禿頭很會見風轉舵，如果能想通了，才稱得上是位識時務的俊傑呀！」

言下之意，很明顯的暗示「悟通」，最好打消了比武的念頭。

瘦小老人見「悟通」沒有要說話的意思，只得又望着右邊平台上的「了因」師太，繼續問：「了因，妳看俺當你們雙方的公証人還可以嗎？」

「了因」師太雖然也不認得息隱多年的「蟠龍客」，但聽他直呼她的法號而毫無一絲謙虛之意，斷定必是一位多年前的武林老前輩。

是以，雙手合什，先宣了聲佛號，道：「阿彌陀佛！一切悉聽前輩裁決！」

瘦小老人頷首「唔」了一聲，並贊了聲好，隨即道：「現在時間已經拖延的很久了！要打你們就開始吧！」

說此一頓，特的又鄭重正色道：「不過要記住喲！只准一個打一個，兩個打一雙，若是仗着人多勢衆，恃衆凌寡，到了後來索性打羣架，嘿嘿哼！我老人家的「百步神拳」可就馬上叫他的腦袋開花！」

說罷，又舉起他那只有骨頭沒有肉的拳頭一揮，朗聲道：「開始啦！不想活的就先出場吧！」

羣豪一聽開始了，精神俱都一振，立即掀起一陣熱烈掌聲和歡呼！

「悟通」一看，立即向着站在左台角上一個手提降魔杵的高大和尚，揮了一個出場手勢。

手提降魔杵的高大和尚，先向「悟通」躬身行了個禮，接着大喝一聲，飛身而起，逕向中央大擂台上縱去。

羣豪見提降魔杵的和尚身軀那麼肥大，居然也有這麼俊的輕功，俱都忍不住高聲喝了個「好！」。

提杵和尚一縱落在擂台中央，立即向着公証席上的瘦小老人行了個禮，並洪聲要求道：「貧僧「靜凡」指名挑戰「了因」師太，特請公証人俯允!」

瘦小老人一聽，立即一指右邊平台，道：「好!那你就叫她過來吧!」

話聲甫落，右邊平台上的藍衣中年婦人，已回身向着兩個花衣背劍少女中的一個說了兩句話!

只見那個年齡較長的花衣少女，恭聲應了個是，接着目注提杵和尚，嬌叱道：「姑娘我來會你!」

嬌叱聲中，飛身縱起，凌空越過數丈空間，直向大擂台的中央落去。

滿谷英豪一見，又是一陣熱烈彩聲!

這位花衣少女，生得端莊秀麗，看來十八九歲年紀。

只見她落在中央大擂台上，立即舉臂翻腕，「嗆」的一聲寒光電閃，背後的寶劍已應聲撤出鞘外。

提杵和尚「靜凡」一見，立即一指花衣少女，洪聲道：「快報出妳的名字來，須知咱家的杵下不知死無名之鬼……」

花衣少女嬌哼一聲，嗔聲道：「你勝了姑娘手中劍，姑娘自會告訴你!」

公証席上的瘦小老人立即贊聲道：「對!他一杵砸死妳，告訴了他也沒用，你一劍殺了他，他自會到閻王老爺那兒去查……」

台下羣豪一聽，又是一陣哈哈哄笑!

但是，提杵和尚「靜凡」却頓時大怒，怒吼一聲，飛身前撲，手中數十斤重的降魔杵，一式「泰山壓頂」，照準花衣少女的當頭，呼的一聲砸下去。

花衣少女橫劍卓立，一俟「靜凡」的招式用光，嬌軀一旋，手中劍一式「彩鳳展翅」，逕削「靜凡」的手腕。

渾猛高大的「靜凡」，膂力過人，他竟在鐵杵招式用光的一剎那，大吼一聲，疾演「古樹盤根」，數十斤重的降魔杵，轉身橫掃，呼的一聲掃向了花衣少女的小腿和雙膝。

由於花衣少女已經旋身跨步，而且長劍正在上挑，羣豪無不看得大驚失色，脫口驚啊，知道花衣少女非受傷不可。

豈知，就在滿谷英豪大驚，不少人發出驚啊的一剎那，花衣少女竟猛的迴身反轉，降魔杵呼的一聲掃過，毫髮之差沒有擊在她的小腿上。

花衣少女就在大杵掃過的同時，一聲嬌叱，寒光電閃，上挑的寶劍倏然一旋，幻起一道耀眼匹練，劍式逕由上挑而變成了下切!

只聽「嗤」的一聲裂帛輕响，劍尖過處，逕由「靜凡」的肩背，直劃到腰間。

羣豪一見，喝彩聲如雷，歡聲震天!

但是，劍尖過處，僅劃破了「靜凡」的背後衣布，絲毫沒有傷及他的皮膚。

「靜凡」雖然神色一驚，但他佯裝不知，依然怒吼一聲，猛然回身，手中降魔杵倏然舉起，繼續向花衣少女砸去。

羣豪一見，歡呼聲立止，頓時响起一片意外啊聲!

因為，花衣少女一劍得手，自認已經勝了這一場，因而已開始舒出濁氣，準備橫劍而立。

就在千鈞一髮的一剎那，瘦小老人已脫口大喝道：「住手!」

大喝聲中，右手拳已閃電般搗出。

也就在他的右拳搗出的同時，揮杵下砸的「靜凡」突然悶哼了一聲，大鐵杵猛的向右斜去。

想是擊在大鐵杵上的拳風力道太大了，「咚!」的一聲大响，杵尖已點在擂台上，而「靜凡」的高大身體，也被勁力帶動的猛然一個旋身，急步前衝，蹬蹬聲中，直向台邊踉蹌奔去。

台下羣豪一見，又是一片尖呼驚叫，道：「快拿樁站穩啊……」

「趕快施千斤墜呀……」

「不能再向前衝啦……」

你呼，他叫，聲如春雷，更增加了緊張氣氛!

左邊平台上所有坐着的人，也都脫口驚啊，轟的一聲跳立起來。

所幸「靜凡」急施千斤墜，才勉強拿樁站穩，但也只剩了一尺不到的距離就要栽下台去。

「悟通」一看，寬心不少，雖然知道「靜凡」理虧，但仍望着瘦小老人，怒聲抗議道：「你身為公証人，必須立身公正，只能評論勝負，排解紛爭，怎可偏袒「慈航庵」，而偷襲本寺弟子……」

瘦小老人未待他說完已怒聲道：「一派狗屁胡說，誰說我老人家偏袒誰來?俺一拳搗開你徒弟的大杵，正是我老人家執法公正!」

說此一頓，舉手一指胖臉蒼白，仍楞在台上發呆的「靜凡」，繼續怒聲道：「喏!你禿頭看，他的衣服已被劍尖劃破了一大塊，難道非要把他的腦袋割下來才算輸嗎?」

如此一嚷叫，台下的近萬英豪才發現，「靜凡」的背後僧衣，由肩頭到腰間，已被劍尖劃破了一道兩尺多長的裂縫!

武林規矩，江湖認定，比武過招，點到為止，衣服都被劃破了，那裏還有再鬥的資格?

但是，滿谷英豪也都看出來，「靜凡」身材高大，皮堅肉厚，顯然練有「金鐘罩鐵布衫」的橫練功夫!

「悟通」看了「靜凡」的僧衣露出了背肉，只得又轉首望着台角一個持方便鏟的高大和尚，揮臂怒聲道：「靜海!你去!」

被稱為「靜海」的高大和尚，相貌威猛，身體更見壯碩，銅鈴眼，獅子鼻，虎頭燕頷，較之「靜凡」更猙獰懾人，一望而知不是中原人氏。

只見「靜海」微一躬身，洪鐘般應喏了一聲，手提方便鏟，一俟台上的「靜凡」縱回來，立即騰身而起，直向中央大擂台上縱去。

「靜海」一到台上，立即橫鏟在手，僅向瘦小老人微一躬身，接着瞋目瞪着花衣橫劍少女，怒叱道：「妳給佛爺小心了!」

了字出口，跨步旋身，手中鐵鏟杖，一式「橫掃千軍」呼的一聲掃向了花衣少女。

花衣少女早已有備，嬌叱聲中，點足後退，手中劍同時撥向「靜海」的鏟頭。

豈知，「靜海」掃出的一鏟，突然就在花衣少女的身前停止，大吼一聲，兩腕一

挺，寒光耀眼的大鏈頭，逕劃花衣少女的小腹。

羣豪一見，面色大變，又是一片尖叫和驚呼。

但是，就在羣豪驚叫出口的同時，台上的花衣少女早已側身吸腹，鏈頭就在她的腹前數寸之處劃過，當眞是驚險萬分，令人嚇出一身冷汗來。

花衣少女就在鏈頭劃過的同時，一聲嬌叱，長劍閃電揮出，逕向「靜海」的手腕斬去。

只聽「卜」的一聲如擊敗革，花衣少女的劍也順着「靜海」的左臂向上削，直到對方的肩頭脖頸下，衣袖和前襟均被劃破，掉落在台面上。

但是，一鏈劃空的「靜海」竟一聲厲吼，神情如狂，手中鏈桿猛向花衣少女掃去！

花衣少女沒想到「靜海」也有一身橫練功夫，這時再想騰跳閃避業已不及！

驚急間，脫口驚呼，只有仰面後倒一途，鏈桿就在她的身上打過。

公証席上的瘦小老人，早已連聲怒喝道：「住手！住手！」

台下近萬觀看熱鬧的各路英豪，也紛紛驚異的怒聲吆喝。

雖然瘦小老人大喝住手，台下近萬英豪也齊聲怒喝，但是，一鏈桿把花衣少女扳倒的「靜海」却充耳不聞，依然豎起鐵鏈來，猛劃在台面上翻滾閃避的花衣少女。

羣豪一見，頓時大嘩，吆喝叱罵之聲更烈了。

瘦小老人一看，頓時大怒，不由怒喝道：「你既然不聽俺公証人的話，俺就一拳搗死你！」

你字出口，緊握的右拳業已呼的一聲搗出。

只見神情如狂的「靜海」身形猛的一晃，同時悶哼一聲，蹬蹬蹬，一個高大身體，直向身後台邊退去。

羣豪一見，立即停止了怒吼，又發出了一片驚啊！

花衣少女那敢怠慢，趁機挺身躍起，足尖一點，飛身縱回了右邊平台上。

「靜海」身形搖晃，馬步不穩，緊急間猛將手中的鐵鏈劃向台面，才算刹住了身勢，但也驚得面色如紙，冷汗立現！

左邊平台上的「悟通」和尚，只氣得面色鐵青，渾身直抖，却不知如何對付這個猴子似的瘦小老人。

但是，那個獐頭鼠腦的老花子却突然起身怒斥道：「你三番兩次的幫着對方打我們這邊的人，你這算那門子的公証人？」

瘦小老人一聽，立即望着老花子，沉聲問：「你是什麼人？給我老人家報上名來！」

老花子理直氣壯的大聲道：「老花子侯三，當今丐帮的總督察，接掌丐帮的第一繼承人，除了本帮帮主外，普天下的大小老子，都是我的徒子徒孫！」

花下羣豪一聽，立即掀起一陣騷動和議論。

丐帮勢力遍天下，武林各大門派，各大雄豪世家，對於窮家帮，無不忌憚三分，老花子侯三竟敢如此對瘦小老人怒聲指謫，顯然就有這種自恃心理。

豈知，瘦小老人竟站在椅子上一指自已的破舊黑袍道：「今天眞巧，你看到了沒有？我老人家身上穿的這件黑袍，就是百年前俺師兄『鐵面神丐』嚥氣的時候給俺的，算算輩份，你這個猪生狗養的老王八蛋，應該是俺的曾孫重孫或玄孫什麼的……」

話未說完，台下羣豪立時暴起一陣聲震山野，直上夜空的轟然大笑！

當然，也有不少人驚於瘦小老人的大胆無忌，居然敢戲耍丐帮帮主的第一繼承人，也足証他是大有來歷的人。

老花子侯三早已氣得渾身直抖，老臉青一陣紅一陣，想想這要是傳回丐帮總壇，聲望必然大大受損，不由戟指一指瘦小老人，瞋目厲聲道：「你胆敢公然侮辱丐帮長老，可惡至極，你給我小心了，本長老回至總壇，馬上通告天下本帮各代門人弟子，今後你休想再在江湖上行走一步……」

台下近萬英豪一聽，又是一片驚啊和議論聲，自然也有不少人爲黑袍瘦小老人的安危擔起心來。

豈知瘦小老人竟勃然大怒，道：「好個混帳龜孫王八羔子，我老人家已經表明了身份，你這個龜孫子居然仍敢辱罵我老人家，現在俺就判你個欺師滅祖，辱罵尊長，當場處死的罪！」

罪字出口，倏的舉起他那污漬斑斑皮包骨的拳頭。

惡丐侯三一見，大驚失色，魂飛天外，閃身躲在身旁一個中年婦人的身後。

中年婦人嚇得渾身一顫，面色大變，畏畏縮縮，頓時不知道應該如何才好！

瘦小老人只得咬牙切齒，恨聲喝了聲「好」，道：「現在你雖然逃過一死，但回到總壇，你受的活罪更厲害！」

說罷，似乎滿肚子怒火沒處洩，瞪着仍呆在台上的「靜海」，一揮拳頭怒喝道：「還不快滾回去，呆在那兒等死嗎？」

「靜海」那敢怠慢，急忙提起鐵鏈杖，飛身縱回了左邊平台。

再次陷身胭脂陣

也就在「靜海」縱回去的同時，右邊平台上一身紫絨勁衣短劍氅的袁玉瓊，竟一聲不吭的飛身縱上了大擂台！

白玉崙看得目光一亮，心頭突然壓了塊鉛，他鬧不懂，袁玉瓊何以要自動飛上大擂台？

也就在他心頭一沉，極感迷惑的同時，袁玉瓊已向着瘦小老人恭謹的行了一禮。

一看袁玉瓊向瘦小老人行禮，立時想起袁玉瓊曾自稱瘦小老人是她的師叔祖「三寸丁」老前輩的事。

這時見瘦小老人「蟠龍客」僅微微頷首還禮，神色眼神間沒有任何異樣表情，才深信袁玉瓊和瘦小老人根本沒有任何淵源關係。

當然，根據瘦小老人的表情，顯然也不知道袁玉瓊就是謊說他是她師叔祖的那個紫衣少女。

心念間，一身紫絨勁衣的袁玉瓊已向

着「悟通」，冷冷的淡然道：「小女子袁玉瓊，很想向大法師請教幾招傲世杖法！」

「悟通」見對方小小女子，居然胆敢主動向他挑戰，一張大胖臉頓時脹得通紅。

尤其，他手下兩個武功最高，均具有一身橫練功夫的「靜凡」和「靜海」都先後敗下陣來，如果自己不出場，就必須請前來助拳的高手登台……

正感爲難，驀聞身後一個興奮聲音，朗聲道：「大師且莫派人，晚輩願去會會這位袁姑娘！」

「悟通」一聽大喜，轉首一看，見是一個身穿粉紅亮緞英雄衫，腰繫金絲英雄錦，身上繡滿了鮮紅大牡丹花的黃瘦青年，正由後排圓櫈上興奮的走過來。

是以，趕緊單掌豎什，微躬上身謙聲道：「由古少俠接下這一場，必然獲得連勝！」

姓古的粉衣青年傲然一笑，微一頷首，身形騰空而起，越過近五丈寬的空間，直落大擂台的中央，距離袁玉瓊身前，最多四五步距離。

由姓古的青年離開他坐着的圓櫈，直到他飛身落在擂台上，他那雙色眯眯的昏黃眼睛，就一直沒離開袁玉瓊的甜甜嬌美面容。

他雙足一踏實台面，立即笑嘻嘻的雙拳一抱道：「袁姑娘，在下世居妙峯山……」

話剛開口，袁玉瓊已不耐煩的說：「少拉關係賣字號，在這種場合用不着費口舌！」

姓古的粉紅青年毫不生氣，依然有些輕浮的笑着說：「至少姑娘妳也應該知道我姓什麼叫什麼吧？」

袁玉瓊尚未開口，瘦小老人已笑着說：「她就是知道了你姓甚麼又有什麼用？她一脚把你踢下台去，叭嗒一聲摔了個粉身碎骨，她也不會抱着你的屍體喊着你的名字哭……」

話未說完，靜了許久的滿谷英豪，立時發出了一陣哄笑！

「悟通」一聽，頓時大怒，不由怒叱道：「你身爲公證人，蓄意挑撥，暗示結果……」

瘦小老人立即揮手大聲道：「好了好了，我老人家不說了，開打開打……」

袁玉瓊立即望着姓古的粉衣青年，沉聲問：「你是比拳掌還是比兵器？」

古姓粉衣青年立即輕佻的說：「我心裡對姑娘只有喜愛，沒有仇恨，何必比兵器？」

他的話聲甫落，袁玉瓊二句話沒說，嬌叱一聲「小心了」，急上兩步，玉掌雙出，一攔古姓青年的面門，一劈古姓青年的肩頭。

古姓青年滿臉嘻笑，旋身扭腹，兩手各以三指一繞，一手點袁玉瓊的肘節，一手捏拿袁玉瓊的脈門。

袁玉瓊冷冷一笑，不退反進，一式「野馬分鬃」，雙掌疾分，立即將姓古青年的兩臂格開！

正待飛起一腿踢向古姓青年的小腹，豈知，古姓青年上身一縮，雙臂一側，兩隻手掌竟倏忽摸向了袁玉瓊的酥胸和小腹。

袁玉瓊大吃一驚，脫口嬌叱，正待提起的右腿，只得點足後退！

姓古的青年似乎早已料到袁玉瓊會後退，上身一挺，右手疾探，五支爪子依然抓向了袁玉瓊的高挺玉乳！

羣衆一見，直的怒喝，竟也有人怪聲叫好！

白玉崙看得當然有氣，但他遠立斜坡上，鞭長莫及，而且想援手也沒有上台資格。

就在羣衆怒喝叫好的同時，台上已有了出人意料的變化結果。

只見嬌靨緋紅，脫口怒叱，憤然睜大了一對眯眯眼的袁玉瓊，纖腰猛的一扭，嬌軀一個側臥，右腿閃電般向上踢出！

只聽「蓬」的一响，接着是古姓青年的悽厲慘叫，袁玉瓊奮力飛起的一腿，正巧踢在古姓青年的前胸上。

隨着那聲「蓬」响，他的身體竟被踢飛了兩丈多高，挾着他的悽厲慘叫，直向台下墜去。

台下羣衆一見，個個大驚失色，認爲可能會砸到的人，紛紛閃開了！

因爲，擂台已經有六丈高了，再加上被袁玉瓊又踢飛了近兩丈，這麼高的距離直跌下去，沒有那一個人有能力將他接住。

左邊平台上的「悟通」等人，雖然個個惶急的嘶聲吆喝，依然眼看着古姓青年，「叭嗒」一聲跌在一方怪石上，腦漿四濺，頓時氣絕！

全場一靜，所有人的目光都看向墜屍的地點！

驀然一聲厲吼響自左邊平台上。

羣豪一驚，紛紛抬頭，只見一個手提雪亮大戒刀的矮胖和尚，業已騰空而起，正向着大擂台上落去。

手持大戒刀的矮胖和尚，雙脚尚未立穩，業已厲聲大喝道：「賤婢納命來！」

厲喝聲中，高舉着大戒刀，宛如出柙的猛虎般，飛身撲向了袁玉瓊。

袁玉瓊柳眉飛剔，怒哼一聲，右腕一翻，寒光電閃，一個扭腰旋身，寶劍已反臂削向了矮胖和尚的肩頸之間。

矮胖和尚神情如狂，根本不管袁玉瓊的寶劍正削向他的腦袋，厲吼一聲，連人帶刀砍向了袁玉瓊。

袁玉瓊可不願和他同歸於盡，但手中劍又不敢硬碰矮胖和尚的沉重大戒刀，緊急間，只得仰面後倒，大戒刀就在她的身上，隨着矮胖和尚的身體，呼的一聲同時掃了過去。

這是千載難逢的機會，可說稍縱即逝，反應靈敏的袁玉瓊，就在身體倒在台面上的同時，疾演「喜鵲登枝」，右腿猛的向上蹬出。

又是「蓬」的一聲，接着是矮胖和尚的悶哼，袁玉瓊的小蠻靴正巧蹬在矮胖和尚的心窩上，因而更增加了矮胖和尚的前衝勁力。

是以，一個矮胖身體，就像被踢中的皮球，直飛而起。

潑辣機警的袁玉瓊恨透了「飛龍寺」的這些酒肉和尚，就在矮胖和尚的身體飛過她的頭上時，手中劍向上一舉，立時响起矮胖和尚殺猪般的悽厲慘嗥！

只見矮胖和尚衝飛的身體，挾着他的慘叫和墜出的肝腸胃，直向台下墜去。

由於這件事發生的太快了，也就是羣衆抬頭剛看清楚矮胖和尚飛上大擂台，僅僅一貶眼的工夫，他已挾着慘嗥血雨墜向了另一面的台下。

當然，台下「叭嗒」一聲，同樣的跌了個腦漿迸裂，全場一片驚啊！

左邊平台上的「悟通」等人，個個站在位置前，張大了嘴也瞪大了眼，簡直不敢相信這會是事實，連交手的動作還沒看清楚，人已經墜下台去，一命嗚呼了！

袁玉瓊在台面上挺身躍起，立即把自己的劍尖在靴底下拭了拭！

「悟通」等人一看袁玉瓊拭血漬，才知道袁玉瓊已將矮胖和尚開膛剖腹。

白玉崙雖然覺得袁玉瓊兩次都是「險中取勝」，但對她的反應靈敏和矯健身手，仍十分佩服。

就在這時，左邊平台下突然掀起一陣騷動和議論聲。

白玉崙急忙轉首一看，只見一個身着黃衫，腰懸寶劍，極像個讀書儒士的中年人，正緩步走向了「悟通」身前。

「悟通」正在那裡愁眉苦臉，一看黃衫中年儒士走過來，精神一振，目光倏的一亮，早已忘了自己的身份地位，急忙悽笑，連連哈腰急聲道：「好好好，大劍客如能出場，本寺必然勝券在握，這一場擂台比武，咱們是贏定了，多謝，多謝……」

但是，那位黃衫中年儒士，神色自若，哂然微笑，對「悟通」和尚的連連躬身行禮，僅略微頷首而已，看也沒看，理也沒理，逕自緩步走向了台前。

台下羣豪一見，都認爲黃衫中年儒士好大的架子，太傲慢，太無禮了！

但是，大家看到中年儒士，穿黃衫，佩金劍，髮髻上也束了一條黃絲帶，生得修眉、細目、挺鼻、薄唇，除了神色深沉，有幾分傲氣外，的確像位讀書人。

尤其，蓄了一綹寸長的小鬍子，更顯得他氣度不俗，儀態超羣，不是個平凡人物。

只見黃衫中年儒士，一到台前邊緣，左手微一撫劍，右手衫袖一拂，身形立時縱起，而且，幾乎是平行向擂台上縱去。

到達大擂台上，飄然落下，聲息毫無，氣定神閑，一看輕功身法，即知是個用劍高手。

羣豪一見，立即高聲喝了個「好！」

白玉崙一直默默觀察，這時一見黃衫中年儒士飛落擂台上的輕靈身法，心中一驚，暗自替袁玉瓊担起心來。

因爲，他根據黃衫中年儒士的精湛輕功判斷，劍術必然也不俗，只怕袁玉瓊不是他的對手，這也可根據她兩次交手的驚險看出來。

正在爲袁玉瓊担心，發現黃衫中年儒士已向着聚精會神望着他的瘦小老人，拱揖謙聲道：「天山『美蘭英都』參見公證人，並請俯允本人向這位袁姑娘討教幾招中原絕學劍法！」

瘦小老人目不轉睛的望着他，淡然道：「聽你自報天山什麼什麼的，想必是打從西邊來的？」

黃衫中年儒士「美蘭英都」，淡然頷首道：「正是！」

瘦小老人微一頷首，繼續問：「聽『飛龍寺』的禿頭『悟通』稱呼你爲大劍客？」

「美蘭英都」依舊淡然道：「那是別人的讚譽，本人從未自居！」

瘦小老人突然提高一些聲音，毫不客氣的哼聲道：「好小子，你嘴巴裡頭說『不敢自居』，其實你已不吭不哈的默認你是『大劍客』了！」

說此一頓，斜瞄着「美蘭英都」，嘖嘖兩聲搖着頭繼續道：「以你西域名劍派天山的『大劍客』之尊，也跑到這個小山窪裡來和一個十七八歲的小姑娘爭勝負、比高低，就算你把她打敗了，你那張臉上又增了多少光彩呢？」

「美蘭英都」被說的滿面通紅，頓時不知如何回答。

左邊平台上的「悟通」等人，早已紛紛大怒，幾乎是所有的人都站起來，指着瘦小老人，怒吼道：「你身爲公證人，處事不公正，不但過份偏袒『慈航庵』，還暗中出拳，並威嚇本寺弟子，如今又游說『美蘭英都』大劍客，損人自尊，奪人鬥志，你這算是公證人應有的態度嗎？……」

瘦小老人深覺事態嚴重，他心裡非常清楚，「慈航庵」的所有人，包括「了因」師太在內，沒有那一個是「美蘭英都」的敵手！

爲了阻止「美蘭英都」出手，不得不厚着臉皮分辯道：「你們都是狗屁胡說，俱是强詞奪理，我老人家因爲他是從西域天山來，是位貴客，再說，也爲了他小子的『大劍客』清譽着想……」

話未說完，橫劍傲立的袁玉瓊已怒聲呵斥道：「好了好了，你們眞正嚕嗦，這有什麼好爭的？他不是希望見識一下中原的劍術嗎？姑娘我還正有意會會他這個西域天山『大劍客』呢……」

話未說完，台下近萬英豪已爲她這份豪氣胆識暴起一陣如雷烈彩！

白玉崙看得却焦急萬分，暗自埋怨「了因」師太等人，爲什麼不把袁玉瓊及時喚回去，竟讓她在台上逞能？

心念間，却聽瘦小老人無可奈何的笑着說：「好好好，我老人家就讓妳丫頭見識見識，不然，妳永遠不知道天有多高，地有多厚，什麼叫初生之犢！」

袁玉瓊一向眼高於頂，聽了這番話非但沒有提高警惕，反而白了瘦小老人一眼，不服氣的哼了一聲！

瘦小老人裂咀一笑，無奈的搖搖頭，道：「小姑娘，大劍客，你們可以開始啦？」

話聲甫落，袁玉瓊已有些迫不及待的斥聲問：「你爲什麼不撤劍？」

「美蘭英都」傲然一笑道：「妳不是正有意會一會我嗎？我索性讓妳見識見識……」

袁玉瓊誤以爲「美蘭英都」要以一雙肉掌對她的利劍，頓時大怒，不由瞋目剔眉怒叱道：「休要賣狂，看劍！」

劍字出口，飛身前撲，一式「雪打梨花」，劍尖綻出無數銀花，逕刺「美蘭英都」的全身上中下。

「美蘭英都」果然不愧是西域著名的劍客，直到袁玉瓊飛身前撲，劍綻銀花，他

才沉喝一聲，錯步旋身，劍光一閃，立時「沙」的一聲裂帛輕响，一塊紫絨布，應聲飄落在擂台上。

袁玉瓊一聲驚呼，飛身疾退，低頭一看，不但肩後的短劍鞘被削掉一塊，連肩頭上的衣布也被劃破了一條裂縫，而且有一絲鮮血滲出來！

一看滲出了血絲，頓時大怒，猛的抬起頭來，怒目瞪着「美蘭英都」，怒斥道：「僅姑娘我的肩頭上滲出了血，就足以證明你的劍術火候還差了十萬八千里呢！」

里字出口，飛身疾撲，一式「彩鳳三點頭」，再向「美蘭英都」刺去！

「美蘭英都」被斥得面孔通紅，接着又變得鐵青，顯然已被袁玉瓊的言語激怒。

是以，雖然右邊平台上的「了因」師太連聲呼「袁姑娘請回來」，瘦小老人也大聲阻止「住手」，但他依然冷哼一聲，略微一側身形，手中劍閃電般挑出。

只聽「唔」的一聲金鐵交鳴，應聲濺起數點火星，隨着袁玉瓊的「唔」聲，一道寒光，直射夜空，長劍已被「美蘭英都」挑上半空！

袁玉瓊一咬貝齒，同時怒哼，足尖一點，身形也隨着被挑飛的寶劍騰空而起！

就在半空中，伸手握住了劍柄！

羣豪一見，立即暴起一陣聲震山野，震耳欲聾的如雷彩聲！

也就在彩聲暴起的同時，袁玉瓊的身形已疾瀉而下！

但是，羣豪一見，彩聲立止，代之而起的是一片哎呀！

因爲，袁玉瓊的落脚點已到了擂台的邊緣以外！

說時遲，那時快，只見袁玉瓊的身體在經過台邊下墜的同時，她的左手一搭擂台巨木邊緣，一聲嬌叱，身形應聲上竄，雙脚立即踏在台邊上。

全場英豪一靜，沒有任何人發出彩聲，想必是嚇得提到腔口的心還沒有下去，或是驚出的靈魂還沒回到體內。

但是，袁玉瓊却瞪着「美蘭英都」，厲叱道：「美蘭英都，你不要神氣，中原用劍高手，有如過江之鯽，『大劍客』的美譽還輪不到你！」

你字出口，倏然轉身，飛身向右邊的平台上縱去。

「美蘭英都」似乎也自覺並不光彩，只得沉聲道：「本人此番東來，就是要向中原用劍高手討教，並非前來爲『飛龍寺』助拳……」

瘦小老人聽得精神一振，脫口急聲道：「好哇！要想以武會友是不是？那還有什麼問題，回頭我老人家給你找一個對手，保你滿意！」

「美蘭英都」却哂然一笑道：「本人僕僕風塵，跋涉千里，爲的就是今天一會中原英豪，公證人既願爲本人找個滿意的對手，就請公證人即刻命令那位大劍客上台來！」

瘦小老人一雙禿眉一蹙，立即面現難色道：「可是，那小子的架子大得很，就是見了我老人家也不買帳，遑論下命令指揮他了……」

「美蘭英都」竟冷冷一笑道：「既然公證人無法命令那位中原用劍高手上台，本人也只好先向劍術頗有造詣的「了因」師太請教了！」

「了因」師太聽得一楞，正待說什麼，瘦小老人已高舉着雙手，急忙道：「慢着慢着！先讓我老人家計算一下時間！昨天晚上二更天，我還在密雲縣城看到那小子在「百花園」聽姑娘彈琴唱歌……」

白玉崙聽得心中一驚，俊面通紅，這時才驚覺到，原來瘦小老人說的那個用劍高手，指的就是他白玉崙！

再看看瘦小老人那對又亮又大的眼睛，正向着這面斜坡上瞄，顯然已發現他白玉崙站在人羣中了。

白玉崙正在考慮要不要上去，驀聞有人大喝道：「慢着，在下先向你請教幾招西域天山絕學！」

全谷英豪同時一驚，循聲看去，只見前面人羣中，一個身穿絳紫勁衣，背繫寶劍的青年，業已騰空向擂台上飛去。

那位絳紫勁衣青年，飛身一落在擂台上，立即雙手一抱，傲然沉聲道：「你既然明言前來中原爲的是以武會友，與『飛龍寺』早已毫無關連，好！在下就先作個拋磚引玉的開端！」

把話說完，倏翻右腕，「嗆朗」一聲，寒光一閃，背後的長劍已撤出鞘外。

豈知，「美蘭英都」一看絳衣青年撤劍的手法，竟然輕蔑的哂然笑了！

接着轉身望着小平台上的瘦小老人，哂笑問：「請問公證人，這位可是您方才說的那位大劍客？」

瘦小老人聳聳肩膀，蹙眉撇嘴，一副無可奈何的樣子說：「那小子昨天晚上惹了個不大不小的禍，他担心上台會招災，看樣子，他八成是不敢上台了！」

白玉崙見瘦小老人「蟠龍客」一直公然提到他，心中自是十分懊惱！

由於有些心虛，深怕附近的英豪們知道說的就是他，不自覺的看了一眼左右身後！

他不回頭還好，這一回頭，驚得他心頭狂跳，險些失聲叫出口來！

因爲，他的對頭寃家，在密雲縣城客棧內發誓不放過他的杜天嬋，就站在他的背後面。

杜天嬋依然穿着黑絨銀邊勁衣，胸前袖口綴滿了發亮銀扣，背插黑柄彎刀，正望着他有些羞赧的抿嘴微笑！

一看杜天嬋香腮緋紅，櫻口綻笑，白玉崙雖然寬心了不少，但又爲待一會兒如何擺脫她而感到焦急懊惱！

爲了表示禮貌，這時候還不能鬧得太僵，趕緊點點頭，笑一笑！

恰在這時，大擂台上已傳來絳衣青年的怒喝道：「你勝了小爺我，自然有人繼續上台！」

白玉崙趁機回頭觀看，發現絳紫勁衣青年，一挺手中劍，已飛身刺向了「美蘭英都」的咽喉和雙肩。

只見「美蘭英都」身形一旋閃開了，同時沉聲道：「尚未互通姓名，怎好就此動手？」

絳衣青年顯然是個火爆性子，加之動了眞怒，又自恃劍術不俗，自然不顧停下身來再報姓名。

這時一見寶劍刺空，身形不停，接着

一式「撥草尋蛇」，再向「美蘭英都」的雙膝斬去，同時怒聲道：「你勝了小爺的手中劍，再告訴你也不遲！」

「美蘭英都」一聽，面孔頓時一紅，只得旋身跨步，振臂揮劍迎出。

白玉崙早在絳衣青年一出劍時就看出他不是「美蘭英都」的對手，加之這時杜天嬋就站在他的背後，覺得渾身都是芒刺，再也無心繼續看下去。

雖然不想看下去，却又不敢移動位置或溜走，那樣不但逼得杜天嬋撕破少女的尊嚴矜持向他糾纏，很可能立時動手向他報復！

尤其，右邊平台上還有一個袁玉瓊，一旦發現他與杜天嬋在人羣中發生糾紛，必然馬上趕過來加入刁難，那時再想走就更不容易了！

由於有了這一顧忌，只得硬着頭皮繼續看下去。

他雖然仰面注視着擂台上，目光也本能的看着絳衣青年和「美蘭英都」交手，但心裡却盤算着如何才能擺脫杜天嬋，而又不驚動擂台上的袁玉瓊。

不過，心中雖然有些焦急，但仍暗自慶幸「丹鳳」俞嫻——「一朵紅」沒有追來！

因爲，「一朵紅」追來了可就沒有杜天嬋這麼簡單，點點頭，笑一笑就應付過去了！

由於內心的緊張，自覺愧對「一朵紅」，一雙星目又不自覺的巡視在滿谷英豪之中，只要看到一點紅影，心中便不由得一驚！

就在這時，全場英豪突然發出一陣吆喝噓聲和叫罵！

白玉崙聞聲急忙看向台上，只見「美蘭英都」的一柄劍，寒光閃閃，劍花亂顫，就像長江大河般，一招接着一招，一劍連着一劍，連綿不絕，已完全將絳衣青年的身形罩住了。

再看絳衣青年，左封右格，步步後退，已根本沒有還手的機會！

但是，「美蘭英都」却不立即一劍將絳衣青年擊敗，偏偏左一劍，右一劍，逼得絳衣青年不停的騰跳閃躲，儘在台上亂轉。

瘦小老人不知何時已兩手緊握着大椅扶手，端坐在椅子上。

只見他神情憤懣，目光如電，坐在那兒只咬牙！

顯然，他身爲公證人，既不能喝止，又不能親自下場，更不能再給「美蘭英都」一拳，只好坐在那兒急得乾瞪眼！

白玉崙見「美蘭英都」不顧台下羣豪的噓聲叫罵，依然在那裡戲耍絳衣青年讓對方難堪，不由氣得哼了一聲！

他這一聲不滿輕哼不大緊，身後立即「响起杜天嬋的輕柔甜蜜嬌聲道：「玉崙哥！你上去會會他……」

這聲「玉崙哥」，不啻在白玉崙的耳根子上打了個霹靂，只嚇得他渾身一哆嗦，幾乎脫口驚啊，頓時呆了！

緊接着，一雙要命的纖纖玉手，散發着如蘭似麝的溫馨芬芳已到了他的頸下，並聽杜天嬋繼續輕柔的說：「來！你的披風小妹替你拿着……」

白玉崙只覺得天旋地轉，字字如雷，尤其那聲「小妹」，只震得他業已不知道東南西北。肩背一涼，銀絨羚毛大披風已被杜天嬋解開領帶拿了去。

他那裡還敢再和杜天嬋站在一起，震耳一聲大喝道：「休要欺人，在下前來會你！」

大喝聲中，身形業已凌空而起，就在立身的原地，直向大擂台上飛去。

由於白玉崙的喝聲震耳，全場頓時一靜！

台上的「美蘭英都」和絳衣青年，也聞聲縱開，停止了打鬥。

當滿谷近萬英豪看到白玉崙飛向擂台去援救絳衣青年時，立即發出一陣聲震山野，直上夜空的如雷歡呼！

也就在羣豪歡呼的同時，白玉崙的身形似乎已經力竭，突然向下疾墜。

但是，距離大擂台的前台邊緣，至少還有一丈五尺以上的距離。

羣豪一見，彩聲戛然停止，代之而起的是一片驚啊聲！

因爲，白玉崙氣竭力盡，台下滿佈怪岩石筍，跌下去準死無疑。

豈知，就在羣豪驚啊出口的同時，白玉崙突然雙臂一振，兩袖猛的向下一拂，腰身一挺，下墜的身形就像穿雲的燕子，呼的一聲又向上空升去。

緊接着，一連幾個「雲裡翻身」，直翻到擂台前緣，而他下落的雙足，也恰好踏在擂台的邊緣上。

可是，他的身形剛要站穩，又好似乏力沒有站穩，身體呼的一聲又向身後台下倒去。

羣豪一見，又是一片尖聲驚啊！

只見白玉崙雙臂一抖，身形又立直了上去，接着又一連搖晃了兩三次，才眞的穩住身形向台中央走去。

這一連串的驚險動作，把全場近萬英豪的心，個個提到了腔口，尖叫驚啊之聲，此起彼落，直到此刻，才突然暴起一陣恍如山崩地裂的瘋狂歡呼烈彩，震耳欲聾，久久不歇！

白玉崙這一施展絕技，不但左邊平台上的「悟通」等人個個傻了，就是「了因」師太這邊的幾位男女高手，以及公證席上的瘦小老人，也都楞了！

那位絳衣青年看了白玉崙的身手，這才恍然驚覺到，自己的武功劍術實在差的太遠了。

是以，就趁羣豪歡呼，所有人的目光俱都注視在白玉崙身上的時候，提劍縱下了擂台去。

「美蘭英都」看了白玉崙如此奇玄的輕功提縱術，當然也暗自心驚，自嘆弗如。

因而，斷定這位英挺如子都，俊美如潘安的銀裝青年，想必就是瘦小老人方才說的那位中原用劍第一高手「大劍客」了！

一想到中原用劍高手「大劍客」，這才發現白玉崙的身上根本沒有佩寶劍！

正感迷惑不解，白玉崙向着瘦小老人深揖躬身道：「晚輩參見前輩！」

瘦小老人當然知道白玉崙在這種場合不會將眞實姓名報出來的，因而大剌剌的頷首「唔」了一聲，道：「好！你來的正好，我老人家就暫時封你一個『二劍客』的銜頭吧！」

「美蘭英都」聽得劍眉一蹙，不由驚異的問：「公證人，這位少俠難道還不是您方才所說的那位『大劍客』嗎？」

瘦小老人立即無可奈何的兩手一攤道：「天底下就有一個『大劍客』已經被你捷足先登啦，那裡還有小子的份兒？」

如此一說，台下近萬英豪，俱都快意的哈哈笑了。

「美蘭英都」被說的面孔一紅，立即轉身望着白玉崙，叩劍拱手，沉聲問：「敢問少俠，尊姓台甫，仙鄉何處？……」

白玉崙未待「美蘭英都」話完，已拱手歉聲道：「非常抱歉，在下處境困難，實難奉告，尚請美蘭大俠海涵！」

「美蘭英都」不便强求，但却沉顏沉聲道：「既然不願見告，那就請你快些撤劍吧！」

白玉崙淡然一笑道：「在下行走江湖，向來不携兵器……」

「美蘭英都」一聽，頓時大怒，不由剔眉厲聲道：「難道你要以一雙肉掌對在下的利劍不成？」

白玉崙淡然一笑，正待說什麼，右邊平台上突然响起一聲清脆少女的聲音，怒聲道：「我的劍借你！」

羣豪聞聲一看，竟是方才和「美蘭英都」交手，被削掉一塊短劍鞘的紫絨勁衣少女袁玉瓊。

白玉崙早已聽出是袁玉瓊的聲音，既然她要自動借劍，而自己又的確需要一把劍，只得含笑轉過身去。

只見一身紫絨勁衣的袁玉瓊已扯開胸前的百寶繩將劍取下來，就立在原處，連同劍鞘，「拍」的一聲擲過來。

滿谷英豪一見，立即掀起一陣高聲喝好，當然有不少人已另有含意的變了聲調，惹得不少人哄然笑了！

袁玉瓊雖然嬌靨凝霜，一臉的怒容，但聽了這些怪聲怪調的叫好，香腮也不由紅了，同時低頭抿着嘴兒一笑！

白玉崙「叭」的一聲將劍接住，並向着袁玉瓊微微欠身說了聲「謝謝」！

這聲雖然聲音不大，滿谷英豪却均能聽到，白玉崙功力之深厚，可想而知了！

白玉崙直腰回身之際，同時默運眞力，「卡登」一聲啞簧較响，「嗆」的一聲劍身已撤出鞘外。

劍身一出鞘外，嗡然有聲，寒芒暴漲，台下羣豪無不看得兩眼眩花，紛紛驚啊道：「是一把神劍！」

「美蘭英都」也看得神情一呆，面色大變，忘了這把劍就是袁玉瓊方才使用過的那把劍，不由怒聲道：「少俠名器在手，當然勝券在握……」

白玉崙一聽，立即吶回眞氣，劍身上的寒芒冷電立斂，依然是一柄普通精鋼劍，只是到了白玉崙的手裡，又自不同了！

「美蘭英都」神色一驚，也有幾分尷尬，知道今天遇到了眞正的用劍高手了！

白玉崙叩劍拱手含笑道：「美蘭大俠，請賜招！」

「美蘭英都」這時那裡還敢托大，除了仍保持一份鎮定外，臉上那副哂然傲氣，早已一絲也沒有了。

爲了搶制先機，不致落敗的太快，只得振劍大喝道：「有僭了！」

大喝聲中，飛身前撲，刷刷刷，揮劍之間，一連攻出三個劍式，只見如林劍影中，綻出了千百朵耀眼銀花，分刺白玉崙的上中下。

白玉崙無心久戰，尤其袁玉瓊在右邊的平台上，而杜天嬋就在台下。

這時見「美蘭英都」一出手就是煞招，只得大喝道：「閣下小心了！」

了字出口，跨步斜進，身形一個神妙疾旋，出手如電，銀虹疾閃，劍光已到了「美蘭英都」的面門前。

「美蘭英都」只覺得兩眼一花，冷燄已經撲面，他這一驚非同小可，點足飛身疾退！

白玉崙那肯再給「美蘭英都」機會？一個巧妙點步欺身，劍勢不變，挺腕緊跟。

「美蘭英都」一見，大驚失色，只得點足再退。

台下近萬英豪本能的脫口發出一聲驚啊！

「美蘭英都」一聽，頓時驚覺這是擂台！

驚急間，只得疾施千斤墜，硬是將後退的步子刹住了。

但是，那片如影附形的耀眼劍光，依然點在他的顎下咽喉前，而他的身後，僅餘數寸之差，就是擂台的邊緣。

「美蘭英都」本能的回頭一看，頓時驚出一身冷汗！

他雖然知道自己不是白玉崙的敵手，但絕沒想到敗的這麼快，這麼慘！這麼難堪！

他仍記得剛才交手的紫衣少女的話——

——以你的劍術火候，被譽爲天下第一「大劍客」，還差了十萬八千里！

白玉崙早已展笑頷首，退步離開，並「沙」的一聲將劍身收入劍鞘內。

滿谷英豪，早已發出了驚天動地，勢如春雷的彩聲和歡呼！

顯然，他們都覺得胸中出盡了方才受辱的鬱悶之氣，因爲「美蘭英都」太狂傲，太不懂禮貌，太小覷中原了！

也就在滿谷英豪瘋狂歡呼，如痴如醉之際，台下人羣中突然响起一聲清脆憤怒的嬌叱道：「別在那裡神氣，姑娘我來會你！」

滿谷英豪一聽，歡呼之聲戛然停止，紛紛循聲向嬌叱的方向看去。

只見一道紅影，宛如一朵紅雲般，逕由人羣中飛上了擂台！

羣豪定睛一看，立時掀起一片驚啊！因爲，那道飛上擂台的紅影，竟是一位絕色艷麗，貌如仙子的紅勁衣，短劍鞘的背劍少女！

羣豪震驚的原因是，那位銀衣俊美青年，劍術是何等驚人？出手一招就擊敗了西域大劍客「美蘭英都」。

而這位紅衣艷麗少女，居然還敢上台向銀衣青年挑戰，那她的劍法之高，武功之强，其不天下無敵了嗎？

再看那位銀衣俊美青年，當眞的神情不安，手足無措，站在那兒傻了！

滿谷近萬英豪那裡知道，飛上擂台的紅衣艷麗少女，正是傷心欲絕，含憤追來的「丹鳳」俞嫻——「一朵紅」呢？

瘦小老人一見，知道必須儘快把這一

對冤家支開現場。

是以，急忙起身一指「一朵紅」，嗨嗨兩聲，大聲道：「怎麼回事？妳這丫頭是幹什麼的呀？……」

話剛開口，「一朵紅」已毫不客氣的怒斥道：「姑娘我的事，不要你管！」

羣豪聽得一楞，不少人譁然大呼「好厲害呀」！

瘦小老人却佯裝生氣的一拍大椅扶手，怒喝道：「既然不願讓俺管，那你們兩人就趕快跑開！」

說到「跑」字時，特別加重了語氣！

白玉崙一看是「一朵紅」，早已傻啦，只顧在心裡叫苦不迭，根本不知道該如何應付。

這時一聽瘦小老人不說滾開却說「跑開」，目光一亮，恍然想起，望着快步奔過來的「一朵紅」，大聲道：「好！咱們到山上去打！」

說話之間，腳下可沒閑着，快步向台邊奔去，爲了阻止「一朵紅」追及，順手將袁玉瓊的寶劍丟給了「一朵紅」，飛身縱下擂台去。

「一朵紅」早已看到袁玉瓊借劍時的羞赧神情，以及羣豪們變聲變調的叫好聲，心裡更是又妬又氣。

這時見白玉崙故意把寶劍丟給了她，又引起了她心中的醋意，自然也忘了這是白玉崙的緩兵脫身之計。

是以，「叭」的一聲憤然將劍接住，怒哼了一聲，轉身去找右邊平台上的袁玉瓊。

瘦小老人當然知道「一朵紅」要幹什麼，急忙大聲道：「快追吧！再不追心上人跑遠啦……」

話未說完，對面斜坡上突然响起一個少女悽呼聲音道：「玉崙哥！等等我！」

「一朵紅」聽得大吃一驚，循聲一看，只見一個身穿黑絨勁衣，背插彎刀，一手尚拿着白玉崙大披風的少女，正踏着谷中怪石，直向西南如飛追去。

凝目一看，「啊？」了一聲，她已看清了黑衣背刀女子，正是那夜穿着睡衣撞進白玉崙懷裡的杜天嬋。

「一朵紅」原本要警台袁玉瓊幾句，要她今後少打白玉崙的主意，一看杜天嬋已先她追了去，那還敢遲疑，將劍丟在擂台上，飛身縱下擂台，直向西南追去。

瘦小老人一見，立即有些得意的哈哈笑了。

台下近萬英豪，業已知道了「一朵紅」和那個劍術驚人的銀衣青年的關係，同時，根據另一個黑衣少女的稱呼，也知道了那個銀衣俊美青年叫「玉崙」，只是還不知道他姓張，姓趙，還是姓李。

也就在滿谷英豪議論紛紜之際，驀見右邊平台上的袁玉瓊，飛身縱上了大擂台，撿起自己的寶劍，也縱下擂台向西南追去。

正在得意的瘦小老人看得一楞，恍然脫口急聲道：「丫頭，丫頭，妳不能去！」

但是，纖影一閃，袁玉瓊已消失在西南半嶺上的黑暗裡！

白玉崙聽了瘦小老人的暗示離開了擂台，心中暗暗歡喜，這時又聽瘦小老人催促「一朵紅」趕快追來，心裡當然有氣。

現在唯一之計，就是由谷南崖，轉正東，趕回大發鎮客棧去拉馬，連夜離開這塊是非之地。

正待繞向谷南崖，驀然傳來杜天嬋的慌張悽呼「玉崙哥，等等我」的呼叫聲。

白玉崙轉首一看，發現杜天嬋拿着他的銀緞羚毛大披風，正向谷南崖奔去。

一看這情形，他那敢再去谷南崖？去了正好被杜天嬋截住。

想到自己的大披風，絕對不能再要了，好在沒幾天就過新年了，一立春，氣溫便一天比一天暖和起來。

心念間，回頭再看，發現「一朵紅」正疾如飄風般向這邊追來。

白玉崙深知「一朵紅」的輕功精湛，在這一方面並不輸他白玉崙多少。

是以，猛的一個踅身，疾馳嶺上，決心由正西嶺脊上向北繞回去。

剛一轉身向西，驀見正北一道快速纖影，正如星飛丸射般向着這面馳來。

凝目一看，又是一驚，來人竟是手提寶劍的袁玉瓊。

白玉崙想也沒想，回身再奔向正南，而且盡展輕功，疾如脫弦之箭。

他現在已下定決心，必須儘快擺脫「一朵紅」、杜天嬋、袁玉瓊三人，反正客棧裡已訂好了房間，馬匹也有人照顧，就是明天凌晨回去，也不怕沒有睡覺的地方！

決心已定，直奔正南，身法越馳越快，越奔越疾，只見前面和左右，俱是山嶺枯樹和亂石，似乎已進入了深處山區。

白玉崙擔心又會遇上那三女！

傲世堡困人計劃

一陣飛馳，至少已馳出十多里地，驀見前面枯林中有幾座破房子。因爲，老遠就看到正中大廳已沒有了房頂。

白玉崙凝神一聽，身後已聽不到追來的衣袂破風聲，因而決定先到破房子處休息一會兒，然後再趕回客棧去。

抬頭看看夜空星辰，已近二更時分，山區中顯得格外寂靜。

再低頭前看時，已到了一道半倒的院牆前，足尖一點，越牆而入，院中俱是斷瓦殘磚，再一個起身，已縱落在正中大房子的後門廊階上。

也就在他雙足踏在廊階上的同時，左右兩邊突然有人歡聲大喝道：「六爺六爺！那小子果然回來了！」

白玉崙驟吃一驚，心想這般時候，這座山區中的破宅內，怎的還會有人？

心念間，旋步廻身，發現左右兩邊還有兩排較完整的東西廂房，正有二十幾名勁衣大漢，紛紛由兩廂內奔出來。

這二十幾名大漢，一式鐵灰勁衣，每人手中都挺着一根紅纓長槍。

一看這些大漢雙手挺槍，白玉崙恍然想起，懷柔縣城西有座「傲世堡」，堡主是「金槍」饒世德，全堡以紅纓長槍爲主要兵器。

正在驚異打量，驀然一聲「嘿嘿」得意冷笑响自西邊十數端槍大漢的身後。

白玉崙循聲一看，見是一個身穿鐵灰亮緞勁衣的青少年，腰繫巴掌寬的英雄錦體格十分健壯，生得方面大耳，面孔黝

黑，獅子鼻，四方口，眼如銅鈴，兩道濃眉，斜飛入鬢，正挺着寬實胸脯大步前進，看他年紀，最多不會超過十七八歲。

鐵灰勁衣青少年，撇着大嘴，打量着白玉崙，越過十數端槍大漢之間，冷哼一聲，以憨厚的聲音，沉聲道：「有人說『得益不可再往』，你佔了俺姐姐的便宜，居然還敢回來，嘿嘿哼，沒想到碰見了六爺俺……」

說話之間已傲然站在台階下，挺着胸脯，背負着雙手、神氣自得的望着白玉崙，似乎在說，合該你小子倒楣！

白玉崙一聽「佔了俺姐姐的便宜」，原本不愉快的心情，頓時變成了一股怒火！

他雖然接到丐帮的通知，不妨去「傲世堡」暗探一下，也許有所發現，但他還沒有去，根本與這黑臉小伙子的姐姐扯不上關係。

是以，未得對方話完，已怒聲問：「你在胡說什麼？……」

話剛開口，鐵灰勁衣青少年已沉聲道：「小柱子……」

一個手持鏟形尖頭鐵桿黑纓金槍的瘦削小伙子，兩隻滴溜溜的眼珠子一直在白玉崙的身上亂轉，這時突然躬身道：「小的在這兒伺候着您哪！」

鐵灰勁衣青少年，神氣的一晃上身，沉聲問：「俺姐姐是怎麼說的？」

被稱呼「小柱子」的瘦削小伙子，趕緊恭聲道：「回稟您六爺，大小姐說，那人身穿銀緞勁衣，白淨面皮，大約二十二三歲年紀，操北方口音，徒手未攜兵器……」

白玉崙一聽，頓時大怒，這小子簡直是接着他的衣著相貌描述的！

正待說什麼，鐵灰勁衣青少年已傲然得意的憨聲道：「給俺綑了！」

說罷一揮手，左邊的十數端槍大漢同時暴喏一聲，其中一人順手把懸在腰後的一圈繩索扯下來！

白玉崙那裡還能忍耐，不由怒聲道：「慢着，你們憑什麼綑我？」

鐵灰勁衣青少年立即一挺胸脯，正色道：「爹說的，綑了你見爹去！」

聽口氣，他老兄的爹也成了白玉崙的爹了！

白玉崙這時才看出來，鐵灰勁衣青少年的頭腦有點兒呆，但却裝得像個大人樣子。

再看那些雙手挺槍指着他的堡丁們，聽了鐵灰勁衣青少年的話，沒有那一個人敢露出一絲笑意，也足證「傲世堡」的規矩嚴格，「金槍」饒世德的厲害！

想到了鐵灰勁衣青少年的智慧低，只得放緩聲音問：「我只問你，爲什麼要我去見你爹？」

鐵灰勁衣青少年立即正色沉聲道：「俺問爹，爹也不說，只說你自己心裡明白！」

白玉崙聽得幾乎笑出聲來。他行道江湖一年多來，一直是順風順水，剛剛走了背運，被「一朵紅」等三人追的沒地方棲身，現在又碰上了這種事？

無可奈何的搖搖頭，只得蹙眉苦笑問：「老弟！我可不可以不去……」

話未說完，鐵灰勁衣青少年又沉喝道：「小柱子，拿俺的金槍來！」

被稱爲「小柱子」的瘦削小伙子，急忙恭喏一聲，趕緊拿着金槍向鐵灰勁衣青少年身前走去。

恰在這時，正北遠處突然傳來一個隱約可聞的少女聲音，怒斥道：「不要臉！抱着我家故爺的大披風不還。拿過來……」

白玉崙聽得大吃一驚，這聲音正是「一朵紅」身邊的潑辣丫頭「姹紅」的嗓音。

接着是杜天嬋的嬌叱聲音道：「妳胡說，玉哥哥根本還沒娶老婆……」

白玉崙一聽「玉哥哥」，比方才的「玉崙哥」更親密了，不由懊惱的暗自搖了搖頭！

正待再聽聽她們爭論些什麼，驀聞鐵灰勁衣青少年，怒聲道：「你不要搖頭不服氣，只要你能在俺的金槍下走過三招不敗，你就可以不去！」

白玉崙定神一看，發現鐵灰勁衣青少年，正端着鐵桿黑纓金槍對着他。

由於「一朵紅」等人追來上，他突然改變了主意。

他原本就要去探一探「傲世堡」，這時何不將計就計？既可擺脫「一朵紅」等人的追纏，還可以伺機探一探小師妹的下落踪跡！

是以，心念電轉，急忙屈服的肅手寬慰道：「好好，你先別生氣，我跟你們去就是了！」

鐵灰勁衣青少年一聽，我跟你們去就是了！」

鐵灰勁衣青少年青少年一聽，立即將槍頭一揮，傲然沉聲道：「綑了！」

白玉崙一聽，怒火再起，脫口沉聲道：「綑我我就不去了！」

鐵灰勁衣青少年鈴眼一瞪，金槍一挺，同時怒聲道：「你敢！……」

喝聲方自出口，「小柱子」已急上兩步，低聲道：「六爺，他自己願意前去，不綑也可以……」

話未說完，鐵灰勁衣青少年已反對道：「那怎麼可以？爹說要綑了去！」

「小柱子」似乎已看出來，如果非綑白玉崙，雙方一定會打起來。他們六爺的金槍了得，當然沒問題，可是他們這些下人說不定就頭破血流，折了胳膊斷了腿。

是以，再度向前一步，幾乎湊近黑小子的耳朵上，說：「六爺，咱們已出來大半天了，老爺子早已在廳上等急了，只要您六爺能把人帶回去，不但大功一件，全堡的丫頭僕婦侍女警衞們，都要贊你一聲有本事，了不起……」

鐵灰勁衣青少年聽得目光一亮，但仍有些遲疑！

「小柱子」却更加壓低聲音，意含威脅的繼續說：「萬一雙方動了手，弟兄們負傷掛彩那倒無所謂，只算他們活該倒楣，可是，萬一這小子趁機溜了，再見了老爺子可就不同了……」

鐵灰勁衣青少年神色一驚，黑臉立變，不由瞪眼「噢？」了一聲，似乎在說，那可該怎麼辦？

「小柱子」則冷冷的淡然低聲道：「到了那時候，不但老爺子罵是沒出息，說不定還將你關在地牢裡……」

鐵灰勁衣青少年立即有些緊張的說：

「那俺娘一定不依！爹最怕娘發脾氣……」

「小柱子」急忙愁眉苦臉的說：「可是，那些丫頭僕婦女警衛們也會瞧不起您六爺呀！」

鐵灰勁衣青少年精神一振，就用槍頭一指白玉崙，沉喝道：「不綑也可以，可是你不能跑！」

白玉崙恨不得馬上離開這座破宅子，深怕「一朵紅」等人一步之差趕來了，因而忙不迭的說：「你放心，絕不會跑，要跑我就不去了！」

鐵灰勁衣青少年，沉聲喝了個好，右手一揮，沉喝道：「咱們走！」

二十幾名端槍大漢，同時暴喏了一聲，西邊的十幾人，當先向西廂倒塌的院牆缺口處奔去。

「小柱子」一看，立即向着白玉崙，肅手道：「少俠，請吧！」

白玉崙再不遲疑，急步跟進。

鐵灰勁衣青少年和「小柱子」，提槍跟在白玉崙身後。

東邊的那些端槍大漢，自然依序跟在最後面。

一出牆缺口，前面的人立即展開輕功向南飛馳，個個點足飛縱，俱都快如脫兔流星！

白玉崙看得心中一驚，這才恍然想起，聽說「傲世堡」牆高數丈，四週不設堡門，任何人進出都要飛越堡牆，所以每一個人都有一身不俗的輕身功夫！

當然，有的人終其一生也無法練到那種境地，最後只有老死堡內，一生也看不到堡外的世界。

現在，他一面疾馳前進，一面研判進入「傲世堡」後可能發生的情況和問題，應該如何應付才不失策失禮。

因爲，老堡主「金槍」饒世德，個性十分火爆，極難應付，據說，他的爲人尚屬正直，就是有時候不太講理！

現在由鐵灰勁衣的黑小子口中，已經知道了「金槍」饒世德有些怕老婆，而這個「小柱子」是個鬼靈精，到了必要的時候都可以利用一下。

爲了進入堡中便於應付，自然應該先探探口風。

是以，轉首一看，發現鐵灰勁衣青少年手提鐵桿黑纓金槍，從容疾馳，氣不喘，臉不紅，顯然仍有餘力。

心中一動，立即贊聲道：「嘿！老弟如此小小年紀，就有如此神俊的輕身功夫，可算得是少年中的俊傑，這要是將來長大了，那還了得？怕不要天下第一？……」

鐵灰勁衣青少年看了白玉崙一眼，雖然沒有接腔，黑臉上却有掩飾不住的得意！

緊跟一旁的「小柱子」却得意的哼聲道：「我們六爺不但輕功好，一柄金槍也鮮少敵手……」

話未說完，黑小子突然道：「俺還是打不過俺爹！」

白玉崙一聽，幾乎失聲笑出口來！

「小柱子」急忙正色道：「那是當然，兒子怎麼能打過老子？」

黑小子立即道：「俺也勝不了俺娘的拳脚……」

「小柱子」又正色道：「六爺您是老夫人生的，您當然不能勝過她老人家！」

白玉崙對「六爺」這個稱呼非常注意，好像沒聽說「金槍」饒世德生了六七個兒子，這一點必須事前先弄清楚。

因爲，這黑小子頭腦有點兒簡單，比較容易對付，萬一他的大哥以及三四五哥都極聰明，只怕應付起來就不太容易了！

心念及此，立即望着「小柱子」，贊聲道：「你們六爺如此小的年紀就有如此驚人的槍法，那你們的大爺二爺，以及三四五爺的槍法，豈不冠蓋天下……？」

話未說完，「小柱子」已哼聲道：「三爺四爺？還七爺八爺呢！」

白玉崙劍眉一蹙，不由迷惑的「噢？」了一聲！

「小柱子」則繼續哼聲道：「告訴你，我家老夫人就生了我們六爺一個兒子！」

白玉崙的兩道劍眉蹙的更緊了，鬧不清只生了一個兒子爲什麼要排行老六？

心中不解歸不解，但口裡却贊聲道：「哇？那你們六爺不是成了你們堡主的寶貝兒子了嗎？」

黑小子的臉上十分得意，立即微笑道：「俺爹說俺是他的寶貝蛋兒，俺娘說俺是她的命根子……」

這一次白玉崙再也忍不住笑了！

「小柱子」也愉快的笑着說：「所以我們老堡主就給我們六爺取了個大名叫饒金寶，比金子還寶貝，你說寶不寶？……」

白玉崙立即笑着說：「寶！的確是塊寶……」

但黑小子饒金寶却懊惱的說：「俺什麼都好，就是旱鴨子，見不得水！」

白玉崙聽得目光一亮，心中一動道：「我是什麼都不好，就是能浮水……」

黑小子饒金寶精神一振，瞪大了鈴眼，急聲問：「你說的都是眞的？」

白玉崙立即正色道：「我爲什麼要騙你？你看，我身上既不帶兵器，也沒有暗器，因爲我只會浮水……」

「小柱子」一聽，心中不由大吃一驚！他曾聽老夫人和老堡主說過，眞正武功高超，身懷絕學的人，才不佩帶兵器和暗器！

因爲，他們遇到了敵人，隨便彈指揮掌都可傷人，撿起一根樹枝來就可當兵刃……。

心念及此，不自覺的脫口道：「難怪你能打敗我家大小姐，原來你的武功這麼高深驚人……」

白玉崙神色一驚，他確沒想到「小柱子」這鬼靈精竟說他的武功高深驚人？

驚異間，只得迷惑的問：「我打敗了你們大小姐？我怎會是你們大小姐的敵手呢？」

黑小子饒金寶立即道：「你沒打敗俺姐姐她會在俺娘樓上哭？她還吵着要上吊呢！」

白玉崙神色再度一驚，心想，這位大小姐的自尊心也太強了吧？交手落敗了就要上吊尋死？

「小柱子」則憂慮的說：「我們老堡主也大發脾氣，派出了總武師、總教習和我們六爺，兵分三路，一定要捉到你……」

白玉崙驚異時「噢？」了一聲，心想，就只爲了自己的女兒吃了敗仗？就如此勞師動衆？如此的輸不起？

「小柱子」含有警告的意味道：「這次你進堡，我們大小姐一定會和你比金槍，你最好能禮讓三分，輸她個一招半式……」

話未說完，黑小子饒金寶已正色緊張的說：「千萬輸不得，俺姐姐哭鬧着說，等大家將他捉回去，她要喝他的血，剝他的皮……」

白玉崙大吃一驚，急忙刹住了身勢，脫口變聲道：「這麼嚴重？我可不敢去。」

饒金寶和「小柱子」等人一看白玉崙刹住了身勢，也紛紛急忙止步停身。

一聽說白玉崙不去了，「小柱子」急忙道：「都已經到了，你不去怎行？」

白玉崙定睛一看，果然到了一片淺谷的斜坡缺口上。

淺谷中儘是古柏松樹，中央一座奇雄巨堡，赫然矗立，高聳的堡墻上，碉樓直插夜空。

堡墻上，碉樓內，一片漆黑，既看不到裏面的房舍樓閣，也看不到下面反射的燈光，顯得有些陰沉可怖。

白玉崙已警覺到，事情似乎不止限於交手比武或誰贏誰輸？只怕這裏面還牽涉了感情糾紛。

望着巨堡心念間，「小柱子」已焦急的說：「少俠，既然你來了，索性就進去見見我們老爺……」

白玉崙只得有些遲疑的說：「只怕你們弄錯了……」

「小柱子」立即正色道：「弄錯了更好哇！我們大小姐一看你不是她要抓的人，自然會讓你出來，大不了讓我們六爺覺得有點兒丟面子……」

黑小子饒金寶立即憨聲道：「俺丟面並沒有關係，只要俺能和你學浮水！」

白玉崙急忙道：「現在是大臘月天，所有的溪塘河流都結了冰……」

「小柱子」目光一亮，急忙道：「沒關係，我們堡裏的龍潭是活水，再怎麼冷的冬天也不結冰……」

饒金寶也連連頷首急忙道：「對對，龍潭的水是活的，你要是教俺浮水，你就是俺的水功師父！」

「小柱子」聽得精神一振道：「對對對，如果我們大小姐說你不是她要找的人，我們六爺就可要求老堡主或老夫人，重金聘請你爲我們六爺的水功師父。」

白玉崙担心進去後節外生枝，自惹麻煩，如果不去，又可惜失去一次公然進入堡中暗察詳情的機會！

其實，眞正令他不願放棄的原因，還是今夜如不公然進去，明後天的晚上，他仍要前來暗探一次。

心念及此，故意勉爲其難的說：「好吧，我就進去見見你們堡主和老夫人……」

話未說完，黑小子饒金寶和「小柱子」已高興的歡聲高叫起來。

他們一歡叫，中央高聳的堡墻上已傳來大喝問：「什麼人在那裏嚷叫？」

停身在前面的十數持槍大漢，齊聲回答道：「是六爺回來了……」

堡墻上立即傳來關切的大聲問：「人抓到了沒有？」

十數持槍大漢再度朗聲道：「已經帶回來了！」

話聲甫落，堡墻上也响起一片歡呼嚷叫聲！

「小柱子」已喝令前面的持槍大漢們前進，白玉崙懶得再理他們彼此說些什麼，立即跟在十數大漢身後。

脚下是一條筆直的人工大道，由林緣直通深處。

剛進入漆黑的松林內，驀見樹梢半空中，火光閃閃，一片殷紅，顯然，一直歡呼不停的堡墻上，已燃起了不少燈籠。

漸漸燈光愈來愈明亮，筆直的人工大道盡頭已能看到巨石高墻。

白玉崙凝目一看，發現堡墻下雖然沒有門，却有一座大吊橋，正「軋軋」的放下來。

到達松林出口邊緣，距離護堡河前尚有一片廣場。

兩邊廣場上建有車轎坪，拴馬樁，以及隨侍人員休息或遮蔽風雨的大敞房。

這些設施，當然是爲了前來走訪的親戚朋友們準備的。

「軋軋」之聲停止，一座近三丈長的大吊橋已放穩在護堡河上。

早已等候在橋頭河邊的十數持槍大漢，一聲吆喝，急步奔向了河對面。

白玉崙大步走上吊橋，這才發現護堡河很深，兩岸俱是以巨石砌成，雖然看不清河底，但由河水中反映的堡上燈光來看，水在流動，並未結冰。

抬頭再向上看，只見堡墻上燈籠點點，不下百盞，看來只有南瓜那麼大，而那些探首下看的人頭，大小却如桂圓，堡墻之高，可想而知了。

走過吊橋，距離堡墻仍有三四丈遠，前走後跟的二十幾名持槍大漢，早已快步走向了兩邊。

「小柱子」向着白玉崙肅手一指半空，愉快的說：「少俠，您請先上。」

白玉崙在路上又說過，他什麼都不會，只會浮水，而他也準備一直藏拙下去，因而懊惱的搖頭苦笑道：「這麼高的墻誰能上的去？除非是飛鳥。」

「小柱子」一聽，楞了，舉目去看饒金寶。

饒金寶立即沉聲道：「看俺的，俺先上！」

上字出口，略微蹲身，呼的一聲騰身而起，直向半空中的墻頭上升去。

距離墻頭尚有兩丈時，驀見饒金寶雙臂一振，兩腿邁步，右足尖似乎踏了墻磚一下，接着直飛墻上。

頓時，墻上墻下立時响起一片歡呼。

「小柱子」又望着仰首上看的白玉崙，問：「少俠，您怎樣？」

白玉崙依然蹙眉搖頭，反而埋怨道：「你們家爲什麼沒有大門？」

「小柱子」只得壓低聲音道：「這是「傲世堡」，金槍傲世堡，你少俠不知道？」

白玉崙只得佯裝一楞道：「我剛進關不久，也可說還沒踏入江湖……」

話未說完，「小柱子」已仰起頭來向上大聲道：「六爺，放籮筐！」

接着聽到上面有人吆喝道：「準備轆車籮筐！」

數聲暴喏之後，只見堡墻上一團黑影已移至墻外。

緊接着，「咕嚕咕嚕」一陣隱約可聞的轆車轉動聲。一點黑影，很快的向下墜來。

墜到地面一看，竟是一個可容兩個人併坐的籮筐，一根粗索，直達上面的轆車上。

白玉崙有些遲疑，因爲他的雙頰突然一陣辣辣的發燒，他敢說，他的臉一定紅了。

「小柱子」一看，多少有些輕蔑的說：「少俠，別楞啦！請吧！」

白玉崙只得佯裝不安的問：「小老弟，這根繩子會不會斷？」

話未說完，「小柱子」已一面推他一面說：「你放心，絕對不會。」

白玉崙半推半就的走進籮筐內雙腳剛剛踏在筐底上，「小柱子」又仰頭大聲道：「好了。」

了字出口，半空中已响起轆動聲。

白玉崙佯裝一驚，急忙坐下，兩手並緊緊的抓住籮筐邊緣。

籮筐上升得很快，瞬間已上升了一半。

白玉崙故裝緊張的抬頭上看，只見那些探首下看的人頭和燈籠，也較方才大了一倍。

那些人同樣的一式鐵灰勁衣，有的持長槍，有的徒手未携兵器，每一盞斗大雪白大紗燈上，都用紅漆寫上「傲世堡」三個大字。

轆車很大，只有轉輪懸在墻外，轉動拐把的人却在墻頭上。

饒金寶手提金槍，就站在凸起的碟垜上含笑望着他。

另一邊碟垜上站着的是個身穿鐵灰勁衣，却敞着胸露着半個如鼓肚皮，這麼冷的大臘月天，他看來毫無一絲寒意。

看看將到墻頭，白玉崙才發現那人身材肥壯，濃眉豹睛，四飛的鬧腮鬍，濃密的幾乎已遮住了嘴巴鼻子，相貌不但威猛，看來也有幾分猙獰兇惡。

由於兇漢的兩隻豹子眼一直瞪着他白玉崙，這使得他立時提高了警惕。

也就在到達墻頭超過碟垜，早已準備好的兩個堡丁伸手要拉籮筐的同時，那個敞胸挺腹兇漢，突然大喝道：「滾下去！」

大喝聲中，飛起一腿，「蓬」的一聲踢在籮筐上。

白玉崙雖然早已提高了警惕，但沒想到他會飛起一脚踢籮筐。

心中一驚，失聲驚呼，身形一斜，籮筐立時半傾，他趕緊抱住了筐邊的蔴繩，整個身體立時懸在了半空中。

整個墻頭上，早已暴起一片尖呼和驚啊聲。

黑小子饒金寶頓時大怒，震耳一聲大喝道：「總教習你找死！」

大喝聲中，挺槍飛身，直向那個兇漢擊去。

那個被稱爲總教習的兇漢身手十分靈俐，早已點足退縱到墻面上，同時連聲解釋道：「六爺六爺請息怒，這小子有問題。」

饒金寶也跟着縱落在墻面上，同時怒喝道：「有甚麼問題？俺看你才有問題呢！」

怒喝聲中，呼呼呼，一連就是三槍。

被稱爲總教習的兇漢那敢敵擋，一陣左騰右跳，一個翻身不見了，想必沿着墻內台階滾了下去。

在旁緊張觀看的堡丁們紛紛吆喝道：「六爺別打了，人拉上來了。」

黑小子饒金寶回頭一看，白玉崙已被拉進墻面上來，一面連聲說着「還好」，一面提槍迎了過去。

白玉崙故裝餘悸猶存的說：「好險，這要是被他踢下去，非跌個頭破血流不可。」饒金寶卻正色哼聲道：「跌下去那還得了，馬上變成一灘爛稀泥！」

說罷一揮手，繼續沉聲道：「走，去見俺爹去。」

說着，轉身首先走去。

白玉崙早已料到，騙騙饒金寶和「小柱子」可能容易，要想騙過那些老江湖只怕很難。

但是，既然已經裝了，就要硬起頭皮裝到底。

白玉崙一面跟進，一面遊目察看，發現墻面寬約丈五，高聳的碉樓頂端仍插在夜空中，「傲世堡」的工程之浩大，的確堪稱傲世。

繞過碉樓即是工形階梯，饒金寶已提着鐵桿金槍匆匆向下走去。

白玉崙快步跟進，發現堡內燈火點點，一片輝煌，墻內即是一片寬廣空場，盡頭一座巨型高階大廳，後面和左右，俱是高樓崇閣和一座一座的獨院精舍。

這時大廳內和高廊上，掛滿了明亮紗燈，幾近光明如晝，無數人影在燈光下晃動，一致奔向正中大廳。

由於那些人一面奔走一面吆喝，聽聲音便知他們極爲興奮。

白玉崙看得劍眉一蹙，立即凝神靜聽，聽聽那些人倒底吆喝些什麼？

一聽之下，才知這邊說是六爺捉回來的，那邊則說是個年輕小伙子，有的則問有沒有報告老堡主，有的則說只怕大小姐會親手殺了他。

白玉崙聽得直搖頭，直到現在還沒弄明白，事情的癥結所在，這位大小姐爲了什麼要殺他？

走下登墻台階，立即向大廳前走去。

恰在這時，身後突然响起一陣奔步聲。

回頭一看，正是滿面含笑的「小柱子」，他已跟上來。

就在這時，大廳上突然响起一片歡聲道：「看，六爺已經把那人押來了。」

「哇！還是一個挺英俊的小伙子嘛。」

「奇怪呀，六爺爲什麼沒有給他上綁呀？」

「嘿，這小子可沉得住氣呀，大小姐一來他就要見閻王了，他一點兒也不怕。」

「這樣英挺俊美的小伙子，咱們大小姐捨得殺嗎？」

你一言，他一語，吵吵嚷嚷亂成一氣。



白玉崙安坐籮筐被吊上城牆去。

白玉崙舉目再看，就這一會兒的工夫，廳廊上，高階下，兩邊已擠滿了兩百多人。

這些人中，有老有少，有男有女，大都身着布衣，也有幾人穿着錦緞毛皮。

由於裏面沒有僕婦侍女和女警衛裝束的人，顯然都是堡內任職的武師買辦等人的家人或眷屬。

再看大廳的台階口，一邊站着個身穿煙鍛錦袍，頭戴杏黃毡纓帽的蒼髯老者，另一邊站着的，就是方才在堡墻上險些將他白玉崙踢下去的總教習。

兩邊還有十數名身穿鐵灰亮緞勁衣的大漢，個個飛眉瞪眼，俱都面帶慍容，炯炯目光一直盯着白玉崙。

白玉崙一看這情形，當然知道，早在方才堡墻上齊聲歡呼時，這些人就知道一定捉到了人。

由於台階正中央還空着，顯然「金槍」饒世德還沒有來。

距離廳階還有七八丈，立即有不少人歎聲道：「六爺，還是您有辦法，一出去就捉到了他。」

「眞有您的六爺，雖然沒上綁，他還是乖乖的跟您來了。」

「六爺是福將，出馬都有神明暗中保佑，都沒綁着，也逮着了。」

「哇？六爺眞厲害，鐵桿金槍都把那小子的兵器挑掉了。」

提槍在前的饒金寶立即揮手大聲道：「大家不要亂吵，是不是人家俺還不知道。」

如此一說，嚷叫之聲戛然停止，俱都以驚異的目光望着白玉崙。

有不少人就以警告的口吻大聲道：「不是他把他帶來幹什麼？」

「六爺，要小心喲？說不定是個奸細。」

「不是他他還跟着來，這裏面就有問題。」

「小柱子」急忙大聲解釋道：「你們知道什麼？這是咱們六爺聰明，由於這位少俠的衣着年齡和大小姐說的一模一樣，特的帶回來請大小姐認一認。」

如此一解釋，又紛紛頷首贊聲道：「對，對，還是咱們六爺聰明。」

「六爺辦事錯不了，你看，人家不承認，就沒有細人家。」

「是呀，咱們六爺一切講究的是武林規矩、江湖道義，絕對不冤枉好人，不損人自尊。」

全場的人一聽，紛紛頷首贊聲道：「對對對，將來江湖上一提起咱們六爺來，都要豎一豎大拇指頭。

你誇獎，他稱贊，弄得黑小子的黑臉都紅了。

說話之間，距離大廳高階下已經不遠，而就在這時，大廳深處也傳來了一聲朗唱道：「老堡主到……」

一聲朗唱，全場寂靜，頓時靜得鴉雀無聲，所有人的目光都望着大廳高階台口。

傲然站在階口的煙袍老人和那位總教習，以及十數鐵灰亮緞勁衣大漢，紛紛向內微躬上身。

白玉崙久聞「金槍」饒世德治理堡務極

嚴，這時一看，果不虛傳。

隨着「蹬蹬」的大步前進聲，驀見一個灰花髮髻上橫插一根碧玉簪的飛髯黑面老人，滿面怒容的匆匆走了出來。

白玉崙一看，斷定這個飛髯黑面，穿着一身錦緞鐵灰勁衣的老人，就是「金槍」饒世德。

「金槍」饒世德身軀魁梧，高約七尺，雖然飛髯頭髮都已灰花，已近六十歲，但他鈴眼如燈，炯炯有神，獅鼻海口，兩耳如輪，那份威猛，實不輸昔年後漢蜀國的張三爺。

全場的人一看，紛紛躬身朗聲道：「恭迎老堡主！」

「金槍」饒世德立即憤憤的沉喝道：「免！」

緊跟「金槍」饒世德身後的兩個鐵灰勁衣中年人，立即朗聲復誦道：「免！」

所有人跟着恭謹朗聲道：「謝謝老堡主。」

白玉崙看得劍眉微蹙，覺得「金槍」饒世德的到達，倒很有幾分像君臨天下。

「金槍」饒世德到達台階口，身形尚未站好，已望着白玉崙，切齒恨聲道：「不錯，一些也不錯，就是他，推到場中央砍了！」

說到最後，怒聲大吼，並舉手指着廣場中央。

全場人等一聽，立即响起一片驚啊！

白玉崙頓時大怒，尚未開口，饒金寶已惶的急忙道：「爹、爹，您忘了，現在不能殺人呀？」

「金槍」饒世德一楞，沉聲問：「爲什麼不能殺人？」

黑小子饒金寶急忙道：「您不是說，吃了臘八粥後，就不能隨便殺雞殺鴨了嗎？雞鴨都不能殺，怎麼能殺人？」

如此一說，所有在場的人中，竟有不少人連連點頭。

身穿煙緞袍的老人立即面向「金槍」饒世德，躬身道：「啓稟老堡主，六爺十分聰明，你說的每一句話他都緊記在心裏，要殺這人最好等到三十早晨。」

話未說完，兩邊人羣中不少人反對道：「大過年三十夜，除夕天，殺人會倒一年的楣……」

「金槍」饒世德雖然聽煙袍老人誇奬自己的寶貝兒子，又聽到大夥中有人反對，依然咬牙切齒的怒聲道：「好，那就把他丟進後面「龍潭」裏去餵魚。」

黑小子饒金寶突然大聲道：「爹，不行呀，他什麼都不會，就是會浮水。」

「金槍」饒世德只是一楞，接着怒喝道：「那就先關進地牢裏，過了新年再宰他！」

說罷憤然轉身，大步就向廳內走去。

兩個鐵灰勁衣中年人，立即向着兩邊的大漢們，揮臂沉喝道：「押進地牢裏去！」

兩邊的十數勁衣大漢暴喏一聲，立即有三四人就要奔下廳階來。

白玉崙早已一舉手，淡然道：「老堡主請止步。」

剛走了兩步的「金槍」饒世德，急忙止步回身，怒目瞪着白玉崙，似乎懶得再開口問什麼原因。

三四個勁衣大漢一見，只得暫時停在廳階的中間。

白玉崙淡然一笑問：「老堡主不問一問在下有什麼話說嗎？」

「金槍」饒世德又憤然走回到階口，指着白玉崙，怒聲道：「你還有什麼話好說？一身銀緞勁衣，白淨面皮，二十二三歲年紀，徒手未握兵器，那一點錯了？」

白玉崙的確暗吃了一驚，方才在那座破宅院裏，他還以爲「小柱子」是看看他的衣着年紀和相貌說的。

如今，經「金槍」饒世德一說，絲毫沒錯，還眞有這麼一個人和他白玉崙衣着相同，非常相似。

心念電轉，已沉聲，關切的問：「請老堡主說明白些，到底是怎麼一回事？」

事字方出口，「金槍」饒世德已狠狠的「呸！」了一口，竟瞋目怒吼道：「你自己做的混賬事，還要老夫當衆再說一遍？」

白玉崙只得正色道：「在下的確鬧不清是怎麼回事？可否請令千金出來說個明白……」

話未說完，「金槍」饒世德再度「呸」了一聲道：「你小子還有胆子敢見她？」

白玉崙兩手一攤，正色道：「我爲什麼不敢見她？我這不是來了嗎？」

「金槍」饒世德幾乎是用吼的說：「告訴你，她如果再看到你，她會抽了你的筋，剝了你的皮，剜出你的心來給我老家下酒喝。」

全場的人一聽，個個面現驚容，不少人發出啊聲，斷定大小姐絕不只是和人家比武輸了。

「金槍」饒世德一看，頓時警覺自己失口，只得哼了一聲住口不說了。

那個兇漢總教習這時才沉聲道：「老堡主何必和這種人多費精神？把他關進地牢裏等開春。」

「開春」兩字方自出口，黑小子已急聲道：「開了春俺就跟你學浮水。」

「金槍」饒世德立即怒吼道：「學什麼浮水，關進去！」

去字出口，右臂同時憤然一揮。

站在台階上最近的一人，大喝一聲，飛身疾撲，直奔向白玉崙。

白玉崙本不願意動手，但也知道不動手已不可能了。

只見那人撲下台階，雙掌一分，一掌拍向白玉崙的前胸，一掌拍向白玉崙的面門。

白玉崙站在那兒動也不動，一俟那人的招式用老，呼的一拳搗了出去。由於拳太快，僅僅一點就將拳收回來，是以，那人一聲大叫，仰面後倒，「咚」的一聲仰跌在地上，立時來了個滿臉開花，鼻血噴濺。

兩邊圍觀的人一片驚啊，高立廳階上的人也都楞了。

黑小子饒金寶看得神色一驚，不由驚異的問：「嗨，你不是說你什麼都不會嗎？」

白玉崙立即學着黑小子的聲調正色道：「他想揍俺，俺總不能就讓他揍吧？」

饒金寶一楞，接着恍然道：「對呀！就是俺也會還手呀。」

呀字方自出口，一連兩聲暴喝，又有

兩個大漢，逕分左右攻過來，同時攻向了白玉崙的左右雙肩。

白玉崙依然沒動，一式「二郎担山」，兩拳閃電搗出，收拳時，兩個大漢已殺猪般一聲嗥叫，「咚咚」兩聲，同時仰面倒在地上。

又是一片驚啊尖叫，大家一看，又都楞了，兩個大漢同樣的來了個滿臉開花，兩人的鼻子都挨了一拳。

其餘十數大漢一見，頓時大怒，暴喝一聲就要向廳階下奔去。

也就在這時，大廳內突然响起一聲清脆嬌喝道：「住手，不要再打了。」

大家一聽，紛紛轉首向廳階上看去。

白玉崙當然也不例外。

只見發出嬌喝阻止打鬥的，竟是一個身穿墨綠絲絨勁衣的狐媚艷麗少婦。

狐媚艷麗少婦，年約二十五六歲，生得明眸皓齒，膚如凝脂，纖纖柳腰，體態輕盈，走起路來臀兒有些扭，高挺的玉乳也有些兒顫，只要看她一眼，就會令你怦然心動，激生情愫！

白玉崙看得劍眉一蹙，覺得這個狐媚艷麗少婦，的確是個少見的尤物！

尤其，她穿着一身墨綠絲絨勁衣，不但顯出了她的身材婀娜標緻，更襯得她的美艷面龐，皮膚細膩，吹彈可破，雖然雙頰上有一些淡淡雀班，看似缺陷，其實，正是吸引男性魅力的泉源。

她快步走向「金槍」饒世德身前，似嗔似笑，明眸一閃，台口的十數大漢和階下的小伙子們，立時激動的張着嘴巴看直了眼！

因爲，他們都以爲狐媚艷麗少婦在向他們傳心意，遞眼神，暗示他們什麼？

狐媚艷麗少婦走至「金槍」饒世德身側，施禮恭聲道：「啓稟老堡主，老夫人要見這個人！」

說着，微綻嬌笑，還伸出纖纖如春葱似的玉手，指了指白玉崙。

「金槍」饒世德立即不高興的沉聲道：「她有什麼事要見他……」

狐媚艷麗少婦急忙道：「老夫人有話要問他！」

「金槍」饒世德當着這麼多屬下的面，還有站在堡墻上看熱鬧的堡丁們，自是不能表現的百依百順，是以，斷然搖頭道：「不行，有什麼話需要她問？」

狐媚艷麗少婦只得上前一步，將鮮紅的櫻口湊近「金槍」饒世德的耳根上，悄聲說了幾句話。

只見「金槍」饒世德，緊蹙着眉頭，連連領首，表示已聽懂了狐媚艷麗少婦的意思。是以，一俟少婦退開，立即望着饒金寶、沉聲命令道：「寶兒，帶他去見你娘！」

饒金寶一聽說要帶白玉崙去見他娘，立即興奮的應了聲好，向着白玉崙一肅手，急聲道：「走！咱們去見娘……」

話剛開口，大廳高階上的狐媚艷麗少婦已愉快的說：「來！寶弟弟，咱們由角門走……」

豈知，饒金寶竟不高興的說：「妳渾身上下那麼香，俺聞了就會頭昏腦脹，俺才不跟你一塊兒走呢！」

話聲甫落，立即引起不少惋惜聲，「傲世堡」中不知有多少人夢寐求之，希望能和狐媚艷麗少婦走在一起，而黑小子偏偏不屑一顧。

正準備走向角門的狐媚艷麗少婦一聽，只氣得哼了一聲，扭腰走進了大廳內。

那些暗中痴戀狐媚艷麗少婦的武師們，知道她未必是眞心要跟傻六爺一塊兒走，很可能有意要親近這個英挺小伙子，眞希望待會兒大小姐將那小子給殺了！

白玉崙當然不會想到這些事，他匆匆跟着饒金寶走向大廳角門，心裡盤算的卻是稍時見了那位老夫人，她會問些什麼？他應該如何答覆？

剛登上角門高階，驀聞提槍跟在後面的「小柱子」，急上兩步，壓低聲音憂慮的說：「六爺，您剛才不給『美人魚・玉面狐』留面子，當心她在老夫人跟前說你不肯讀書……」

話未說完，黑小子已哼聲道：「管她去，她再逼俺讀書，俺就請娘給她選個丈夫……」

白玉崙覺得狐媚艷麗少婦是個精明女子，最好能先將她的底細摸清楚。

是以，故意望着走在身邊的「小柱子」，驚異的問：「怎麼？那位姑娘直到現在還沒有結婚？」

「小柱子」立即壓低聲音，輕哼道：「姑娘？只怕孩子早生過了！」

白玉崙驚異的「噢？」了一聲，也在低聲問：「你是說？……」

話剛開口，「小柱子」已輕哼道：「她是個寡婦，丈夫早已死了……」

白玉崙一聽，這才知道她穿墨綠衣服的原因，於是繼續問：「你方才喊她什麼來？……」

小柱子低聲道：「她叫上官鳳，共有兩個綽號，一個是「美人魚」，一個是「玉面狐」……」

白玉崙聽得心中一動，不由自語道：「美人魚？……玉面狐？……」

「小柱子」急忙解釋道：「喊她『美人魚』，是因爲她不但能在『龍潭』裡游水，還能潛進潭底、捉魚，至於喊她『玉面狐』，當然是因爲她的心眼子特別多的關係！」

白玉崙一聽，立時想起饒金寶水功的問題，因而恍然問：「寶老弟，你不會浮水，爲什麼不讓她教你？」

黑小子饒金寶立即道：「俺才不要她教呢！」

白玉崙驚異的「噢？」了一聲問：「可是老夫人不讓你跟她學習？」

饒金寶略微一遲疑才說道：「俺五個姐姐都不願俺跟她學浮水！」

白玉崙一聽五個姐姐，頓時明白了饒金寶排行老六的原因，但仍關切的問：「爲什麼？寶老弟！」

饒金寶有些遲疑，尚未開口，「小柱子」已壓低聲音笑着說。：「五位小姐怕六爺的身手在水裡碰到她的那對大奶子，所以才反對……」

話未說完，不遠處突然响起一個冷冷的清脆聲音，狠聲道：「小柱子，沒事亂嚼舌根子，當心我剝了你的皮！」

黑小子嚇得脫口驚啊，急忙止步惶聲道：「鳳姐姐，俺什麼也沒說！」

「小柱子」聽得渾身一哆嗦，早已嚇傻了！

白玉崙循聲一看，只見不遠處是座天然岩石改鑿的假山，那位狐媚艷麗的鳳姐姐——「美人魚．玉面狐」，正神情冰冷的站在假山暗陰下，一雙閃亮眸子也正冷冷的望着這邊。

雖然神情冰冷，但她生滿了淡淡雀斑的雙頰卻紅了，當然聽到「小柱子」談到她那高挺酥胸上的一對大奶子。

白玉崙見黑小子饒金寶和「小柱子」都嚇得不走了，自然也跟着停身止步。

也就在他站住的同時，「玉面狐」上官鳳已嬌哼道：「閑着沒事儘打聽人家的隱私，無聊，沒風度！」

度字出口，倏然轉身，逕向七八丈外的一座大宅門樓前匆匆走去。

白玉崙被諷的雙頰一陣發熱，心裡很不是滋味，這麼巧，「小柱子」剛提到她的乳房，她就聽到了。

遊目一看，發現已到了一處宅中休閒花園內。

方才的巨廳後有一道琉瓦磁磚大牆隔着，花園的兩邊是兩排偏廳和廂房，「玉面狐」走去的大門樓，顯然是中門。

中門高大，也有五級台階，階前兩邊各有一尊綠石大獅子，門樓下懸着四盞大紗燈，有四名持槍女警衛站在門下台階上。

四名女警衛一式鐵灰勁衣，腰繫二指寬的絲鸞帶，大都沒有超過二十歲，都具有幾分姿色！

「玉面狐」上官鳳匆匆登階走上門樓，四名女警衛同時躬身行禮。

直到「玉面狐」的婀娜身影在門樓內消失，黑小子饒金寶望着「小柱子」斥聲低罵道：「你他奶奶的，她最不喜歡人家說她有對大奶子，整天拿塊白布緊纏着，你偏他娘的提它……」

白玉崙聽得直皺眉頭，他這還是第一次聽到饒金寶罵人，因而也猜到事態的嚴重。

愁眉苦臉的「小柱子」，急得幾乎要哭出來，哈腰惶聲，哀求道：「六爺！您一定要救救小的我呀，我對您六爺可是忠心耿耿，一片赤誠呀！」

黑小子饒金寶憤然哼了一聲，道：「俺自己還是『泥菩薩過江』呢！你明天最好穿幾件衣服，屁股上塞個墊子！」

把話說完，憤然向前大步走去。

「小柱子」一面快步跟進，一面低聲哀求道：「六爺！您可不能見死不救啊！您可以在老夫人面前給我說幾句好話呀？……」

白玉崙雖然也覺得有些不是味道，可是他也無可奈何，想到方才「金槍」饒世德的恨意大怒，他自己也是吉凶未卜，那位大小姐還不知道如何對付他！

前進中，發現「小柱子」一直跟在饒金寶身後苦苦哀求，心中有些不忍。實在說，這個禍應該是他引起來的，只得關切迷惑的問：「她眞的這麼厲害嗎？」

「小柱子」立即沒好氣的憤聲道：「他是內宅的總管家，也是老夫人的心腹，她有權鞭打所有的侍女和僕婦，一次動用一千兩銀子不需要老夫人寫條子，賬房先生照付，她說打我一百下，沒人敢打九十九，連老堡主辦不通的事，都要求她去老夫人那兒疏通，你說厲害不厲害……？」

白玉崙聽了也十分懊惱，得罪了那條「美人魚」，只怕還眞不容易辦事？

正待再安慰「小柱子」幾句，前面的饒金寶已登階向門樓內走去，並向着四個女警衛，不高興的說：「俺娘要見他！」

說話之間，身形不停，僅伸手指了指背後的白玉崙。

四個持槍女警衛，趕緊微躬上身，恭聲道：「老夫人已交代下來，小婢等曉得！」

說話之間，八道明亮目光，不停的在白玉崙的週身上下打量，每個人的唇角上都掛着一絲神秘微笑。

白玉崙看也沒看，理也沒理，緊跟着饒金寶向門樓內走去。

門樓內是座五幅慶壽拱壁，在拱壁的左右兩邊和上方，已能看到兩廂的燈籠和院中輝煌的燈光。

一繞過迎壁，白玉崙的星目倏然一亮！

只見光明耀眼的庭院正面是座金碧輝煌的穿廳，除了兩廂廻廊上站了不少各色衣衫的僕婦和侍女，就是穿廳裡也站了不少的人！

當白玉崙跟着饒金寶一繞過五幅拱壁時，整座穿廳內和兩廂廻廊上，立時掀起一陣騷動，近百道明亮目光，一致集中在白玉崙的身上。

顯然，像白玉崙這麼英挺俊美的年輕人，只怕還是第一次看見。

尤其，前面走的是獅鼻方口，面孔黝黑的寶六爺，後面跟的是瘦小單薄的「小柱子」，更顯得這位銀衣英挺青年，豐姿颯然，有如天上金童下凡！

舉目前看的白玉崙，這時也同樣的有些楞了！

因爲，金碧輝煌的穿廳正中大椅上，赫然坐着一個四十五六歲，生得柳眉杏眼，綠鬢朱唇的雍容婦人，而不是他想像中的白髮老婆婆！

由於所有的人都站着，也包括那位剛回來的「玉面狐」站在椅側，坐在正中大椅上的華貴中年婦人，當然就是「金槍」饒世德的妻子，「小柱子」口中的老夫人，黑小子饒金寶的娘！

這位「老夫人」穿一襲寶藍亮緞簇有金花的翠袖羅衫，下着黑綾百褶長裙，胸前掛着一串珍珠項鍊，梳得光可鑑人的秀髮上，僅在鬢角插了一排翠玉小花，當眞是雍容華貴，端莊高雅，不愧是母儀一堡的「老夫人」。

更令白玉崙感到意外的是，雍容中年婦人的大椅後，尚俏立着四個身穿鵝黃、淡綠、水紅、淺紫的羅衫美麗少女！

這四位美麗少女，個個秀髮高挽，人人貌若嬌花，各有各的氣質，各有各的風韻，年紀最大的雙十年華，最小的也有十六七歲。

根據她們的容貌，柳眉杏眼，瓊鼻櫻唇，都有幾分像正中大椅上的中年「老夫人」，因而斷定這四位妙齡美女，八成都是黑小子的姐姐，只是不知道那位大小姐是否在內？

這時，白玉崙也恍然記起，丐幫爲什麼建議他，要找小師妹，不妨到「傲世堡」碰碰運氣的原因。

一想到丐幫的建議，立時將目光凝注在四位千金的鮮紅唇角上，看看有沒有恩師臨終時說的那顆小米粒那麼大的美人痣。

由於那顆美人痣太小了，白玉崙必須凝聚目力才能看得清楚，因而就沒能注意到「老夫人」的神情變幻，以及原本朱唇綻笑的上官鳳，嬌靨突然深沉下來。

但是，那四位美麗少女，却被看得嬌靨緋紅，心跳怦怦，不禁有些意亂情迷！

白玉崙失望了，因爲這四位美麗少女的唇角上，都沒有那粒小小的美人痣。

不過，他還沒有完全絕望，黑小子饒金寶的五位姐姐，至少還有一位沒有在現場，可能就是發生事端的那位大姐姐。

就在他心中懊惱，隨着黑小子饒金寶登階進入穿廳的同時，驀見正中大椅上的「老夫人」，舉手一指，怒叱道：「來人哪！快把這小子給我拿下！」

如此一怒叱，立在左右兩邊的幾名女警衛裝束的少女，同時嬌喏一聲，作勢就得前撲。

白玉崙心中一驚，急忙刹住脚步，自然不敢再走進穿廳內，就立在了廳門口。

他自己心裡明白，只怕就是因爲他目不轉睛的注視着四位千金小姐而造成了誤會。

已走進穿廳的黑小子饒金寶，早已慌得急聲道：「娘！你弄錯了，他是好人……」

話剛開口，滿面怒容的「老夫人」已揮手怒喝道：「你閃開，不會錯，欺你姐姐的就是他！」說着，舉手一指白玉崙，繼續怒聲道：「你看他那兩隻眼睛，自從繞過迎壁牆，那兩道色迷迷的貪婪目光，就一直盯在你四個姐姐的臉上……」

白玉崙並不在乎這位「老夫人」發脾氣，甚至罵他色迷迷，反正待會兒一走了之，誰也不認識誰！

但是既然進來了，就絕不能功虧一簣，半途而廢，說不定沒來的那位小姐，就是他失踪多年的小師妹，否則，丐幫也不會建議他來碰碰運氣了。

是以未待那位「老夫人」話完，已拱揖含笑道：「老夫人請息怒……」

豈知，話剛開口，那位「老夫人」已指着他狠聲道：「妳們大家看，到了這般時候，他還跟我嘻皮笑臉，他居然還笑得出來……」

白玉崙聽得既好氣又好笑，只得無可奈何的繼續道：「晚輩既沒殺人又沒放火……」

「老夫人」立即狠狠的怒聲道：「你比殺人放火還要狠毒，還要厲害！」

白玉崙聽得一楞，不由蹙眉爲難的說：「老夫人，能不能請您把事情說出來，晚輩倒底什麼事情做錯了……」

「老夫人」咬着貝牙狠聲道：「你眞不要臉！自己做的混賬事還要賴，還厚着臉皮要我說出來……」

白玉崙只得蹙眉懊惱的說：「老夫人，您老人家誤會了……」

「老夫人」怒哼一聲，譏聲道：「誤會？一身銀緞勁衣，白淨面皮，二十二三歲年紀，徒手未携兵器！是誤會吧？」

她似乎越說越生氣，接着一指白玉崙，剔眉怒斥道：「說！你現在還有什麼話好說？你就乖乖的給我認命吧！我『魔娘子』行道江湖二三十年，殺人無數，就從來沒有冤枉過一個好人……」

白玉崙聽得暗吃一驚，這才知道『金槍』饒世德的老婆，就是昔年嫉惡如仇，殺人不眨睛的俠女『魔娘子』？

由於知道了對方就是手起劍落人頭飛，既潑辣又刁蠻的「魔娘子」，白玉崙當眞提高了幾分警惕！

是以未待對方話完，已苦笑着說：「您老人家的鋼刀再快，可也不能亂殺無辜之人呀？」

「魔娘子」杏眼一瞪道：「就憑你剛才一進門，兩隻眼就一直在我四個天仙般女兒臉上亂轉，就該把你的眼珠子挖出來……」

白玉崙這才苦笑着說：「既然您老人家這麼說，晚輩也只好承認了，天仙般的美麗女孩子站在面前，那一個年輕小伙子不吃驚的看直了眼……」

如此一說，四位美貌千金羞紅着嬌靨掩口笑了！

「魔娘子」本來也想笑，但強自緊繃着粉面，怒喝道：「你小子少在我面前油腔滑調耍嘴皮子，當心我割了你小子的舌頭……」

白玉崙知道氣氛已經緩和，但仍蹙眉爲難的說：「再一層，就是您老人家自己了！」

如此一說，不但「魔娘子」迷惑不解，就是現場所有的人也都楞了！

「魔娘子」望着白玉崙，不解的問：「我老婆子又怎樣了？」

白玉崙立即正色道：「您看，直到現在您老人家還自欺欺人……」

「魔娘子」一聽，頓時大怒，柳眉一剔道：「你敢說我老婆子自欺欺人？」

白玉崙立即正色道：「就是呀！您老人家本來不老，可是偏偏自稱老婆子，晚輩聽大家都喊您老夫人，可是您老人家依然雍容華貴，不但臉上沒有皺紋，就連白頭髮也看不見一根……」

話未說完，「魔娘子」再也忍不住笑了，同時笑着說：「你小子以爲我早已是個雞皮鶴髮，嘴裡掉光了牙的老太婆了是不是？」

白玉崙只得含笑頷首道：「不錯！至少應該滿頭白髮，一臉的皺紋，由兩個丫頭攙扶着，手裡還拿着根拐棍兒，才能稱爲老夫人……」

話未說完，不少僕婦侍女也都笑了……

就在這時，强忍笑意的「美人魚・玉面狐」却將櫻口湊近「魔娘子」的耳畔說了幾句話。

白玉崙一看上官鳳向「魔娘子」獻計，立時提高了警惕！

只見「魔娘子」會意的點點頭，立即望着白玉崙，黯然道：「本來我是決定要處置你的，經過這一番談話，覺得你小子還不是個無可救藥的人……」

白玉崙只得蹙眉問：「請問前輩，晚

輩倒底做錯了什麼事情？

「魔娘子」見問，立即又提高了聲音，沉聲道：「既然不知做錯了什麼事，那爲什麼還跟着寶兒來？」

白玉崙立即正色道：「是寶老弟要我來教他水功的呀？」

黑小子饒金寶立即就要向前解釋！

但是，「魔娘子」却一指椅邊的「玉面狐」，沉聲道：「我們鳳丫頭水功第一，天下無敵，被譽爲「美人魚」，教寶兒水功自然由她負責，幹嘛要請你……？」

白玉崙佯裝一愣道：「不是說，五位小姐怕寶弟弟在水裏……」

裏字方自出口，「玉面狐」上官鳳已怒斥道：「不准說！」

白玉崙佯裝一驚，只得住口不說了！

「魔娘子」也不由一愣，抬頭一看，發現「玉面狐」上官鳳，嬌靨通紅，直達耳後，含嗔瞪着白玉崙，雖然也猜到那麼幾分，但仍忍不住迷惑的問：「鳳兒，怎麼回事？」

「玉面狐」見問，只得瞪着廳門外的「小柱子」，狠聲道：「都是『小柱子』胡說八道！」

「小柱子」早已嚇得渾身顫抖，魂飛天外，「咚！」的一聲跪在地上，叩頭如搗蒜，連聲惶叫道：「老夫人饒命呀！老夫人饒命呀！……」

「魔娘子」心裏有數，故意不耐煩的沉聲道：「好了好了，先把「小柱子」給我拖出去，等我辦完了這邊的事再處置他！」

話聲甫落，飛步奔過來兩個女警衛，架起仍跪在地上叩頭的「小柱子」，逕向院外走去。

「小柱子」早已嚇破了膽，拚命的回頭惶叫道：「六爺！六爺，您要救救小的呀……」

黑小子饒金寶一看，立即愁眉苦臉的要求道：「娘！「小柱子」他……」

話剛開口，「魔娘子」已揮了個阻止手勢，但却望着白玉崙，神情凝重的說：「事情是我大女兒引起的，眞正詳情我也不太清楚，現在我命鳳兒領着你去見她，只要她說不是你，你馬上可以離去，絕沒有人難爲你……」

「多謝前輩！」

這時，「玉面狐」已向着「魔娘子」遞了個眼神，逕向白玉崙身前走去。

黑小子饒金寶立即要求道：「娘！俺也要去！」

「魔娘子」滿面祥笑，伸手拉住饒金寶，道：「寶兒乖，娘還有話要問你！」

說話之間，「玉面狐」已向着白玉崙，纖手一肅道：「請跟我來！」

說罷，逕由所階走上迴廊，直向東跨院走去。

四位千金靜靜的望着白玉崙離去的背影，神情依依，悵然若失，却沒有那一個敢要求跟着前去。

也就在這時，迎門牆處人影一閃，只見「金槍」饒世德，神情凝重中，又有幾分不安和機警，匆匆走向了穿廳前！

「魔娘子」一看，立即沉聲命令道：「只四位小姐和寶六爺留下，其餘的人都去睡吧！」

所有的僕婦侍女們一聽，紛紛行禮，恭聲應是，轉身依序離去。

「金槍」饒世德匆匆走進穿廳，先機警的看了一眼離去的僕婦侍女，立即迫不及待的壓低聲音問：「嗨？那小子呢？……」

「魔娘子」向着東跨院方向一呶嘴，低聲道：「鳳丫頭領着他去見金枝了……」

「金槍」饒世德既焦急又懊惱的說：「金枝不是已經偸偸看過了不是他嗎？……」

「魔娘子」立即哼聲道：「不是他小子也得把他留下，這等女婿打着燈籠也找不到，自動送上門來的還能再放了他？！」

「金槍」饒世德却懊惱的說：「不是人家，人家會幹嗎？」「魔娘子」有些不講理的說：「不幹也得幹。我『魔娘子』的大女兒，生得如花似玉，國色天香，他小子能娶金枝做老婆，那是他小子五百年前修來的……」「金槍」饒世德脾氣雖然有些火爆，但秉性正直。

這時一聽「魔娘子」這麼說，不由焦急的嘆口氣說：「唉！妳這麼做，簡直是訛詐嘛！這要是張揚出去，咱們兩人這兩張老臉還往那兒放嗎？」

話未說完，四位千金已紛紛不高興的說：「就是嘛！這要傳出去，好像我們姐妹都是醜八怪，沒人要，嫁不出去似的……」

「再說，姐姐已被人家糟蹋了，再強迫嫁給他，對他也不公平呀……」

「還有，娘也不問一問他姓什麼叫什麼，家裏，有沒有妻子兒女……」

一句話提醒了夢中人，「金槍」饒世德和「魔娘子」，兩人幾乎是同時急聲問：「你問他姓甚名誰了沒有？」

不用說，兩人都沒有問，只得去看黑小子饒金寶。

饒金寶就在兩人目光移向他臉上的同時，已搖了頭。

「金槍」饒世德右拳一擊掌心道：「這可該怎麼辦，萬一這小子跑了，找都沒地方去找……」

「魔娘子」雖然焦急，却故作鎭定的說：「怕什麼，跑不了的，除非他是俠盜『玉麒麟』……」

「金槍」饒世德聽得神色一驚，不由急聲問：「妳把他們弄到那裏去了？」

「魔娘子」立即道：「我和金枝鳳丫頭一塊兒合計的，把他們先困在『九宮樓上……」

「九宮樓」三字一出口，「金槍」饒世德已急聲道：「哎呀！那裏面都是金銀財寶呀……」

「魔娘子」却冷笑道：「可也佈滿了機關和飛箭飛刀！」

「金槍」饒世德依然焦急的說：「沒有用的呀！告訴妳，剛才總武師和總教習，兩人同時向我提出警告說，這小子很可能故意藏拙，另有圖謀呀！」

四位千金立即望着黑小子饒金寶，埋怨道：「你眞笨哪！連底都沒有摸清楚，就把人帶進堡裏來了……」

黑小子饒金寶却委屈的說：「他說他什麼都不會，就是會浮水，所以身上既沒帶暗器，也沒帶兵器……」

一提到沒有帶兵器，「魔娘子」面色大變，幾乎是由椅子上跳起來，脫口驚啊

恍然道：「不好！這小子可能眞的有問題，難怪他見了我，依然神色自若，面含微笑，毫無一絲懼意，還一口一個『您老人家』，油嘴滑舌的專討我的歡喜，如果他小子沒有眞本事硬底子，那有如此鎮定工夫？那敢一個人進入威鎮北六省的『傲世堡』？……」

「金槍」饒世德早已急的額角上滲出了汗水！

這時見「魔娘子」說個沒完，不由懊惱的說：「老婆子，不要光說話啦，趕快想個辦法呀：……」

身穿鵝黃羅衫的美麗少女，急聲道：「我趕去把他們叫回來……」

「魔娘子」急忙搖手道：「已經來不及了，只怕已上了『九宮樓』了！」

說罷轉首，望着身穿紫羅衫的最小女兒，急聲道：「金梅，快到樓上拿我的寶劍來……」

身穿淺紫羅衫的饒金梅，應了一聲，拎起裙角奔向了錦屏後。

「魔娘子」又望着「金槍」饒世德，急聲催促道：「你趕快叫總武師馬上派五十名連發弩弓手，埋伏在『九宮樓』的四週，但記住，要隱蔽，那小子如果不逃走，任何人不准出手！」

「金槍」饒世德連連頷首應好，慌慌張張的奔出了穿廳，直向院外奔去！

「魔娘子」要等小女兒拿劍來，總覺得太慢了，因而焦急來回踱步，並懊惱的口中唸唸有詞道：「大慈大悲，南海大士觀世音菩薩，千萬不要快過年了又出岔子，弟子行道江湖二三十年，的確殺了不少的人，提起弟子的『魔娘子』三個字，沒有不膽顫心驚的，唯獨有這小子，神色自若，油腔滑調，分明是有爲而來，千萬不要讓弟子『八十老娘，倒繃孩兒』，臨到退休還栽在一個乳臭未乾的小伙子手裏……」

身穿鵝黃羅衫的二女兒金花，首先不耐煩的說：「娘！您不要來回的轉了嘛！轉得我頭都暈了……」

身穿水紅羅衫的四女兒金蘭跟着說：「就是嘛！多少年來娘都是高高在上，頤指氣使，連爹都唯娘馬首是瞻，現在可好，一下子變得這麼沉不住氣！好像變了另外一個人似的……」

「魔娘子」倏然刹住脚步，低斥道：「妳們懂什麼？這小子英華內蘊，毫不露相，談話應對，揮洒自如，我現在越想越覺得不對勁兒，這小子一定另有企圖……」

身穿淡綠羅衫的三女兒不以爲然的寬慰道：「您放心啦娘，他不會偷咱們家的金銀珍寶的……」

「魔娘子」立即生氣的說：「錢財如糞土，他一個人又能拿得了多少？娘的名譽呀？！這要是出了事傳出去，我『魔娘子』的這張臉……」

三個女兒一聽，幾乎是同時哼聲道：「娘就只會想到自己的面子！把大姐塞給他，就沒想到他多委屈……」

「魔娘子」正在氣頭上，不由怒斥道：「不把他塞給妳大姐，把他塞給妳們？萬一妳大姐大了肚子，總得有個替死鬼給她撐面子吧？……」

恰在這時，錦屏處人影一閃，已換了一身淡紫絲絨勁衣，背繫寶劍的五小姐金梅，已提着一柄綠鞘劍奔了進來。

「魔娘子」一見，立即斥罵道：「妳這死丫頭拿把寶劍去了這麼久？！」

五小姐金梅一面將劍送上一面道：「女兒也去換了件衣服帶了把劍，也好陪您一塊兒去呀！」

「魔娘子」伸手接劍恍然想起，立即望着金花三人，斥聲道：「妳們三個還不趕快去換衣服？……」

服字方自出口，院門迎壁處突然傳來「金槍」饒世德的緊張惶急聲音道：「老婆子，大事不好了，眞的要出禍事了……」

「魔娘子」一看丈夫的慌張相，心裏也緊張起來。

急步迎出廳外，急聲問：「怎麼回事？別緊張！……」

「金槍」饒世德一面奔上廳階一面焦急的說：「派去密雲縣城辦事的馬得標，回途正巧碰上『飛龍寺』的和尚和『慈航庵』的尼姑設擂比武，其中有個銀緞勁衣小伙子，僅僅出劍一招，就把西域天山派的『大劍客』美蘭英都逼下台去……」

「魔娘子」這時正心急趕去『九宮樓』，那裏有心情聽這些，立即不耐煩的說：「你對我說這些幹什麼？……」

「金槍」饒世德急的一跺脚，懊惱的說：「根據馬得標說的年齡衣著和容貌，總武師和總教習兩人都一致認爲就是剛才那小子……」

「魔娘子」依然不高興的問：「他不是在『飛龍寺』打擂嗎？……」

「金槍」饒世德懊惱的「哎呀」一聲道：「妳還沒有聽淸楚就打岔，告訴妳，當場就有三個美麗的小妞兒找他小子算帳，嚇得他丟下寶劍就往咱們這個方向跑來啦……」

話未說完，「魔娘子」的目光倏然一亮，脫口興奮的問：「你說的這話都是眞的？」

「金槍」饒世德被問得一楞，問：「嗨？妳是怎麼回事？……」

「魔娘子」不答反而急聲問：「我問你，當場有三個小妞兒找他算帳可是眞的？」

「金槍」饒世德迷惑的頷首道：「是呀！馬得標他敢撒謊嗎？」

「魔娘子」用力的一點頭，贊聲道：「好！你現在再去通知他們，五十名弓箭手不用派了，就我一個人就成了……」

「金槍」饒世德再度一楞問：「爲什麼又不派了？」

「魔娘子」立即道：「這你不用問，回頭我再跟你說。」說此一頓，特的又一整臉色，繼續道：「還有，傳話下去，有關這小子前來咱們『傲世堡』的事，任何人不准對外說出一個字去，誰說了誰當心我縫住他的嘴！」

說罷轉身，逕向東廂廻廊走去。

「金槍」饒世德弄得滿頭霧，不由生氣的問：「這倒底是怎麼回事嘛？！」

「魔娘子」有些得意的回頭道：「怎麼回事，老天爺給你送了個乘龍快婿來，知道了吧？……」

四位千金一聽「乘龍快婿」，目光一亮，同時歡聲道：「娘等一等！女兒也去！」

「魔娘子」頭也沒回，沉聲道：「妳們都回樓上睡覺去！」

所謂「兒大不由娘，女大不中留」，四個天仙般的女兒，依然喜孜孜的快步跟在她身後。

摧花手冒名惹禍

白玉崙跟着「玉面狐」向前走，不時抬頭看一眼夜空星辰，發現已經三更了，心中更加焦急，根本無心注意華麗的廻廊，以及那些崇樓高閣和凌空建造的騎樓天橋。

他恨不得一步就走到那位大小姐住的地方，而面前的上官鳳偏偏有意磨蹭，故意慢吞吞的前進。

經廻廊，出側門，又穿過一座一座的精舍獨院，好不容易才走到一處小巧花園，而「玉面狐」却繼續向遠處的一道高牆圓門處走去。

白玉崙一看，業已出了內宅，不但燈光已無，而且四下無人，再遠處已是高大堡牆和聳入夜空的碉樓了，他根本不相信「傲世堡」的大小姐會住在如此僻靜的地方？！

他實在忍無可忍，只得勉强和聲問：「請問咱們去那裏？」

如此一問，「玉面狐」索性扭轉身來不走了，反而問：「你說咱們去那裏？」

白玉崙聽得一楞，立時升起一股怒火！但面對着這麼身材健美，狐媚艷麗，充滿了對男性吸引魅力的女人，實在不忍發脾氣。忍了忍，只得道：「咱們不是去見你們大小姐嗎？」

「玉面狐」沉聲問：「那你認爲我帶你去那裏？」

白玉崙故作輕鬆的說：「我以爲妳帶我去地牢呢！」

「玉面狐」哂然冷笑哼聲道：「傲世堡只有天牢，沒有地牢！」

說罷轉身，依然向遠處高牆下的大圓門前走去。

白玉崙無奈，只得跟進，並要求道：「能不能請妳走快一點兒？」

「玉面狐」突然回頭沉聲道：「你想早一點兒死是不是？好！那我就走快一點兒！」

說罷大步前進，果然加快了步子！

白玉崙一面急步跟進一面沉聲道：「我既不傷天，又不害理，既沒殺人，也沒放火，憑什麼要我死？」

「玉面狐」倏然止步回身，壓低聲音怒聲問：「既然你沒做傷天害理的事，那你前來幹什麼？」

白玉崙佯裝一楞，道：「寶老弟要我前來教他水功呀？！」

「玉面狐」冷冷一笑道：「教水功只是混進『傲世堡』的一種藉口，實際上你別有居心，另有所圖！」

白玉崙心中一驚，但他敢斷言，「玉面狐」上官鳳絕不會知道他前來的目的，因而沉聲道：「教水功就是教水功，那還有什麼圖謀居心？」

「玉面狐」却冷冷一笑道：「你最好在我面前說實話。我可不是老夫人，三句奉承話一聽，立時忘了東南西北！」

白玉崙只得迷惑的問：「妳叫我說什麼實話？」

「玉面狐」剔眉低叱道：「你是受了誰的指使，究竟知道多少潭底的秘密……」

白玉崙聽得心中一動，恍然似有所悟。「小柱子」說她水功好，經常潛到潭底去捉魚，莫非潭底還有什麼蹺蹊秘密不成？由於思攷事情，「玉面狐」下面的話因而也沒有聽。

但是，「玉面狐」却突然狠聲叱道：「現在你還有什麼話說？」

低叱聲中，玉掌翻飛，一拍白玉崙的「璇璣」，一擱白玉崙的面門。

白玉崙心中一驚，急定心神，疾出雙掌格封。

也就在他出掌格封的同時，「玉面狐」的雙掌已連換三招，又分攻他的雙耳，咽喉，鳩尾，小腹，俱是他身上致命的部位。

白玉崙先分神，後失機，因而直到第五招的一記「摘星手」，才將「玉面狐」的右腕拿住。

由於「玉面狐」的左掌沒有再攻出，也沒有起腿，白玉崙因而也沒有加勁力，只是將她的玉腕握住而已。

「玉面狐」的雙頰一紅，更添了幾分嫵媚！

但她却緊綳着粉面輕哼冷笑道：「你不是只會浮水什麼都不會嗎？哼，這話只有鬼相信，所以我一定要出手試試你。坦白對你說，在『傲世堡』裏，還沒有一個能在第五招上扣住我的脈門，也包括老夫人在內！」

內字出口，憤然將她的玉手掙回，大步向前走去。

白玉崙哂然微笑，暗自搖頭，心想，妳趁我分神偷襲，妳已經佔了四招的便宜。

心念間，大步跟進，發現前面的大圓門，髹漆的烏黑發亮，上面佈滿了錨釘，看來十分堅固沉重。

他微蹙劍眉，暗自研判，認爲那位大小姐果眞住在這座大圓門內，那也是佛堂靜室，或是犯了堡規被禁閉思過的地方！

心念間已走到大圓門下。

豈知，「玉面狐」竟回身冷冷的說：「把臉轉過去！」

白玉崙聽得一楞，鬧不清她要做什麼？

「玉面狐」却冷笑哼聲道：「你放心，我不會下手殺你的，不過，如果在我認爲不該碰見的地方碰上了，哼，我也不會客氣！」

說到最後，神色深沉，竟然有些咬牙切齒！

白玉崙哂然微笑道：「不過，我知道那個不該碰見的地方……」

「玉面狐」神色一驚，問：「什麼地方？」

白玉崙有些得意的說：「龍潭！」

「玉面狐」聽得嬌軀一顫，花容大變，脫口低喝了聲「你？！」，不自覺的將玉掌舉起來。

白玉崙却指着「玉面狐」春葱般的玉手，含笑道：「再出手已經沒有機會了！」

「玉面狐」恨得牙癢癢的說：「我眞後

悔方才沒有一指點在你的『璇璣穴』上！」

白玉崙似乎已看透了「玉面狐」的心思，因而道：「方才捨不得，是不是？」

「玉面狐」嬌靨通紅，頓時大怒，剛剛放下的玉手，呼的一聲，向了白玉崙的面門，同時低斥道：「不要臉……」

臉字方自出口，玉腕已被白玉崙拿住。

「玉面狐」想也沒想，左掌閃電般切向白玉崙的小腹。

白玉崙右腕一繞，又把「玉面狐」的左腕扣住。

「玉面狐」神色一驚，正待起腿嬌叱，發現她的櫻口距離白玉崙的朱唇已經近在咫尺！

她這一驚非同小可，嚇得不但忘了起腿，而且趕緊扭頭仰身，儘量把蜜桃般的香腮離開白玉崙的嘴遠一些。

因爲，白玉崙稍微向前吹一吹嘴，就可以吻在她的香腮上，怎不嚇得她膽顫心驚，嬌靨通紅？

白玉崙却看得淡然冷哼道：「窈窕淑女，君子好逑，妳的確是個頗令我心動的女人，但我却不願在這等情形下親吻妳！」

妳字出口，兩手向外輕輕一抖，「玉面狐」上官鳳一聲「嚶嚀」，連退兩步，肩背已碰到了大鐵門上。

「玉面狐」的氣焰當然消減了不少，但仍狠聲低斥道：「聽你說的話，看你做事，以及你現在的身手，你就是欺負大小姐的那個歹徒……」

白玉崙劍眉一剔，低叱道：「我再向妳說一次，不是我！」

「玉面狐」立即憤聲道：「既然不是你，爲什麼不馬上離去，爲什麼還要去見饒金枝？你分明另有企圖……」

白玉崙只得解釋道：「告訴妳，我要親口問清楚，她爲什麼把那個歹徒的衣著、容貌和年紀，說的和我一模一樣……」

「玉面狐」立即沉聲道：「當然有這麼一個歹徒她才這麼說！」

白玉崙斷然道：「所以我一定要去問清楚。快開門！」

豈知，「玉面狐」竟倔强的憤聲道：「不！不給你開……」

白玉崙正色威脅道：「妳不開我自已縱過去！」

「玉面狐」冷哼一聲，有恃無恐的說：「有本事你就縱過去，反正全堡的人都知道你是用籮筐吊上來的！」

白玉崙還不知道「金槍」饒世德和「魔娘子」已經知道他是個劍術不俗，身懷絕學的年輕人，只得妥協道：「好好，我現在扭過臉去！」

豈知，「玉面狐」依然冷哼道：「轉過去也沒用，你必須向天發誓，永遠不對任何人談及我的秘密……」

白玉崙立即無可奈何的說：「難怪他們給妳取個雅號叫『玉面狐』，妳遇事太多心太多疑了嘛！……」

「玉面狐」也哼聲道：「根本摸不着邊的醜事硬要攬在自己身上，還以教導水功爲理由混進堡裏來，這不能不令我懷疑！」

白玉崙當然知道，如果「玉面狐」上官鳳，是爲了潭底的秘密而委屈在人下當管家，對他白玉崙的前來當然會懷疑。

但是，他不能，也沒有必要告訴她；正巧爲了逃避「一朶紅」等人的追趕糾纏，而他又早已有意進入「傲世堡」看一看的原因。

是以，只得無可奈何的妥協道：「這樣好了，我見過你們大小姐馬上就走了。難道妳願意一個衣著容貌和我一樣的歹徒，到處採花作案，爲非作歹，而又逍遙法外？」

「玉面狐」一聽，只得頷首贊聲：「好！咱們一言爲定，你看過了大小姐就得走！」

白玉崙也頷首贊好道：「咱們一言爲定！」

「玉面狐」上官鳳這才明媚一笑，輕瞥一眼白玉崙，她身後的大鐵門，也在一陣艱澀的「軋軋」聲中，緩緩的向兩邊分開了！

由於「玉面狐」上官鳳的明媚一笑，剛才緊繃的空氣立時活絡了不少。

白玉崙這時自然知道了「玉面狐」要他轉過臉去的原因，原來大鐵門是道機關門，她不願意讓他知道，大鐵門上的那一個錨釘是開門按鈕。

如今，未見「玉面狐」回身，機關門已經發動，顯然按鈕就在她的身後，或者就是她兩手附近的一個錨釘。

大鐵門剛剛分開了一尺多的寬縫，「玉面狐」已愉快的向着他微一躬身，肅手說了聲請！

白玉崙當然也希望一切都能順利完成，直到他飛身縱出堡墻而不發生任何事情。

他綻唇一笑，正待風趣的說兩句俏皮話，驀然發現數十丈外的高大堡墻上，逕由聳入夜空的碉樓門內，奔出來十多個持槍堡丁。

那些堡丁雖不十分緊張，却對「軋軋」分開的大鐵門十分注意，顯然要看看開門的是誰？

白玉崙一看有人注意，立即把要出口的話嚥了回去，微一頷首，大步走進了大鐵門內。

一進大鐵門，目光倏的一亮。對裡面這麼廣大的一座花園雖然還是第一次看見，但左邊數十丈外聳立夜空的一座八角九層高樓，更吸引了他的注意力。

因爲，下面八層俱都一片漆黑，唯獨第九層上燈光明亮。尤其，懸在外面飛簷翹角上的那些看來如香瓜般大小的泛黃紗燈，正隨着夜風晃動。

這座九層高樓，外觀髹漆的華麗堂皇，飛簷壘椽，畫樑彫樑，八扇漆紅門外，都圍有精彫的朱漆欄杆。

白玉崙行道江湖一年多，進出過無數座藏寶樓和聚寶閣，像這等雄偉壯麗的機關樓，他還是第一次看到。

由於內心的驚異和意外，不自覺的脫口道：「九宮樓！」

跟在他身側的「玉面狐」聽得神色一驚，問：「你知道它是座『九宮樓』？」

白玉崙早在話一出口時已經警覺到，這時見問，只得舉手一指夜空的第九層樓上，解釋道：「那上面的橫匾上寫着『九宮

樓』嘛！」

他雖然如此說，但「玉面狐」却不相信！

因爲，第九層雖然燈光明亮，但以她的功力，根本也看不出「九宮樓」的字樣。

她這時已經意味到，她和「魔娘子」，以及饒金枝三人的「困人」計劃，恐怕要注定失敗了！

她雖然又驚覺到白玉崙可能是個身懷絕學的少俠高手，但她却不願再示弱，因而也望着九層高樓，頷首道：「不錯，簷下是有一塊匾，你不說我倒忘了！」

白玉崙不想再提「九宮樓」的事，因爲那是藏寶重地，對它注意就已犯了江湖禁忌。

但是，整座廣大花園內，除了假山亭台，連座觀花廳都沒有，他不得不關切的問：「請問妳們大小姐住在甚麼地方？」

「玉面狐」上官鳳，不答反問道：「你說呢？」

說着，眼角本能的瞟了一眼第九樓。

白玉崙看得十分迷惑，不由驚異的問：「妳們大小姐該不會住在『九宮樓』上吧？」

「玉面狐」上官鳳，淡然一笑道：「你很聰明！」

白玉崙却失聲一笑，道：「難怪妳說『傲世堡』只有天牢，沒有地牢……」

話未說完，夜空中突然傳來兩聲激流漩渦形成的「啾啾」水鳴聲！

白玉崙一聽，不自覺的轉首去看走在身邊的「玉面狐」上官鳳。

轉首一看，發現「玉面狐」也正神情凝重，緊鎖着眉頭望着他，一雙明亮眸子中，透出了她既懊惱又焦急的心情，顯然是因爲他白玉崙聽到了「龍潭」的水鳥！

爲了讓「玉面狐」安心，只得寬慰說：「妳放心，我問過了妳們大小姐，馬上走！」

「玉面狐」上官鳳焦急的問：「你知道這是甚麼聲音？」

白玉崙爲了言行符合，不由失聲一笑道：「身爲水功師父，怎不知道這是潭水激鳴？」

如此一說，「玉面狐」立時憂急的低下了頭，她一面踏着脚下的鵝卵彩石前進，一面想着心事！

她這時只覺得心緒紛繞，矛盾懊惱，亂的已無法理出個頭緒來，當然更難決定取捨。

她在陪着大小姐饒金枝跑到前廳去偷看他時，第一眼就喜歡上了這個英挺俊美的大男孩子，所以才向「魔娘子」獻計要將他困住。

她知道，饒金枝又被人糟蹋了，他不可能再娶饒金枝爲妻，而她上官鳳却仍是個冰清玉潔的女兒身！

雖然「小柱子」多嘴說她生過孩子又是個寡婦，但她有「守宮砂」可證明她仍是個處子，他一定會相信。

唯一令她担心的是，她因眼高於頂，蹉跎了青春，今年已二十六七，爲了怕「傲世堡」的人糾纏她，她又訛稱她是個寡婦，因而担心他先入爲主。

但是，她自己有信心，只要稍微給她一些時間，以她的青春艷美，她有把握將他拴住，這也可由他方才說的話——妳的確是個令我看了心動的女人而證實！

可是，聽了他要當傻小子饒金寶的水功師父時，一下子又把她的遠景美夢打翻了！

剛才他已經向她保證，問過饒金枝後馬上走，如今又溫言寬慰要她安心，表示他絕不會留下來！

但她却覺得，既然無意潭底珍寶秘笈，那他留下來又有甚麼關係？

如果他走了，美夢成空，也許這一輩子再也找不到他了，就算擁有大批珍寶、武功天下第一，那又有甚麼意思呢？

再說，她這些年來，經常下潭尋找，每一次都失望上來。就算他有意前來尋寶，如果兩人能成爲夫妻，那還分甚麼彼此？

就在她心念及此時，身邊的白玉崙突然驚異的說：「這等重要禁地，安全門大開，而且只派了兩名女警衛，你們也太大膽大意了吧？」

「玉面狐」抬頭一看，發現已到了「九宮樓」的門階前不遠。

不錯，一切按照既定的計劃，安全門大開，只派兩個持槍女警衛，門內僅梯口上有兩盞精緻宮燈。

是以，故意坦然道：「有我家大小姐坐鎮樓上，怕甚麼？」

白玉崙只是上去看一眼大小姐的唇角上有沒有一顆小小的美人痣，也許問一下她被襲的經過，至於他們派多少人守聚寶樓，與他毫無關係。

是以，哂笑「唔！」了一聲，登階逕向樓門前走去。

樓門兩邊的女警衛早已得到了指示，何況還有女管家陪着，一見白玉崙到達門下，立即躬身行禮。

「玉面狐」一看白玉崙就要進門登樓了，心坎兒裡突然升起一股依戀情意，不自覺的「喂？」了一聲！

白玉崙恨不得一步登到九樓上，聞聲止步，回頭問：「甚麼事？鳳姑娘！」

「玉面狐」一聽那聲「鳳姑娘」，心頭一陣小鹿亂撞，嬌靨頓時羞得通紅，她不知道白玉崙是否已看出來，她仍是一個嫁不出去的老姑娘？

想是過份的羞急，竟以有些顫抖的聲音，歉聲問：「非常抱歉，直到現在還沒有請教你的尊姓大名？」

白玉崙拖到現在都沒說，當然不會再說了，立即含笑道：「片刻之後就分手了，沒有必要了！」

說罷轉身，快步走進了樓門內。

「玉面狐」上官鳳心窩上，好像突然被扎了一刀，立時有一種就要失去白玉崙的不祥感覺！

是以，急步追至門下，惶急顫聲道：「快過年了，你就留下來吧！沒有人會趕你走！」

急步登樓的白玉崙，聽出「玉面狐」的話聲仍在樓門口，不由驚異的上步回頭問：「妳不上去？」

「玉面狐」神情悽然，明目中已有了淚光，悽聲道：「我等……你……」

白玉崙心中一驚，神情一呆，再刻意的看了「玉面狐」一眼，倏然轉身，快步向

樓上奔去。

他本來要說：「謝謝妳的引導，我走時不再向妳辭行了！」

但是，看了「玉面狐」上官鳳的黯然神傷，淚眼汪汪，他實在不忍出口。

「玉面狐」痴痴的望着白玉崙沿梯而上，直到他的背影在上面的燈光中消失，他才絕望的幾乎要哭一場！

也就在這時，驀聞門外的兩個女警衛，低聲道：「小麗，妳看那是不是老夫人她們？」

「玉面狐」聽得心中一驚，趕緊鎮定一下心神。

接着是叫「小麗」的女警衛，肯定的低聲道：「不錯，是老夫人，還有四位小姐！」

「玉面狐」已將紊亂悽然的情緒穩定下來，拭乾了淚水，舒了口氣，轉身向門外走去。

兩個女警衛一見，同時恭聲道：「啟稟總管，老夫人和四位小姐來了！」

「玉面狐」佯裝一驚，立即愉快的說：「眞的……」

話剛出口，發現神情愉快的「魔娘子」和四位千金已到了七八丈外，趕緊向階下迎去。

她根據「魔娘子」的神情當然放心不少，但看到她們手中拿着劍，又有些不解。

她下階剛迎數步，快步走來的「魔娘子」已關切的問：「他人呢？」

「玉面狐」急忙向上一指道：「他已經上去了！」

「魔娘子」和四位千金立即仰首向九層樓上望去。

由於九樓太高，那些泛黃紗燈正隨着夜風搖晃，看來樓頂似乎也在搖晃着。

「玉面狐」見「魔娘子」神情愉快，四位千金小姐也個個面有喜色，不得不憂慮的說：「老夫人，『九宮樓』只怕困不住他……」

「魔娘子」毫不遲疑的正色道：「當然困不住他！」

「玉面狐」聽得一楞，不由驚異的問：「老夫人知道？……」

背繫寶劍，身穿淺絨勁衣的金梅，搶先得意的說：「告訴妳，他是一位輕功精湛，身懷絕學，劍術玄奇的大劍客耶……」

「玉面狐」神色一驚，不由「噢？」了一聲！「魔娘子」却有些憂慮的自語道：「不曉得金枝這丫頭有沒有這個命，能不能將這小子留住……」

一說到「這小子」，恍然想起，望着上官鳳，急聲問：「鳳丫頭，妳問他姓名籍貫了沒有？」

「玉面狐」黯然搖頭道：「他不說，他說問過了大小姐被辱的經過他就走，他認爲已沒有必要了！」

「魔娘子」一聽，頓時大怒，不由怒聲道：「他小子想走！哼！門兒都沒有！」

說罷轉首，發現附近就有石桌和石櫈，一面走過去坐下，一面憤然狠聲道：「除非殺了我，否則，別想離開『九宮樓』一步！」

「玉面狐」一看，又開始爲白玉崙的安危担心起來。

因爲白玉崙已向她保證過，看過大小姐後他就走！

四位千金小姐更是愁眉不展，俱都仰面看半空中的第九樓，不知上面怎樣了？

她們那裡知道，白玉崙登樓雖然快，依然按着八卦九宮的生剋制化之理向上走。是以，他這時才剛剛踏上燈光明亮的九樓梯口。

白玉崙一路沿梯走上來，各樓除了梯口有兩盞宮燈照明外，沒有碰見任何人。

一登上九樓梯口，白玉崙的目光一亮，也同時一呆！

因爲，每一層樓上的中心大門都關着，唯獨這一層的中心大門敞開着，而且裡面靜悄悄的沒有一絲聲音，似乎不像有人。

由於站在梯口還看不到門內的情形，他只得舉步向門前走去。

樓板上舖着厚厚的鮮紅毛毡，走在上面軟綿綿的沒有一絲聲音！

說也奇怪，白玉崙的心沒來由的「蓬蓬」的跳得厲害！

也許他的希望殷切，希望「傲世堡」的這位大小姐，就是他失踪多年的小師妹。

由於中央大門在梯口前的左側邊，他首先看到燈光明亮的大門內，右邊是兩座懸着紅緞門帘的室門，而牆是金漆落地花窗。

室門上繡着牡丹花，還有一隻大鳳凰，兩幅門帘的圖案一樣，裡面想必是臥房。

走至大門正中向內一看，白玉崙驟吃一驚，脫口輕啊，立即楞在了門口下。

因爲，陳設得金碧輝煌的大門內，顯然是一間廳房。

正中對面的彫玉貼翠錦屏前，是張描金朱漆方桌，上面赫然點了一對金台鮮紅蠟燭！

而眞正令白玉崙大吃一驚的，還是下首錦幅大椅上，坐着一個身穿紅緞羅衫，下着紅綾裙，頭上又覆着一方大紅綢巾的女子。

這種佈置，雖然不太像新婚洞房，但已充滿了喜氣，簡陋些，也可說的過去。

想是白玉崙的那聲輕啊驚動了大椅上的紅巾覆頭女子，只見她緩緩起身，以哀怨低泣的聲音，萬福道：「賤妾饒金枝，叩迎恩人光臨！」

說着，竟屈膝跪在了紅毡上。

白玉崙雖然大感意外，但也升起了一股怒火！

這時聽了饒金枝的悽怨聲音，想到她的不幸遭遇，再看了她屈膝跪在了地上，不由慌張的肅手道：「饒小姐快請起來……」

頭覆紅巾，身穿紅衣的饒金枝竟叩首悽聲道：「恩人能登樓上來，賤妾理當叩謝……」

白玉崙立即急聲道：「快請不要這麼說，在下怎會是妳的大恩人……」

頭覆紅巾的饒金枝，垂首悽聲道：「少俠肯登樓探看賤妾，就是賤妾的大恩人！」

白玉崙見饒金枝仍跪着說話，只得道：「大恩人也好！小恩人也好，請妳先起來可好？」

豈知，饒金枝竟搖頭悽聲道：「恩人如不先答應賤妾的請求，賤妾跪死也不起來！」

白玉崙剛剛消下去的怒火再度升起來，因而沉聲道：「非常抱歉，我甚麼也不能答應妳，因爲我已答應了別人，看過妳後我馬上就走……」

跪在地上的饒金枝，立即問：「爲甚麼要上來看賤妾？」

白玉崙沒想到饒金枝有此一問，急忙改口道：「所謂的看妳，就是向妳詢問一下妳的遭遇經過！」

饒金枝不由抽泣了兩下道：「恩人是要賤妾跪着向您稟告……」

白玉崙立即正色道：「妳當然可以起來述說。」

饒金枝一聽，頭垂的更低了，並哀怨的說：「賤妾已經發過誓言，恩人不答應賤妾的請求，賤妾跪死也不起來！」

說罷，竟啜泣起來。

白玉崙本來要怒聲說：「妳愛說不說」，但看了饒金枝的哀痛樣子，只得捺着怒火，道：「妳不說，我也只好下樓了……」

話剛開口，饒金枝已哭聲道：「你一轉身賤妾就馬上死給你看，當你走到下面樓門口的時候，賤妾的屍體已在台階上……」

話未說完，已痛心的哭出聲來。

白玉崙一聽饒金枝要跳樓，那裡還敢動？

但他爲了預防饒金枝强迫他同她結婚，只得沉聲道：「妳向我提出甚麼要求我不去管它，但我要把話說在前頭，我今年白虎星照命，如果談婚姻就會尅死父母！」

饒金枝當然不知白玉崙是個孤兒，父母早在他襁褓中時就已雙雙亡故，而被世外異人「鬼靈子」救走。

這時見白玉崙說會尅死父母，嬌軀一顫，只得道：「賤妾已是殘花敗柳，怎敢再奢望服侍恩人！」

白玉崙立即看了一眼桌上紅燭，道：「既無此意，何以要燃上紅燭，穿上吉服……」

饒金枝急忙解釋道：「賤妾身穿紅衣，旨在去除霉氣，並非吉服……」

白玉崙爲了要儘快看到饒金枝的容貌，因而道：「既然紅衣可以去除霉氣，何必再以紅巾覆頭？」

饒金枝依然鎮定解釋道：「一是爲求鴻運當頭，一是賤妾已被歹徒摧殘糟蹋，不願以羞慚面目服侍恩人……」

白玉崙聽得大吃一驚，不由失聲道：「甚麼？妳還是要服侍我？」

饒金枝立即解釋道：「請恩人不要驚慌！賤妾向您請求的，也就是要您暫時留在樓上，最多二三十天，一過新年，恩人就可隨時離去，賤妾不再爲難您，在這二三十天內，當然一切由賤妾服侍您……」

白玉崙正色反對道：「那怎麼可以，妳我孤男寡女……」

饒金枝立即以鏗然有力的聲音，鄭重的說：「賤妾相信恩人是位君子，絕不會乘虛而入，何況我們各人有各人的臥室，二三十天的日子，如白駒過隙，很快的就可過去……」

白玉崙在她說話間，發現左邊同樣的有兩間室門。

繼而想到「玉面狐」在樓門口說的話，以及「一朶紅」、袁玉瓊、杜天嬋等人的糾纏，只得無可奈何的說：「好吧！我答應妳，過了上元燈節我再走！」

饒金枝一聽，立即興奮的叩頭下去，並感激的說：「多謝恩人的大德，饒金枝沒齒難忘！」

說罷起身，肅手一指上首錦帔大椅，謙聲道：「恩人請上坐！」

白玉崙頷首「唔！」了一聲，逕向上首大椅走去。

但他心裡却想着，如何才能讓饒金枝把頭上的大紅巾取下來，看看她的面目。

是以，坐在椅上後，尚未開口，也跟着坐下的饒金枝，已欠身恭聲問：「請問恩人尊姓大名，仙鄉何處？」

白玉崙立即蹙眉道：「元宵節一過我就走了，何必再留下姓名？」

饒金枝却鄭重的說：「恩人大德，至死不忘，甚至要立位供奉……」

白玉崙立即不耐煩的說：「好了，那樣會折損我的陽壽，我更不敢告訴妳了！」

饒金枝黯然嘆了口氣，有些無奈的說：「恩人既然不肯見告，賤妾也不敢强求，但賤妾供立牌位時，仍要寫上『恩人之神位』，每天早晚燒香時，心裡一定想着您說話的聲音……」

白玉崙那有心情聽這些，立即不耐煩的說：「隨妳怎樣做！」

說此一頓，又正色關切的問：「可否將妳遇到歹徒的遭遇經過說一說！」

饒金枝恭謹的的欠身應了聲是，道：「午後傳來西半山『飛龍寺』和『慈航庵』設擂比武的消息，娘命賤妾去觀察一下實情……」

白玉崙心中雖然不耐，但仍肅手一指，謙聲道：「妳那樣說話方便嗎？爲甚麼不把紅巾摘下來……」

豈知，饒金枝竟斷然歉聲道：「請恩人寬恕賤妾有不得已的苦衷，除非那人立誓不卑視我的不幸失身，並願做賤妾的夫君，賤妾才讓他親手摘下我頭上的紅巾……」

白玉崙聽得暗吃一驚，自然暫時打消了要饒金枝摘下紅巾的念頭。

但他心裡却在想：二十多天的朝夕相處，不怕沒有看見她容貌的機會！

是以，再度肅手，謙聲道：「請繼續講下去！」

饒金枝謙聲應了聲是，繼續道：「距我們這兒八九里地的地方有座大部坍塌的山神廟，當賤妾經過時，那兒已先站着一個年約二十二三歲的銀緞勁衣青年……」

白玉崙不由「噢？」了一聲問：「有沒有和他搭話？」

饒金枝一頷首道：「有！不然怎知他是北方人？」

白玉崙蹙眉關切的問：「你們都談論了些甚麼？」

饒金枝略微遲疑才回答道：「我們互通姓名後，決定一起去西半山看打擂……」

白玉崙一聽「互通姓名，立即問：「那

歹徒說他姓甚麼?……」

豈知，饒金枝竟搖頭道：「賤妾不認為他是歹徒，只是他不該先用迷香迷暈了我……」

白玉嵛倏然升起一股怒火，道：「用下五門的迷香迷倒了妳而對妳施暴，這還不算歹徒算甚麼?英雄?情聖?……」

饒金枝黯然道：「當然都不是。不過，發生了這種不幸的事情，賤妾自己也要負一部份責任……」

白玉嵛聽得一楞，不由「噢?」了一聲!

饒金枝繼續黯然道：「首先，我不該和他搭話，其次是我不該答應和他一起去看打擂……」

白玉嵛緊蹙着眉頭望着饒金枝，心裡十分不高興!

因為他在饒金枝的話意裡聽出來，她似乎並不太憎恨那個強暴她的歹徒，因而淡然問：「他可是身材健美，武功高強，而又相貌英俊……?」

話未說完，饒金枝已微頷首道：「他身材不算健美，容貌也說的過去，但我知道，他的武功很高深，而且為人精明……」

白玉嵛哂然微笑，同時淡然道：「既然武功這麼高，必然是武林後起新秀，說說看，我也許認識他!」

饒金枝多少有些得意的說：

「不錯，他的確是位武林新秀，在江湖上，武林中，也已有了名氣……」

如此一說，白玉嵛更加注意，不禁催促道：「果真已有名氣，那我一定認識!」

饒金枝立即鄭重的說：「他叫白玉嵛……」

「白玉嵛」三字一出口，白玉嵛的屁股上就像被刀子猛的戳了一下般，「啊?」的一聲跳起來，不由怒喝道：「妳說什麼?……」

饒金枝被嚇得嬌軀一顫，也急忙由椅上站起來，有些手足無措的惶聲道：「恩……恩人……」

白玉嵛一看饒金枝的惶急相，心念電轉，雖然不能馬上理出個頭緒來，但他敢斷言，有人開始向他報復了!

為了掩飾自己的失態，只得仍以憤怒的聲音，正色道：「不對呀!白玉嵛我認識!他不會做這種事的呀?」

饒金枝似乎有些大感意外，因而解釋道：「也許……也許他……他看了我的容貌……儀態……」

白玉嵛斷然憤聲道：「絕對不會，白玉嵛乃異人高足，他的武功在青年新秀中，雖說不能高居第一，但對付大小姐妳，尚不致用下五門的東西……」

饒金枝竟有意辯護說：「他身上帶着那些東西，也許有其他用得着的地方……」

白玉嵛聽得心中一驚，覺得事情更複雜更嚴重了。

他這時突然聯想到，像這樣的事情，今後很可能會接二連三的不斷發生，只得鄭重的說：「還有一點妳可能還不知道，妳方才述說的那個歹徒的身材、容貌，都不像白玉嵛……」

饒金枝突然關切的問：「恩人和白玉嵛是密友知交?」

白玉嵛雖然不能說的太密切，只得道：「雖然僅有數日相處，但對他的為人正直，熱心古道，絕對錯不了……」

話未說完，饒金枝已微一躬身道：「恩人請安歇吧!天色已經不早了……」

白玉嵛聽得一楞，根據饒金枝的話意，似乎有些輕視他對白玉嵛的底細，還不如她饒金枝知道的多!

心念及此，更覺得事態嚴重，他必須先靜下心來整理一下這一連串發生的前因後果。

是以，未得饒金枝話完，已恍然道：「噢!那位女管家還在樓下等我，我得去告訴她一下，我今夜不走了……」

話未說完，饒金枝已驚異地道：「慢着!你說鳳姐姐還在樓下等你?」

白玉嵛一聽語氣不對，只得改口道：「可是她沒有跟上來!」

饒金枝也是冰雪聰明的少女，想到「玉面狐」在前所看到白玉嵛時的表情眼神，以及堅持要將人困住的計劃，不由「噢!」一聲道：「讓我看看她還在不在樓下!」

說罷轉身，逕向錦屏後走去。

白玉嵛自然也關心「玉面狐」上官鳳，他總不能讓她在樓下等到天明。

是以，也急忙由自己的這一邊走向錦屏後!

錦屏後即是深約一丈的通道，通道的盡頭即是朱漆大門，由於沒有上門，顯然也是一道機關門。

但白玉嵛知道，朱漆大門外就是九層樓下的大門和台階。

只見前面的饒金枝，以細小的步伐快步前進，走在厚厚的紅毛毡上，沒有任何聲音。

由於饒金枝靠近左側牆邊走而不走正中，白玉嵛斷定開門的樞紐一定在她前進的路綫地板上。

果然，就在饒金枝將要走到大門前的同時，一陣「軋軋」輕響，兩扇門而緩緩向着兩邊的牆內分開。

只見門外燈光昏黃，明暗搖晃，對面內宅的連雲樓閣上，仍有不少落地花窗上亮着燈光。

饒金枝一出大門，直奔欄杆前，立即低頭下看!

白玉嵛當然也不例外，探首一看，目光倏的一亮!

他確沒想到，不但「玉面狐」仍在下面，而石桌旁的石櫈上還坐着「魔娘子」，以及她的四個女兒!

就在他驚異間，身邊的饒金枝已迷惑的問：「下面好像不止鳳姐姐一人，陪你來的還有誰?」

說話之間，本能的轉首面向看白玉嵛。

白玉嵛看得心中一動，發現饒金枝的大紅綢巾隨着徐吹的夜風飄動，已能看見她的玉頸，只要風再大一點兒，就可看到她的下顎和嘴唇!

他知道這麼高的距離，饒金枝不可能看出下面的人是誰，因而道：「站在桌右邊的是那位女管家，其他五位是妳娘和妳的四個妹妹……」

話未說完，饒金枝已驚的急聲道：

「眞的？」

的字出口，倏然探首，大紅綢巾已跟着飄飛！

白玉崙看得心念電閃，雖然恩師臨終時曾經告誡他，設非生命倏關，絕不可施展絕學，以免招人嫉恨！

但是，事態迫切，稍縱即逝。

也就在他心念電閃的同時，右掌又向着大紅巾虛空一引，大紅巾立時飛離了饒金枝的頭頂！

饒金枝大吃一驚，脫口嬌呼，忘了自己是立身在半空中的九樓欄杆邊上，伸手長身，逕抓飄飛的大紅巾！

白玉崙自然也大吃一驚，啊了一聲，探身舒臂，立時將饒金枝已大半飛出欄杆外的嬌軀攬住！

由於用力過猛，欄杆已有些搖晃，白玉崙疾墜身形，趁勢滾倒在欄台上，立時將饒金枝的嬌軀緊緊抱住。

白玉崙雖然武功高絕，但也驚得心跳「蓬蓬」，而腿發軟，額頭和手心間立時滲滿了冷汗！

所幸他出手的快，但也多虧欄杆沒有斷，否則，他和饒金枝這時早已跌成了稀糊爛！

也就在這時，下面已傳上來「魔娘子」等人隱約可聞的緊張呼詢問聲道：「喂？上面是怎麼回事？」

「金枝！妳怎樣了？」

「姐姐！妳可要想開些呀！」

白玉崙一聽「想開些」，心中一動，立即運功道：「老前輩，您們請回吧！大小姐要跳樓自殺，現在晚輩已答應她不走了……」

話來說完，下面已傳來稍微清晰些的「魔娘子」的聲音道：「你小子要給我負全責呀！你可不能見死不救呀？……」

「前輩請放心，現在已經沒事了，您們請回吧！」

把話說完，下面再沒有傳上來任何人的聲音。

由於沒有聽到「魔娘子」等人要上來察看的話，白玉崙斷定「魔娘子」等人還以爲饒金枝跳樓，是故意施展的「留人」手段呢？

白玉崙側臥在欄台上，懷裡仍攬抱着饒金枝的溫軟嬌軀，低頭一看，饒金枝靨蒼白，雙目閤閉，已失去紅潤血色的櫻唇微微張開着，業已沒有了呼吸！

他這一驚非同小可，沒想到饒金枝驚慌過度，業已暈了過去！

白玉崙曾經被「丹鳳」俞嫻——「一朵紅」欺騙過一次，但這次他一看就知道饒金枝不是僞裝的。

由於欄台上大風，急忙起身，托抱着饒金枝奔進了大門內。

經過通道，繞過錦屏，先奔向了左邊的室門。

用肩肘撥開紅紗繡花門帘一看，裡面竟是衣架矮櫃和一個朱紅大澡盆！

白玉崙一看是沐浴的房間，回身又向右邊的室門奔去。

一衝進右邊的室門帘，立時有些芝蘭香氣瀰漫全室，門側一盞粉紅色落地紗燈仍亮着，裡面的華麗陳設，一目瞭然。

白玉崙只本能的看到粧台玉桌，漆櫃亮櫥，又有琴又有畫，還有一張錦墩軟榻。

他無心多看，托抱着饒金枝直奔繡帳分開的大牙床前。

牙床前錦褥繡被，右端尚放着一對鴛鴦枕。

白玉崙想也沒想，將饒金枝一放在床上，立即在懷裡取出了小玉瓶，順手倒出一粒恩師「鬼靈子」煉製的「萬應丹」，捏開饒金枝的櫻口放了進去。

這一次和救「一朵花」時不同，他不必再躲躲藏藏，是以將玉瓶放進懷裡，立即坐在側的小錦墩上，以自己的右手握住了饒金枝的左掌，掌心相對，一絲溫暖氣流，立時輸進了饒金枝的掌心內。

轉瞬之間的工夫，饒金枝的面龐已恢復了紅潤，而她的眼角睫縫間，也湧出了一滴晶瑩淚珠。

白玉崙知道饒金枝已經甦醒了，但他並沒有馬上將緊握着饒金枝玉手的右掌撤回來！

他這時才一面緩緩收了功力，一面仔細觀察饒金枝的面龐。

當然，這一次他又失望了！

因爲，饒金枝的鮮紅唇角上，也沒有他希望看到的那顆小小美人痣。

他發現饒金枝也有二十五了，她生了一副蛋形臉，柳葉眉，長睫，鳳目，白嫩的肌膚，不但有一隻挺直的鼻子，也有一張玲瓏的小嘴。

他記得饒金枝剛才曾說過，那個歹徒可能因爲看到她的容貌、儀態，才起了邪心，動了淫念。

不錯，饒金枝的確是個令人著迷麗人兒，加上行走過江湖，談吐也自然落落大方，不拘俗節。

只是她絕沒想到，那個僞裝的歹徒正在找尋這種機會。

目前他還無法判斷那個歹徒，究竟是那個雄豪惡霸派出來破壞他名譽的人，但是，他敢斷言，饒金枝絕不會知道，他就是眞正被歹徒冒充的白玉崙！

正在望着饒金枝的嬌靨想心事，饒金枝已淒聲低呼道：「恩人……你現在是我的眞正恩人了……」

白玉崙內心一陣慚愧，急忙道：「請妳千萬不要這麼說……」

話未說完，饒金枝已睜開了鳳目，滿眶的淚水立時像斷線的珍珠滾下來，並轉首望看白玉崙，淒聲道：「你雖然穿着和白玉崙一樣的衣服，也差不了一兩歲年紀，但我知道，你不是白玉崙……」

白玉崙見饒金枝一轉頭，秀髮上的珠花立時搖搖欲墜，他一面趁機鬆開握着饒金枝的玉手，一面爲她攏正珠花，並以有些埋怨的口吻不解的問：「既然妳們知道我不是那個歹徒，爲什麼還要把我困在樓上不放我走呢？」

饒金枝尚未開口，嬌靨已經紅了，不由流淚淒聲道：「非常抱歉！因爲娘怕我一個月後懷了孩子，對全堡的人實在無法交代，爲了保全我的顏面，只好想出這個蠢辦法來……」

白玉崙不由迷惑的問：「萬一妳眞的懷孕了呢？」

饒金枝見問，又羞得將頭扭過去，悽聲道：「那只好說孩子是你的了！」

白玉崙聽得大吃一驚，不由憤聲道：「那怎麼可以？」

饒金枝突然轉向頭來，也有些生氣的流淚憤聲道：「那有什麼不可以？反正你又沒有說你姓什麼，叫什麼，家住那裡？難道你還管我們把孩子給他姓張姓李？」

白玉崙見饒金枝生氣的一轉頭，珠花立即滑落在枕頭上，只得藉着檢起珠花來，起身離開了床前。

他知道，饒金枝對他不肯說出姓名來非常不滿，但這時聽了，她的述說經過，更不敢將姓名說出來了！

就在他手拿着珠花懊惱的不知所以之際，已經撐臂坐起的饒金枝，一面舉袖拭淚，一面有些歉意的說：「就把它放在粧台上吧！」

白玉崙一聽，立即向粧台前走去。

也就在他走向粧台前的同時，目光一亮，脫口驚啊，急步奔了過去，立即在珠寶首飾盒上，拿起一個彫刻得栩栩如生的小巧玲瓏玉麒麟來！

這正是他白玉崙取過贓官惡霸家的財物，唯恐連累好人而留下的標記，怎的在「傲世堡」的聚寶樓上，也有這麼一個小巧的玉麒麟？

就在他驚啊愣愣的同時，饒金枝已驚異的問：「怎麼回事？」

白玉崙立即將手中的小巧玉麒麟向着饒金枝、一晃問：「妳的梳粧台上怎會有這個玉麒麟？」

饒金枝既機敏又聰明，一看白玉崙的驚神情，立即問：「你認得那東西？」

俗話說的好，「馬有亂蹄，人有疏神」的時候，白玉崙就是太感意外太大意了，因而脫口憤聲道：「我當然認得……這……這就是我朋友白玉崙行俠後留下的標記嘛！怎麼會在你這裡……」

他雖然驚覺的快，但仍說出了「我朋友白玉崙的行俠標記」，待等懊悔，業已改口不及了。

饒金枝却輕哼了一聲，冷冷的說：「那就是你朋友汚辱了我留下來的標記！」

白玉崙一聽，頗時大怒，他立即轉過玉麒麟的底部一看，發現下面刻着兩個朱砂小字——丁卯！

一看「丁卯」兩個字的編號，立時恍然想起。他在杜霸天聚寶閣取回「一朵紅」家的待家之寶「九孔血珠」時，曾放進小鐵箱內一個玉麒麟，當時他順便看了一眼，正是「丁卯」兩個字。

繼而想到杜霸天的妻子「雙飛綾」擅用迷香，不是他們派出來的人還會有誰？

至於知道他的名字，很可能那天在酒樓上也有杜家的人坐在他的酒桌附近，又發現他去了「百花園」去看「一朵紅」，因而有意栽贓，也許根據他們的江湖經驗而聯想到的結果。

饒金枝見白玉崙望着手中的小巧玉麒麟發呆，不由關切迷惑的問：「有什麼不對嗎？」

白玉崙心中的怒氣已消，却不答反問道：「妳可記得那個歹徒臉上的特徵，或和一般人有什麼不同的地方？」

饒金枝只得道：「他唯一美中不足的地方是眼睛小，在他左耳的耳垂上，生了一個小肉瘤！」

白玉崙聽罷，頷首讚好，道：「饒姑娘，我現在必須到懷柔縣城辦一件事情……」

饒金枝聽得神色一驚，雙目中立時湧滿了淚水，不由急聲道：「你還是要走？」

白玉崙微一頷首道：「不錯，但妳放心，辦完了事我就馬上回來……」

饒金枝再度急聲問：「需要多久才能回來？」

白玉崙計算了一下行程時間，道：「如果一切順利的話，最多兩三天……」

饒金枝一聽，不由憂急的說：「萬一不順利呢？」

白玉崙正色道：「即使不順利我也會兩三天後回來！」

饒金枝黯然嘆了口氣，有些無可奈何的說：「我本來就沒命，那有福氣留住你……」

白玉崙再度鄭重的說：「你放心，我無須騙你，我一定會回來！」

饒金枝依然有些不安的說：「只怕我娘她們……」

白玉崙立即道：「妳可以對他們說，我的情緒不好，不希望見任何人，她們一定會相信！」

饒金枝會意的點點頭，關切的問：「你準備什麼時候走？」

白玉崙道：「我想馬上就來！」

饒金枝一面移身下床，一面溫順的贊好道：「我送你……」

白玉崙立即道：「不必了，我自己會下去！」

饒金枝正色警告道：「不行，下面的安全門已經關了……」

白玉崙知道，從現在開始起，只要一走下九樓梯口，隨時可能觸動機關，不是陷阱就是飛刀飛箭，因而道：「那我由正面『兌』門走去，『逢謙而去』，『遇水而昌』，而你們西邊有『龍潭』，應屬大吉！」

饒金枝震驚的望着白玉崙，僅說了聲「你？」，再也說不出話來！

白玉崙親切的一笑道：「走！送我下去！」

說着，伸臂攬着饒金枝的肩臂，逕向室外走去。

饒金枝像依人的小鳥，偎在白玉崙的胸前，芳心狂跳，香腮發燒，有些酥軟的兩腿，眞不知怎麼舉步向前走的。

出了仍開着的正門，立即沿着欄台向西繞去。

一到正面「兌」門前，饒金枝突然將白玉崙抱住了。

白玉崙沒有動，却望着仰起嬌靨，噙流了淚水的饒金枝，含笑寬慰道：「放寬心，靜靜的等，我一定會回來……」

饒金枝却直搖着頭流淚道：「你如果一去不回，我只有跳樓一條路可走了！」

白玉崙雖然覺得饒金枝苦命可憐，但他也無力挽回她既定的命運，只好寬慰道：「進去吧！外面風大。我一定回來！」

饒金枝悽然點頭，溫順的「唔！」了一聲，並鬆開了雙臂，離開了白玉崙。

白玉崙再不遲疑，說了聲「再會」，點足縱上欄杆。

緊接着，身形一閃，疾瀉而下，僅在約五層的飛簷上，伸手搭了一下，直落一樓台基的左邊石欄前。

因爲他知道，這是最安全的落脚地方。

也就在他雙脚踏實台基的同時，身後「兒」門的暗影下，突然响起一個女子悽聲道：「我就知道你會逃走！」

白玉崙聽得大吃一驚，回頭一看，竟是「玉面狐」上官鳳，脫口急聲問：「妳怎的還在這裡？」

「玉面狐」上官鳳噙淚悽聲道：「我說過，我等你！我要跟你一塊兒走……」

說話之間，撲張着一雙玉臂奔過來。

白玉崙看得神色一驚，先抬頭看了一眼九層頂樓，急步迎了過去，同時壓低聲音說：「當心，大小姐還在上面……」

話未說完，上官鳳已將他緊緊的抱住，並仰起有些淡淡雀斑的粉面，羞紅着雙頰，要求道：「帶我一塊兒走！」

白玉崙只得坦白的說：「告訴妳，我去逮那個強暴大小姐的歹徒……」

「玉面狐」聽得一楞道：「那你到那裡去找那人？」

白玉崙急忙道：「我已有了腹案，最多兩三天就可回來……」

「玉面狐」立即道：「你騙人，誰會相信你還會回來？」

白玉崙立即正色道：「我如果不回來，饒金枝就會跳樓自殺……」

說話之間，已將上官鳳的雙臂分開。

但是，上官鳳却輕哼嗔聲道：「你不回來，我也會死給你看！」

白玉崙連聲應着好，點足已繞到了台階下。

「玉面狐」上官鳳却低聲警告道：「當心堡丁們的甩手槍和羽箭！」

白玉崙僅揮了揮手，沒有回答。

抬頭一看，發現饒金枝果然仍站在欄杆旁，低頭下看。

白玉崙再不遲疑，縱身向數十丈外的高大堡牆前馳去。

一到堡墻下，騰身而起，就像升空的巨鶴，直飛堡墻之上。

登上堡墻，並沒看到有警戒的堡丁，足尖一點，飛身站在堞垜上。只見「九宮樓」上的饒金枝和一樓台基上的上官鳳，都在向他揮手。

他知道，饒金枝和上官鳳都只能看到他的泛光身影，絕看不清他的面目，是以，揮了揮手逕向堡外，直瀉而下。

到達地面，飛身越過護堡河，略微辨認了一下方向，直向大發鎮馳去。

翻嶺縱溪，越谷穿林，馳至大發鎮外，東方剛剛泛白。

白玉崙進入的是鎮南街，而寄馬的大興客棧，却位在北街口內不遠。

這時雖然天剛拂曉，但每家客棧內都已有了人聲，一些賣早點的小飯鋪，已開始叫賣吆喝起來。

白玉崙一夜未睡，肚子當然也餓了。

匆匆走過十字街口，直奔大興客棧門前。

一些趕早路的車馬行人，已開始陸續離開客棧。

走至店門不遠，看到昨天接待他的那個店夥，正站在店門口恭送客人。

那個店夥向着離去的客人一哈腰，立時發現了白玉崙。

只見他神色一驚，先機警的回頭看了一眼店內，立即神情緊張的向白玉崙快步走來。

白玉崙心中有鬼，頓感不妙，腦海裡立時浮起「一朵紅」，袁玉瓊，以及杜天嬋三人的影子。

是以，身形一閃，立即站在一家尚未開門的商店前簷暗陰下。

果然，店夥一到近前，立即緊張的壓低聲音道：「爺！您千萬不能回去呀！」

白玉崙不由也壓低聲音問：「怎麼回事？小二哥！」

店夥側身一指店門，焦急的說：「您房子裡正坐着三位姑娘在等您，看樣子，來意似乎不善，而她們三個似乎也談不來……」

話未說完，白玉崙已急忙道：「小二哥，我不回房去了，請你把我的馬備好……」

一提到馬，店夥更加緊張的說：「不行呀！爺。您的馬匹也有兩位姑娘看守着……」

白玉崙神色一驚，同時「哦？」了一聲！

他知道，守着馬匹的一定是「一朵紅」的兩個心腹丫頭——「嫣紫」和「姹紅」。

但是，他要火速趕往密雲縣城，沒有馬匹怎麼成？

是以，取出一錠銀子，急忙道：「請小二哥馬上給我雇用一匹快馬，越快越好，我就在對面的小吃鋪裡等你……」

店夥一面接銀子，一面不好意思的推辭道：「爺，您昨天留的銀子還沒用……」

白玉崙立即含笑道：「不必介意，走時一起算，多下的銀子給你小二哥買雙鞋子穿……」

話未說完，店夥已哈腰堆笑道：「謝謝您爺！小的馬上就去給您備馬一匹，包爺您滿意！」

說罷，快步向客棧門口走去！

白玉崙漫應着，也快步走向了斜對面的小吃鋪前。

因爲，就這一會兒的工夫，天光已經明亮，而他最担心的就是被「一朵紅」等人發現。是以，每走兩步他就要回頭看一眼客棧門前。

進了小吃鋪，他特別選了個能看得見客棧門口的位置坐下來，向掌櫃的要了碗豆沫、肉粥，和四個餡餅滷蛋。

他一夜沒得好睡，早已餓了。

是以，要的飯一送到，立即吃喝起來！

看看將要吃完，一抬頭，發現一個藍緞勁衣青年，背插着單刀，正由大興客棧裏走出來。

由於藍衣單刀青年的眼睛比一般人小了許多，白玉崙心中一動，立即凝目去看對方的耳朵。

一看之下，倏然站起，丟下一塊碎銀，快步走出了小吃店，直追已匆匆走向對街的藍衣背刀青年。

因爲，藍衣背刀青年的眼睛不但比一般人小，而他的左耳垂上，也生了一個淡

紅色的小肉瘤。

白玉崙斷定藍衣背刀青年，作完了案就換回了自己的衣服，昨天晚上看完了「飛龍寺」和「慈航庵」的比武打擂，就住進了大興客棧。

這時見藍衣背刀青年準備走進一家早餐茶館，一個箭步縱了過去，立即壓低聲音，急聲道：「不要吃早飯了，杜大爺正在找你，家裏已經被人放火燒光了，連夫人也來了……」

藍衣背刀青年回頭一看白玉崙，似曾相識，只是乍然間一時想不起來。

這時一聽杜大爺找他，而且全莊已被放火燒光了，心中一驚，不由惶的急聲問：「可知是那一方面的人？」

白玉崙却推着他一面前進，一面急聲道：「我們快走！聽說仇家來了近百人，一部份追向了古北口，一部份仍留在密雲縣城，聽說還派了三十名精英高手前來了懷柔……」

藍衣青年早已嚇得面色如紙，嘴唇也沒有了血色，一面急急走進一道小巷，一面惶急的說：「那小芸和二姨太她們呢？……」

白玉崙斷定這小子八成與叫「小芸」的女人、以及杜霸天的二姨太有甚麼曖昧關係，只得懊惱的說：「我只聽說幾個武功較高的僥倖跑出來了，其餘的人不是被殺就是被火燒死了……」

藍衣背刀青年不由懊惱的跺脚道：「要是我在家就好了……」

說話時，傷心的幾乎要哭出聲來。兩人出了小巷口，越過一片菜園，業已到了鎮外。

藍衣背刀青年黯然關切的問：「我家大爺和夫人他們……？」

白玉崙急忙道：「都暫時住在我家裏。噢！我們要走快一點兒，早到他們早安心！」

藍衣背刀青年見鎮外升起了茫茫晨霧，繼續關切問：「府上在甚麼地方？」

白玉崙舉手一指西南，道：「就在前面的小窪裏！我們快走吧？」

說罷，當先起步向前奔去。

藍衣背刀青年這時心亂如蔴，不疑有詐，應了一聲，也跟着飛步疾馳！

舉目看向西山邊，霧氣更濃，橫亘的西山，完全被晨霧淹沒了！

飛馳一陣，地勢漸高，似已進入了西半山。由於直到這時仍未有陽光射下來，很可能是陰天，這樣一來，濃霧更不易散開！

藍衣背刀青年恨不得插翅飛到杜霸天身前，因爲他太關心二姨太和小芸的生死安危了！

他腦海裏所想的，都是他們偷情私戀，暗中通姦的種種旖旎經過，萬一他們兩個都死了，他眞不知道今後怎麼活？

正因爲這樣，他絕沒懷疑到白玉崙會對他不利！

最讓他安心的一點是，只有杜大爺和夫人知道他來了懷柔縣城。

就在他心念間，前面繚繞的白霧中，隱約看到一片房舍！

藍衣背刀青年看得小眼一亮，轉頭望看落後他半步的白玉崙，急聲關切的問：「前面可能就是府上？」

白玉崙淡然道：「不！那是座半倒的山神廟！」

藍衣背刀青年一聽「山神廟」，昨天迷倒饒金枝的一幕，閃電般掠過了他的腦海。

再看了白玉崙的冷淡態度，恍然似有所悟，驚得倏然刹住了身勢，瞪大了一雙小眼，急聲問：「你是甚麼人？」

白玉崙早已刹住身勢，這時見問，只得淡然道：「我就是白玉崙……」

藍衣背刀青年大吃一驚，本能的驚喝一聲，疾退兩步，舉手就去握背後的刀柄。

白玉崙哂然微笑，淡然問：「你自覺武功比西域天山的「大劍客」如何？」

藍衣背刀青年恍然想起，「啊？」了一聲，頓時楞了！

他這時才想起，面前的這位銀衣俊美青年，正是昨天二更時分，飛上擂台打敗西域天山「大劍客」的銀衣青年。

想到功力的懸殊，握住刀柄的右手已無力的滑下來，「咚」的一聲跪在了地上，惶聲哀求道：「白少俠請饒命呀！小的完全是奉了杜大爺……」

話剛開口，白玉崙已揮了個阻止手勢道：「你用不着向我解釋，你應該把全盤經過告訴給『傲世堡』的饒老堡主……」

藍衣背刀青年大吃一驚，立時嚇得叩頭如搗蒜，連聲哀求道：「白少俠請饒命呀！如果小的去了『傲世堡』，小的馬上就沒命了呀！……」

白玉崙立即道：「不！你糟蹋了他們的女兒，他們當然十分生氣，不過，生米已煮成了熟飯，他們也莫可奈何，只要你去了說出被迫經過，我想他們也許將錯就錯……」

藍衣背刀青年一聽，又是一陣叩頭惶聲道：「不會的呀少俠，絕不可能的呀少俠……」

白玉崙只得道：「據我所知，『傲世堡』的大小姐對你也多方維護，你去了向她求情，由她說服她的父母……」

藍衣背刀青年依然叩頭如搗蒜，惶聲哀求道：「白少俠饒命呀，那是她誤以爲小的是名震江湖的俠盜『玉麒麟』呀……」

白玉崙立即淡然道：「如果你去，還有一線生機，如果你不去，準死無疑，因爲你冒充我作出這種傷天害理的事來，我絕不會饒你！」

藍衣背刀青年傻了，想了想才頹喪的黯然頷首道：「好吧！小的聽白少俠的話，願意前去碰碰運氣！」

白玉崙微一頷首道：「那咱們走吧！不過，你最好別打逃走的主意！」

意字出口，揚腕舉手，屈起中食拇三指一彈，數丈外斷墻上的一塊紅磚「叭！」的一聲震了個粉碎，塵烟旋飛，碎磚四射，那塊磚立時不見了！

白玉崙繼續淡然道：「如果你自認你的輕功比我的指風還快，腦袋比那塊紅磚還硬，那你隨時都可以逃走！」

藍衣背刀青年像隻鬥敗了的公雞，一句話沒說，噙着兩泡淚水，轉身向前走去。他認眞想通了，只有前去「傲世堡」，還有一線生機！

白玉崙並沒有逼他走快些，因爲，早一刻趕到「傲世堡」，很可能就早一刻死；但也並非完全沒有活命的希望。

他如此大費週章，而沒有見到藍衣背刀青年就把他處死，自然也是爲了饒金枝這一生的幸福，當然也是要藍衣背刀青年說出杜霸天的陰謀和動機！

白玉崙深信，以「金槍」饒世德和「魔娘子」夫妻的火爆個性和高傲脾氣，以及他們「傲世堡」的聲望和實力，他們絕不會就這樣善罷甘休的！

藍衣背刀青年雖然走的慢，短短的七八里地，還是走進了「傲世堡」的東谷口。

谷中的霧氣更濃密，不走到近前都看不到樹影，當然更看不見位在林中央的「傲世堡」。

白玉崙担心饒金枝眞的會尋死，因而也告訴了藍衣背刀青年一套應對的方法和說詞。

走到護堡河邊，只能隱約看到高高升起的吊橋。

藍衣背刀青年經過白玉崙的指點，信心大增，覺得這次前來，也許是他生命運氣的轉捩點，說不定死不了，反而成了「傲世堡」的女婿。

心念及此，立即望空朗聲道：「上面的朋友聽淸楚，我就是戰勝你們大小姐又輕視她槍法不精的人，我要見你們老堡主和老夫人，請放吊籃下來……」

朗喝未完，上面已有了人聲和動靜。

當藍衣背刀青年再說了二遍時，一陣艱澀的「軋軋」聲響，吊橋已緩緩的放下來，半空中，同時也響起一陣轆車的「隆隆」聲！

一聽轆車聲響，白玉崙立即退進不遠處的休息敞房內。

吊橋搭在了護堡河岸上，藍衣背刀靑年立即登橋走了過去，上面的吊籃也跟着放了下來。

白玉崙靜靜的注視着藍衣背刀青年，直到他坐進吊籃，升到霧氣中已看不見了人影，他才轉身疾馳，繞向了堡後。

繞到了堡後，飛身縱過護堡河，立即騰身而上。

他雖然知道「傲世堡」的堡丁們仗恃着堡墻高，很少巡邏，但這時濃霧漫山，情形也許不同了。

是以，他只停身在堞垛之間，發現剛巧有五個身穿鐵灰勁衣，肩抗着長槍的堡丁巡邏過來。

白玉崙當然不能讓他們發現，急忙懸身墻外，僅以右手搭在堞角旁邊，摒息以待。

一陣脚步聲走過後，白玉崙才右臂一撐，身形騰空而起，越過墻面，立變頭下脚上，直向下面的廣大花園撲下。

看着將到一方天然大石前，吸腹拳腿，一個「雲裏翻身」，一挺腰，輕飄飄的落在大石頂上。

緊接着，縱落石下的花圃石椅上，直向大霧中隱約可見的「九宮樓」前奔去。

奔到樓西的「兌」門階前，發現正有兩個頭梳丫嬛髻的少女，匆匆走下前門台階，似乎剛由樓上下來。

白玉崙立身處雖然看不見前門的情形，但他敢斷言，安全門一定大開着，自然也派有女警衞把守。

他當然不會走正門上樓，怕的是造成女警衞們的迷惑和驚異。

是以，抬頭上看，只見樓頂仍隱藏在雲霧中，略微一長身形，騰身而起！

有時手搭飛簷，有時足點瓦面，越過九層欄杆，直落欄台之上，立即向前面正門繞去。

到達正門一看，發現正門仍開着。

爲了讓饒金枝有個驚喜，他摒息飛身，越過數丈通道，輕飄飄的直落在錦屛後，聲息毫無，恰似柳絮落地。

他的足尖一點在厚厚的紅毛毡上，便聞到一陣菜味酒香。

悄悄探首一看，只見饒金枝坐在上首大椅上，正面對着一桌酒菜蹙眉發呆！

白玉崙探首衣外，望着饒金枝輕輕敲了一下錦屛。

饒金枝抬頭一看，神色驚喜，一面起身奔過來，口裏不停的歡聲道：「人！我正在想你！不知你有沒有吃東西……」

由於他直到現在還不知道白玉崙姓甚麼叫甚麼，只好稱呼他「人」。而這個人字，在北方數省的婦女們，也都如此稱呼她們的丈夫。

白玉崙一看饒金枝奔過來，急忙迎了過去。

激動驚喜而又興奮的饒金枝，一到近前，立即將白玉崙緊緊抱住，並仰起如花嬌靨，興奮的問：「你不是說要到懷柔縣城看朋友和辦事嗎？」

白玉崙立即含笑正色道：「朋友找到了，事情亦辦完啦！」

饒金枝一聽，太高興了，因而急忙道：「娘派人送了一桌酒席來，我正愁不知道該怎麼辦呢？來！快坐下來，酒菜還都是熱的呢！」

說話之間，握着白玉崙走向了上首大椅前。

一俟將白玉崙按坐在大椅上，立即執壺滿酒，並關切的問：「你恐怕直到現在還沒吃東西吧？」

白玉崙也愉快的一笑道：「我又不是神仙，甚麼時候了還不吃飯！？」

饒金枝高興的「噗赤」一笑，也爲自己滿上一杯，並坐在了下首大椅上。

也就在她舉起酒杯來說了聲「我敬你」的同時，白玉崙却舉起酒杯來，含笑道：「好像又有人上來了！」

饒金枝驚異的「哦？」了一聲，立即凝神靜聽，果然有人上來，放下酒杯，逕向梯口大門迎去。

剛到梯口大門前，淡紫身影一閃，五小姐金梅已奔了上來。

饒金枝見饒金梅，神情急切，嬌靨有些冷白，心知有異，不由壓低聲音問：「五妹，怎麼回事？看妳急成這副樣子？」

饒金梅却低聲道：「爹娘都在前邊大廳上，請妳馬上去一下。」

饒金枝知道發生了大事，急忙回頭向着白玉崙，說：「你一個人先慢慢喝，我馬上就回來！」

饒金梅也故作風趣的歎聲道：「你放心，最多一刻工夫，我保証姐姐會回來！」

白玉崙當然知道是甚麼事情，立即含

笑肅手道：「兩位請便！」

饒金枝和饒金梅一見，立即沿梯向樓下奔去。

一到樓下大門口，饒金枝才急切的問：「五妹，爹娘叫我去到底甚麼事？」

這時，饒金梅才一面奔向階下一面低聲道：「那個在山神廟欺負妳的歹徒自動前來了……」

饒金枝聽得嬌軀一顫，花容大變，脫口急聲問：「他現在那裏？」

饒金梅急忙道：「現在前堡大廳上，爹娘正在問他呢！……」

話未說完，饒金枝已飛身向前馳去。

饒金梅看得神色一驚，脫口呼了聲「姐姐」，立即展開身法緊跟在後。

兩人出了花園大門，穿過東堡相連獨院，一出中門，即到了前堡巨廳後。

饒金枝飛身繞過琉瓦橫牆，即聽到大廳內嗡嗡的議論人聲。

到達後廳門下，兩邊的警衛堡丁已高朗唱聲道：「大小姐到！」

朗唱甫落，大廳內的人聲立時靜下來。

繞過巨幅錦屏一看，父親「金槍」饒世德和母親「魔娘子」，以及其他三位妹妹和一些武師堡丁們都在大廳上。

中央地上跪着一個藍衣背刀年輕人，正愁眉苦臉，面色慘白的望着她，兩片薄唇不停的啓闔，似是想說甚麼？

「金槍」饒世德和「魔娘子」，兩人幾乎是同呼道：「枝兒！他也是受人利用，特的前來請罪！」

饒金枝滿腹怒火，心中充滿了恨意和殺機，她根本沒聽到爹娘說些甚麼，一看到那對小眼睛和耳垂上的肉瘤，一個箭步向前，同時瞋目厲聲道：「你這狠心狗肺的東西還敢前來！？」

厲斥聲中，飛起一腿，逕向藍衣背刀青年的前胸踢去。

藍衣背刀青年早已有備，大喝一聲，仰面挺胸起身。

但是，已經遲了。饒金枝飛起的小蠻靴「蓬」的一聲已踢在他仰起的下顎上。

一聲慘叫，「克叭」一聲，藍衣背刀青年的身體，直向數丈以外飛去，「咚」的一聲跌在地上，滾了兩滾，再沒有動一動，根據頭顱的扭轉，脖頸顯然已被饒金枝踢斷。

饒金枝却餘怒未熄，望着「金槍」饒世德和「魔娘子」，怒聲埋怨道：「何必把女兒叫下來，反而弄得滿城風雨，令全堡人猜疑！」

疑字出口，倏然轉身，繞過錦屏奔出了後廳門。

饒金枝一出後廳門，立即展開了身法，她恨不得一步登上「九宮樓」，馬上坐在下首椅上陪白玉崙喝酒。

不知怎的，繞琉墻，進中門，過穿廳，奔東院，拐彎抹角，總覺得距離太遠了！

好不容易才越過廣大花園到達「九宮樓」前，顧不了兩邊女警衛的驚異目光和行禮，立時急步向樓上奔去。

饒金枝一層一層的向上奔，心急的不停埋怨「九宮樓」當初為甚麼蓋這麼高！

她終於奔到了第八樓，立即停下身來舒了口氣，接着滿懷欣喜的向九樓上走去。

她雖然遭到了不幸，但她仍自認是個少女，她要保有少女的尊嚴和矜持，絕不能讓白玉崙看出來她是如何的急急趕回。

她的心雖然跳得厲害，但也想到要給白玉崙一個驚喜。

滿樓的酒香菜味，她知道白玉崙一個人正喝得怡然自得，但她又担心白玉崙會不會喝醉？

走上梯口，掩至門側，悄悄探首一看，發現白玉崙並沒有坐在上首大椅上。

她也故意舉手敲了敲門框，裏面依然沒有任何反應。

饒金枝雖然迷惑不解，但她也想不到白玉崙一夜未睡，很可能先進內室小睡一會兒去了。

急步進入門內，正待走向內室門前，驀然發現白玉崙的酒杯旁邊放着一個頭尾血紅，身體雪白的玉麒麟。

饒金枝一看那隻和她那隻一般大小，一般玲瓏可愛的玉麒麟時，大吃一驚，心知不妙，立時掠過一絲不祥朕兆。

她失聲驚啊，立即縱到了桌前，伸出劇烈顫抖的右手，急忙將那隻頭尾鮮紅的玉麒麟拿起來一看，底部同樣的有兩個硃砂小字，但不是「丁卯」，却是「戊辰」！

饒金枝業已意會到是怎麼回事了，低頭看看白玉崙的酒杯，裏面的酒仍是滿滿的，他一滴也沒有喝！

她顫抖乏力的坐在大椅上，淚水像斷線的珍珠般，已順着香腮滾下來！

她神情恍惚，不知是在夢中還是在現實裏？

如果是夢，也是一個終生難忘的美夢，也是一個值得細細咀嚼，而又甜又苦的春夢！

她端起那杯原本斟給白玉崙的酒，混合她那滴滴滾下的淚水，一口一口的慢慢喝下去！

～完～

大道理小故事

仁民愛物

記得三十一年在重慶，領袖到南岸散步，途中碰到一個女孩子在啼哭，領袖問她原因，她說：「母親死了，沒有錢買棺木。」走離了百碼遠，領袖即命侍衛人員送錢去，同時說：「千萬不要有人知道，這是我要你送去的錢。」眞正的愛，不必使人知道，愛不是出風頭。

領袖的偉大，不但愛自己的國家和民衆，也愛敵國的民衆。在抗戰時期就說：「我們所恃以與敵人周旋的大勇大仁，要看日本民衆的痛苦，同於我們自己的痛苦。」勝利後，他立即告誡國人要以德報怨，「萬不可存報復之心，更不可侮辱日本無辜的人民，只應對他們表示憐憫，使他們能夠自省錯誤與罪惡。」在訂立中日和約前，又見到日本戰後貧苦，即首先表明，願意放棄賠償。像這樣一種廣慈博愛的精神，才是眞愛，才是愛之極致。（選自蔣總統經國先生所著「勝利之路」）

梁山泊英雄傳之七

高石・編繪

晁蓋上梁山（二）

［水滸傳］是我國一部古典文學名著，此書描寫宋江等一百零八名好漢，他們各有不同的出身、背景和遭遇，有朝廷官員，有家財萬貫的富户，有普通老百姓，但在各種不同的原因之下，他們終於聚合在一起，構成一節又一節精彩動人的故事。



42　雷橫擁着尉司，把馬步弓手都擺在馬後，士兵擺在馬前，高舉火把，吶喊着向晁家莊奔去。他故意這樣大驚小怪，好讓晁蓋驚覺逃走。



43　他們剛到莊前，已見莊內火起，黑烟遍地，紅焰飛空。雷橫挺着朴刀，帶了士兵一齊把莊門打開。



44　撲到裏面看時，見火光照得如同白日一般明亮，却不曾見有一個人；只聽得後面發出喊聲，是朱同叫前面捉人。



45　原來朱同帶了弓手士兵剛到莊後，遇着晁蓋在莊內放了火，引了十數個莊客，從後門殺將出來。朱同虛擋了一擋，放條路讓晁蓋他們快走。



46　晁蓋叫公孫勝引了莊客先走，他獨自斷後。朱同撇下士兵，出後門趕上晁蓋，見後面沒人，就說出了他有意放走晁蓋，並勸晁蓋投奔梁山。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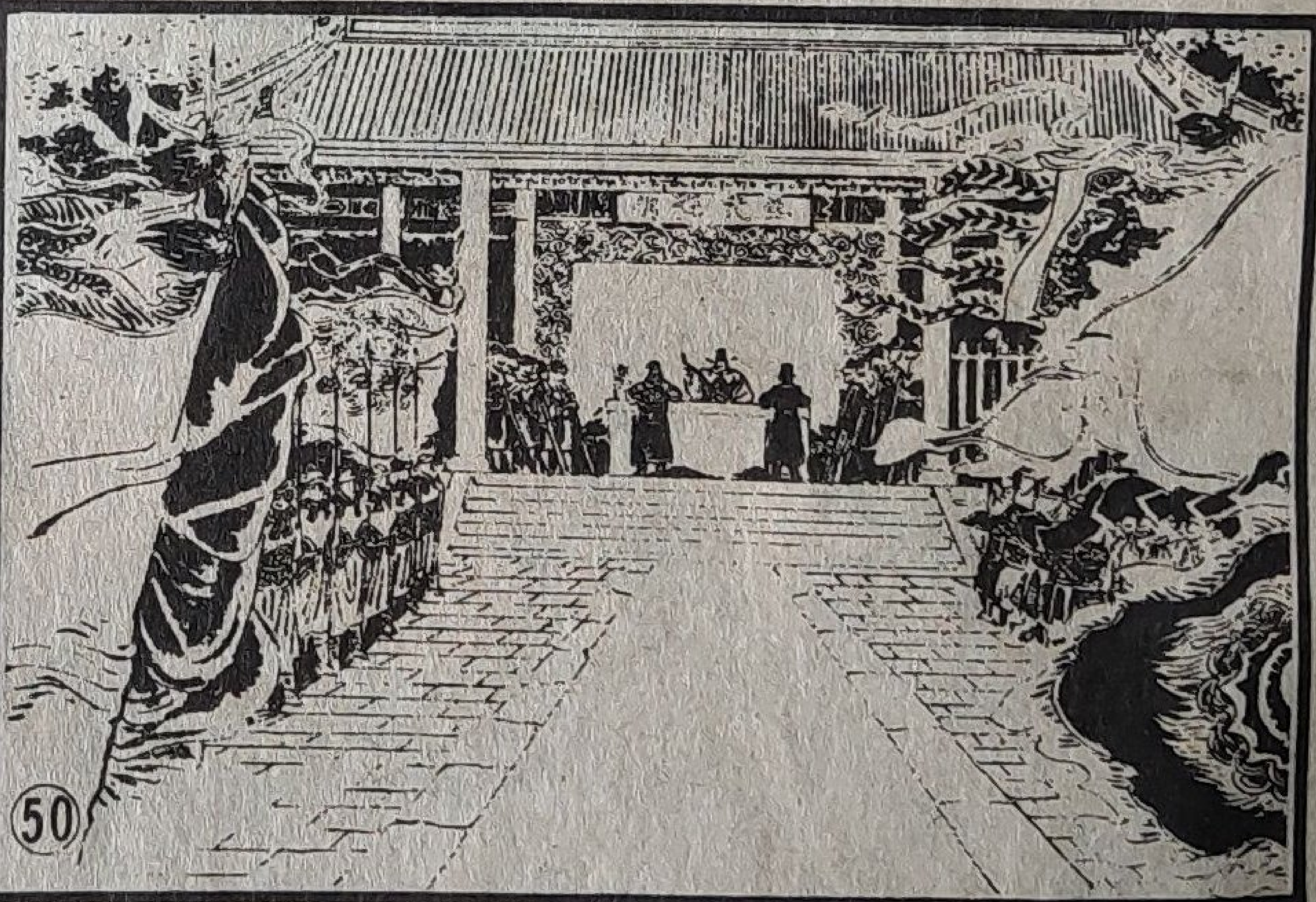
47　朱同見晁蓋去遠了，才回頭找到尉司、何濤，報告不知强盗走那條路去了；雷橫明知朱同放走了晁蓋，也回來說强盗厲害，無法抓住。



48　何濤和尉司，只得捉了幾家鄰舍和兩個沒跟晁蓋走的莊客，解到鄆城縣來。



49　時文彬升堂，先問鄰舍，接着拷打那兩個莊客；莊客挨打不過，說出了吳用、公孫勝、劉唐等姓名，還說出了阮家三兄弟，在石碣村住。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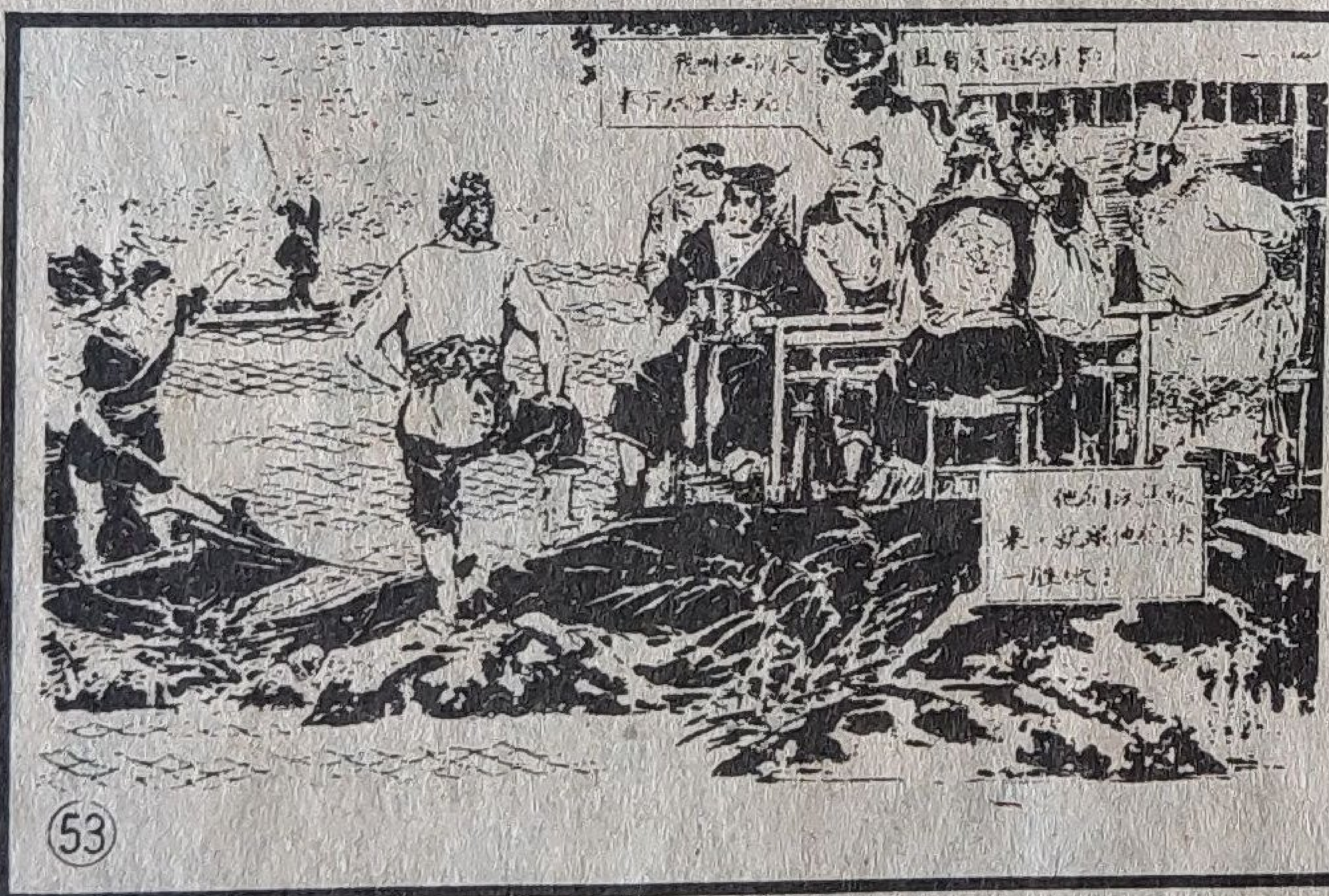
50　何濤帶了鄆城縣的公文和兩個莊客，連夜回到濟州。府尹聽了報告，就派了一員捕盜巡檢，點起五百官兵，跟何濤到石碣村去捉人。



51　第二天，那捕盜巡檢與何濤率領五百人馬，一齊朝石碣村奔去，一心要把晁蓋七人一網打盡。



52　這時，晁蓋、吳用、公孫勝、劉唐，和阮氏三兄弟，正在湖泊裏阮小五家中商議投奔梁山之事。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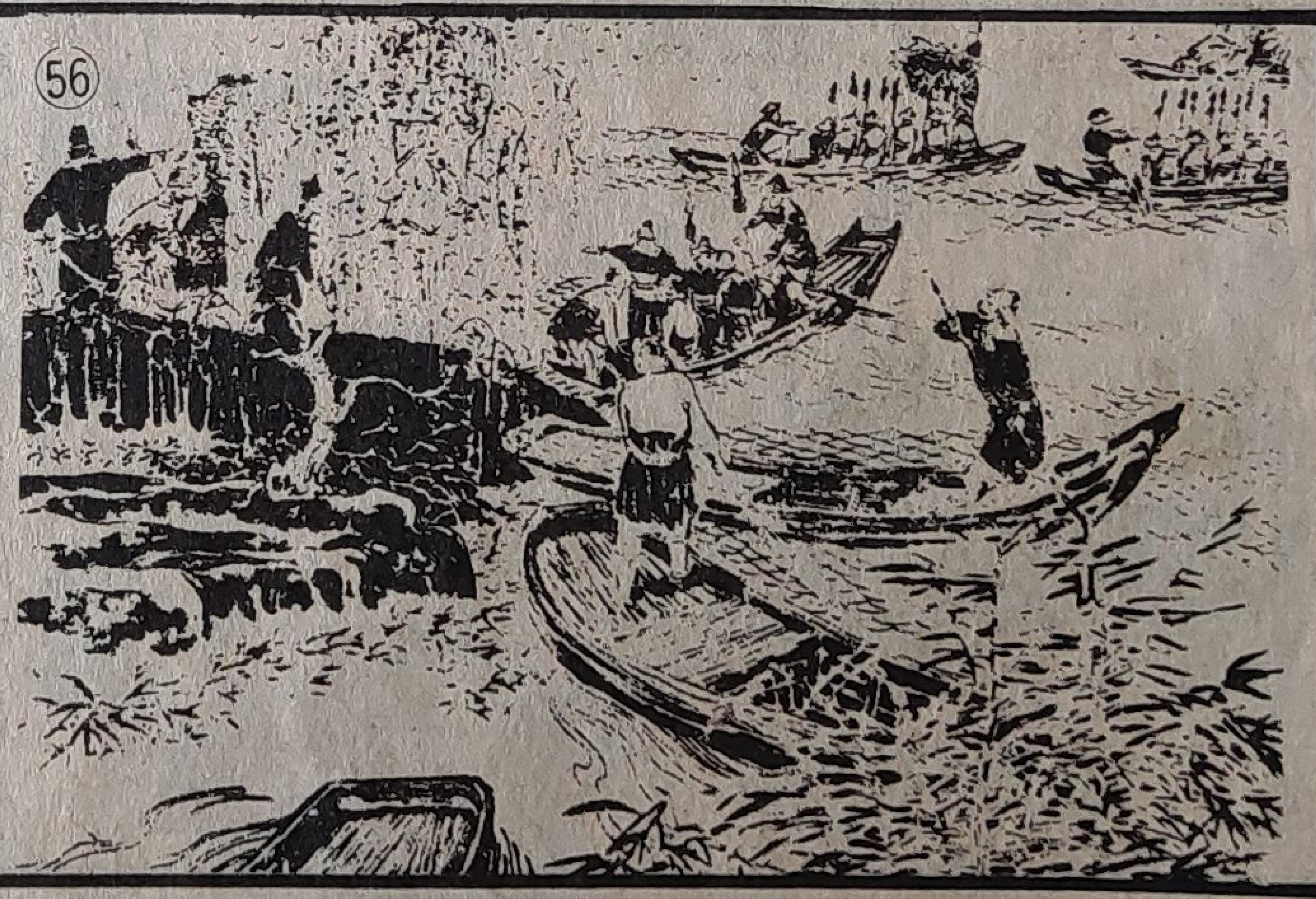
53　忽見幾個打魚的來報：官兵人馬已經向村裏奔來。大家聽了，都下決心抵抗。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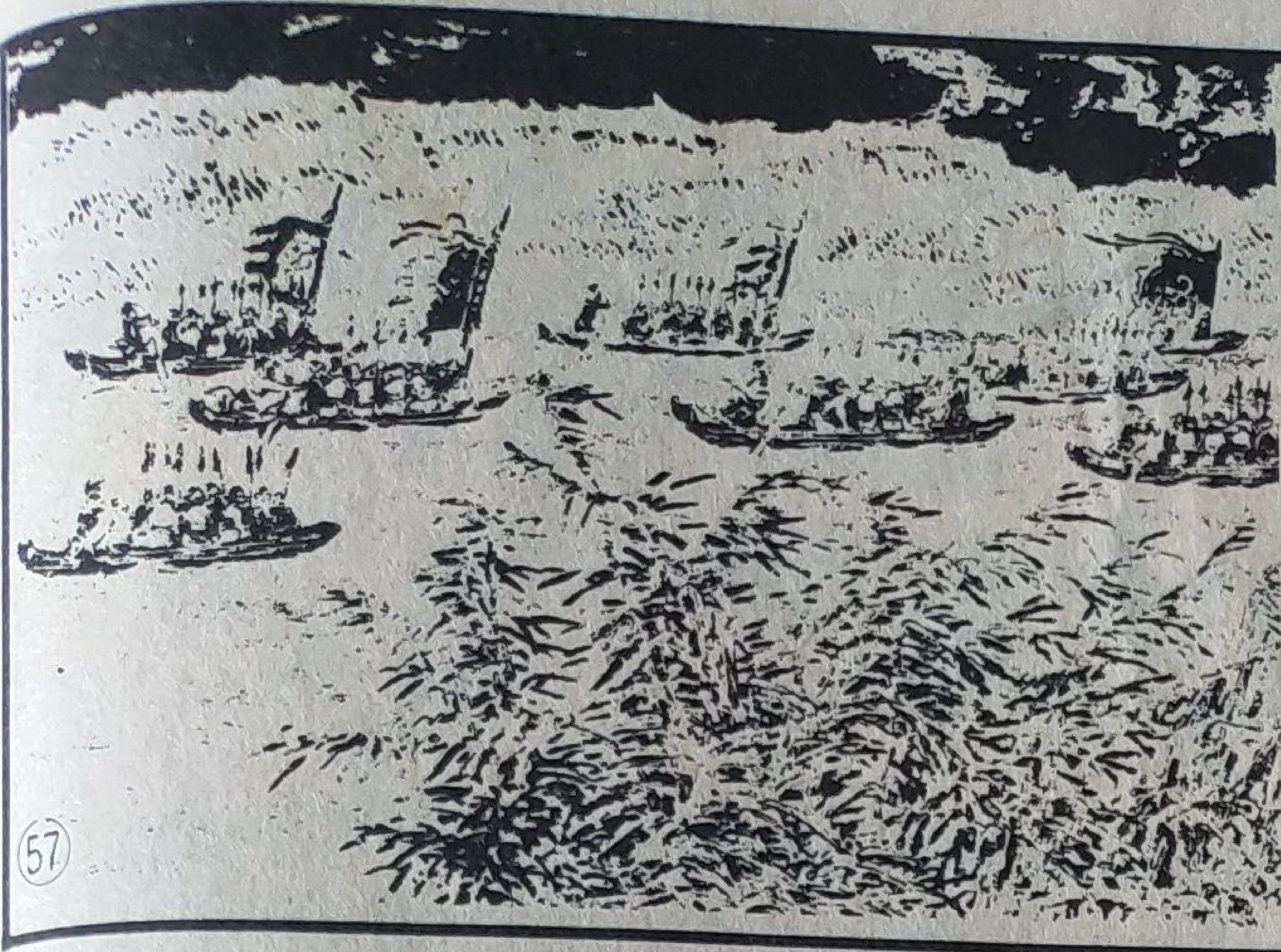
54　晁蓋叫吳用、劉唐，先把生辰綱和各人眷屬，載船運到李家道口。二人去後，晁蓋吩咐阮小五、阮小七，駕了小船，如此如此迎敵。一切都安排好了，只等官兵前來送死。



55　何濤與捕盜巡檢，到了石碣村口，叫官兵把河埠裏的船隻如數奪了；步兵都下船進發，岸上的騎馬，水陸並進，直奔阮小二家。



56　到了阮小二家，撲了個空。何濤捉附近漁戶來問，聽說小五小七都在湖泊裏住。何濤與巡檢商議了一陣，決定把馬匹留在村裏，衆人都下船去。



57　一百多隻船，載着官兵，一齊向阮小五家搖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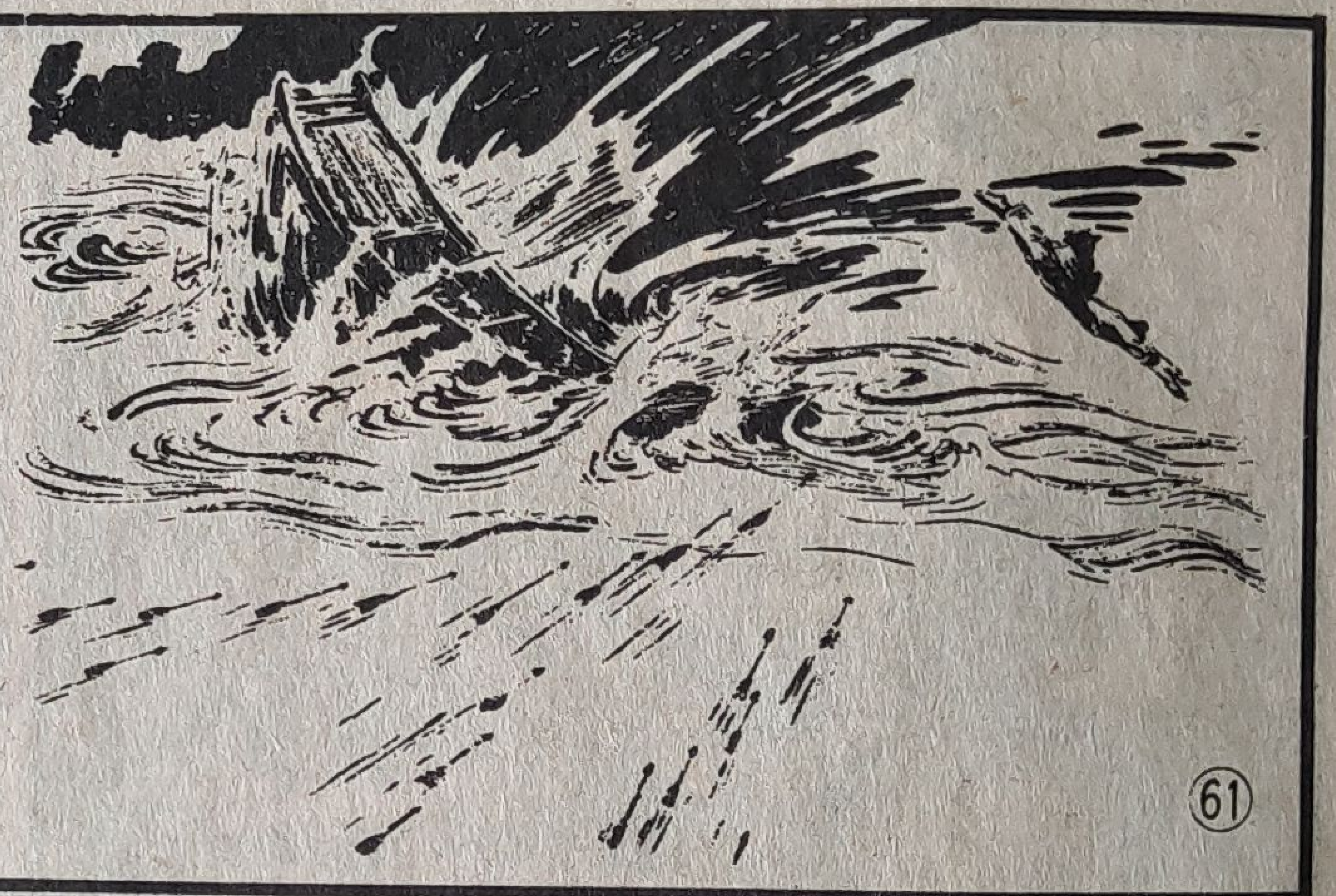
58　行不到五、六裏水面，只聽得蘆葦裏有人唱歌。



59　何濤和衆人聽了，正吃驚時，只見遠遠一個人獨撐一只小船。這人正是阮小五，官兵中有認得他的便叫了起來。



60　何濤把手一招，叫幾十隻船迎過去。官兵都挺着兵器，只見阮小五哈哈大笑，罵了起來。



61　巡檢叫弓箭手一齊放箭。阮小五見箭如雨下，一個觔斗鑽下水裏去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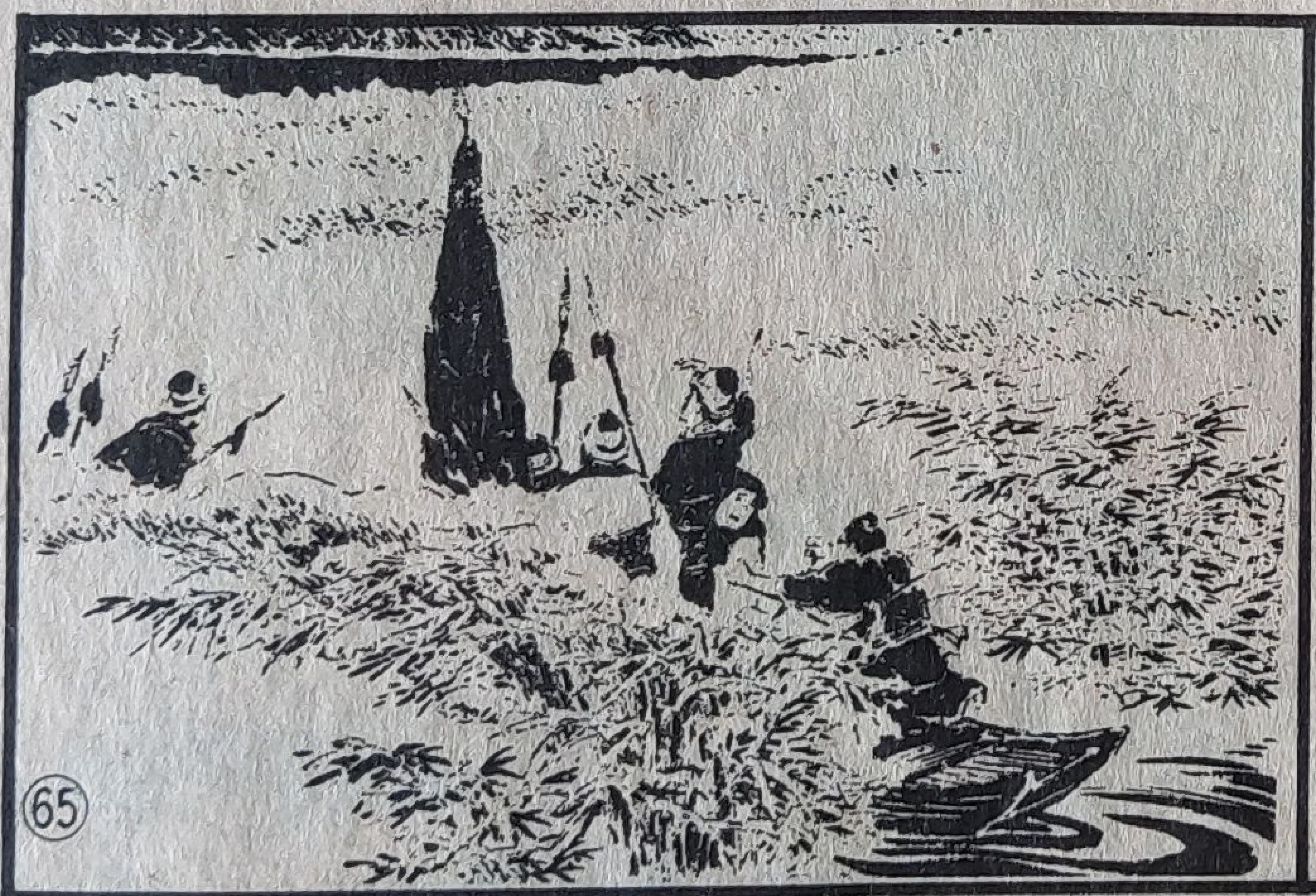
62　衆人拿了隻空船，又過了兩條港汊，只聽得蘆葦蕩裏打着唿哨。何濤連忙吩咐把船擺開，只見前面又撐來一隻船，船頭上立着一個人，正是阮小七。



63　何濤一聲喝，叫官兵拚力向前捉人。阮小七把槍只一點，那船便撥轉頭，向小港裏串着走，官兵拚命趕去。



64　官兵趕來趕去，見水港越來越窄，何濤就叫把船泊在岸邊。上岸看時，只見茫茫蕩蕩，都是蘆葦，不見旱路。



65　何濤心內疑惑，問捉來的漁民，也說不知道港裏是怎樣走法。巡檢便叫漁民划兩隻小船，船上各帶三兩個官兵，去前面探路。



66　兩隻小船去了兩個時辰，不見回報；何濤又派出兩隻小船，仍然一去不返。



67　看看天色已晚，何濤決定自己去一遭，就揀了一只快船，選了幾個識水性的老兵，向蘆葦蕩裏划去。



68　那時日頭已經沉西，約行五、六里水面，看見側邊岸上有一個漢子扛着把鋤頭走來。何濤問他這裏是什麼地方，那漢子告訴何濤這裏叫斷頭溝。



69　何濤聽那漢子說，探路的人正跟阮小五在前面林子裏打了起來，便叫攏船趕快前去接應。



70　兩個公差剛站住脚，那漢子猛地舉起鋤頭，把他們一鋤頭一個，都打下水裏去。何濤大驚，急忙跳起身來，想奔上岸。



71　只見那只船忽然蕩了開去，水底下鑽出一個人來，把何濤兩腿一扯，何濤撲通撞下水去。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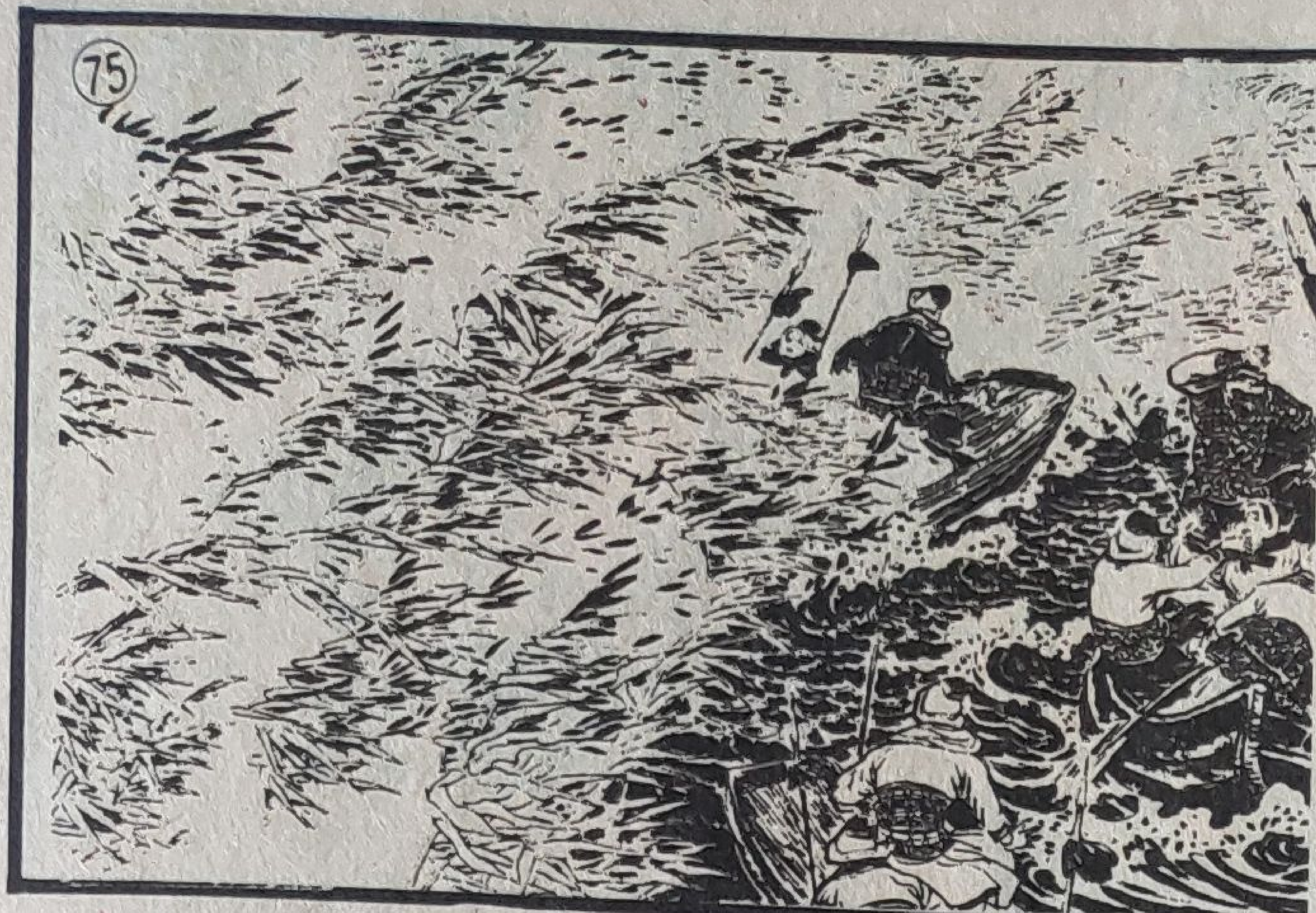
72　船上還有幾個老兵，岸上那漢子跳上船，一鋤頭一個，都排頭打下水去。何濤被水底下的這人倒拖上岸來捆了。



73　原來水底下的是阮小七，岸上的是阮小二。兄弟兩個指着何濤大罵，何濤在地上苦苦哀求饒命。



74　阮家兄弟把何濤粽子似的撇在船艙裏，唿哨一聲，蘆葦叢中鑽出四、五個打魚的人來，都上了船。阮小二、阮小七各駕了一隻船，趕去會合晁蓋、公孫勝、阮小五他們。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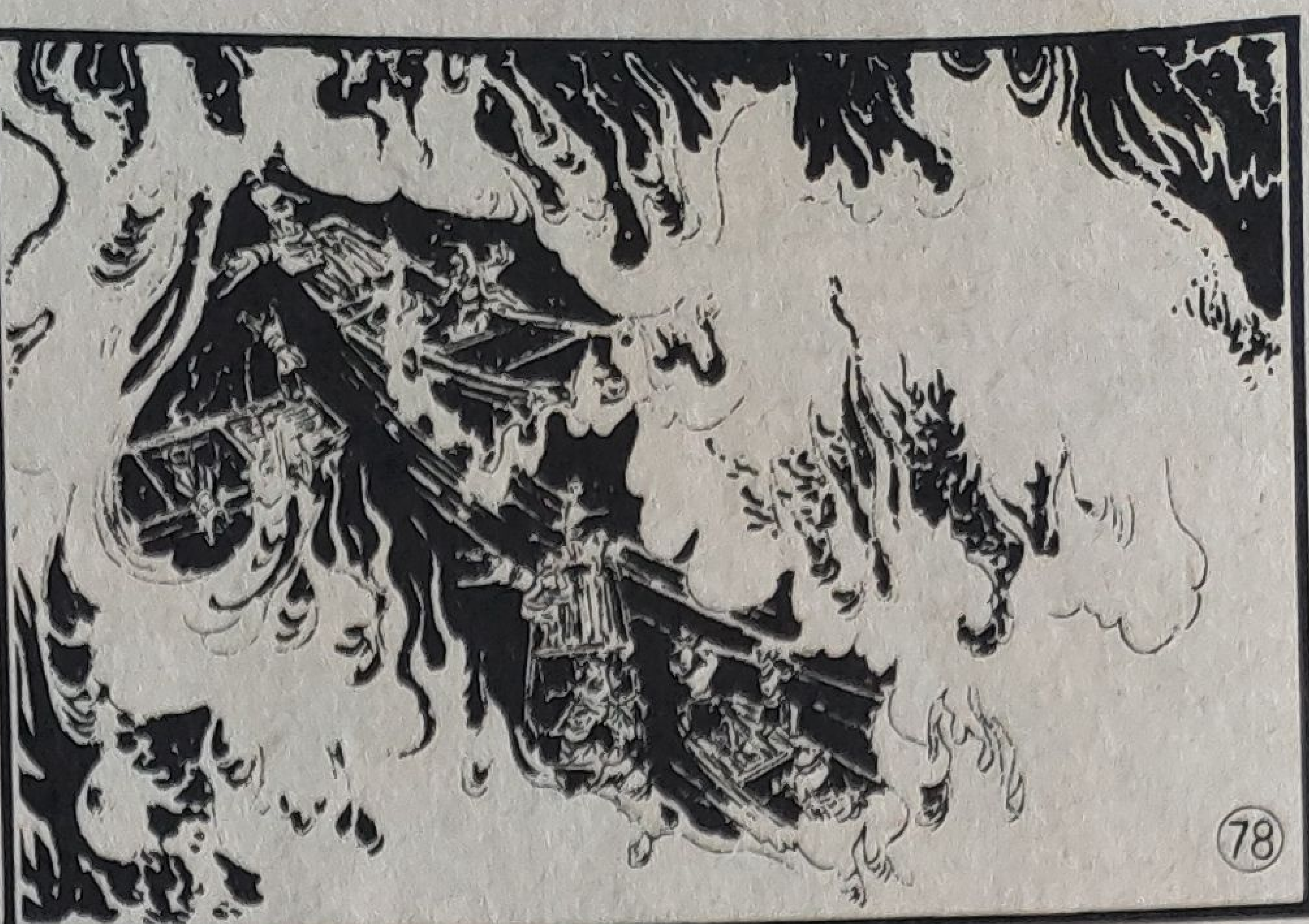
75　那捕盜巡檢領着官兵在船上等何濤，左等不來，右等不來，正在着急，忽然刮起風來，把纜船的繩索都刮斷了。



76　只聽得後面唿哨响，巡檢和衆官兵迎風看去，見蘆葦叢中射出一派火光來。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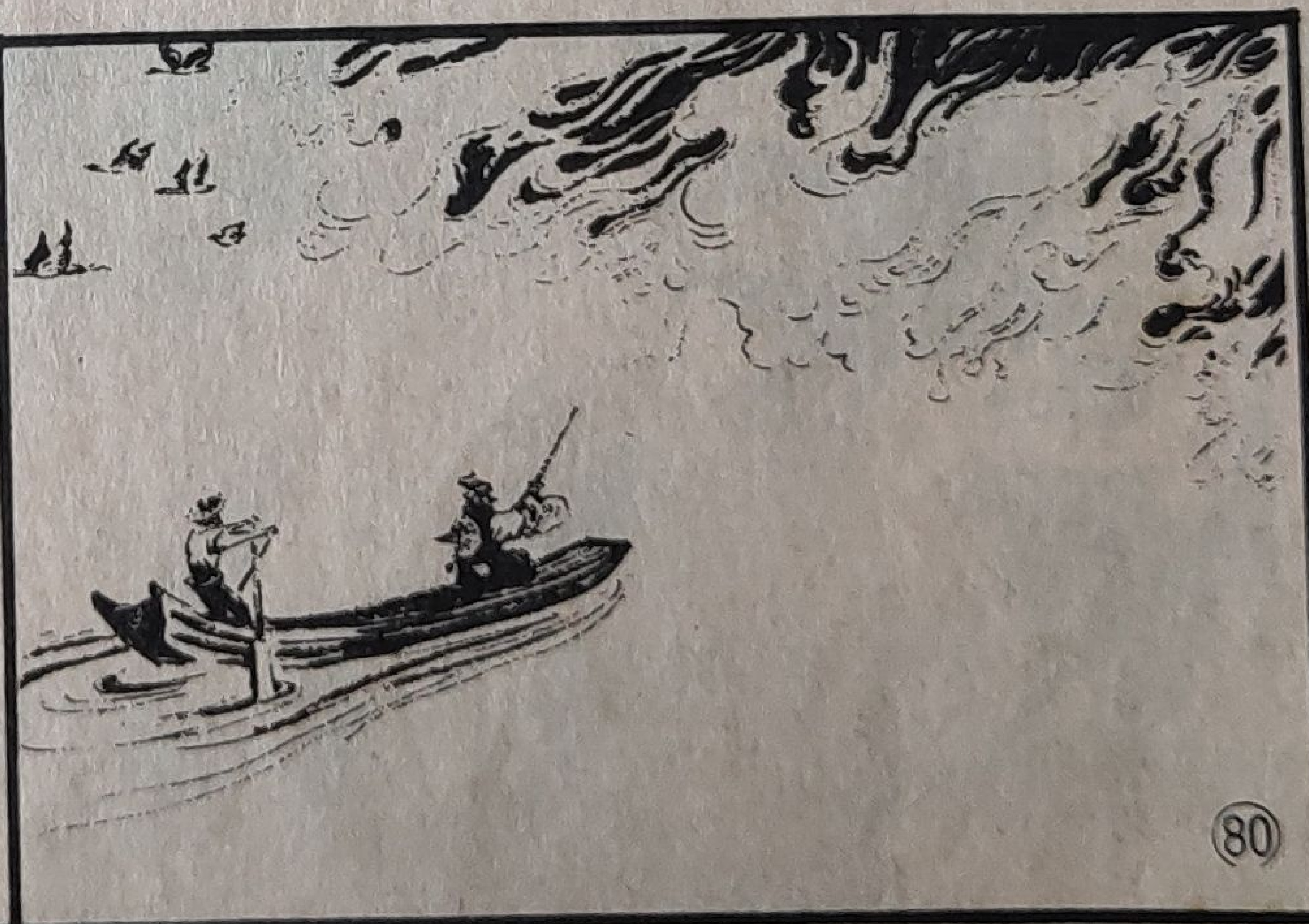
77　原來是一叢小船，都是兩隻聯在一起，上面也沒有人，只是堆滿蘆葦柴草，猛烈地燒着，順風直冲過來。



78　那幾十隻官船塞在一塊，港汊又窄，絲毫沒有迴避處。火船撞來鑽在官船隊裏，燒得官兵都跳下水，泅上岸逃命。



79　四邊盡是蘆葦野港，沒有旱路。那巡檢一看，岸上蘆葦也燒了起來。風又緊，火又猛，官兵走投無路，只得都奔到爛泥地裏站着。



80　火光叢中，只見一隻小快船，船尾上一個人搖着船；船頭上坐着一個道士，手裏拿着一口寶劍，大聲喝道："休教走了一個！"原來他正是公孫勝。



81　說話之間，東岸來了晁蓋和阮小五，引着四個打魚的，手裏都拿着刀槍；西岸上又來了阮小二、阮小七，也引着四、五個打魚的，手裏都拿着飛魚鈎。



82　東西兩岸好漢，一齊動手，排頭搠過來，把巡檢和許多官兵都搠死在爛泥地裏。



83　阮小二從船艙裏把何濤提上來。晁蓋饒了他的性命，叫阮小七用小船送他到大路口，放他回去給濟州府送個信：休要再來太歲頭上動土！　　（待續

上文提要：

司馬洛的舊同事碧嘉被割斷喉頭而死，兇徒手法殘忍之極，一輛紅色跑車自李家離去，李國彬亦遭同樣手法所害，那款跑車查出兩名車主，一男一女，男姓麥廣深是個富家惡少，正熱烈追求吧女菲菲，而菲菲答應司馬洛去纏住麥廣深，以便潛入麥家進行偵查……



奇俠司馬洛故事／馮嘉・文
可飛・圖

血雨（三）

詭計試佳人 疑兇終現形

「她說你人很好，你是一流的汽車技師，她簡直把你作她的弟弟了。」司馬洛信口開河地說着。

「唔——呃——」阿安擰着自己的手腕，臉上微紅，顯得受寵若驚的。

司馬洛指指他的車子：「有什麼毛病嗎？」

「沒有，」阿安搖着頭：「機件是一流的，如果你會用它，可以說是永遠都不會壞的！」

司馬洛拍拍車子：「我是會用它的，這是我的好伴侶。」

阿安嘆了一口氣：「我但願能擁有這樣一部車！」

「你年紀還輕，」司馬洛安慰道：「努力下去，你可能還不止能有一部呢！」

阿安搖頭：「不會的！我已經沒有希望了，天就是這樣不公平的，有些人永遠不會有錢的——不論怎樣努力，有些用不着怎樣努力，錢就多到花不完了！」

這是典型的青年人心態了。

司馬洛在車子旁邊的一隻木箱上坐了下來，搭訕着說：「你已經跟了小姐很多年了？」

「很多年了，」阿安點點頭：「我簡直在這裏長大的。」

「那麼，」司馬洛說：「你對小姐的事情，一定知道得很多？」

阿安點點頭：「當然知道得比較別人多了！」

司馬洛看着他：「你的小姐，力氣好像相當大，她練過武嗎？」

阿安皺起了眉頭看着司馬洛：「什麼意思？」

「我只是覺得，她是一個孔武有力的人。」司馬洛說。

阿安忽然格格地笑了起來：「這倒是天下奇聞了，我就從來沒有見過她練武！」

「這是眞的嗎？」司馬洛問。

「如果我不知道，」阿安說：「也不會有別人知道了！」

司馬洛聳聳肩。阿安繼續研究那部車子，司馬洛在旁敲側擊地繼續對他提出問題。他現在是利用阿安較低的智力從而探取瑪莎的事情，因此有時，他的問題是問得相當露骨的。

後來，直到阿安覺得奇怪了。他瞪着司馬洛：「你爲什麼要問這些呢？她不是對你很好嗎？」

司馬洛的臉有點紅了。「哦——呃——」他訕訕地說着：「我只是對她感興趣，我只是想對她知道得多些。」

「你好像是懷疑她做過什麼壞事，」阿安說：「但我可以告訴你，朋友，她是一個女人，她從來不會做什麼對不起人的事。」

司馬洛悶悶地回到了屋中，他不知道阿安說的是不是眞話，但毫無疑問，他是一個很忠心的僕人，他是絕對忠心瑪莎的，如果他知道什麼的話，他也不會告訴司馬洛的。

他在床上躺了下來，朦朧之間，他就睡着了。後來，他給人推醒，睜開眼睛，發覺瑪莎已經坐在床前了，窗外天色開始暗了下來。

「你忘記了吃午飯！」瑪莎說。

「不要緊，」司馬洛說：「晚飯多吃一點好了。」

「那麼穿衣服吧，」瑪莎說：「我們出去！」

「到那裏去？」司馬洛問。

「我們去過一下夜生活，」瑪莎說，「如果你沒有主意，我可以帶你到一個地方。」

司馬洛聳聳肩：「那麼，你做主好了。」

* * *

瑪莎把司馬洛帶到了一個很奇怪的地方，那是一個私人的派對，開在一間私人的郊外別墅裏。

瑪莎把司馬洛帶到了那裏，和主人握手寒暄過了之後，便把司馬洛領進了廚房。

「我知道你的肚子餓了，」她說：「現在盡量吃吧！」

那廚房裏是堆滿了食物的，這是一個豪門的派對，食物和酒無限地供應，也沒有人留心他們在廚房幹什麼。司馬洛就在廚房裏弄了一頓自助餐。

當他們大嚼完畢之後，瑪莎一拉司馬洛的手：「我們到花園裏去吧！花園裏更好玩。」

「但樂隊是在屋裏呀！」司馬洛說。

「在這種場合裏還要跳舞的才是傻子！」瑪莎說。

她把司馬洛領出了園中，原來，那園中果然已經有了不少人在做愛了。有些是躺在陰影裏，有些則公然地就在長椅上來。有些是一男一女，有些則不是。愈是文明的人，性生活就愈是荒淫的。

「我來過這裏幾次。」瑪莎拉司馬洛在陰影中坐下來之後說。

「原來你在這裏做愛成癮了！」

「問題就在此，」瑪莎說：「我並沒有在這裏做過，帶我來的對手並不理想。他們帶我看，看得我的心中起了火，但我不想和他幹，寧可回到家裏去洗冷水浴。」

「你想怎樣？」司馬洛嘲諷地微笑着：「想要一隻貞節牌坊嗎？」

「不是貞節的問題，」瑪莎正色地說：「我認為性是一件神聖的事情，正因為這是一件神聖的事情，我覺得我不能用條件去侮辱它。那些只肯跟自己結婚的男人上床的女人，不是貞節，不過是變相的賣淫。她們用自己的身體去交換一張長期飯票，這本質上和交換金錢不是一樣嗎？我不會侮辱自己的身體。任何條件都不能換到我。我只和我喜歡的男人一起，而那時，我是不講條件。」

「也許你是說得對的。」司馬洛點點頭。實在，他對瑪莎的意見，卻是十分之同意的，她就像把他的心聲說了出來似的。

「我一直希望，我能夠和一個我真正喜歡的男人一起，在這裏做那件事！」瑪莎說。

「那麼，」司馬洛笑了起來：「一定還有很多事情你想和我一起做的了！你要不要列一張清單？」

瑪莎吃吃笑：「那要一張很長的紙才能夠用。」

司馬洛擁着她，把她在地上按倒了。他們一起滾進了陰影暗處。

他們熱烈地接吻，而司馬洛發覺這個時候的瑪莎，已經像一團火般熱了。這是自然的反應，在這樣的環境之中，再加上剛才在廚房裏喝了不少酒，她自然是會衝動起來的。

司馬洛自己也有同樣的反應。

當她拉他的手去替她拉開拉鍊的時候，司馬洛在她的耳邊低聲說：「有一個條件，得要首先聲明的，那就是我們只能一對一，如果再加一個對手，我就要退出了。」

「我的清單上並沒有集體宣淫這一條，」瑪莎說：「而且，我對這個也是不感興趣的。我認為這是不衞生的事，我們到底是人，不是狗！」

司馬洛嘆了口氣：「真奇怪，瑪莎，似乎每一件事，你的看法和我都是相同的！」

瑪莎吃吃笑：「別說那麼多話好嗎？現在是行動的時候，而不是說話的時候。」

於是司馬洛不再說話了，他只是做事。

瑪莎發出很響的呻吟聲。在他們附近也有不少人的，但這些人都是只顧做自己的事，發出自己的聲音，而對他們毫不理會。

後來，瑪莎的身子開始劇烈地發抖起來了，司馬洛知道她的高潮是正在來了。

她似乎感到痛苦地呻吟起來。

「我……我像快要爆炸了！」她吶吶着：「這……真的不會把我弄傷嗎？」

「如果我粗暴一點，你就會傷了！」司馬洛說：「但我是一個溫柔的男人！」

「我——我要爆炸了！」瑪莎呻吟着。

司馬洛的動作已轉慢，很慢很慢的。如果太粗暴，就不會有什麼樂趣了。

不到一分鐘，她就整個人都要散開似的推着他，「不要！」她吶吶着說：「夠了……」

他仍然繼續了好幾秒鐘——為了自己的樂趣。然後他便頹然地倒了下來，和她躺在一起。

後來，當她的呼吸恢復了正常之後，她幽幽地說：「現在，我們又幹什麼呢？你來提議！」

的確，最重要的一件事都已經幹過，可以說是已經盡歡了，還有什麼好做呢？

「總之，我們不能現在就去睡覺！」司馬洛說。

在他想出一個主意來之前，一個玩意卻自己送上門來了。三個人，一男兩女，全身赤裸地從黑影中鑽出來。三個都是歐洲人，兩個女人是金髮的，那個男人的頭髮則是棕黑色。男的不英俊，女的也不美麗，但是都很強壯。

他們傻氣地看着司馬洛，吃吃笑着。司馬洛和瑪莎都下意識地拉過衣服來遮着身子。

他倆都感到一陣毛骨悚然。

「我們一起玩吧！」那個男人吃吃笑着。

「剛才我看見你的本領不錯，」其中一個女的說：「他們說中國人的本領是特別

高强的，我倒想試一試！」

「不！」瑪莎不滿地：「司馬洛，別讓他們胡來！」

「到別處去吧！」司馬洛溫和地對那男人說：「我們對這一套是不感興趣的。」

「我知道東方人總是特別害羞，」那個男人說：「但當你試過之後，你就知道好處了。」

那三個人的目光已經相當呆滯，欠缺了正常人的靈活。顯然他們已經受了過量的酒精或甚至大痲的影響，忘記了禮貌和廉恥。

那人一手搭在司馬洛的大腿上，這使司馬洛的暴躁感又增加了。他連忙一手把那人的手打開。聲音提高了一點：「你沒有聽見我說不行嗎？」

「我可以教你不少你從未見過的玩意。」那男人說。

「我自己的玩意我自己會，用不着你教。」接着司馬洛提高聲音叫道：「喂，放手！」

因爲，那兩個女人這時也把瑪莎擁住了，在她的身上上下其手的。瑪莎好像一隻受驚的小狗一般扭動着身子。

但是那兩個女人把她的手脚都捉住了。

「我來試一試她吧，美人兒！」那個男人吃吃笑着向瑪莎走過去。

這時，司馬洛一脚伸出去，勾住了那男人的脚踝。那男人就這樣向地上仆了下去。這個强壯的人，一定喝酒太多了，一仆下去，就沒有再起來。

「你們兩個！」司馬洛向那兩個女人一指，威武地喝道：「放手！我會把你們也殺掉的。」

那兩個女人果然有點怕了。

那兩個女人也已沒有了羞恥之心，但恐懼之意却是有的。恐懼是人類的本能，看見那個男人也倒了下來，她們不能夠不放了。

瑪莎連忙跑開，又抓起衣服遮着身子。

「滾！」司馬洛喝道：「滾！」他揮動拳頭。做着打架的手勢。

那兩個裸女閃進了樹林的陰影裏，不見了。

瑪莎和司馬洛都匆匆地穿上衣服，瑪莎說：「我們還是走吧！快點離開這裏。」

司馬洛的想法和她是相同的，他也覺得，愈快離開這裏就愈好。

他們穿好了衣服，回到了車上，離開了屋子，駛到公路上，瑪莎才鬆了一口氣。「我的天！」她說，「我永遠不敢再到那裏去了！」

「我本來就已經不大贊成到那裏去的了！」司馬洛說。

「幸而你把他們擊退了，」瑪莎欽佩地看着司馬洛：「我倒沒有想到，原來你的拳脚也是這麼了得的。」

司馬洛望向她，眼光與她的眼光接觸，但是看不出她的眼光有甚麼虛假之處。

她似乎是眞正地對司馬洛表示欽佩的，除非她的演技是那麼好，連司馬洛也看不透。司馬洛反而連忙表示難爲情。他說：「實在是那個人喝醉了酒，站不穩罷了，如果眞正地打，我怕他會把我的頸子也扭斷。」

在女人的面前，司馬洛是沒有誇口自己的本領的習慣的，但是也很少如此謙遜。

「也許這是你的唯一缺點了，」瑪莎嘆息着：「如果你也孔武有力，那就眞是十全十美！不過，這該是太奢望了，世上那有十全十美的人？」

司馬洛沒有出聲，他的心裏是正在想着：「爲甚麼瑪莎剛才沒有動手抵抗呢？既然瑪莎有着能夠壓倒碧嘉，而把她置諸死地的身手，那麼，剛才那兩個女人，瑪莎該不會把她們放在眼內的。

「現在，我們又到那裏去呢？」司馬洛心不在焉地問。

「我看還是去游一個泳吧！」瑪莎說：「我覺得很髒，要一個大海的水才洗得乾淨。」

「這是一個好主意！」司馬洛說。他還想到了另一個好主意，但是，他並沒有把這個主意告訴瑪莎。

他開着車子往海灘馳去。天很明朗，天上的月光仍然很亮。是一個很適合月下裸泳的晚上。

司馬洛忽然把車子在路邊停了下來，瑪莎詫異地看着他的時候，他向路邊的電話亭指一指：「不介意我打一個電話嗎？」

瑪莎看着他，露出一個頑皮的微笑：「你不會是有太太的吧？」

「爲甚麼這樣想？」

「也許，你這樣久沒有回家，你得打電話回家去向太太交代一下，」瑪莎說：「許多男人都是這樣的。不過，我實在也不介意。反正我也不會佔據你，你不會娶我，我只是暫時借用一下，就是你有十位太太，也沒有關係的！」

司馬洛微笑：「但我不是打電話給太太，我只是打電話給一位朋友。」

他下了車，走進那座電話亭裏，在電話機中納入了角子，打了一個電話。

電話接通了，他說：「老莫？」

「我是，」那邊的人說：「司馬洛，進行得怎樣了？」

司馬洛嘆一口氣：「我總希望有一次捉到你正在睡覺，但每一次你都是醒着的，究竟你甚麼時候睡覺的？」

「十年之前打電話來，你會捉到我正在睡覺，」老莫說：「現在就比較難一點了。有甚麼事我可以爲你服務的呢？」

「我想你派幾個人，替我做一些事情……」司馬洛說。

＊　＊　＊

司馬洛從水底慢慢地向上升上去，眼睛望向水面。他好像看見兩個月亮。一個月亮是一片檸檬色的光，從水面之上透下來，這是那個眞正的月亮。第二個月亮就是瑪莎了。

她那嫩白的身軀，在清澈的水中，在月光的襯托之下，更加顯得晶瑩耀目了。他幾乎不想升上水面去。欣賞女人，是有許多種角度的，而現在這一個，却是最佳妙的角度之一，尤其是當肉慾已經退盡了，可以清靜地欣賞眞正美的時候。

她好像一隻白玉彫成的青蛙似的在上面掠過，手脚也以近似青蛙的動作在一開一合，一撥一撐的。全身都是那麼白，只

有這麼一小塊三角形的黑。

他幾乎不願意升上水面去，就可惜，人的體能是有限的，他不能夠永遠留在水底，他必須升上水面去吸氣。

他在瑪莎的身邊升出水面，吸着新鮮的空氣。瑪莎停了下來，浮在那裏。

「要不要比賽游到岸邊去？」司馬洛問。

「為甚麼要比賽，比賽的獎品，你都沒有能力領取！」她橫了他一眼。

「有很多方法享受生命的，」司馬洛說：「例如，第二個上岸的人，就要替第一個上岸的人按摩。那即是說，你替我按摩。」

「你像很有取勝把握？」

「當然了，」司馬洛微笑：「因為這一次，我不會再讓你了。」

「哼，那麼我們來試一試好了！」瑪莎說：「我最有興趣打擊那些大言不慚的人。」

她一轉身就動身向岸邊游去。她這樣做當然是不公平的，因為不宣而戰，她已經佔先了兩個身位。但，在男人的面前，女人多數是會忘記了甚麼叫公平的。司馬洛微笑，跟在她的後面。

瑪莎游得相當快，但正如司馬洛所說，這一次，他是不打算讓她了，因此，很快，他就已經追了上去，而且越過了她一個身位。

瑪莎在後面撒嬌地呱呱大叫，但是沒有用，司馬洛充耳不聞，而且這一叫，就使她更加落後了。結果，司馬洛比她先廿呎到達岸邊，登上了沙灘。他跑進了樹下的陰影中，瑪莎趕到的時候，看見他已經在那裏張成了一個大字形，等着接受她的服務。而且，他的身上已經穿上了一條泳褲。

「為甚麼穿上這個？」瑪莎指一指。

「算我是害羞吧！」司馬洛說。他穿上了這條泳褲，當然是有他的理由的，不過，他就是不肯把這個理由告訴瑪莎。

「好吧！」瑪莎說：「我是願賭服輸的！」她蹲了下來，動手替司馬洛作肌肉按摩，一面說：「不過，如果幹得不好，你要原諒我，因為我是沒有經驗的。」

「不要緊，你幹得還好！」

她的確幹得不錯。雖然動作生硬一點，但她是有誠意的，她的誠意，就補充了經驗方面的缺點了。

當然，由於她缺乏經驗，她的手腳有時是難免粗一點的，帶來的不是舒快之感，而是痛苦了。

司馬洛閉着眼睛。

忽然，瑪莎的手離開了他的身體，發出一聲驚呼，司馬洛張開眼睛，看見有一雙穿了牛仔褲的腳踏在他的身邊。他再抬起頭，看見一把白茫茫的彈簧刀指着他的臉，使他無法站起來。拿着刀子的是一個頭髮長長的飛型青年，下身是一條牛仔褲，上身則是一件顏色的背心，那張臉上是一派蔑視而兇悍的表情。

他的眼睛再轉過來，看見瑪莎的身邊，也站着另外兩個差不多同樣打扮的青年，手上也是拿着刀子，刀尖對着瑪莎。

瑪莎正以兩臂抱着胸，而兩腿緊合着，拚命遮掩自己的赤裸身體，但當然這是遮掩不住的。

「你們究竟想怎樣？」瑪莎快要哭似地。

那三個青年都哈哈笑起來。

「等一等，」司馬洛躺在地上說：「你們想要錢的話，我給你們好了。」

「我們已經拿了，」那兩個人說：「你們在玩戲水鴛鴦時我們就已經拿了。」

「那你們還想怎樣？你們拿了就走吧！」司馬洛說：「我們不報警好了。」

那個拿刀指着司馬洛的人吃吃笑：「可惜我們却還嫌不夠！」

「不夠也沒有辦法的，」司馬洛苦着臉：「你也知道，我們身上不會有錢的，我們連衣服都沒有。」

那人露出一個淫褻的微笑：「錢我知道你們是沒有了，但是，她有一件東西我們想要的。」

「別這樣！」司馬洛哀求地：「她是個好女人！」

那人又哈哈大笑起來了：「壞女人在最初也是好女人，嘗過了甜頭，才會變成壞女人。」

那另外兩個飛型青年，已經在向瑪莎毛手毛腳了，瑪莎發出着小貓般的叫聲，左閃右避着，但是她的手仍死命攬着胸前，雙腿也緊緊地合着，在動作上受到了限制，躲不了多少，所以也給他們佔盡了便宜。

司馬洛咬着牙不做聲。

「你大概是不能人道的了，」指着司馬洛的那一個吃吃笑着：「不然，怎麼摸了這樣久，上來還祇是摸摸捏捏的？」他轉對瑪莎：「喂，他眞使你失望，是不是？」

另外兩個發着怪叫：「我們可以讓你領略到一個眞正男人的滋味！」

「三個眞正男人！」指着司馬洛的那個說。

「你們不能——」司馬洛抗議着要坐起來，但是刀子一指，他又不得不坐下了。

「別動！」那人警告：「不然你的臉上先開一個洞，如果你乖乖的，那麼有好戲給你看，也有好功夫給你學。」

「不要——」

「別吵！」那人喝叫着，一掌摑在司馬洛的臉上，打得司馬洛在沙上打了一個滾。很奇怪，如果在平時，司馬洛是一定會起而抵抗，甚至已經有了辦法反抗。

但是現在的司馬洛，不知怎麼却是變得馴如羔羊，任憑宰割了。那人叫他別吵，他果然就閉上了咀巴。

「你！」那邊的兩個人又用刀子指着瑪莎，命令着：「躺下來，攤開來！」

「不，」瑪莎的態度，却是強硬得很：「不行，你們一定要，就殺死我好了。」

「我們倒捨不得殺死你！」那人說：「不過，你別以為你很夠硬，許多夠硬的女人，也一樣給我們折服了的。讓我來給你看點利害！」

那人將手一揮。「啪」瑪莎的臉上着了一掌，整個人仆到了地上，司馬洛咬牙，看見她再爬起來時，咀角已流着血。

「不行！」瑪莎叫道：「要就殺死我好了！」

「啪」又一掌摑過去，然後又一掌，又一掌。司馬洛愕然看着，看到瑪莎的咀角

已流出相當多的牙血，而她的一邊臉，也給摑得又紅又腫了。雖然她不願意，現在她也不由自主地在地上張開成了一個大字形。

其中一個飛仔跪下來，用一隻膝壓住了她一隻脚，另一隻手則按住了她的另一隻脚踝，於是瑪莎的腿子就不能合上。她要坐起來，兩隻手掌的手指勾曲成鷹爪似的，要向制住她的脚的這個飛仔臉上抓去。

但是其中一個，手上的刀子「刷」的遞上前去，指住她的臉，於是，她的處境就和司馬洛一樣了。那就是，如果她硬要起身，她就會被刀所刺。

一時，她也呆住在那裏了。

「怎麼樣？」那人吃吃笑着：「現在，你可要乖乖地聽我們的話了。」

瑪莎祗是呆住了一陣，跟着她又動了。她的臉竟然不顧一切地迎上去，也不管那刀子是會刺進她的臉去的。

那人倒吃了一驚，連忙縮後，瑪莎的手掌一揮，便摑中了那人的臉。「啪」那人不但被摑了一掌，而且，被瑪莎的指甲尖劃過，他的臉頰上還出現了幾條血痕。

那人吐出一連串惡毒的咒駡，這一次是揮動拳頭了。他的拳頭一揮就擊中了瑪莎的一隻眼睛，瑪莎打了一個滾，另一個連她的雙脚也無法按住。

她尖聲大叫起來：「救命！救命！」

那兩個飛仔連忙圍住她，揮刀恫嚇，揮掌摑她；但是沒有用，瑪莎好像完全瘋狂了似的，還是在叫。司馬洛以及那個用刀指着司馬洛的人都呆呆地看着她。

「現在怎辦了？」那指着司馬洛的人終於低聲請示：「這樣下去，會逼到我們非殺死她不可的。」

「你們走吧！」司馬洛也低聲說：「算了！」他的手忽然動得很快，左手一拍那人持刀的手腕，就把刀子拍開，另一隻手則已握成拳頭，擊中了那人的下頷，那人簡直整個飛了起來，打了兩個轉，仆倒在沙灘上。

那兩個飛仔轉過來對着司馬洛。司馬洛小心地擺好了架式，咬牙切齒地道：「小子，來吧！過來！」

那兩個飛仔分左右向他撲過來，第一個到達時又是刀子先到的。司馬洛略一側身，讓那把刀子在他的腋下穿過了，然後手臂一沉，就把這隻手夾緊了。他的身子隨即一旋。

這一下不但快，而且是勁力强大的。

那人被司馬洛這樣一扭，便身不由主地直向旁邊飛開去，剛好與他的那個同伴撞個正着，兩個人都跌倒地上，一起變作了滾地葫蘆。

但是很快，他們又一一跳了起來。

但是現在的司馬洛，却變得勇悍有如出柵的猛虎。他叱喝一聲，一躍而起，右脚就直向第一人撑過去。他這隻脚的脚掌邊緣，正踢中了第一人的頸子邊緣。

「托」那人打着轉跌開了，這一次跌得重得多，掙扎着不容易起來了。

餘下那兩個人挺刀向司馬洛進攻，司馬洛却是應付裕如。事實上，就是眞的打，兩個普通持刀的人，他也不放在眼內的，更何況這些人與他顯然是早有默契的。

那兩個人奮勇向他進攻，不過，所用的都是並不實際的招式，只是好看，就像銀幕上那些龍虎武師一樣。

司馬洛一面和他們耍着花招，一面低聲喝道：「逃吧！你們快點逃！」

那兩個人也很合作，其中一人詐作中了司馬洛一掌，跟蹌着跌到了遠處，再爬起來，叫道：「走吧！走！」

三個人分三個方向逃走。

司馬洛追了幾步，又回到瑪莎身邊去。

瑪莎在他們交手時，一直是蹲在那地上縮作一團，睜着那亮閃閃的眼睛在看着他們。現在，司馬洛來到了她的身邊，她才動了。她向司馬洛一撲，倒進了他的懷中，淒然地哭了起來。

「現在已經沒事了，」司馬洛安慰地摟着她，溫柔地說着：「他們已經走了！」

瑪莎只是哭。司馬洛讓她哭了一陣，以便她緊張的情緒能通過哭泣發洩掉，然後說：「現在我們穿好衣服，去報警吧！」

瑪莎又點點頭，司馬洛去替她拿了衣服，幫助她穿上了，然後把她扶上車。這時他自己也穿好衣服了。

當他開動車子的時候，瑪莎說：「你失去了很重要的東西嗎？」

司馬洛聳聳肩：「沒有，只是失去了一點錢，一支金筆，一隻錶！」

「那麼，」瑪莎遲疑着：「可不可以不報警呢？」

「你不想張揚？」司馬洛明白地點頭：「這是有點尷尬的。面子上不好過。」

「尤其是我和一個男人一起，在沙灘上一點衣服不穿地游泳。」瑪莎說。

「對你的生意有影響？」

「可以這樣說。」

「那麼我們回家去睡一覺算了！」司馬洛說：「明天就忘記這件事情吧！」

「這個世界眞醜惡！」瑪莎說。

司馬洛點頭：「是的，有人的地方就有醜惡，想避也避不開！」

司馬洛拿着電話，搖着頭：「我從來沒有做過這麼多錯事，又弄錯了！」

「她現在怎樣呢？」老莫的聲音在電話那邊問。

「睡了！」司馬洛說：「醫生來過，給她吃了兩顆鎮靜劑！」

他說着向睡房的門瞥了一眼。那房門是關着的。現在已經是天亮了，他仍然在瑪莎的家裏。

「會不會是假裝的呢？」老莫問。

「怎可能假裝？」司馬洛忿忿不平地道：「在這種情形之下，你能假裝嗎？她一邊臉都變成了藍色，一隻眼睛都黑了。如果她眞的有甚麼本領，她那時已經施展出來了！」

「但是，」老莫說：「一切證據都證明了，一定就是她，不會有別人的。」

「我知道不是她，」司馬洛說：「她不是那種人，我老早就覺得不是，現在，我更肯定不是她！」

「你對女人總是有偏見的，」老莫說：「你記得有多少次，你差點喪在女人的手中嗎？」

「我得到女人幫忙而把事情辦好了的次數也同樣地多！」司馬洛說：「我接近女

人的機會較多，因此我對女人也知道得多，我比你更會觀察女人，我知道這個女人不會是兇手。」

老莫沉默了下來，而司馬洛也沒有甚麼話好說，他仍然感到很抱歉。那幾個對他們行刦的飛型青年，當然就是老莫應司馬洛的要求而派去的。司馬洛這樣做的用意，就是要把瑪莎逼到忍無可忍的程度，那麼，假如她是有甚麼本事的，她也無法不施展出來，作爲自衛的了。

但是瑪莎並沒有施展出來，這淸楚地證明了她是一個不懂武技的人，如果她懂的話，她是應該早就把那幾個飛仔擊倒了。

這個計劃，是在那個派對裏碰到了那三個洋男女時領悟出來的。

但是這個辦法，並沒有證實他的懷疑，而且，反而否定了他的懷疑。

「現在，你打算怎樣辦呢？」老莫問。

「我不知道，」司馬洛聳聳肩：「慢慢再想辦法吧！」

他的腦中也眞的是一片空白的。兩個嫌疑人物都證明了不是他要找的人，那麼，他到那裏去找他要找的人呢？不過，有一件事他肯定要做的，那就是，他要好好地爲瑪莎作彌補。他害瑪莎無緣無故地受了這許多苦，他實在抱歉。

「現在，」老莫說：「還有甚麼要我幫忙你的嗎？」

「暫時沒有了，」司馬洛說：「我再和你聯絡吧！」

司馬洛掛斷了電話，站起身來，在廳中走來走去，瑪莎正在睡覺，他當然不會去騷擾她的。於是，他踱出了屋外，到了那座花園中。

他心不在焉地踱向車房那邊去。

就在這個時候，一陣刺耳的馬達聲，那部紅色的野馬跑車從車房中開出來了，在他的面前掠過，直向花園門口駛去。

這部跑車經過他的身邊時，他可以看到，開車的人就是阿安。阿安狠狠地瞪了他一眼。然後，那跑車就不見了踪影。

司馬洛微笑：「那傻瓜！瘋瘋癲癲的，希望他不要把這樣一部好的車子撞壞了！」

他走到那車房去，坐上了他那部車子，弄着車上的機件，後來，心不在焉地，他把車子開動了，駛出了園外。心情不好，他就把車子開得特別快，要在那路上發洩一下心情上的抑鬱。

那部車子好像火箭一樣飛馳着，爬上山去，在山頂那蜿蜒曲折的路上飛馳着。當他到達了山頂上的地方時，他忽然看見下面的路上有一個紅點在閃動着。那個紅點，就是那部野馬跑車了。

司馬洛停了下來，望着下面。他發覺阿安這個一流的機械師，駕駛技術也眞不錯，那部車子控制自如地在那裏轉來轉去，一點也不如司馬洛所担心的，會有撞車的危險。

司馬洛微笑聳聳肩：「還好，還好！」

那部紅色的野馬跑車，在他的視綫之外消失了。

司馬洛又把注意力放回他的車子上，發動了馬達，以比較緩慢的速度下山。

當他快要下到山脚的時候，那個紅點又在後面出現了。

原來阿安不知甚麼時候已經繞到了他的後面來，正在從後面追上。

司馬洛的臉上忽然露出了一個頑皮的微笑。

他的脚在油門上一踏，那部車子，便像一支箭似的，轉眼之間，阿安那部紅跑車，又給他抛離在後頭了。司馬洛的車子以高速沿着公路飛馳，從倒後鏡中看見，阿安的車子正在極力要跟上他。其實，司馬洛那部車的價錢雖然比阿安那車子高得多，但兩車之間，性能方面的相差其實却不太大，由於同是高價的上等跑車，發揮起來，主要還是得看駕車人的技術如何。而，司馬洛的駕車技術，毫無疑問是第一流的，對於飛車追逐這件事，經驗也是十分之豐富，因此，阿安要跟上他，是並不容易的。

看着阿安吃力地在後面追隨着，司馬洛就微笑得更加得意了。這個小孩子，現在大概知道了天下之大，能人異士是多着的，現在不再那麼自怨自艾了吧？

司馬洛是應該可以輕易地把阿安擺脫了的，可是他却並沒有如此做。

他只是吊着他的胃口，在阿安的前頭保持一段距離，阿安追得近一點，他便開得快一點。

阿安始終都無法追上。他可以想像到，阿安的臉上，現在一定是充滿了急怒的表情了。

但是，司馬洛也不希望太虐待這個可憐的孩子，因此，逃了一段路之後，他就慢下來，而轉進了路邊一塊平坦的草地上，停住了。

這個時候，他們已經到達了一處很荒涼的地區，司馬洛是故意挑選那些難走而很少車子經過的小路的。現在，他就到了這一片人蹤罕至的草地。

阿安那部紅色跑車也衝上了草地來，在司馬洛那車的前頭停住，打橫阻住了司馬洛的車頭。這使司馬洛的車子一時無法開動了。

阿安伸出頭來瞪着司馬洛，使司馬洛感到意外，他那張瘦瘦的臉上，竟是充滿了無比的恨意。他瞪着司馬洛，叫道：「你以爲你逃得脫嗎？」

司馬洛的心裏感到一陣抱歉，他在想：他沒有想到，這樣也會傷到阿安的自尊心的，而且傷得那麼厲害。他抱歉地說：「我並沒有逃走呀！」

阿安推開門跳了下車，跑到司馬洛的旁邊，伸出一隻手指着他：「你是來偵察我的。」他的臉上的肌肉扭曲着：「你……」

司馬洛溫和地說：「別那麼衝動好不好，阿安？沒有人對你有惡意的！」

「你這個禽獸！」阿安用拳頭一搥司馬洛那部車的門，然後把車門拉開了，一手執住司馬洛的衣襟，猙獰地咆哮道：「你這禽獸！我要殺死你！」說着他就要把司馬洛從車中揪出來。

司馬洛穩穩地坐在車中，使阿安感到重若千鈞。他也有點沉不住氣了，冷冷地說：「放手吧，阿安，你過份一點了！」

阿安咆哮着一發力。他的力氣是出乎意料之外的大。

「勒」一聲，司馬洛的衣襟裂開了，爲了保護衣服，司馬洛無法不離座而起，給阿安揪了出去。但阿安却不是向後退，而是向後面倒去，在地上躺了下來，使司馬洛向他的身上仆下去，但同時，他的雙脚却伸了起來，把司馬洛前胸撐住，放手，用脚把司馬洛向後面一送。

司馬洛整個人向後面飛了出去，跌在地上，跌得滿天星斗。平時他是沒有那麼容易中招的，但這一次他却是完全沒有提防。在他的心目中，阿安只是半白痴，他做夢也想不到，阿安會有如此矯捷的身手，以及會使出如此狠辣的招數。

近來，似乎有不少事情，都是出乎他的意料之外，使他夢想不到的。

在滿天星斗之中，司馬洛看阿安跑到他的身邊來了。阿安提起了一隻脚，這隻脚看來就像有五呎寬。這隻五呎寬的大脚向司馬洛的臉上踏下去。

司馬洛的靈活反應及時恢復了，猛然向旁一滾，阿安本來踏向他臉上的脚，就踏到了地上。

司馬洛緊接着又再滾了一滾。是豐富的搏鬥經驗教他這樣做的，而他也果然並沒有做錯。阿安一脚踏不中，便緊跟着再來第二脚，又給司馬洛閃過了。

當他跳前去再踏第三脚的時候，司馬洛已經有了準備。當這隻脚舉起的時候，司馬洛也飛起了，脚尖踢中了阿安的小腿肚。阿安大叫一聲，窒了一窒，司馬洛的雙脚，便又再換了一個招式，這一次則是好像剪刀般夾着阿安的脚踁部份，身子隨即滾動了。

阿安爲了避免腿子被絞斷，大叫一聲，不能不也跟着滾動，於是就打了一個觔斗，重重地在地上一摔；這一次，是輪到他滿天星斗了。

阿安爬得起身時，司馬洛已經站在他的面前。司馬洛向他伸出一隻手，說：「起來吧！阿安，別做傻瓜！」

阿安用憤恨的目光瞪着司馬洛，左手拉着司馬洛的手，借他之力爬起來，右手却在身上一摸，當他跳起身來時，右手已經有了一把刀子。這把刀子一晃，向司馬洛的喉嚨橫刺。

一把鋒利的剃刀！這又是司馬洛做夢也想不到的一着。

不過司馬洛現在已不像前一次那樣沒有防備了。司馬洛敏捷地一閃身，剃刀差兩吋沒有割破他的頸子。

但跟着，阿安的拳頭却擊中了他的腹部。司馬洛跟蹌地跌後，撞到車身上。

阿安的臉上現着兇狠無比的表情，一步一步上前，那把明晃晃的剃刀遞在他前面。

司馬洛搖搖頭，清一清頭腦。「別傻吧，阿安！」他說：「你誤會了。」

「你來查我，我本來就要殺你的，」阿安咬牙切齒：「你還累得小姐傷成這樣，我更有理由要殺死你！」

「你有甚麼值得我偵查的？」司馬洛問。

「你在偵查甚麼？」阿安問。

司馬洛的腦子裏好像閃過電光，忽然醒悟過來了：「你——」

「我要割破你的血管，把你全身的血都放出來，要你的血全部流乾了才死。

「我要你成爲一具乾枯的屍體，」阿安繼續咆哮着：「我要看着你慢慢死去！」

司馬洛看着阿安手中那閃閃生光的剃刀在發怔。這把剃刀，也可能就是造成碧嘉的死亡的兇器。

剃刀，那部紅色野馬跑車……

司馬洛小心地說：「別傻吧，阿安，你看得電影太多了，你以爲殺人是那麼舒服的事嗎？銀幕上的演員所流的血是顏料，但人流的是眞血。看見血，你會作嘔，你會暈倒的！」

阿安鄙夷地歪起咀唇：「我知道，用不着你教我，我又不是第一次做這種事！」

司馬洛在想：那部車子，瑪莎是隨時讓阿安拿去用的，那麼，阿安可以開了車子去做任何事情的了……

「你做過？」司馬洛說：「別跟我開玩笑！」

「你不相信，你可以站着試試，」阿安冷冷地說：「你可以自己看着自己。」

「你知道我是來查你的，」司馬洛說：「那麼，你是承認你殺了碧嘉。」

「承認了又如何？」阿安獰笑：「反正你也沒有機會把我抓回去的了。」

「你認識李國彬？」司馬洛問。

阿安格格地笑起來了：「李國彬是個傻瓜！」

司馬洛熱血沸騰起來。現在不會弄錯了。他所找的人就在眼前，殺李國彬和碧嘉的兇手就是阿安。沒有錯，就是瑪莎這部車子。那一次他看見的，就是瑪莎這部車，不過開車的人並不是瑪莎而是阿安。阿安開了這部車去殺了人又逃走。

他當然認得司馬洛，當然知道司馬洛當日是正去找李國彬的，因此當司馬洛出現在瑪莎身邊的時候，阿安自然就知道，司馬洛是爲了偵查他而來的了。這解釋了阿安那怒恨的目光了。

「爲甚麼？」司馬洛問：「你和他們究竟有甚麼地方過不去？你要這樣對他們？」

阿安微笑，但是他眼中的恨意，和他的笑容却是成反比的。他似乎任何人都恨，不需要甚麼理由。他似乎是一個充滿了恨的人。

「你一定很希望知道，是不是？」阿安冷笑着：「你一定情願失去一條右臂也想知道，是不是？但是我偏偏不告訴你，我要殺死你，但我偏不告訴你！我要你死也不知道。」

他的刀子一動，又向司馬洛插過去。那把刀子動得極快，好像閃電一樣。

司馬洛一縮向左移，那刀子的刀鋒，只差半吋就割着他的鼻尖了。這是出乎司馬洛的意料之外的。他想不到阿安動起刀來，身手會那麼快。這的確是一個用刀的天才！以阿安的速度，他的確是可以把碧嘉殺掉的。

但爲甚麼？

「我不是女人，」司馬洛沉着地說：「你不會殺死我的。」

「口講沒有用的，」阿安說：「動手就知道了！」

（未完．三）

史加奇案錄之二／陳查利・文
可　飛・圖

義助（上）



骰寶王陷困境　夏利求援被殺

一年眨眼間便過去了，又已經是春天。

「一年之計在於春」，這是史加師傅的口頭禪，史加對於這句話的體會也很深。他已經很快地處理好桌上寥寥可數的文件，閑坐在辦公室裏，忍不住腦子裏胡思亂想。他想的是老問題：這個辦公室是不是應該結束？

「這一年雖然也辦過五六宗案件，亦可以說對社會安寧有一些貢獻，但爲了這點滴的貢獻，把自己囚在這小籠子裏，值得嗎？」每年史加重複地這樣問自己，已經四年了，仍未得出答案。

「若不是公司還運作着，你有機會認識到凱蒂嗎？」一想起凱蒂，史加嘴角立即呈現幸福的微笑：「是的，要不是公司還開着，而幹的又是這項性質的工作，我這輩子也休想能遇上凱蒂！」

史加依然還未得出結論：公司業務與認識了凱蒂，完全是兩回事。史加感到煩悶，習慣地從抽屜低格裏拿出一隻瓷碗，碗中有三顆象牙骰子。

私人辦公室門開了，進來的是夏利：「嗨！」

史加拿起三顆骰子，凝視着臉容憔悴的夏利點頭。

「前天說的事考慮過嗎？」

夏利依然無精打采。

史加坐在他的巨型辦公桌之後，手裏搖着「的得」作響三顆骰子，無聊地不着意的往桌面上的瓷碗擲了下去，說道：「聽說羅省近來賭業相當興旺，是嗎？」

「叮叮」的，骰子在瓷碗上碰撞滾動，坐在史加的客椅上打着呵欠的夏利，以惺忪的目光，注視着碗中的骰子，等待它完全靜止，當每顆都露出了顏色時，目光遽然一亮，說道：「三條一，圍骰！史加，你眞不愧爲『羅門』徒孫的表表者。」

「末學膚淺，眞是貽笑大方。」說着，取起骰子，續道：「夏利，你還未回答我剛才的問題。」又隨手將骰子，拋入瓷碗去。

「是的，洛杉機賭事漸漸蓬勃了。『骰寶王』聽說你想結業，派我專程過來，與你洽談。」夏利的眸子，沒離開過碗中旋轉的骰子。一粒已經停止，是一點；第二粒停了，也是一點；第三粒仍然轉着，表面泛出紅色，不知是四點，還是一點？夏利最後看到仍是一點，禁不住搖頭嘆息，忖道：「怪不得『骰寶王』要找史加！」

「王保軾給了些什麼好處，你願意跑來做說客？」史加揶揄地臉帶嘲笑。

夏利避開史加尖銳的目光，垂頭低聲說道：「不要這樣諷刺我。你也明白我的處境和苦衷的！」

「你父親是王保軾的師爺是另一件事；你有你的立場，上一代幹什麼，你不一定亦要追隨的呀！」

「家家有本難唸的經，有苦自己知。你是局外人又那會諒解？這就是所謂『人在江湖，身不由己』吧！」夏利彷似萬分悒鬱，不斷搖頭嘆氣。

「夏利，我們曾經是同門師兄弟，要知道，我不想你吃偏門的飯，爲虎作倀。」

「唉，提起師門，我眞是無面目再見

江東父老了。這裏有一封『骰寶王』寫給你的邀聘書，每週酬勞兩千美元。史加，你自己看着辦吧！我走了。」夏利不想繼續談，亦不想眞正的作「說客」，把信親手交到，便算交差。他揚一揚手，也不說再見，便頭也不回的，舉起疲倦的步伐，推門走出史加的私人辦公室。

史加目送夏利頹喪地離開，破例地打開招呼客人用的煙盒，拿了一根點燃了，含放兩唇之間。嬝嬝青煙，繚繞於史加臉上，史加不習慣地，蹙起雙眉，半閉眼睛，陷入沉思。

「鈴鈴……鈴鈴」電話的鈴聲，把史加從回憶中驚醒。史加拿起聽筒，說道：「芳婷，誰打來的？」

話筒傳來芳婷的聲音：「是LA來的長途電話。」

「LA？夏利還沒有回去呀，誰來的呢？」史加想了一想，說道：「接過來吧！……哈嘍，我是史加。」

「史加先生嗎？」是女接綫生以英文問道：「LA的林先生找你。請等等……喂，林先生，史先生的電話接通了。請到四號廂講話。」

「喂，你是史加先生？」聲音雖然很遙遠，史加却聽出是由一名四十歲以上的人發出，而且帶着濃厚的廣東潮州的地方鄉音。

「是的，我就是史加。林先生，我們曾相識嗎？」

「聽着，小心地聽着！你不能插手『骰寶王』的事！我不是在開玩笑，我建議你最好收拾幾件衣服，立即到歐洲渡假一個月，置身事外。勿與『骰寶王』鬼混，否則，死無葬身之地。」……「卡察」。

「喂，喂！」史加聽到「卡察」一聲，知道對方已經將電話掛斷。

史加聽完這個恐嚇電話，有點心煩意亂，也不明白，自己怎會無端端的被牽涉入黑社會的瓜葛之中。

史加腦海中忽然電光一閃，想起了夏利。喃喃自語地道：「，夏利，夏利！」史加驟然立起，躍過寬闊的辦公桌，拉開房門，一溜煙般衝出門口，留下他辦公室內的成員，怔在那裏，面面相覷。

＊　＊　＊

史加駕駛着他的保時捷九二四，連衝幾個紅燈，趕至夏利所投宿的酒店，連泊車也懶泊，把車子鑰匙拋給站在門口的侍應，便像旋風一般，衝入酒店之內。

史加跑到升降機等候處，見所有升降機都顯示着上升的綠燈，毫不猶疑地搶上梯級，一口氣跑至五樓四○二號房門之前。史加深深地吸了一口氣，將自已鎮靜下來，貼耳房門之上，試圖聆聽房內動靜。

史加所能聽到的，是室內傳來的電視機聲音，心下忖道：「難道我來遲了？」

「隆咚！」室內傳來重物落地聲。

史加突然跳後，提起右腿，運勁突然向房門把手之下，用力踩去。「蓬」的一聲，房門應聲而開。

史加擧目望去，看到夏利蜷縮在床下，滿身是血，臉孔扭曲作一團，吃力地試圖撥那個摔在地上的電話。

「夏利還活着。」史加一個箭步，跳至床前，把夏利手上的聽筒奪下，撥了兩下，說道：「這裏是四○二室，發生了血案，請立即報警，叫救傷車。」說罷，立即放下聽筒，企圖對夏利進行必要的急救，一連點了他數處穴道。

「史……加，我……正想……打電話給你，告訴……你要……小心。」夏利喘息着說道：「『骰寶王』……不是壞……壞人，他……他已……經……孤……孤立……無助……」

史加見夏利的血已被截住，但剛才已經流了很多血，床前地氈染紅了一大片。夏利大概由於腦部缺血，暈迷了過去。史加在房間找不到任何綫索，只能等救傷車快來。

「嗚……」，「依啞，依啞」等凄凜警號，在酒店樓下倏然而止。不久，史加聽到走廊通道傳來雜沓的脚步聲。一羣便衣的，軍裝的警方人員，和白衣的男護士，擁入四○二號房中。

「史加，原來是你叫酒店報警的。」一名便衣警務人員向史加打招呼。

「呂探長，先把傷者送院，然後再談。好嗎？」

「原來傷者還未死。」呂探長馬上對探員揮手。

兩名探員從肩膊上，卸下攝影機，一連十數下閃光燈閃爍出眩目火芒過後，呂探長招手，叫另一人上前畫綫，然後才允許救護人員上前急救及將傷者移走。

一名男護士看見凶器還插着在傷者腹部，正要用手想將凶器抽出，却被史加和呂探長同時制止，史呂二人同聲說道：「你要以布包着拔，否則你會破壞刀上指紋。」，「不能拔，拔了會讓傷口入風。那便沒法救治了。」

史加駕車追隨救傷車至醫院，並守候在那裏。

史加的車子保時捷離開半山的那家著名的公立醫院時，已經是晚上七時四十分了。他駕駛着車子，漫無目的地奔馳着。經過本地夜遊人雲集的海鮮晚飯區時，車子也沒有慢下來，長驅而過。

史加終於把車子停下來了，是停在赤柱半島的路旁油站，爲保時捷加油，不加油的話，等會回程就不敷應用了。加滿了汽油的保時捷，才走了不到三五公里，又停在一條小村入口處，因爲前路狹窄，車子沒法再進入。

「加叔，你來了！」是一個小男孩在遠處高聲叫喊。史加擧頭望去，在屋宇窗子透出的疏落燈光下，可以看到一條百二公分左右的人影，迅速地朝着他走過來。

「小勉！你怎知道我來了？」史加站在車前，等着小孩跑過來，然後雙手把他抱入懷裏。

「我分得出你架保時捷的聲音，爺爺也聽得出，叫我出來接你的。不過，我還是比較厲害，車子還在老遠，我就聽出來了！」小勉在自誇自讚的滿臉憨態。

史加忍不住把小勉抱起，擧步走入村裏：「你們羅家最着重耳力，爺爺一定要你下了一番苦功了。」

「誰說不是？我已經練了五年了！整天要我兩手按着耳，上下摩擦；又要坐在地上，伸一隻脚，屈一隻脚的，伸手豎掌

，作推門狀，又左又右的用力扭動，煩死人！不知練來幹嗎？」

史加回憶起十年前，他練這「聽耳功」時，也有小勉一樣的想法，不禁微笑起來：「到你長大後，便知你爺爺用心良苦了！」他知道江叔不告訴小勉練的是什麼功，一定有他的理由，因此，也不點破。

「你們兩個小孩，儘在磨牙，還不捨得進來？」江叔的聲音，從屋內傳來，相當宏亮。

史加心中好笑，自己已經二十多歲了，想不到在江叔心中，還是一個未長大的小孩子：「江叔，我已經大學畢業幾年，也薄具名聲了，還是小孩？」史加走入屋內，要向江叔下跪行禮，却被江叔拉住。

「既是成名立萬了，還行什麼禮？」江叔環顧史加上下，點頭道：「看來你沒有擱下你師傅的功夫，相信進境也不錯，希望你能青出於藍，光大師門門楣！」說着不禁搖頭輕嘆：「時間過得眞快，你師父去世也快七八年了！是嗎？」

史加也陷入鬱悒：「九年了！」

「在我們老一輩中，一日未成家立室，還把子姪當小孩看待。你幾時才正式成長呀？」江叔的性格一向遊戲人間，說話也很風趣，因此人緣甚好。

史加不知如何回答，心中立即湧現出柳凱蒂的倩影：「是的，我甚麼時候才適宜向凱蒂求婚呢？」

江叔見史加沉吟不答：「慢慢來吧！這種婚姻大事急也急不來的。反而，今晚禽夜到來，一定是急事，要立即解決的？」

江叔知史加「無事不登三寶殿」的脾性，平時過年過節的禮品，都是史加手下「牛郎」代勞，今天親自到來，事情一定很急切和嚴重。

「夏利死了！」史加嘆了一口氣：「我在醫院看着他死的。刀從小腹向上插入，破了橫隔膜，傷及心臟，搶救了數小時，也沒辦法救！」

「夏利？他…他不是在洛杉磯跟着父親混的麼？怎會跑到這裏來被殺？」江叔有點莫名其妙，因爲按江湖規矩，這種行動，超越了勢力範圍，犯了江湖禁忌。

「江叔，你認爲『骰寶王』的爲人怎樣？」

「王保軾？夏利背叛了王保軾？……」江叔直覺的反應，因爲「滅口」是這一行處理叛徒的慣用手法。

史加搖頭：「不是。夏利雖然身不由己地爲王保軾賣命，但沒有背叛王保軾。」史加接着將夏利到訪，代「骰寶王」遞聘書，接到恐嚇電話，及自己趕至酒店的經過，詳細告訴江叔。

「照這種情況看來，有人想吞併『骰寶王』的地盤。誰會有這種野心呢？」

「我正特此跑來這裏請教江叔，希望你指示迷津。」史加心中想爲夏利報仇，他需要準確的情報。

「據我所知，洛杉磯的地下賭業，不像三藩市般興盛，目前是三分天下：由『黑桃A』，『紅心Q』和『骰寶王』三名人物瓜分。三人彷似有默契，河水不犯井水，黑桃A經營的是西洋玩意，如輪盤、角子機、廿一點……等；紅心Q則是女家班人馬，招待賭客玩沙蟹、橋牌、十三張……等牌局，以打秋風爲目的；骰寶王則以中國傳統賭法爲主，如翻攤、骰寶、天九、牌九、麻雀……等爲主。各施各法，投客所好。聽說多年來都能相安無事，沒有任何紛爭……」

「事實上，目前已有紛爭了！夏利說王保軾不是壞人目前處境孤立無助！」史加强調「骰寶王」的危急，希望江叔再作進一步分析。

「按理三人實力均等，各人都擁有自己的客人，收入也不相伯仲，和平共處方爲上策，彼此間的形勢很微妙，任何兩股勢力掀起紛爭，必會兩敗俱傷，受益者是『漁翁』，相信他們三人均明白這點的。現在『骰寶王』又怎會忽然變成孤立無援呢？」

「會不會黑桃A和紅心Q聯合起來黑吃黑？」

「王保軾也不是省油燈，另外兩股勢力有聯合的趨勢，他會不作防犯嗎？何況黑桃A和紅心Q是沒有可能聯合起來，因爲他們對中國傳統賭具一竅不通。」江叔說來很有把握：「可能是外來的勢力！」

「冰凍三尺非一日之寒，就算是外來勢力，也應該有跡兆的呀？」史加認爲內訌的可能性較高，才會防不勝防，變生肘腋。「正如江叔所說，被人朝夕蠶蝕這麼久，王保軾都不知道，說明這是處心積慮的有計劃性的行動。誰能會這樣老謀深算呢？」

「除非是三藩市的『竹幫』，或『紅門』啦！他們倒是有這樣的實力，且野心勃勃。」江叔在搖頭嘆氣：「史加，你單槍匹馬的，是沒法把他們扳倒的，即使是三頭六臂，也辦不到。」

史加被江叔這樣一說，反而掀起了好勝心，但他掩飾得很好，沒讓江叔發覺：「『竹幫』？『紅門』？我怎麼未聽說過？」

史加的好奇心，引起了江叔的豪情，於是一五一十的，將兩個幫會的情況，詳細地告訴了史加。

史加滿有興趣地聽着。

＊　＊　＊

數天後的黃昏，史加眞的出門旅行了。

他所坐的飛機，目的地也像依循了電話的警告，飛向瑞士蘇黎世。飛機準時地在跑道升上空後，機場露天的觀望臺熙攘人羣中，擠出一名健碩的大漢。他匆匆地走至候機大堂的公衆電話亭裏，撥通了電話，簡短地說了一句話，便走向機場出口，彷彿送走朋友，吁了一口氣。

這位彪形大漢的一切動作，被一名穿着機場工作人員制服的中年人，全看在眼裏，並且好奇地，跟踪着那大漢，中年人的跟踪技巧非常到家，被跟踪者竟然毫無所覺，吹着口哨，踱步穿過行人隧道，走向離機場僅二百公尺的鬧市。

跟踪的中年人非常小心，一有機會便抽空換衣服及改變化裝，終於尋出了彪形大漢的落脚地方，這地方環境非常複雜。中年人不敢打草驚蛇，在附近找了一個適當的地方駐脚，一方面在監視情況的變化，另一方面像等候天色變黑及來往行人的減少，耐性出奇地好。

數個鐘頭後，已經是深夜了。中年人隱蔽的地方，突然閃出一條黑影，動作非常敏捷，瞬間便消失在橫巷暗處，沿着廁所的糞渠管子，攀登上一座樓宇。

由於這個區域接近機場跑道，政府規定附近樓宇不能蓋得過高。因此，這條全身穿著黑衣的夜行人，很快便攀登上天台，手腳比猿猴更矯健靈敏，落脚着手都能恰到好處，沒有猶豫，沒有多餘，簡直就像一條有思維的幽靈，有人若看到他的臉孔是中年人的話，眞的不敢相信自己看到的事實。

黑衣中年人在天台稍辨方位後，立即走向南方的圍柵蹲下，從背囊摸出一條打滿小結的柔軟繩索，抛向圍柵之外。中年人手拿的繩索端，繫着一隻三叉倒鈎。他把鈎子扣在牢固的欄杆上，便雙手拉着繩索上小結，引身沿着繩索緩緩下縋……

「你準備什麼時候回三藩市？」樓宇頂樓房間傳出來一句問話，說的是閩南方言，有點像潮州方言。

「想不到香港發展得這樣快！這幾天工作忙，沒空玩玩，好不容易把那廝嚇怕了，離開了這裏，我的任務亦稀鬆地完了。正好利用這段空檔，在這裏玩個痛快，一樓一鳳的，來個百鳥歸巢，這才不枉此行，對嗎？哈……哈……」這人的說話聲和笑聲，都帶着陰森和殘酷，閩南調却很生澀。

「老闆吩咐過，玩可以玩，但千萬勿過火。惹出事來暴露了身份，可不是玩的！」

「你有沒有玩過女人？玩女人若不玩出『火』那怎會過癮？」

「我不是指那種『火』……」

「我知道你指的是什麼『火』！挑女人不挑火辣辣的，又怎能熨得自己舒服？」

「我同意！但不明白你怎會在這裏玩，三藩市那邊，『金絲貓』，『黑妖狐』，『紅孩兒』……有的是，隨便的挑，為什麼要……」

「你不明白，這叫做『賀埠』！我但凡到那個地方，都要『賀』它一『賀』的。八國聯軍的仇，也是這樣報了的。當你看到她們在你胯下，任你肆恣蹂躪時，那種婉轉哀啼的表情，眞叫你恨不得更用力地給她多幾下子，手也加足力，把她們的脹膿乳房，擠出奶來。生理上得到發洩，心理上把她們上幾代的仇報了後，那種精神的暢快，更不用提了！」

「那你也犧牲了億萬子孫呀！」

「這算得什麼？有時急起來，自己雙手也殺了不知幾多啦！最好她們能爲我生下幾名『野仔』，叫他們雜了種才痛快。」

黑衣中年人吊在窗外，聽到的除了「三藩市」對他有助外，其他的聽了都要洗耳朵。因此，他心中雖然恨得連牙也癢了，却非要聽下去不可。

「那麼，你八個國家也去過了？」

「那倒沒有。」

「那麼這仇是怎樣報的？」另一個男的，大概也想吸取經驗，報仇一下了。

「這還是最近兩三月來的事，『竹桿頭』派了我和數名兄弟，到羅省公幹。因利乘便的，大可假公濟私一番啦！『荷里活』到處都是發明星夢而流落街頭的，全世界各地跑去那裏掘金的佳麗。眞是目不暇給，喜歡那一個，那一位，都能弄到手，叫我且征伐，『子彈』短缺之後，久久征戰不下，弄到她們哀啼求饒，那種『英雄氣慨』，眞爲我們民族出盡了以往的烏氣！」

另一名男子聽得又羨慕又嚮往，大概口角也流下涎沫了！「拜託你回到三藩市述職時，向『竹桿頭』替我說幾句好話，把我也調到洛杉磯，當你的助手好了。讓我也有機會開開洋葷呀！」聲音充滿懇切。

「這裏也有洋葷開呀，只要有錢……」

「嗤、嗤」兩聲突然而來的聲音，隨着窗外黑衣中年人揚手而起，屋內却傳來兩聲重物墜地的悶響，隨即陷入沉寂。

只見黑衣人躍入室內，順手一抖繩索，將扣着欄杆的三叉鈎接回手中，收捲繩索，放回背囊內。接着緩步走至倒在地上蜷縮着不動的兩名男人身前，用脚狠狠地各踢一脚，嘴中喃喃地道：「便宜了你們兩個龜孫子，本該應叫你們也嘗嘗夏利死時的滋味的！」

黑衣人蹲下身軀，以戴着鹿皮手套的右手，很小心地在臉色已發青色的兩人太陽穴上，拔出兩枚藍汪汪的釘子，空氣立即泛着輕微的杏仁的芬馥。

黑衣人小心地巡視了一週後，便開始搜索，重點在於文件檔案。半個鐘頭過後，他停了下來，再仔細地觀察有無可疑地方，結果在一個衣櫃裏，發現了他要找的東西——保險箱。他立即興奮地打開背囊，取出了一些用具及儀器，貼在箱門上，左旋右轉，東揪西扭的，用不到五分鐘，就把保險箱打開了。

黑衣人完全沒有動那些港幣及美鈔，僅翻弄箱中的小册子，並拿了一些放入背囊裏。黑衣人站了起來，吁了一口氣，就像完成了此行的任務，並沒有白花了時間而感到欣慰。他把保險箱門關上，並將身上黑衣脫下，換上便服，隨即走至大門前，貼門聽了一陣，開門揚長而去。

＊　＊　＊

已經是午夜過後了，史加清水灣寓所前，來了一輛計程車，並踏下那名穿着便裝的中年人。他開門入去，像是回到家中一樣隨便。放下背囊後，便走入浴室，瞬即水聲淙淙，並傳來含糊不清的鼻哼聲。哼的是薛覺先的胡不歸，顯然心情相當愉快！

史加不是飛去了歐洲旅行嗎？這名中年人究竟是何方神聖，竟會毫無忌憚地穿廊入舍？

這時寓所前又停下了一輛計程車，史加竟然從車裏鑽了出來，提着並不累贅的行李，開門入屋。

「我回來了！」史加高聲嚷叫，並開了一瓶從冰箱取出來的啤酒，坐下來喝了幾口。

「怎麼這陣子才到？機場子時開始不是宵禁，不準再有飛機升降嗎？」

「我已經到了有一個多鐘頭了，海關不知是否接到什麼綫報，對我坐的這班由曼谷飛來的班機，特別檢查得嚴，花了我大半個鐘頭時間。」史加在發牢騷。

「誰叫你挑的是這條航綫？眞是自討苦吃！」浴室走出來的，竟然是江叔，並

且恢復了本來臉目，看來雖然健朗，但無論怎樣看，也不像那黑衣中年人那樣矯健敏捷！

「飛歐洲的航綫最近的只有曼谷，難道要我飛至加爾各答、新德里或是更遠的法蘭克福、巴黎？」

「星加坡沒飛機嗎？」江叔凝視着史加。

「星加坡的都不是直航機，不夠『煙幕感』！看江叔的神態，這次『螳螂捕蟬，黃雀在後』計劃，一定大有斬獲了！」

江叔得意地點頭，依然用毛巾拭着已經花白的頭髮：「我已經替夏利報了仇，並且收了加倍利息，每人給了他們一枚淬了氰化鉀的喪門釘。這班外地來的黑幫，也太不把本地洪門人馬看在眼內了，我忍不住開了殺戒！」江叔說到這裏，心情又憤懣又感慨。

史加也很驚愕，殺人的事情，在今天的社會裏，是一件大事。儘管世界上每天都有不少人被殺，但畢竟是「合法」的或是「應該」的。史加若看到殺害夏利的人，也會不自覺的生起殺念，最低限度也設法將他繩之於法。但一旦眞的要親手殺，又會很難落手的。到時會改變主意，大不了將他廢了便不了了之。史加竟想不到江叔會這樣心狠手辣，一殺便殺了兩個，而且他們並不是罪魁。

「是『竹幫』？查清楚了？」史加只好把話題轉向重點，冲淡這種血腥氣氛。

「是『竹幫』！這批地方性的土著，控制了整個當地黑社會還未愜意，竟到處在華僑的僑居地，興風作浪，鬼蜮伎倆全用盡，擴充自己的勢力範圍，殺人越貨，姦淫擄掠無所不爲。今天我以其人之道，還治其人之身，亦不爲過！」江叔還有點牙癢癢的，殺了兩人，似是仍未消除心頭之恨。接着，江叔將一切經過，詳細地告訴史加，並將搜來的文件及小册子，交給史加。

史加一言不發，全神灌注在那些資料中。好一會，抬頭向着江叔「『竹桿頭』是誰？」

「他就是三藩市『竹幫』的頭頭，此人身高超過一百八十公分，骨瘦如柴，故有綽號『竹桿』，自從坐上三藩市幫中第一把交椅後，人們在『竹桿』後便加上了『頭』字，表示他的身份。」

「他的底子怎樣？」

「底子可複雜了！祖父是福建人，自幼便是南少林的俗家弟子。因此，祖傳了少林武功底子。『竹桿』的武功，是他自五歲跟隨父親撤退至當地後，才開始學的，除了家傳下來的，他還學了空手道、柔道、劍道，路子很雜。因學武功環境複雜，被當地黑社會頭子賞識，而入了『竹幫』，由於『竹桿』足智多謀，武功出衆，很快便在幫內爬得很高，並且爭取到派出三藩市的肥缺，從此扶搖直上，跋扈暴戾，妄作非爲！」

「『竹桿』姓甚名誰？」

「姓林，單名青。故早期又有綽號『青竹蛇』。」

「江叔知道他這樣清楚，林青的賭術一定很精了？」史加知道江叔的脾性，他對世界知名的賭徒，才感興趣收集他們的個人資料。

「不錯，林青的確有兩下子！這是他鯉躍龍門的本錢，否則他怎能挑得起三藩市龍蛇混雜的擔子？」

「眞材實料？」

「當然！難道『骰寶王』還會被人騙得到？」

「江叔的意思是『骰寶王』技遜一籌，被『竹桿頭』吃住了？」

「否則王保軾怎會老遠的，派夏利到這裏來請救兵？他知道請不動我，只有以夏利與你的交情，要你淌這次混水了。誰知『竹桿』算無遺策，夏利變作殺雞儆猴的犧牲品！」

「『竹桿頭』以爲這樣可以嚇倒我嗎？」

江叔雖然不是史加的正式師傅，但有一段時間授藝之誼，對史加的性格十分瞭解：「『竹桿』打着你的尾巴，惹起你的肝火了，是嗎？」江叔看着史加微笑：「要我這個老而不，助你一臂之力嗎？」

「固所願也，不敢請矣！」史加聽到江叔願意東山復出，心中大喜：「我明天立即替江叔辦理旅行手續。」

接着，叔姪二人低聲地商量，製訂此行萬全之計。直至凌晨，兩人才回房就寢。

* * *

數天後，史加又登上了飛機。史加這次不是獨自旅行，身旁有一位妙齡少女，在機艙中引來不少的艷羨的目光。

「芳婷，今天妳出盡風頭了！」史加對坐在他身旁的少女——他的師妹和秘書捉狹地說。

「我是禿子跟着月亮走——借了老闆的光！」芳婷嫣然一笑，可以說「傾國傾城」。最低限度史加的眼睛被她的潔白牙齒，閃耀得有點目眩。

「有無發現扎眼人物？」史加輕聲地說。

「到現在爲止，我發現所有的人都看着我，你髣髴不存在，變成了透明人。」芳婷「格格」地笑。

「這算那門子的回答？到底有，還是沒有？」

「要是有的話，那人注意的應該是你，而不是我。對嗎？」

「妳這話可以說對，亦可以說錯！」

芳婷用懷疑的目光，看着史加，猶豫地在咀嚼史加這話的意思：「你是說他會深藏不露？」

史加點頭：「越不可疑的人，可能就是越值得懷疑的人！」

芳婷想了一會：「那麼，倒有一個老頭子，穿著得非常闊氣。只有他連一眼也沒有望過我們，他會是可疑人物？說什麼我也不相信！」

史加的眼沒有瞎，在候機室時，早將二百數十名乘客看得一清二楚，現在只不過考一考芳婷的眼光。想不到這一考，却考出一個破綻——芳婷看得出江叔可疑，別人一樣會發覺他可疑。史加立即借入洗手間之便，在厠所中寫了一張字條，乘回座時，人不知鬼不覺地傳給江叔，叫他放輕鬆一些，不要過於執着。

江叔是經過史加刻意安排，才弄到一張經過化裝後的旅行証件的，江叔是此行

的一名伏兵，所以連芳婷也隱瞞着。可笑的是芳婷也認不出江叔來，江叔的化裝，可以說是成功的。

飛機票安排的路綫相當迂迴曲折，更加不想直接飛到三藩市或洛杉機，而是取道東京、西雅圖、洛杉機。江叔則由西雅圖飛去三藩市。

三人分二撥都很順利地抵達西雅圖。當芳婷發覺史加在轉機室前，竟然走至那位穿著很闊氣的老頭子跟前，與他談話時，感到十分驚愕。當她發覺那老頭子原來是江叔後，她的臉龐紅上耳根，差點哭了出來。

芳婷心中的難過，是由於她一直把這老頭子當作可疑人物，十數小時的飛行時間中，經常暗地監視着他，誰知到頭來竟是自己人。這種窩囊氣，簡直把她嗆出眼淚來，但又不敢流出來，她恨不得立即痛痛快快地踢史加兩脚，才能消除這口窩囊氣。她認爲史加有意要她出洋相的，因爲他沒有告訴她江叔也在同一飛機上。

江叔轉了機，直飛三藩市。

史加和芳婷，則要在西雅圖逗留一個晚上。

史加和芳婷通過海關後，天色已經過午了。

芳婷在計程車通往酒店途中，嘟長着嘴，一句話也沒說。史加也佯作不知她在賭氣，沿途介紹着風景。

＊　＊　＊

江叔在西雅圖至三藩市的候機室剛坐下，就發覺一位與他年紀相近的，身體非常結實的，目光銳利的東方人，走至他身旁坐下。這位東方人手中拿着一張對摺的打字紙，現在正把它向着自己張開。

「羅先生嗎？我是三藩市『萬法歸宗門』李星。」李星友善地向江叔伸出右手。

江叔在李星張開紙時，已看到紙上印有自己的黑白相片，心中暗地忖道：「這廝怎會有我現在樣子的相片？」聽到李星自我介紹後：「原來史加早就將我的照片，用無線電話傳眞給李星，我還擔心怎樣才找到他呢！」

江叔立即伸手與李星熱烈地握在一起。中國人在自己的地方裏時像一盤散沙，但一旦離鄉別井，見到自己國人時，即使素昧平生，也流露出眞摯的民族感情來的。

江叔與李星，很快便熟落起來，彼此天南地北，談得很投契。大家年齡相近，幾經人生滄桑，話題要幾多有幾多。但首先談的，往往是「家鄉現在怎樣了?」所以，還是江叔說的話，比李星所說的多。

一千一百多公里，九十分鐘的飛行里程，在你一言我一語間，很快抵達三藩市。李星提着簡單的行李帶江叔走向停車場，開走了一部旅行車，將江叔送入鬧市中一間二流的而又經常有中國人出入的酒店——富華大酒店。

李星早就以「李魯」名字訂好房間，「李魯」就是江叔手拿着的旅行証件中的化名。李星和江叔由升降機帶至頂樓，侍應生打開了一二〇一房間的門，將行李放入壁櫃，接過李星的小帳，說了聲「多謝」便走了。

李星拉着江叔走至窗前，手指着南方

：「那一區就是『中國城』，從這裏走十分鐘就到。」

江叔看了看：「變動並不很大嘛！與五六年前相差不多！『竹幫』的攤子就擺在裏面？」

中國人的地下賭場，能設到什麼地方去？只有在自己的勢力範圍下，才能掩飾及控制得住。」

「照你剛才所說，現在老一輩的幫會，都被新的幫會侵蝕了。什麼『青華幫』、『青越幫』的，為什麼就動不了『竹幫』？」江叔心中大有「長江後浪推前浪，一輩新人換舊人」的感慨。

「你不知道『竹幫』是本地『三合會』的分支？」

江叔心中一震：「是嗎？我只知道『竹幫』屬於本地的，由某地派來的『青竹蛇』主理，原來這個『竹幫』是『三合會』的分支，難怪從來就沒有明顯性的衝突事件，在本地發生。」

「外人不清楚，行家誰都知道，所以也就怕惹麻煩，眼開眼閉算了。」李星解釋。

「所以也就助長了他們的氣燄了！」

李星看着江叔苦笑：「明槍易擋暗箭難防，誰願意過提心吊膽的日子？」

「聽說最近連連發生火併事件，美國政府也想插手掃蕩了，有這回事嗎？」

「這是『竹幫』擴充地盤的暗殺，亦可說一種示威性行動，叫人別輕舉妄動，任其魚肉。」

江叔凝視着李星：「『萬法歸宗門』也向他們低頭？」

李星又是苦笑：「我們武館學員多，那能照顧得這樣多？何況，說不定泥有臥底的！」

「每月進貢的？」

「每週。這裏計週薪的，他們也每週收。還好，他們僅像徵式的收點，算彼此保存了面子。」

「像徵個屁！」江叔的火爆脾氣又來了：「簡直是剃眼眉！」

李星知道江叔不瞭解華僑的心態，『竹幫』除了有『三合會』撐腰，『白』的也派了不少，才敢這樣明目張膽、肆無忌憚的。

江叔見李星低頭不說話：「『白』也派通了？」

李星無奈地點頭。

江叔不禁對自己說：「史加的推測，果然沒錯！」轉頭對李星道：「要是這樣，我不想因為我和史加的事，替萬法門惹來麻煩。你朋友的義務已盡了，就讓我當我的獨行俠吧！」

李星有點兒面紅：「江兄，我們相見恨晚，我會在暗地裏照應着的。這也是史加老弟的意思，到頭來也管不了這樣多，揪出去了！」李星到底是江湖混了不少日子，要不，史加也不會把江叔交給他。

江叔握着李星的手，久久不放。

＊　＊　＊

江叔在飛機裏睡得不好，李星走後，他就躺下睡了。幹他這一行，最重要的是要保持頭腦清醒。當他睡了幾小時醒來，已經是快午夜了。

江叔在酒店內設的餐廳吃了一頓豐富的晚餐後，依着李星指示的路綫，不久便找到「竹苑」。他毫不猶豫地走了進去，被招待到一張桌子坐下。

江叔在土裏土氣地瀏覽着佈置得相當豪華的酒吧時，一名穿著旗袍的花枝招展女侍應生，跑至他身旁低聲問道：「先生，想喝些什麼？我們這裏要什麼有什麼？」講的竟然是標準的京片子。

江叔有意地用台山話回答：「我全身骨痛，想捏骨，我的鄉俚介紹來，有無？」

「有有，當然有啦！」女侍應識聽，却用廣東話回答：「先生，請跟我來，我帶你到私家房間去！」

江叔「一心想吃天鵝肉」地貼着女侍應走，有意無意地乘機揩揩油，上了二樓，走進一間只有一張窄窄的床的小房間。

「先生，按摩女郎立即就來。」女侍應走了出去，把門也帶上。

江叔燃了一支「紅雙喜」香烟，才抽了兩口，敲門聲來了：「先生，按摩嗎？」也是廣東話。

「嗯！入來。」

按摩女郎年紀不大，最多只有十六歲。「這麼年輕也會按摩？來敲『台山阿伯』竹槓才眞！」江叔心裏忖道。他抬頭向小妮子噴了一口烟：「妳夠力捏骨嘛？」

女郎嫣然一笑：「吃了你也行！」說着，替江叔脫衣服，手法倒蠻純熟的，不一會便把江叔脫得赤條條的，臉兒也不會紅。隨即把江叔俯按在床上，開始東捏西捏起來，看來也曾稍作訓練過。

江叔「身在曹營心在漢」，借機與女郎搭訕道：「聽說這裏很好玩，樣樣有，是嗎？」

「嫖、賭、飲、吹樣樣齊，老伯，你選那樣呢？」

「老了，嫖不出樣，摸摸捏捏就可以。」說着，眞的趁女郎俯身下來時，反手把女郎的椒乳捏在手掌裏：「就似這樣嘛！」

「別這樣嘛！」女郎也不發怒：捏了要付錢的呀！要給貼士的。」

江叔滿手是肉，雖然感覺告訴他，女郎已經不是處女了，相信才開苞不會很久，好奇地問道：「妳打的係自己工嗎？」

「我就想了，二八分帳！」

「你着八也不太過啦！」

你說得好聽，是他們着八！」

江叔心裏原想講兩句打抱不平的話，但話到嘴邊打住了：「這裏開銷大，難怪。妳生意好就得啦，貼士可以入袋呀！」

「貼士也要二八分！」

江叔原想多給一點貼士，可憐一下小妮子的，後來闊氣也不充了：「好了，我不妨碍妳多做幾個客了。妳帶我到賭場睇下啦！」

女郎聽到老伯要去賭場，高興起來，立即乖乖的替老伯穿回衣服。原來說服客人入賭場，有賞金發的。

＊　＊　＊

賭場又要多上一層樓，敞廳擺的是「翻攤」、「骰寶」，人擠得滿滿的。旁邊一排小房間，傳來陣陣的搓麻將聲，和推牌九的吆喝聲。

江叔換了二百元籌碼，好不容易地擠入骰寶桌前，靜靜地先下了小注碼，志在觀察和聆聽。「大」、「小」地押了幾注，有輸有贏。五六把押下來後，手風好像順了起來，把把五元、五元的下注，連贏了五六把。贏了錢後，江叔的注碼也不識得加，每次都不貪，都是押五元。跟風的人，反而注碼越來越大的，有些索性連籌碼也不拿，只跟着江叔下注的地方走。

這樣一來，骰寶桌上出現了一面倒的局勢，江叔停手了。其他的賭客嚷了起來，懇求江叔繼續賭。

「我來玩玩吧了，竟然會贏了二三百銀夠嘮，夠嘮！」說着像要走。

「再賭三把！」一名賭客提議。

「對，再來三把！」很多人應和。

江叔顯得猶疑不決，非常尷尬，考慮了一兩分鐘：「好啦！我就捨命陪君子啦！」說着，將一片五元籌碼，丢向桌上。誰知，籌碼却落在三隻一的「圍骰」格框裏。江叔伸手要去拿回籌碼放在「小」位，賭客都勸他：「不要動，這或者是天意。五元算得了什麼？我陪你玩五十元。」

「我來十元！」

「我來一百元！」

「我也來二百元，反正是贏來的！」

……

衆人都往那格押籌碼，相信是開賭以來，永遠不會出現的局面。把莊的三名荷官，有點手軟了，用手肘碰了一下站在旁邊的，意思叫他找總巡場來押陣。那位荷官算醒目，跑着離去。

賭客見莊家遲遲不揭盅，不耐煩了。其中一人首先嚷道：「開呀！」

「開呀！」「開呀！」

莊家已經流了一額汗，他還是不敢開。要是開了，邪門的眞是三條一，賭場今天一定要提前打烊了，他今後也不會再生存在這個繁華的世界上了。

好不容易，總巡場來了。大概那位荷官已告訴了什麼一回事，來到了現場，眼見羣情洶湧，乃向把莊的荷官打眼色，叫他開盅。

「買定，離手！開……」把莊的荷官怔住了，按平時他看到出現這種情況，他一定高興地唱下去：「三個都是么，圍骰，通殺！」今天他却一反常態，舌頭像打了結，汗水浹背，全身抖顫。

「啊！三條一！賠，賠錢呀！」

「賠錢！」

總巡場也愣住了，他也猜不到竟會這麼巧！只有硬着頭皮：「一個一個來，我簽支票！」

「我們不要支票，要現錢！」

「要現錢！」

「對，要現錢！」

江叔却趁最亂的時候，早就溜走。當「竹苑」還鬧得熱烘烘時，他已經在被窩裏扯鼻鼾了。

第二天早上，李星到一二〇一房找江叔：「江叔，想不到你這兩下子，就叫『竹苑』倒了六七萬美元，還提携了我那班嘍囉，每人贏了好幾千！」

昨天晚上他們怎樣收科的？」

「賭場應該是通宵營業的，那『爆廠』的一把三條一之後，甚麼都要停下來了。總巡要東奔西跑的去調現金，爲了要保持信譽！夠那厮忙的了。」

「整家『竹苑』，現金也沒有六七萬？」

「萬把二萬會有的，他們多半贏，那會輸？誰會估計到輸得這樣慘的！」

江叔心裏很高興，他自己不想贏錢，志在倒「竹苑」的台而已：「『竹苑』的人有懷疑我嗎？」

李星搖着頭：「你掩飾得很好，又是生臉孔，本身贏錢不多。對了，你是怎樣兌籌碼的？」

「我沒有等最後揭盅，在人們嚷着要揭盅時，趁機兌換籌碼走了。」

「你知道一定是三條一嗎？」

「不知道這場戲能唱得這麼熱鬧？哈，哈……」

李星也感到心胸中，近年來從未出現過的舒暢，彷彿一股鬱悒的窩囊氣，得到某種程度的宣泄。他也隨着江叔大笑起來。

* * *

史加和芳婷的班機，這時抵達了洛杉磯。當他們走出海關時，史加舉目四顧，像是找人。

史加看到他要找的，來接他飛機的朋友，却見那人並沒有笑着迎前來和他握手言歡，而是像一個呆子般，目不轉睛地瞪看着他身邊的芳婷，完全處於忘我的境界，連自己來機場接機的本意也忘了。

芳婷也發覺有一束熾熱的目光，投向她的身上，但這束光與平日處之泰然的顯然有點不同，令到她不能不好奇地尋索光源。芳婷的眸子和這束目光接觸時，令她全身遽然感到暖洋洋的，舒暢到有點酥柔，空氣變得稀薄，呼吸無端端急促起來，心臟像剛跑完一百公尺般，忐忑不停。芳婷有點不知所措，這種感覺是這樣的陌生，却又這樣的奇妙，使她沒有經驗懂得怎樣去承受和應付。

「說英俊、高大、健碩、氣質……每一樣，他都比不上史加，爲什麼我看史加就沒有這種感覺？」芳婷心中的史加，是男人的表帥，是高不可攀的偶像，自幼就崇拜的兄長，難怪她心裏要以史加來與別人比較的。

「蒙特！」史加的一聲高喊，把那呆呆的小子和芳婷，從太空外將靈魂招了回來。

「噢，史加？原來是你！你什麼時候來洛杉磯的？」蒙特顯然還是沒有甦醒，語無倫次的。

「噗嗤」，芳婷清醒了，而且覺得滑稽。

「蒙特，你來機場幹嗎？」史加有點沒好氣。

「我……我來機場幹嗎？」蒙特突然滿臉緋紅：「我來接你呀！」

「接我？接心上人才眞，是嗎？」史加這句話令到蒙特的臉更紅上耳根，芳婷的臉也沒理由地紅了。

「別瞎扯了！我們就站在這裏扯談？」蒙特要找台階躲避。

史加不爲己甚，指着那小伙子向芳婷說：「這是低我兩屆的同學，姓蒙名特。」接着轉頭對蒙特說：「她是芳婷，我的師

妹！講好的，這幾天我將她交給你照顧了，忸怩地握着手，四目相投地臉紅耳熱。史加站在旁邊，看着他們微笑，心裏却像放下一件憂慮很久的心事般，舒坦而帶着莫名其妙的空虛。

＊　＊　＊

紅心Q的招牌眞的以心形的粉紅色霓虹管屈成，心的下端佻皮地拖着一條以菌狀爲頭的尾巴，頗惹遐思。大白天仍亮着，髣髴告訴行人「這裏是廿四小時服務的」。門前站着兩名衣穿惹火的妙齡女郎，被誇張的心形大衫領襯托着的頭部，活像一朵笑臉迎人的「迎春花」。

史加是被羣星拱月般迎入紅心Q酒吧的。酒吧內不太熱鬧，大概是天色尚早的原因吧，女招待都像蝴蝶看到花一樣，繚繞在史加身旁，侍候得超過了「賓至如歸」的程度。要不是她們遇上的是史加，其他人早就不知道自己姓什名誰了。

史加今天的打扮是這樣放蕩不羈，談吐(口舌便給)手腕(東摸西捏)恰到好處，活像一名億萬富豪的少公子，在歡場混慣了，揮金如土，加上一表人才，那能不把這些才出道不久的小妞，弄得團團轉？

史加很快便與她們熟落了，雖然一時還弄不清誰是「芝芝」，那個是「嘟嘟」或「珊珊」……好像是他若叫「嚕嚕」，還是有人應的。場面給本來頗冷落的大堂，抹上了朝氣；嗲聲嬌嚷，使氣氛變得熱鬧。

紅心Q被驚動了，她不能不從「沙蟹」牌局中抽身出來，因爲樓下的噪聲，擾動了她的冷靜。紅心Q是由四名矯健的女郎簇擁着，由樓梯而降的。

史加可以說一眼就分得出五人中誰是誰；當中前行的半老徐娘，不用說必定是紅心Q；後左前的穿著大紅衫是「紅娘子」；後左後繫着紅絲帶當然是「紅帶子」；右後前的比較秀氣，年紀又輕應該是「紅線」；餘下胖胖的不用懷疑，準是「紅南瓜」。

別小看這四名跟班和紅心Q，正所謂「人不可貌相，海水不可斗量」、「不是撑船手，不拿竹篙頭」，能在洛杉磯黑道混這麼久，沒有相當份量怎能站得住？她們是「面上笑呵呵，心裏毒蛇窩」人物，以貌取人，化了灰還不知自己怎樣死的！

Q就是皇后的意思，皇后當然也是這個皇國的最高負責人。皇后爲了鞏固自己的皇國，擴展她的威嚴，捍衛她的安全，必然要有自己的勢力。紅娘子、紅帶子、紅線和紅南瓜就是她的勢力──美麗的女人本身就有一種無形的勢力，何況她們除了像天仙一般美麗外，還有一身極好的身手？就算「紅南瓜」也不例外。

史加在燕語鶯聲漸落時，心裏就知他所期望的大人物出現了。史加繼續享樂，並沒有任何侷促感。相反，他把他的男性魅力，有意無意間發揮至極限。一舉手一投足一談一笑，都這樣瀟灑優雅，高貴的氣質彷似與生俱來。豪放、脫俗地樂而不淫的舉止，在這種場合中，很易博得好感。史加現在用的，就是這種戰略。

五名高級人員僅站在遠處觀望，各人或多或少都受到史加氣質的感染，產生大小不一的感嘆。由於史加舉止大方，凡是來坐枱的，都來者不拒，她們也沒有什麼好挑剔的，有「肥羊」來送鈔票，沒有理由拒之門外，就算是姐妹獻慇懃多了些，又能怪責嗎？誰叫這裏出沒的客人，從來就沒有像今天這位一樣的！

她們足足觀察了有五分鐘，才依依不捨地走回樓上。她們都感到這種「依依之感」有點莫名其妙？總之，覺得這位客人與庸脂俗粉混在一起，是一種浪費，像暴殄天物般浪費。這種心理可以說是優越地位者常有的變態，是佔有慾和嫉忌的混合體，認爲世界上凡是好的東西，應該是強者、優越者所擁有的，應該是他們的禁臠。

她們雖然回到了辦公室坐下，大家都有點心神不定，罔然若失。五人都沒有說話，空氣充斥着翳悶。

「像他這種人，隨便招招手，女孩子便會像蒼蠅嗅到血腥，黏滿他身旁。爲什麼會跑來我們這邊花錢？」首先忍不住的是年輕的紅線。

紅南瓜像被針刺了一下地跳了起來，她的身形雖然肥胖，但優越感遠遠蓋過自卑感，事實上的確亦有過不少富豪，曾經拜倒在她的石榴裙下(不要以爲紅南瓜眞胖得像南瓜一般，時下一般摩登少女，都以苗條爲美；但唐明皇經過無數次比較和「觀摩」，最後還是明智地選擇了楊玉環的胖美。而紅南瓜就是擁有這種美，相信內在美亦蜜得像南瓜)。所以，她認爲男人應該是女人的俘虜，他們會自自然然，心甘情願地作俘虜。

「臭男人有什麼了不起？妳怎能把我們女人說得這樣賤？」紅南瓜在豆腐裏挑着骨頭。

「事實世界上就存在着這種女人，妳也看到的，我們樓下就有不少。妳以爲每個女人都像妳南瓜姐一樣，骨頭硬得連鑽石也錐不進？」

(紅南瓜的確被富豪的鑽石陣勢攻擊過。)

「她們是看錢份上，應有的『職業道德』！」

「平時『職業道德』那裏去了，今天忽然加倍地回來？是嗎？」

其實紅南瓜又不是瞎子，更不是白痴，那會看不出來？不過當一條貓尾巴，被人踩着了，貓是不是會嚷叫？人也是這樣，他們說：眞理是辯論出來的。強權之下，能有眞理嗎？

紅南瓜和紅線都年紀很輕，彼此抬槓是家常便飯。

「好了，別吵了！」聲音充滿權威，除了紅心Q誰能用這種語氣：「紅線說得對。紅線，妳就下去請他上來坐坐吧！紅娘，妳查查電腦，有沒有此君資料，記得加上『英華內歛，技擊能手』這一項，否則妳所得的結果，都是『花花公子俱樂部』的會員名單。帶子，妳撥過電話給海關，瞭解一下他從那裏來的。」紅心Q的成功不是偶然的。

三人聽命離開紅心Q的私人辦公室，紅南瓜受了紅線離開時向她作鬼臉的刺激：「我呢？我該幹什麼？」

「妳？妳該立下決心節食！」

紅南瓜少說也曾下過決心百次已上，這是她站在別人跟前立誓的，自己私下曾立下多少次，就無從稽考了。聽到「大家

姐」的話，要不要下一次最後的決心？她的回答是除非將我放置在一個荒島上啦！

＊　＊　＊

紅線彷彿與紅娘子、紅帶子二人有默契，當她牽着史加的臂彎，走入紅心Q私人辦公室時，紅心Q的桌面上，已經放着兩份翻閱過的報告了。

「這位是從東方之珠來的史加先生。」紅線向在坐的人引見。

「久仰紅心Q、紅娘子、紅帶子、紅線和紅南瓜大名，今日始能識荊，幸甚、憾甚！」史加恭敬地抱拳。

「眞是有眼不識泰山，大名頂頂的、威鎭東方之珠的當今福爾摩斯當面，竟然失覺，恕罪、恕罪。」紅心Q也客氣一句：「史加先生爲什麼說『憾甚』呢？」

史加看到桌上簇新的電腦報告，知道紅心Q回到辦公室這二十多分鐘，就對他作出了深入的調查，不禁對這個「女家班」，更增上幾分欽佩。史加一向尊重女人，女人的意義就像孕育人類、支配人類命運的星星。

「我遺憾的是遲遲到今天，才有機會彼此見面。」

「看來史先生是專程到訪，爲什麼不採用更直接的方法？」紅娘子一點兒也不放鬆戒心。

「說來有點自尊心作祟，另一方面也可作爲貢獻一點見面禮，因此寧可用此下策。」

「你知道你這樣做，準能見到我們嗎？」紅南瓜仍然認爲「請」史加上來會見有失尊嚴。

史加看着紅南瓜微笑，令到她投來的敵意目光下垂：「結交新朋友是一門生活的藝術，獲得朋友的最好方法，就是要自己先做成是別人的朋友。」

紅心Q的眼睛一亮：「我最喜歡結交新朋友！生活經驗告訴我：結交患難中的朋友，勝於結交富貴的朋友。史先生屬於那一種？」詞語長驅直入。

「夏利死了！我看着他死的。」

紅心Q略翻一下桌上的報告：「『骰寶王』的夏利？你的師弟？」她看到史加點頭：「爲什麼要告訴我？你以爲是我們幹的？」

史加搖頭：「請不要誤會。我是基於『魏、蜀、吳』鼎立勢力的均衡，將受到外力的破壞而來拜訪的。」

紅心Q凝視着紅娘子，希望她向自己作解釋。

紅娘子聳聳肩：「不錯，『骰寶王』近年來業務有點一蹶不振，經常輸錢，大概老了，或者是經營方式跟不上時代，要被淘汰……我認爲是必然現象，故沒有報告大姐，怕惹妳心煩。」

紅心Q嘆了一口氣：「無論我怎樣說，妳們年輕的總是不明白。大衆不以團體爲依歸，就產生紊亂，這一點妳們在內部做到了，把這裏理得井井有條；但人心不應互相對立，應互相聯結，共同對抗外敵，妳們就沒法體會。妳們以爲『三足鼎立』的局面很滑稽，其實是非常微妙的，只有這『鐵三角』保持均衡，我們才能屹立不倒！合則共存，分則淪亡，這條道理人家史先生是局外人，反而比妳們更瞭解。黑桃A那邊，也是年輕人執政，我看也犯了同一毛病，否則史卑不會不知會我。」

「我就是先來拜會紅心姐，通過妳聯給史卑兄。大家都知道啦，男人與男人相談起來，大概是同性相斥吧，不容易入港！」史加忍不住要笑。

紅心Q被史加叫聲「紅心姐」心裏感到甜甜的，也覺得好笑：「你是指我們這裏賺的是男人的錢，史卑那邊多數是女人的錢？」

史加連忙解釋：「紅心姐千萬不要誤會，這是他們自願送來的，沒有人牽着他們鼻子走。『骰寶王』那裏，不也是做老一輩及中下層人仕的生意嗎？套紅心姐的一句；這就是關係的微妙所在。」

「你是來爲夏利報仇？」紅帶子說話了。

「殺夏利的兇手，已被江叔殺了。主謀的就是想動這『鼎足』的『竹幫』。因此，我和江叔不能不跑一趟三藩市和洛杉磯。」

「『竹幫』？他們幹的是外圍，黑貨和凶殺而已。」

「『江叔』？羅四海的兒子羅江？」

史加不能不再費一番唇舌，將事情的經過敍述，並加上他和江叔的意見和此行的計劃。

＊　＊　＊

在紅心Q酒吧三樓，有間面積僅二十平方公尺的房間，佈置很簡單——當中放着一張鋪着綠色呢絨的橋牌桌子，四張舒適的木椅，燈光恰到好處地集中在桌面上，四週牆壁及天花板有極好的隔音裝置。

史加現在就是與紅心Q和黑桃A坐在這間房內。紅心Q身後站着的「四紅」不用介紹了；黑桃A身後站着的「四黑」却有必要介紹一下，他們就是「黑龍」、「黑虎」、「黑豹」、「黑貓」。人人都不是黑人，衣服却是黑色的，與他們的大阿哥黑桃A一模一樣，不同的是年紀輕了差不多二十年。

坐着的三人桌前都堆了同等數量的籌碼，當中放着一副樸克牌，看來三人準備來一次牌局。黑桃A首先反轉樸克牌，在桌面上熟練地抹開，展示給大家看，然後巧妙地將它整列反轉，在桌面上將它搓亂，再整理成疊。隨即各人都在桌面上投入一片黃色的籌碼，看光景他們要玩的是「沙蟹」。

黑桃A很快便洗好牌，紅心Q切了，黑桃A開始發牌。每人兩張發過後，局面是：紅心Q的牌面是「方塊10」；黑桃A的是「黑桃K」；史加的是「黑桃2」。K先落注的是黑桃A看過底牌後，丟出一個紅色刻着100的籌碼；史加連底牌也不看跟了；紅心Q考慮了一會也跟了。第二輪的牌面是：黑桃A多了一張「方塊Q」；紅心Q加了一張「黑桃10」；史加的是「黑桃5」。紅心Q丟下一片紫色的500籌碼；黑桃A跟了：史加跟了，並且加上一枚刻着1000的青色籌碼。

局面僵着了，是由於史加連牌底也沒看過，而且牌面又是最小引起的。紅心Q忖道：「按牌面看來，就算底牌也是黑桃，最多只是『同花』或『同花順子』的局面，只拿了三張牌能有多大機會？」紅心Q跟了，而且反加多了一片1000。

（未完・一）

江湖外史秘辛錄／傅紅雪・文
可　飛・圖

快樂的毒藥（一）



臥佛庵多怪事　茶中毒激性慾

鏢局。

這是一門古老的行業。

也是一門利潤豐厚的行業。

也是一門風險絕大的行業。

似乎，自古以來，利潤與風險有著密切的關係；利潤愈大，風險也愈大；利潤愈小，風險也愈小。

有人說：賠錢生意沒人做，殺頭生意有人做。

所以，儘管鏢局是一門風險絕大的行業，只因爲它有誘人的利潤，致使從事這一行的人多如過江之鯽。

但是，做得好的人好像並不多。

因爲，有保鏢就有劫鏢。

劫鏢，就是鏢局的最大風險。

到今天爲止，好像沒聽說過那個鏢局不被劫過鏢的；就好像是經年在海上打魚的人一樣，如果不曾掉入海裡嗆一兩口水，那才是奇怪的事。

一個鏢局，偶而碰到劫鏢本屬正常，若能迅速追回鏢物，無疑也就是這個行業的佼佼者。

當今武林，顯然只有大漢鏢局、中原鏢局以及四海鏢局爲個中翹楚。

她們被稱爲武林中的三大鏢局。

其中以大漢鏢局最受人推崇。

因爲她已經連續保持十六年沒有失鏢的紀錄。

這個紀錄，無疑是新紀錄。

所以大漢鏢局的總鏢頭朱魯東不免以此爲榮、以此自滿、甚至以此自傲。

一個人，如果有了輝煌的成就，好像難免都會有自滿與自傲之心。世界上謙虛的人原本就不多。

可是，現在的朱魯東却充滿了惶恐。

因爲，在半個月以前，他終於失了鏢。

最要命的是，他到現在連一點綫索都沒有。

所以他惶恐。

一個自滿而又自傲的人，通常都是很愛惜名譽的。

愛惜名譽，在某些方面來說，也就是愛面子。

朱魯東是個愛面子的人。

如果追不回鏢物，朱魯東不僅要依約賠償，而且還要受到丟臉的打擊。

鏢物賠償，他是賠得起的。無論如何，幾十年來的打拚，他早已掙得了萬貫家財；問題是，那個臉他丟不起。

他賠不起面子。

他愛面子勝過愛他的老婆。

像他這樣的人，世界上好像很多。

否則怎會有打腫臉充胖子這句話？

愛面子是不是件好事？

也許是。

至少比不要臉的人好多了。

* * *

日上三竿。

偌大的飛鷹堡，所有的人都起床了。

只有一些人還在睡。

輪值夜班的人、早起採購的人、打更的人……

柳花花既非值夜班，也不是採購之人，他却仍在睡。

他一向如此。

只因他喜歡睡懶覺。

尤其是昨夜與司馬如虹、獨孤美喝酒喝到三更天，無論如何他今天可以一直睡到日落。

他現在就睡得正甜。

他睡覺的時候，沒有人敢吵他，除了司馬如虹、吃虧和尚以及疤面道長。

現在，却有人推開他的房門。

司馬如虹昨夜酒喝得特別多，他不可能這麼早起來，何況他原本就不是個早起的人。

吃虧和尚與疤面道長已在幾天前回少林、武當去了。

那麼，還有誰敢來吵他睡覺呢？

自然是獨孤美。

獨孤美的家已被司馬其煙與梅姬燒燬了，司馬如虹自然得重蓋個房子給他們。在房子還沒蓋好這段期間，獨孤美一家人自然是住在飛鷹堡。

獨孤美是久居鄉間之人，一直都習慣早起。

她起來的第一件事，便是拉柳花花起床。

她已經發現，這個世界上如果沒有柳花花，無論如何她是快樂不起來的。

「花柳，太陽晒到你的屁股啦。」

她把手中的一壺熱茶放到桌上，而且預先倒了一杯讓它涼些，她知道柳花花不喜歡喝燙茶；她打開四面窗子，咀裡像小鳥般的叫著：「今天天氣眞好，你陪我到郊外去捉蟬好不好？」

柳花花動也沒動。

他還拉起兩响打呼聲。

獨孤美噘起小咀：「喂，起床啦，每次非要人家七叫八喊的你才肯起來，看來你比豬還懶。」

她走到床前：「已經是夏天了，你竟然還蓋著被子，莫非你神經有問題？」

說著，她已經伸手掀開柳花花身上的被子。

她呆住了。

因爲被子底下的柳花花竟然渾身赤裸！

不，還好他還穿著一條短褲。

否則柳花花眞是一絲不掛了。

他心裡在笑。

他想，這下獨孤美總該紅著臉跑出去了吧。

只要她跑出去，自然就能繼續睡他的大頭覺。

這個方法是他想了很久才想出來的。

除此之外，他實在想不出還有什麼方法能使獨孤美不打擾他睡覺。

他相信，這個方法是世界上最好的方法。

畢竟，獨孤美是個黃花大閨女，無論如何她會害羞的；祇要她害羞，自然她就會離開房間。

這難道不是世界上最好的法子？

柳花花還相信，這種好方法只有像他這樣聰明的人才想得出來。

所以，他的咀角不自禁的泛起了一絲得意的笑容。

可是，他很快的又收起笑容。

因爲，他發現獨孤美並沒有跑著離開房間。

難道，她嚇呆了嗎？

他不禁偷偷的睜開一條眼縫。

他看到獨孤美就站在床前。

她果然滿臉通紅。

可是她好像沒有害羞的樣子。

她竟睜大著眼睛往自已身上瞧。

她彷彿在欣賞著一幅美麗的畫。

柳花花突然臉紅了。

比獨孤美的臉還紅。

他忽然覺得自已好笨。

否則他怎麼會想出這個笨方法呢？

因爲獨孤美非但沒有離開，反而在他牀沿坐下來，兩隻眼睛從他身上來往穿梭著……

柳花花趕緊拉上被子蓋住自己，苦笑著道：「獨孤美，我起牀，馬上就起牀；只是拜托妳，趕快翻過臉去，讓我穿上衣服好不好？」

獨孤美雖然紅著臉，却閃著捉挾的笑容：「我爲什麼要翻過臉去？你既然想讓我看你的身體，爲什麼又要害羞？我女兒家都不害羞了，你害那門子羞？」

柳花花傻眼。

這年頭的女人，眞是不同以前了嗎？

柳花花苦笑，正想說話，却見獨孤美一溜煙的跑出房間了。

他覺得奇怪，抬眼正見司馬如虹站在門口。

「老鬼，這麼早便起來了？」

柳花花有些驚訝的望著他；他跳下牀一面穿衣，一面說道：「你什麼時候會做賊子？怎麼不聲不响的站在外面偷看人家？」

「誰偷看你們來了？」

司馬如虹大步去入，端起桌上的茶邊喝邊道：「我來的時候，正見你房門沒關，所以我正好就看到了，怎能說是偷看？」

「你看到什麼？」柳花花對著鏡子梳理頭髮。

「其實也沒什麼。」司馬如虹低著頭喝茶，淡淡說：「只不過正好看到獨孤美掀起你的被子，而且也看到她很興奮的欣賞著你的裸體。」

柳花花臉上一陣熱，瞪了他一眼道：「裸體的意思是一絲不掛，難道你沒看見我穿著褲子嗎？」

「可惜的地方就在這裡，」司馬如虹大笑著說：「如果你連褲子都不穿的話，我不知道獨孤美會作何反應？」

柳花花連耳根都紅起來，狠狠的瞪了司馬如虹，轉身步入盥洗室……

他一面漱洗著，一面聽著司馬如虹的笑聲：「說你笨還眞笨，你以爲獨孤美是怎樣的一個女人？告訴你，不管你用什麼茅招都沒有用，我敢保證，就算你全身脫光，獨孤美也不會被你唬住；我如果是你，我就……」

司馬如虹的聲音忽然中斷。

柳花花覺得奇怪，掛好毛巾，走出盥洗室，却見獨孤美盈盈走入，手裡捧著食盒……

「老鬼，」獨孤美一面把食盒裡的早餐放在桌上，一面瞄著司馬如虹哼聲道：「如果你是花花柳，你就怎樣？」

司馬如虹用手捏起一塊麵筋放在咀裡

，朝著獨孤美傻笑：「不怎麼樣，我如果是他，我就買塊豆腐活活撞死。」

「爲什麼？」獨孤美盛了一碗小米粥給柳花花。

「妳想，」司馬如虹抓起熱噴噴的饅頭，「一個男人爲了討好一個女人，不惜赤身相向，這種男人活著還有什麼用？」

柳花花差點把口中的粥噴出來。

獨孤美掩唇嬌笑。

「其實這也沒什麼，」獨孤美喝了一口鹹豆漿，「男人愛看女人的身體，女人自然也愛看男人的身體，這本是很正常的事，問題是……」

柳花花抬起頭。

司馬如虹望著她，忍不住問：「問題是什麼？」

「問題是你有沒有那個本錢，」獨孤美淡淡道：「比方拿你司馬老鬼來說，以你現在的情形，就算你全身脫光，只怕全世界的女人也不想看你一眼，如果是這樣，你的確應該買塊特大號豆腐，趕快一頭撞死。」

柳花花噗的一聲，已把口中的粥噴到地上。

司馬如虹睜大著眼，竟說不出話來。

柳花花大笑。

「不錯，」柳花花笑得很大聲：「一個男人如果連這點本錢都沒有，我眞不知道他活著還有什麼意思？」

司馬如虹氣得臉發白，狠狠的咬了一口饅頭，嘟噥著說：「我就不相信我老得這麼不中用了，打那天，我就到大街上，渾身脫光，看看是否眞沒有一個女人看我一眼？」

「你如果一定要這麼做，千萬要先做好一件事，」獨孤美挾了一粒花生，一臉正經：「那就是先寫好你的遺囑。」

司馬如虹瞪著她，「爲什麼？」

獨孤美朝他微微一笑：「只怕你會活活氣死。」

柳花花笑得前仆後仰。

司馬如虹翻著眼，重重的歎了一聲：「我想，我現在就要被妳活活氣死了。」

* * *

早餐就在笑聲中被吃完。

一個人如果能在一早大笑三聲，那麼他一整天的心情必然會很愉快。

柳花花不只笑三聲，所以他此刻的心情特別好。

「老鬼，」柳花花啜著茶：「我記得你如果在前一晚喝很多酒的話，第二天一定要睡到中午才能爬起來，今天爲什麼不樣？」

「自然是因爲有人來找我的緣故。」司馬如虹埋著頭喝鐵觀音。

「誰？」柳花花問。

「朱魯東。」司馬如虹淡淡的說了一聲。

柳花花不作聲，他已經喝完第一杯茶。

獨孤美爲他斟上第二杯，她已經知道他不喜歡喝熱茶，特地爲他尖著咀吹涼了些，才端到他面前。

「聽說他最近失了鏢。」獨孤美也爲司馬如虹添滿茶。

「他就是爲了這件事才來找我。」司馬如虹說。

「爲什麼？」獨孤美問。

「因爲他到現在連一點線索都沒有。」司馬如虹緩緩道：「他希望飛鷹堡能幫他查出劫鏢之人。」

「獨孤美，」柳花花突然抬起頭，「妳方才不是要我陪妳去捉蟬嗎？」

「是啊，」獨孤美噘起小咀，「但是我知道你這個懶人一定不肯陪我去。」

「誰說我不肯？」柳花花瞪了她一眼。

獨孤美喜出望外。

「我也去。」司馬如虹笑著說。

「那眞是太好了。」獨孤美高興得叫起來。

「我不去了。」柳花花忽然冷冷的說了一聲。

獨孤美楞住。

「你爲什麼說話不算話？」獨孤美一臉不高興。

司馬如虹笑道：「只因爲我去他就不去。」

獨孤美又是一楞，隨即翹咀道：「他不去拉倒，走，我們去。」

司馬如虹搖搖頭：「他不去我也不去。」

「爲什麼？」獨孤美不禁氣起來，「你們兩個大男人怎麼了？怎麼可以在女仕面前失信？」

烏黑的眸子一轉，獨孤美隨即含笑道：「哦！你們兩人在嘔氣？」

司馬如虹聳了一下肩：「是他，不是我。」

「大男人也會嘔氣，眞好玩。」獨孤美瞥了一眼柳花花拉長了的臉，朝司馬如虹笑著說：「到底爲了什麼事？」

司馬如虹的表情有點無可奈何：「朱魯東。」

「爲了朱魯東？」獨孤美不明白。

「那小子不喜歡他。」司馬如虹苦笑：「其實我也不喜歡他。」

獨孤美聽得沒頭沒腦，一頭霧水。

可是她很快就明白過來：「莫非朱魯東是要柳花花去幫他查劫鏢之人？」

「他並沒有指明要他去，」司馬如虹道：「不過他知道我一定會要那小子去。」

「爲什麼？」獨孤美問。

司馬如虹笑道：「因爲江湖中的人都知道，司馬如虹的事就是柳花花的事，柳花花的事就是司馬如虹的事。」

獨孤美歎了一聲：「怪不得從前司馬其煙要吃醋了。」

司馬如虹笑起來：「妳呢？吃不吃我的醋？」

白了他一眼，獨孤美問：「你已經答應幫朱魯東的忙？」

「我非答應不可。」司馬如虹點點頭，接著輕歎一聲：「妳大概聽說過人在江湖這句話吧？」

「飛鷹堡名重武林，」獨孤美瞇起雙眼：「連你司馬如虹也免不了身不由己嗎？」

「只要是江湖中人，誰都免不了的。」司馬如虹露出無奈的微笑：「大漢鏢局歷經三代都是傾向我飛鷹堡的，每年跟我飛鷹堡的生意來往少說也在百萬以上，這種情形，妳說我該不該幫他？」

「自然該幫。」獨孤美歎了一聲：「幫

他實際也等於幫你自己，畢竟大漢鏢局的存在，對飛鷹堡來說有絕大的好處啊。」

「可是，」司馬如虹也歎了一聲：「那小子不喜歡幫他。」

「爲什麼？」獨孤美望著柳花花，聲音很溫柔：「花花柳，你不是挺喜歡幫人忙的嗎？」

柳花花瞪著她，「至少也得看我高不高興，我如果不高興，爲何要幫他？」

「這是事實，」獨孤美微笑著說：「換做我也一樣，如果我不高興，我是絕不會替任何人做任何事的。」

她轉向司馬如虹，「既然如此，你爲何不派別人去？」

「小子，」司馬如虹望著柳花花，「你去不去？」

「老鬼，」柳花花望著他，「你明知道我不會去，爲什麼還要問？」

司馬如虹朝他無可奈何的笑笑，「看來我只好另請高明了。」

「誰？」獨孤美很好奇。

「妳。」司馬如虹說。

「我？」獨孤美怔住。

柳花花吃驚的望著司馬如虹。

「爲什麼是我？」獨孤美有點不相信。

「他不去，自然只好妳去了。」司馬如虹淡淡的說：「這件事情我已經想過，除了你兩人之外，只怕飛鷹堡再也沒有人能辦好這件事了。」

「你好像很自信我一定會去？」獨孤美覺得很好玩。

「是的，」司馬如虹朝她咧咀道：「只因爲妳獨孤美也是我司馬老鬼的朋友。」

「朋友本來就應該互相幫忙，否則交朋友要幹什麼？」獨孤美盈盈一笑：「問題是，花花柳好像也是你老鬼的朋友，他既然可以不去，我爲什麼一定要去？」

「妳跟那小子不一樣，」司馬如虹笑著說：「那小子是因爲不喜歡朱魯東那傢伙才不去……」

獨孤美打斷他的話：「難道我就喜歡朱魯東？」

「妳或許不會喜歡他，」司馬如虹說：「問題是妳根本就不認識他，那說得上喜歡不喜歡？」

「你的話好像很有道理。」獨孤美歎了一聲。

「妳答應老鬼了？」柳花花很覺詫異。

「我能不答應嗎？」獨孤美無奈的笑笑：「誰叫我是他的朋友，而且我又想不出理由拒絕他。」

司馬如虹臉上露出得意的笑容。

「老鬼，」柳花花冷冷的瞪著司馬如虹：「你難道不知道她那點武功絕對應付不了突發的事件？」

「我知道，」司馬如虹微笑道：「我自然會派兩個武功高強的人保護她。」

柳花花嚅了嚅咀，說不上話來。

「朱魯東人呢？」獨孤美問：「我是不是現在就跟他去？」

「我已經要他先回去，我知道這小子不願見他。」司馬如虹緩緩道：「妳不必現在出發，我已經跟他說好，明天日落以前就會有人到；照路程算來，明天這個時候出發，只怕還太早。」

「妳眞要去？」柳花花盯住獨孤美。

「別無選擇。」獨孤美溫柔的望著他。

柳花花不說話。

半晌，他歎了一口氣：「老鬼，你的運氣爲什麼總是這麼好？」

司馬如虹與獨孤美都把眼光投向他。

柳花花冷冷道：「現在就出發，我做事向來不喜歡拖拖拉拉。」

司馬如虹大笑。

獨孤美格格嬌笑。

「獨孤美，」司馬如虹撫掌笑道：「爲什麼妳想的方法總是這麼有效？」

柳花花呆住。

他又上當了。

他不禁狠狠的瞪向獨孤美，却見她像小鳥般的飛了出去，她的聲音愉快無比：「我現在就去收拾東西。」

司馬如虹大步走出，口中笑聲不止：「我也得吩咐春明望準備車馬，以及打點你的行囊。」

柳花花苦笑。

＊　＊　＊

準備車馬，打點行囊，總須要一點時間的。

這段時間，柳花花在飛鷹堡的梅花林裡。

飛鷹堡原本只有桃花以及橘子園，梅花林是司馬如虹認識柳花花以後才建造的。

因爲柳花花最喜歡賞梅。

所以司馬如虹刻意的造了一座又大又美的梅花林。

林裡有水池、假山、亭園；還有一份幽靜。

柳花花現在就坐在亭園中。

此刻是初夏，自然無梅可賞；可是却有一份令他流連的寧靜。

寧靜中，夾伴著婉轉清脆的鳥鳴聲。

他好喜歡。

可是他坐了沒多久，那股寧靜已被一陣細碎的脚步聲破壞。

這個脚步聲他覺得陌生，既非司馬如虹，也不是獨孤美。

他不禁凝眸望去。

原來是天毒子獨孤惜。

獨孤惜走得相當快，他已經邁上亭園的石階。

柳花花起身招呼，待他在自己對面坐下之後，才問道：「獨孤先生，有事嗎？」

獨孤惜雖然是當今武林出名的玩毒專家，却也是個出名的老實先生；他朝柳花花笑笑，半晌才說道：「大少，有一件事想請你幫忙。」

「什麼事？」柳花花有些疑惑。

「就是我那個寶貝女兒獨孤美，」獨孤惜訕訕道：「無論如何大少幫我勸服她，我不喜歡她往外跑。」

柳花花笑起來：「你以爲我能說服她？」

「我知道她整日纏著你，」獨孤惜顯得有點不好意思，「我也知道無論是誰被她纏上，準是拿她沒辦法，這都是我自小寵壞了她。」

「既然你這麼清楚，」柳花花苦笑道：「我如何幫得上你？」

獨孤惜笑得更苦：「我已經用盡所有

的方法都勸她不動，最後她終於同意只要你表示不願與她同行，她便放棄前往大漢鏢局。」

柳花花歎了一聲：「可是我已經答應了她，我怎能自食其言？」

「這個我知道，」獨孤惜道：「但是她已經答應只要你搖頭說個不字，她便乖乖呆在家裡。」

「眞的嗎？」柳花花覺得有些意外。

「是眞的，」獨孤惜很肯定的說：「等一下你要出發的時候，她會當我的面徵求你的同意，只要你搖頭說個不便可以，我們已經約法三章，她不能反悔的。」

「只要搖頭說個不，就可以了嗎？」柳花花覺得很好玩。

獨孤惜點頭道：「無論她說什麼，不管她怎麼要求，你只要做到這一點，便是幫我的忙了。」

「這簡單，」柳花花笑著說：「這一點，我保証絕對做得到。」

「那就謝謝你大少了。」獨孤惜如釋重負，「還有一點，決不能讓她知道我事先跑來拜托你，否則那個約法三章便沒效了。」

柳花花含笑點頭。

「我得趕快回去，」獨孤惜起身道：「那丫頭古靈精怪，若不趕快回去，只怕她會起疑心。」

說著，他人已急步離去。

柳花花搖搖頭。

「大少，」獨孤惜忽又回頭叮嚀著：「記住，搖頭、說不。」

「放心，我記得很牢啦。」柳花花揚聲回應。

望著獨孤惜逝去的身影，柳花花突然覺得好後悔。

他爲什麼要答應他？

獨孤美並不是個惹人討厭的女人。

她實際上是個誰都會喜歡的女人。

這段日子，他已經跟她相處得很熟絡。

而且也相處得非常愉快。

她是個能令任何人快樂的女人。

司馬如虹尤其喜歡她。

他一生中最大的遺憾便是不曾有個女兒。

他喜歡獨孤美就像喜歡自已的女兒一樣。

柳花花爲什要拒絕這樣的女人同行呢？

他會嗎？

＊　＊　＊

算算時間，應該是動身的時候了。

柳花花站起身子，却見獨孤美與獨孤惜遠遠走來。

獨孤惜一臉緊張。

獨孤美咀角含笑。

柳花花突然覺得她美得像朶花。

一朶人見人愛的百合花。

他忍不住盯著她瞧。

「花花柳，」獨孤美的聲音總是這麼甜：「我老爹說，你出去辦事，我如果跟在你身邊，一定會增加你許多不方便，所以他要我親口問你……」

柳花花把目光望向遠處，他覺得好後悔，爲什麼要答應獨孤惜？

獨孤美接著說：「老實說，你是不是不願意我與你同行？」

柳花花根本沒聽她在說甚麼，反正他已經答應了獨孤惜「搖頭、說不」；所以他用力的搖著頭，大聲的說：「不！」

他突然眼睛一亮。

獨孤惜已經叫起來：「獨孤美，妳怎麼可以用這種方式問話？你騙我……」

獨孤美笑著說：「老爹，我沒有騙你，你並沒有規定我用那種方式問話，對不對？」

獨孤惜張了張咀：「我上了當。」

「上當倒是眞的，」獨孤美格格嬌笑：「但是，你如果不先來告訴花花柳，怎麼會上這個當呢？」

「妳怎麼知道我事先跑來告訴他？」獨孤惜顯得很驚訝。

「老爹，別忘記我是你女兒哪，」獨孤美朝他撒嬌似的瞅著小咀：「做女兒的自然很清楚自已的老爹了。」

獨孤惜苦笑：「可是，我這個做老爹的爲什麼不清楚自已的女兒呢？」

這的確是個好問題。

可惜的是沒有人回答他這個問題。

因爲獨孤美已經拉著柳花花跑出梅林外了。

＊　＊　＊

日正當中。

太陽像一團火球。

路上看不見行人。

連野狗都躲在樹蔭下，伸長著舌頭喘氣。

入夏以來，今天是最熱的一天。

熱，實在是件令人難受的事。

所以此刻有個人坐在路旁的大榕樹下乘涼。

乘涼，本該是一件很愜意的事，至少不是件難過的事。

可是那個人此刻看來，不僅毫無愜意的樣子，反而一副痛苦模樣。

他兩手抱膝，渾身蜷縮著，而且還猛烈發抖。

發抖？

只聽說在天寒地凍的時候，能令人凍得發抖，幾時聽過有人熱得發抖的？

無論如何，這是一件奇怪的事。

他已經開始呻吟。

寬廣的額角上也沁出了豆大的汗珠。

他莫非病了。

他忽然站了起來。

因爲他已經聽見遠處的馬車聲。

他那張臉上竟展露笑容。

他微笑的時候，看起來還眞帥。

他是個相當出色的男人，至少在外表是如此。

馬車已經可以看見。

不論是馬還是車，一看就知道是特等貨：馬高壯、車豪華。

車已來到樹下，而且也停了下來。

駕車的人竟然是一名女人。

這名女人面上蒙着一面黑紗，只能看到她一雙烏黑的眼眸，以及兩道彎彎如月的柳葉眉。

雖然看不到她整個面貌，可是她已經讓人感覺出她絕對是一名很美的女人。

至少有著一份神秘美。

她並沒有下車，車裡的人也沒有下來。

男的挨近車轅，他仍發抖著，臉上也還透著痛苦的表情，但是也透著强烈的興奮與期盼；他伸出不住抖顫的手，連聲音也抖得非常厲害：「給……給……給……我，我，我已經……兩、兩天沒吃了……」

女的從懷中掏出一個小白紙包，說話的聲音雖如黃鶯般的清脆，只可惜冷得像冰：「兩天？有的人已經十幾天沒吃了，你應該知道，你是最幸運的一個。」

「是……是……」男的接過小紙包，臉上的興奮已達到頂點。

女的用眼角斜睨著他，語音充滿着輕蔑：「這也許是最後三天的份量，你必須節制點用，如果我們運氣還是這麼壞的話，可能要斷糧一段時間了。」

她說著，手中韁繩一抖，車已疾掠而去……

* * *

車走得很快。

因爲路上根本就沒有半個行人。

所以趙屠既放心又大膽的猛揮著手中的馬鞭。

他希望能盡快趕到城裡。

現在已經是烏雲密佈。

如果能在下雨前進城，他就不會變成落湯鷄。

他討厭下雨，尤其不喜歡淋雨，更不喜歡在雨天駕車。

看這光景，這場雨一定會下得很大。

他駕車的技術很好，他已經把車速弄到頂點。

每當他駕快車的時候，他心裡就會有一份自豪。

他的確是駕車好手。

因爲就在他轉一個彎的時候，突然有一個人橫過馬路。

那人走得很慢。

他彷彿看不見有一輛馬車正以高速向他衝來。

趙屠的心差點跳了出來。

這種情形，任何人都知道應該煞車；如果不這樣，肯定要撞上那個行人。

只要撞上，不用說，那人準得一命嗚呼。

趙屠已經在煞車。

四個金鐵大輪已發出尖銳的磨擦聲，而且還噴出幾撮火星。

換了別人，一定會毫不考慮的全力煞車，如果是這樣，車或許能停住，但也極有翻車的可能。

這是一個常識。

趙屠是好車手，自然懂得這個常識。

所以他只按了一下煞車，待車速稍減時，便又鬆開煞車，手中的鞭繩急振猛抖……

說也奇怪，那輛馬車雖仍疾馳如箭，却也溜溜的轉一個美妙的弧形。

就這個弧形，已經救了那行人一命。

趙屠果然是個好車手。

他把車停在路邊的時候，那人正好越過馬路。

他依然緩慢的走著，手裡佇著一根細長竹竿，頂上戴著大斗笠，大半個臉龐都被遮去。

他頭也不回的走著，彷彿剛才的驚險狀況跟他毫無關係。

通常喜歡駕快車的人，好像脾氣都不會太好，至少趙屠就不是個好脾氣的人。

他早已按捺不住三丈怒火，口中大罵：「你他媽的瞎了狗眼不成？這麼大的一座車向你撞來，你他媽的連鳥眼也不抬一下，我看你八成是個死人！」

那人顯然不是死人，因爲他仍好端端在走路。

會走路的人，當然是活人。

問題是，這個活人和死人好像差不了多少，他除了會走路以外，似乎其他的一概都不會。

他彷彿聽不見趙屠的叱罵聲，他一點反應都沒有。

他莫非是聾子？

不管他是誰，趙屠已經決定好好修理他一頓。

他始終認爲，這世界上有很多人是該修理的。

如果修理了那些該修理的人，他想，這個世界的秩序也許會變得好一點。

可是他沒有。

因爲就在他想動的時候，車裡傳出一陣冷冷的聲音：「趙屠，你如果不聽我的話，乖乖的把車駕開，我保証馬上就會有一個死人躺在地上，而那個死人一定就是你。」

趙屠果然不敢動。

幾年來，誰的話他都不聽，除了車裡面的人。

他不禁凝視著那人的背影。

他突然臉色大變。

而且迅即的把車駕開。

馬車已消失在路的盡頭。

只剩那頂大斗笠仍在緩緩的走著。

他，是誰？

* * *

雨，果然下得很大。

像是從天上倒下來一樣，傾盆大雨。

這樣的滂沱大雨，好像還是今年來的第一次。

已經下了一個時辰多了。

看樣子還會繼續下去。

因爲四野天際仍然烏雲密佈，一片昏黑，毫無開朗的跡象。

這種天氣，自然不適宜趕路。

雖然司馬如虹剛打造好的新車有著一流設備，柳花花和獨孤美連一滴水也不會被沾上，即連趕車的兩個車伕也不會受到雨淋，但是路上的積水已很深，尤其是有的道路已經泥濘不堪，無論如何要馬匹在這種路面行走，無疑是一件吃力的工作。

所以，他們只好停下來休息。

反正他們只要在明天日落以前趕到大漢鏢局便不算失信。

他們休息的地方是一座尼姑庵。

這座尼姑庵不小，除了正殿的佛堂外，兩邊廂房至少也有一二十間香房，在這山野地方，無論如何算是個大戶人家。

庵的名字很美：卧佛庵。

柳花花與獨孤美並不是第一個到卧佛庵避雨的人，當他們抵達的時候，門前院落已停滿了車馬，最糟糕的是香客房早已

被香客和避雨的人住滿，已無房間供他們休息。

但是柳花花仍然要到了兩間房，而且還是既寬敞又整潔的上等房。

他用什麼方法弄到香房？

錢？

世界上還有什麼力量比錢的力量還大呢？

有人說，有錢能使鬼推磨。

其實，錢何嘗不能使「佛」也推磨呢？至少柳花花一口氣捐了二百两大銀的「香油錢」，便輕易的弄到了兩間舒舒服服的上等臥房。

獨孤美搖頭、苦笑、歎氣。

她終於明白錢的力量是無遠弗屆的，即連出家的方丈人士也不例外。

世界上有誰不愛錢的？

兩間房四個人用，自然是兩個車伕一間，柳花花與獨孤美一間。

雨越下越大。

柳花花斜坐在窗檻上，望著廊簷外的雨景出神。

每當下雨他就會想起聽雨樓。

想起聽雨樓他就會想到白霜霜。

獨孤美彷彿能明白他此刻的心情。

她好像已經很瞭解他了。

她端了一張椅子挨著窗口坐。

一隻手靠著窗檻，手掌托著下巴，兩隻眼睛楞楞的望著柳花花。

她喜歡看他。

誰也沒有說話，就這樣靜靜的坐著。

很久。

「獨孤美，」柳花花仍然望著窗外。

「嗯？」獨孤美也沒有動。

「我好像很久沒有聽到妳的聲音了。」柳花花輕聲說。

「花花柳，」獨孤美美麗的唇角勾劃起一絲笑容：「我也很想念你的聲音。」

「如果說，」柳花花終於回過頭來，他也含著微笑，輕輕拂著獨孤美耳邊微散的髮絲：「妳看見一個人渾身浴血，妳怎麼辦？」

「我想，」獨孤美覺得心中好甜蜜，所以她的聲音也特別甜：「我或許會去瞧個究竟，因為只有受傷的人才會渾身浴血，而通常一個受傷的人，是很需要人家幫忙的。」

柳花花依然微笑：「妳為什麼要幫忙他呢？」

「我不知道，」獨孤美聳聳肩：「也許，我是個愛管閒事的傢伙。」

「妳的確愛管閒事，」柳花花歎了一聲：「如果說那個人是你的仇敵，妳又怎麼辦？」

「我不喜歡這樣的問題，」獨孤美搖搖頭：「誰都希望自己的仇敵死去，我想我也一樣，但是……」

「但是怎樣？」柳花花的聲音很低。

獨孤美緩緩的說：「我還是會幫助他的。」

「為什麼？」柳花花瞇起了眼睛：「妳是聖人？」

「當然不是，」獨孤美笑了起來：「誰是聖人？這個世界上其實根本就沒有聖人，以前沒有，現在沒有，以後也絕對沒有。」

微微一頓，她接著說：「我想，世界上有很多事情是不能混為一談的，所謂橋歸橋、路歸路；同樣道理，仇敵歸仇敵，受傷的人歸受傷的人，報仇和幫人本來就是兩碼子事，難道你不認為是？」

柳花花微笑。

獨孤美望著他，突然睜大了眼：「你為什麼突然問這個問題，難道……」

「不錯，」柳花花接口道：「我已經看見一個仇敵負傷往這裡跑來，我想，他應該很快到達這座庵廟。」

「你也有仇敵？」獨孤美很驚訝：「我是說，誰願意當你的仇敵呢？」

柳花花沒有回答。

因為外間已響起一片驚呼聲、吵雜聲……

＊　＊　＊

正殿的走廊上正圍著一堆人。

因為地下躺著一個渾身濕透，被雨水和血水濕透的錦衣漢子。

他看來傷得很重。

至少他現在已昏迷過去。

他的確傷得很重。

除了一身血跡之外，一眼就可以看到的，至少有五處傷口，每處傷口不僅深而且長，尤其是左腋下那道傷口，隱約可見白森森的骨肌。

只要是有經驗的人，一定可以看出那是刀傷。

一把非常鋒利的刀所造成的傷口。

看的人很多，幾乎要把甬道擠滿。

可是就沒有一個人走前去扶他起來。

這年頭，似乎怕事的人愈來愈多。

有人美其名為「明哲保身」。

明哲是否可以保身？歷史上的証明好像不是。

只有「同流合汚」的人才能保身。

可是他們却偏偏說是明哲保身。

為什麼世人總喜歡以文字遊戲來自欺欺人？連自命清高的方外人士也不例外。

到現在為止，庵裡的尼姑不但沒有開聲叫圍觀的人幫忙救治，反而嚇得躲到庵裡面去。

為什麼要出家？出家的目的在那裡？

難道只是為了拜佛？

佛眞能普渡衆生麼？如果能，現在那個受傷的人為什麼沒人理會？

哦，有了，終於有人管了。

可是那人不是佛。他是柳花花。

柳花花只是一個人，一個活生生的人。

看來，只有人才能管人的事。

佛無論如何是管不到的。

柳花花抱起了錦衣漢子，却見一條人影從雨中急射而來。

從輕功來看，那人無疑是高手。

從外表來看，那人無疑也是高手；虎背熊腰，身大頭大，眼大鼻大，腮邊還有一大叢鬍子，即連手中的刀也大得出奇。

總之，這個人看來比常人要大上一號。

當他看到柳花花的時候，那張黑臉透著一股驚訝，他拭去臉上的雨水，說話的聲音尤其大：「大少，這好像不關你的事？」

柳花花淡淡一笑：「屠天山，為什麼

不關我的事？」

當他們兩人這一對答之後，在旁圍觀的人不禁起了一陣騷動。

因為大少柳花花這個名字，就算不是江湖中人也早已聽說過這個人；此時此地，能一睹此人眞面目，何嘗不是一件快事？

其實，屠天山這個名字在江湖上也很响亮，外號「大刀王」，也有人私下稱他為「屠夫」。

獨孤美站在柳花花身旁，她好像有了些江湖經驗，深怕柳花花懷中抱著一個人不方便，伸手要去接他懷中的人；柳花花朝她搖搖頭，隨即向彷彿是楞住的大王刀屠天山冷冷道：「我們之間好像有了麻煩，你想殺他，我却想救他，你說怎麼辦？」

這個時候，為柳花花駕車的兩個車伕，一個叫張快，一個叫李穩；他們自然是飛鷹堡精挑細選出來的好手，張快已經抽出腰間的佩刀站在柳花花身後，李穩則抱過柳花花手中之人。

屠天山沒有動，也沒有回答；半晌才歎了一口氣：「你為什麼要救他？」

柳花花拍拍身上的血漬：「我不管你為什麼要殺他，同樣的，你也不應管我為什麼要救他。」

屠天山晃動了一下手中的大刀：「如果我一定要殺他呢？」

柳花花微微一笑：「那你一定要先殺了我。」

「我不想殺你，」屠天山哈哈一笑：「因為我沒有這個把握。」

一頓，他笑著又道：「在江湖上跑的人第一件事要記住的便是：別做你沒把握的事；大少，你說對不對？」

「我生平最欣賞的就是這種人，」柳花花點點頭：「而且我也相信這種人通常可以活得很長命。」

「但是，有一件事我必須要問清楚。」屠天山大聲道：「如果你救活了他，以後我殺他你管不管？」

「只要沒有給我碰到，」柳花花肅穆的說：「到時候如果受傷的是你，我想，我也一定會救你。」

屠天山怔怔的望著柳花花。

「你本來就是一個很奇怪的人，」屠天山歎了一口氣：「我或許不瞭解你的意思，但是我相信你所說的話。」

說罷，大刀回鞘，一個挺身，人已射向茫茫雨中，轉眼已不見人影……

＊　＊　＊

雨，已經小下來。

天，也暗了下來。

看樣子，柳花花與獨孤美必須在臥佛庵住上一晚。

尤其現在房中多了一個受傷的人，無論如何今天他們是走不成的。

柳花花現在一個頭兩個大。

雖然他把那人從屠天山的手中救過來，但是他却無法醫治那人的傷勢。

畢竟他不是大夫。

獨孤美也不是。

受點小傷或許有辦法，至少他身上帶有一些刀創葯。

如果是中毒，大概也有辦法，獨孤美身上也一定有解毒葯。

可是那人所受的是嚴重的刀傷。

大小傷口竟有廿一處之多。

這種傷勢，柳花花和獨孤美無論如何是沒有辦法的。

「怎麼辦？」獨孤美捏著手絹，細細的擦拭著柳花花臉上沾到的血跡，「我們雖然能救活他，但如果我們不替他請個大夫的話，只怕他會變成殘廢。」

柳花花沒有接腔，因為這時候有人在敲門。

柳花花以為是車伕張快和李穩，可是當他開門時，他的臉上露出了一股頗為驚訝的神色。

驚訝中還帶著幾分驚喜。

驚訝的是，敲門的人竟是江湖上鼎鼎有名的「妙手聖醫」包爾生。

妙手聖醫包爾生，誰都知道他就是當今武林第一名醫；他成名得很早，江湖上幾乎是無人不識他，可是他好像有好幾年不在江湖上行走了。

想不到他會在這個時候出現。

特別是現在柳花花最需要大夫的時候。

所以他既驚且喜。

「妙手聖醫，我好像最少有五年沒聽到你的消息了。」柳花花笑著請他進來：「你也是在臥佛庵避雨的麼？」

「為什麼不說我是來上香的呢？」包爾生的年紀看來已有半百樣子，他的穿著很鮮明，可是氣色似乎不太好，削瘦的臉孔除了微現的皺紋外，面色尤其蒼白：「大少，難道你不知道我是個很虔誠的信士？」

「我只知道你是這個世界上醫術最好的大夫。」柳花花顯得很愉快。

因為他已經知道，牀上那個受傷的人絕對死不了。

＊　＊　＊

雨仍然沒有停。

臥佛庵避雨的人越來越多。

迴廊甬道上站滿了人。

柳花花和獨孤美回到自己的車上。

妙手聖醫在診治病人的時候，不喜歡有人在旁邊觀看。

這是他的慣例。

好像，愈是有名氣的人，他的古怪慣例也就愈多。

是不是這樣就更能顯得他與衆不同呢？

「花花柳，」獨孤美在夾層拿出一襲乾淨的淺色衣袍，「那個挨了廿一刀的人是誰？」

柳花花脫掉沾滿血汚的外袍丟給獨孤美，「戴茂。」

「戴茂？」獨孤美把衣服摺好，放回夾層中，「那不是『天狼幫』的幫主麼？」

「一年以前，他是。」柳花花扣著衣鈕。

「為什麼他現在不是幫主了呢？」獨孤美幫他把衣領翻好。

「因為他自己先行退位，把幫主一職讓給了他的大兒子。」柳花花已經把衣服穿好。

「他為什麼是你的仇敵？」獨孤美坐了下來，而且也把脚放在座墊上。

柳花花則整個人躺了下來，他看來像是個軟骨頭的人。「他不是我的仇敵，我是他的仇敵。」

「我不懂你的意思。」獨孤美瞪著他。

「一年以來，他至少伏擊了我五次，另外兩次還雇了殺手狙擊我，可是我却從沒有殺他的念頭。」柳花花閉著眼睛說：「所以我是他的仇敵，他不是我的仇敵。」

獨孤美斜靠車壁，「他爲什麼這麼恨你？」

「因爲，」柳花花的聲音很低沈：「我跟他的老婆上過床。」

獨孤美睜大著眼睛，怔怔的望著柳花花。她一臉不相信：「你不是在開玩笑？」

柳花花沒有說話。

「他應該殺死你的。」

獨孤美忽然跳下馬車，門碰的一聲被她用力關上。

她突然有一種想吐的感覺。

她總以爲柳花花是個風流的男人。

多久以來，世人都有一種觀念，認爲男人風流不但不是一件壞事，反而這是一件令人津津樂道的妙事。

所以她接受柳花花的風流，甚至還欣賞他的風流。

但是，風流絕不是下流。

至少，偷人老婆就不是風流，而是絕對的下流。

獨孤美不喜歡下流的人。

她實際上非常憎惡下流的人。

柳花花竟是個下流的人。

她想不到自己會喜歡上一個下流的男人。

所以她想吐，而且還想哭。

她有一種被騙的感覺。她忽然覺得非常憎恨柳花花！

她哭了，心在哭。

她移動著腳步。她不知道她要去那裡。她沿著迴廊走。

迴廊上站滿了避雨的人。

她此刻不想見到任何人，她只想靜一靜。

也許，她想找一個沒人看到的地方，好好大哭一場。

因此她繞到後院去。

後院還是有人，連柴房都擠著人。

這場雨，可眞阻斷了不少人的行程。

獨孤美只好檢個人少的地方，站在那裡發呆。

她的思緒很亂，心情更亂，因爲她想來想去又想到了柳花花。

不對。

柳花花不是這樣的一個人。

他決不是個下流的人。

因爲一個下流的男人必然會對一個美麗的女人有所輕薄的舉動。

獨孤美是不折不扣的美麗女人。

柳花花却從未對她有任何越軌的行動。

他實際上有很多機會。

而且，獨孤美一直給他機會。

他却始終保持著風度，君子風度。

他或許不是個君子，但也絕不會是個下流的男人。

他如果是，爲何要把偷人家老婆的事告訴自己。

天底下有這麼笨拙的男人麼？

獨孤美忽然覺得自己好笨拙。

笨死了。

她轉身，正想回車上去找柳花花，却聽得有人在叫她：「獨孤美。」

她驚異的回過頭，因爲那並不是柳花花的聲音，誰在叫她？江湖上她認得出的人並沒有幾個。

「是你？」當她看清楚站在身旁的人時，很覺意外：「百醉書生，你怎麼會在這裡？」

那人果然是百醉書生賀萬杯，他一臉醉態的望著獨孤美：「我爲什麼不能在這裡？」

「你當然可以在這裡。」獨孤美笑了起來，她聞到了一股刺鼻的酒味。

她心裡不禁昇起了一絲同情，因爲賀萬杯是一個感情失敗的男人。

他和烈女劍梅姬原本是情侶，可是梅姬已在幾年前離他而去，投入司馬其煙的懷抱。

他顯然仍深愛著梅姬，否則他怎麼會供給她天竺神油？

獨孤美對他很有好感，無論如何他是一個痴情的男人；獨孤美見他身上濕淋淋的，顯然是剛到沒多久，於是說道：「你現在才來，準是沒房間可落脚了，我們有兩間房，要不要來擠一擠？」

賀萬杯打了一個酒呃：「有沒有酒喝？」

「當然有。」獨孤美笑著說。

當她轉身時，却見柳花花迎面走來。

「花花柳。」獨孤美揮了揮手。

柳花花看到賀萬杯時，頗感意外。

「柳花花，」賀萬杯斜著眼：「獨孤美要請我喝酒，你呢？」

「我現在不想喝。」柳花花搖搖頭。

「那就算了。」賀萬杯說了一聲，便搖晃著身子走開。

獨孤美有點納悶，柳花花並不是個小氣的人，他爲何拒絕賀萬杯？

「你不喜歡他？」獨孤美忍不住問。

柳花花淡淡說：「現在不是喝酒的時候。」

「爲甚麼？」獨孤美問。

柳花花沒有說話，兩隻眼睛忽然怔怔的望著對面的柴房。

柴房不大，沒有門，裡面站著一個人在避雨。

獨孤美不認識那人，也看不見他的臉，因爲那人戴著一頂大斗笠；她還看到他手裡握著一支竹竿。

他一動也不動。

「那人是誰？」獨孤美低聲問。

柳花花拉著她往回走，一句話也沒說。

他的臉色並不好看。

「你生氣了？」獨孤美嚅著咀問。

見他不作聲，只好又說：「別這樣嘛，不管怎樣你總得還就我一點，難道你沒聽說過好男不與女鬥？」

柳花花仍是不開腔，他彷彿沒聽見獨孤美在說甚麼；獨孤美只好低著頭，噘著咀，跟著他後面走。

柳花花忽然停下來。

獨孤美差一點撞上他。

當她抬頭看時，卻見一名臉蒙黑紗的女子從他們前面走過……

柳花花一直望著她，直到她走進一間房裡時，他仍然呆立不動。

獨孤美覺得奇怪。

當她跟著柳花花回到房裡時，更是吃了一驚。

因為房裡竟然空無一人！

戴茂呢？

妙手聖醫包爾生呢？

他們都到那裡去了？

「這是怎麼一回事？」獨孤美再也忍不住，「花花柳，人呢？」

柳花花兩手環胸，望著窗外已經小下來的雨：「我回來的時候，只見戴茂已經死在牀上，喉嚨被割斷……」

獨孤美不禁向臥牀望去，果見有一灘刺目血跡，打了個哆嗦：「妙手聖醫呢？」

「不知道。」柳花花搖搖頭。

獨孤美走近他身邊：「會不會大刀王屠天山又回頭來殺他？」

「我想不是，」柳花花緩緩道：「如果是他殺，妙手聖醫為甚麼要跑？」

「你的意思，」獨孤美問：「是妙手聖醫殺的？」

「只有他嫌疑最大。」柳花花忽然歎了一聲：「但是江湖上每個人都知道他從來只有救人，決不殺人。」

「戴茂的屍體呢？」獨孤美問。

「我已經叫張快與李穩抬去後山埋葬。」柳花花轉首望著她：「碰到這種事，妳說我怎麼有心情請賀萬杯喝酒？」

「如果我早知道這事，只怕我也沒心情。」獨孤美輕歎了一聲。

她接著又說：「方才你看到的那人是誰？」

「妳是說戴斗笠那個？」柳花花坐上窗沿：「這個人我想妳一定聽說過。」

「誰？」獨孤美乾脆也坐了上去。窗子不大，被他這兩人一坐，幾乎已是肩挨肩了。

柳花花往旁挪了挪，以便讓她有更大的空間可以坐：「『天殺劍』展三絕。」

「是他？」獨孤美低呼起來：「我聽過這個人，我想，只要在江湖上混過一天的人，一定都聽過這個名字：天殺劍，他不殺我殺，只要他的劍一出鞘，就一定要殺死你，對不對？」

「不只如此，」柳花花歎了一口氣：「他還有三絕：絕情、絕義、絕死。」

「甚麼叫絕死？」獨孤美問。

「就是絕對不怕死。」柳花花苦笑道：「一個人如果不怕死，通常都很令人頭痛；如果再加上絕情絕義，妳想，這會是怎樣的一個人？」

「最糟糕的是，聽說他的武功高得不得了，到今天為止，還沒有聽說過他敗在誰手下。」獨孤美歎了一口氣：「所以有人說，如果不小心惹上了這個人，就等於犯了天條一樣，必遭天殺無疑。」

「展三絕雖然兇殘古怪，」柳花花笑著說：「畢竟他還是有大家風範，並不輕易殺人。」

「無論如何，」獨孤美嘖了一聲說：「這種人還是離他遠一點的好。」

「其實妳想接近他還不容易呢，」柳花花說：「最近幾年，他已經很少在江湖上走動了。」

「還有一個人是誰呢？」獨孤美仰著臉問：「我是說那個臉蒙黑紗的女人。」

柳花花搖搖頭。

「那你怎麼一直看着她？」獨孤美噘起小咀。

「我本來就喜歡看女人，」柳花花笑著說：「難道妳忘了我是個男人？」

獨孤美瞪了他一眼：「我當然沒有忘記，我還知道你是個全天下最風流的花花公子。」

頓了一頓，她接著說：「你當時的表情並不像在欣賞女人，你事實上在想那裡見過她，對不對？」

「為甚麼我總是逃不過妳的眼睛？」柳花花苦笑道：「我的確是以為我見過她，但是到現在為止，我仍然想不出她是誰，畢竟她只讓人看到兩隻眼睛而已。」

停了一下，他又說：「我想我是認錯人了，如果她是我認識的人，最起碼她會跟我打個招呼，妳說是不是？」

獨孤美點點頭，忽然盈盈一笑：「好像還有一件事你沒說完。」

「那一件事？」柳花花問。

獨孤美緩緩道：「戴茂他老婆。」

「我不想說。」柳花花搖搖頭。

「為甚麼？」獨孤美望著他。

「我怕我說了，」柳花花笑著道：「恐怕這座臥佛庵的大門都叫妳獨孤美拆了。」

「不會的，」獨孤美笑了起來，紅著臉說：「弄壞司馬老鬼的車門沒甚麼關係，如果拆掉了臥佛庵的大門，可就要賠人家銀子了，我獨孤美還不至於這麼笨。」

「那就好，」柳花花輕笑著：「妳如果不這麼笨，妳想我為甚麼會和一個有老公的女人上床？」

「你並不知道她是戴茂的老婆？」獨孤美眨著眼問。

「不知道。」柳花花搖搖頭：「我根本不知道她已經有了老公，我如果知道，就算妳用刀架在我的脖子上，我也決不會跟她上牀。」

「你是聖人？」獨孤美笑著問。

「我不是聖人，我只是一個男人；」柳花笑了起來：「一個喜歡女人的男人。」

獨孤美輕聲笑著。她問：「戴茂少說也有五六十了，他老婆也應該年紀不小，你原來也喜歡跟年紀大的女人上床？」

獨孤美提到男女上床的事，一副若無其事的樣子，倒是柳花花的臉不禁紅了起來；獨孤美不禁笑起來，望著他道：「你好像臉紅了？我真不瞭解你，一個花花公子怎麼會不好意思呢？」

柳花花真的是臉紅了，他咳了一聲，想說話又停住，顯得有點手足無措。

「原來你臉紅的樣子還真好看。」獨孤美兩眼痴痴的望著他，心裏忽然有一股莫名的衝動。

那股衝動令她想抱住柳花花。

她的臉也紅了。

柳花花別開眸光，他看來已回復正常，聲音顯得很平靜：「照講，戴茂的老婆不有五六十，也應該有四十，可是他却偏偏娶了個二十歲不到的女人，妳想，我如

何料到她是戴茂的老婆?」

獨孤美紅霞未褪,只是痴痴的望著柳花花。

「現在的年頭不比從前了。」柳花花躍下窗沿,走到桌前倒了兩杯冷茶,「從前的人七早八早、東南西北都搞不清便論及婚嫁,現在的人卅歲仍未成婚,比比皆是。」

他遞了一杯給獨孤美,自己也喝了一杯冷茶:「所以,我根本就想不到她已經是有夫之婦。」

一杯清冷的茶穿過獨孤美的喉嚨,她覺得好舒爽;山中的茶葉或許比不上城裡的名貴,但以山中清泉所烹煮的茶,無論如何是別有一番風味的。獨孤美只覺神清氣爽,而且還有一種輕飄飄的感覺,忍不住道:「花花柳,這茶眞好,你再給我一杯好不好?」

「不好,」柳花花搖搖頭:「因爲正好只剩下兩杯。」

獨孤美意猶未盡,臉上露出了惋惜的表情。

「奇怪,」獨孤美喃喃道:「方才喝的時候並不覺得怎樣,爲何現在覺得特別好喝?」

柳花花臉上滑過了一絲狐疑,不禁把桌上的茶壺拿在手中細細端詳了一會,並且打開了壺蓋,湊上鼻尖聞了聞……

一切都很正常,並沒有發覺甚麼。

「你以爲茶中有毒?」獨孤美走前來,坐在椅上:「放心,任何毒藥都逃不過我獨孤美的鼻子的。」

柳花花也坐了下來:「如果是天竺神油呢?」

「如果是天竺神油,」獨孤美輕笑起來:「只怕我們早就躺在地下了。」

柳花花沒有接腔,因爲他突然覺得體內怪怪的。

他說不出那是甚麼感覺。

他覺得好興奮。

整個人像是長了翅膀似的。

他好想飛出去。

他覺得好快樂。快樂似神仙。

他忽然又想哭。他覺得做人眞沒有意思。

他想起了自己的身世。他曾經痛苦過。他忽然想到了獨孤美。

當他把眸光投向獨孤美時,猛然大吃一驚。

獨孤美那雙美麗的眼睛,正也直勾勾的望著柳花花。

那眼神,竟有著如排山倒海的激情!

柳花花閉下了眼睛。

他很艱辛的運起丹田之氣……

「花花柳,」獨孤美的聲音好嬌嗲,咀角含著令人心動的微笑:「我好熱……」

她竟然解開胸前的鈕扣。

她的皮膚好白,白得像雪。

獨孤美嬌笑著,她竟動手去解開那粉紅色的肚兜!

柳花花的鼻尖冒出了豆大的汗珠……

獨孤美忽然伏在桌上哭了起來。

兩隻手用力捶著桌子。

桌上的茶壺與茶杯都跌碎了。

她忽然又笑起來。

笑得花枝亂抖,笑得滿室生春。

她走起路來,彷彿是喝醉了酒,飄飄然的。

白色絲袍大開,紅色肚兜半解;渾圓的香肩,如脂的乳溝,隱隱若現。

那模樣,只怕全天下的男人都要把持不住。

她走到了柳花花面前。

她忽然跪了下來,把臉龐埋在柳花花懷裡,夢囈的說著:「花、花花柳……我,我好快樂,我要飛起來,你,你趕快抱住我……」

柳花花睜開眼,長長吐了一口氣,他果眞抱住獨孤美,而且也點住了她的穴道。

拿開染有血跡的床單,柳花花把獨孤美平放在床上,面無表情的把她的衣扣扣好,然後轉首冷冷的說道:「你已經在外面站得夠久了,爲甚麼還不進來?」

「你如果不把她的衣服穿好,我怎麼進來?我可不像你定力這麼好。」

門外果眞有一人推門走進來,他一屁股坐在椅上,望著柳花花似笑非笑道:「你好像不是柳花花,你簡直就是柳下惠。」

柳花花的臉上現出了驚異之色。

因爲他想不到那人竟是百醉書生賀萬杯。

* * *

柳花花冷冷的瞪著他:「你在茶裡放了甚麼東西?」

「如何?滋味不錯吧?」賀萬杯永遠看起來都是一副醉態的樣子:「這玩意可貴得很,別人買都買不到哩。」

柳花花瞪著他。

賀萬杯說道:「如果我是你,我就不會點她穴道,你難道不知道這樣會導致她逆血而死?」

柳花花冒出了一身冷汗。

他趕緊要解開獨孤美的穴道。

「不急,」賀萬杯忽然道:「你如果不喜歡她那副樣子,不妨把這個讓她吃下。」

他伸手入懷,取出了一個小得非常可愛的瓷瓶放在桌上。

「那是甚麼玩意?」柳花花的聲音很冷。

「天竺神油。」賀萬杯淡淡的說了一聲。

柳花花怔住。

天竺神油,那不是天底下最毒的毒藥嗎?

吃下這等毒藥,豈非一命赴黃泉?

柳花花呆呆望著他。

「記著,只能一滴,」賀萬杯忽然站起身子:「你如果給她多吃一滴,我告訴你,那可不關我的事。」

說完,他人已走出門外。

柳花花傻住。

他眼角忽然瞥見獨孤美滿臉通紅。

他趕緊解開她的穴道。

獨孤美緩緩醒過來,兩隻眸子直勾勾的望著柳花花,忽然把一隻脚架在柳花花肩上,一隻手指放在唇邊,吃吃笑著:「花花柳,你怎麼有兩個鼻子?哈,哈哈,你看起來眞像個笨瓜……」

柳花花苦笑,慢慢的把她的脚拿下來

；可是獨孤美却把另外一隻脚又架了上來，而且，獨孤美還撩起裙子，露出了嫩白如玉的大腿！

柳花花呆住。

他只覺得小腹一股熱意像火山爆發一樣往上衝！

他連忙轉過頭去。

他看到了桌上那只小瓷瓶。

那是天竺神油。

也是毒葯，最厲害的毒葯。

他猶疑著……

獨孤美掙脫了靴子，用脚趾輕輕摩擦著柳花花的臉頰，她的聲音宛似呻吟：「花花柳，你眞可愛……你爲甚麼不抱我？難道我不美嗎？」

獨孤美自然很美，柳花花也很想抱她。

但他絕不會在這種情形下抱她。

再美的女人，他也不會。

這是他的原則。

但是，他雖然不抱她，獨孤美却抱住了他。

她把臉貼著他的臉，貼得緊緊的；她低喃著，聲音嗲得柳花花心神一陣盪漾：「花花柳，獨孤美喜歡你……眞的喜歡你……」

柳花花探手去拿天竺神油。

因爲他的把持力已到了頂點。

他只怕眞會對獨孤美做出甚麼。

他已經決定讓獨孤美吃下天竺神油。

他突然想起，獨孤美曾經說過：「再毒的葯，只要用法得當，都可以變成良葯的。」

他又想起，賀萬杯沒有理由害死獨孤美，他如果要害她，根本就不需要進來，在他點住獨孤美穴道時，只要時間一久，獨孤美一定逆血而死。

所以，賀萬杯是善意的。

他應該讓獨孤美吃下天竺神油的。

天竺神油顯然是解葯。可是，他還是沒有讓她吃下。

因爲，就在他扭開瓶塞的時候，一個不注意，却叫獨孤美打翻了。

整個小瓶摔得稀爛！

自然天竺神油也沒有了。

柳花花懊惱極了。

這下怎麼辦？

他已經別無選擇。

* * *

柳花花面臨著嚴酷的考驗。

無論如何他必須渡過令他既快樂又難過的時刻。

快樂的是，獨孤美放浪的投懷送抱。

難過的是，他絕對不能享受這份快樂。

有快樂而不能享受，自然是件十分難過的事。

他只好閉著眼，深深吸了一口氣。

他開始想別的事。

起初他的確有點困難，慢慢的，他竟然忘記了獨孤美柔若無骨的嬌軀，也忘記了她的耳鬢廝磨。

因爲他現在腦裏想到的事是：誰在茶裏動手脚？

妙手聖醫包爾生？百醉書生賀萬杯？或者是另有其人？

不管是誰，爲何要在茶裏放這種玩意？

這個玩意，柳花花很早就聽說過，但是始終就沒有見過，也沒有嚐過，他原本有些半信半疑。

想不到今天終於親嚐滋味。

世界上果眞有這樣的東西。大麻草！

世人又叫它「神仙草」。

因爲任何人吃了它，都會有快活似神仙的感覺。

神仙草，這名字眞美。

然而它實際上是否眞的很美呢？

* * *

當雨完全停下來的時候，天也十分暗了。

沒有雨，自然不需要避雨，所以避雨的人紛紛走了。

柳花花與獨孤美沒有走，如果他們現在走，到大漢鏢局的時刻只怕是三更半夜。

這樣的時刻，對不是很熟的主人來說，無疑是尷尬的時刻。

所以，他們決定在臥佛庵住一晚。

現在，是晚膳的時候。

臥佛庵，雖然不是座名氣大的寺廟，但是服務却不差，特別是素食做得十分出色。

柳花花與獨孤美在房中享受著一頓精緻的晚齋。

庵中的素酒還挺對口的，柳花花喝了不少，獨孤美却滴酒不沾。

「獨孤美，」柳花花有些納悶，「妳幾時戒酒的？」

「我沒有戒酒，」獨孤美瞪着他，「我只是不敢再喝臥佛庵的東西了，不管是茶還是酒。」

柳花花輕笑著端起酒杯。

「你笑什麼，柳花花？」獨孤美哼著聲問。

「我在想，」柳花花挾了塊素雞，「你爲什麼要撒謊？其實妳心中仍在懷念剛才那種飄飄然的感覺，難道不是嗎？」

獨孤美紅了一下臉，睨著他道：「我自然懷念那種滋味，只怕任何喝過的人都會懷念的，而且一定會再想嚐嚐那美如神仙的滋味……」

她頓了一下，緩緩道：「問題是，我如果再吃了那玩意，只怕我會强暴了你。」

柳花花嗆了一聲，差點被口中的素雞噎住。

他睜大著眼。

獨孤美斜睨著他。

搖搖頭，柳花花苦笑：「妳好像忘記了妳是女人？」

「女人又怎樣？」獨孤美嘶著咀。

柳花花歎了一聲：「女人無論如何是不能强暴男人的。」

「爲什麼？」獨孤美撇著唇角問。

柳花花楞住。他一下子也不知道如何回答。

獨孤美瞪著他。

「我想，」柳花花喝盡杯中酒，「如果妳不反對的話，我們到外面走走如何？」

獨孤美沒有反對。

烏雲已散去。

（未完・一）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黃鷹・文　可飛・圖

殭屍先生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秋生到隣鎮買了糯米，米老闆混了二十斤粘米，其實只有三十斤糯米，回途中，遇到小玉用迷魂糕把他迷得渾渾噩噩，發覺途中下大雨，只好在她家裏躲了一晚和她睡在一起，將近天光才回到義莊，見九叔正在爲文才施術，不讓文才停下來，婷婷在旁邊協助，只等候秋生的糯米煲粥，讓文才吃下去可以解屍毒，經過婷婷煲好吃下之後，文才手指似乎有點殭硬，指甲突然長起來，婷婷沒有發覺，走向九叔那邊，九叔正在擦鏡，和桃木劍，幷無有注意，只吩咐婷婷用墨斗彈網綁起來燒，文才反應仍未覺，以爲九叔對己不利，猛吃糯米粥……

救徒弟失策　文才變殭屍

九叔悶哼。「你不給我麻煩，我已經偷笑的了。」

「師父——」

「回去吧！」九叔冷冷的道。

秋生一看文才。「文才他……」

文才這時候正在大口大口的喝着糯米粥，一見秋生九叔望來，喝得更起勁，喝罷又再添，刮得瓦罐不住的作響。

九叔回頭看秋生。「文才現在是自動自覺了。」

「眞的不用我幫忙？」

「你先照顧好自己吧。」

「那我跑了。」秋生向婷婷揮手，一轉身，立時露出高興的表情，輕鬆地往外跑。

他又想起了小玉，想起了昨天晚上那種銷魂蝕骨的滋味。

九叔看着他離開，收拾東西，放進布袋，婷婷看着不由又一聲：「九叔——」

「文才肯大吃糯米粥，不會有事的了，今夜，讓他好好的睡一覺，你也早些休息。」

「那你老人家？」

「很快便完事回來的了。」九叔很有信心的。「這在我來說只是小事。」

語聲一落，他將布袋抓起來，脚步輕快的追出去。

× × ×

經過破屋門前，秋生脚步不由放慢，想上前拍門，結果又縮回，繼續前行，一步一回頭，行了十來步，到底忍不住，倒退回來，伸手拍向門去。

還未拍下，門已經打開，小玉瑟縮地立在門後。

秋生一時間也不知如何是好，胡亂一句。「今夜沒有下雨啊。」

小玉羞人答答的。「我又不是不歡迎你，用不着找藉口，進來吧。」

秋生尷尬一笑走進去，門隨即關上。

九叔與之同時從樹木叢中走出來，躡手躡脚的來到破屋門前。

× × ×



破屋內秋生坐立不安，小玉看着他，怯生生的。「我以爲你以後不會再來找我的了。」

秋生衝口而出。「你不知我怎樣牽掛着你。」

「是眞的？」小玉很高興。

秋生細看他的臉。「怎麽你的面色又變得這麽難看？」

「還不是牽掛着你，担心你不來？」

小玉說的當然是鬼話，她旣然是鬼，面色當然是青青白白的了。

「吃過飯了？」

「吃過了，不過留着一份，是你的。」小玉轉身捧來桌上的那碗迷魂糕。

× × ×

九叔小心翼翼的，看過周圍沒有不妥，才從門縫往內窺看。

他看得很清楚，只見秋生不見小玉，只見一個碗盛着迷魂糕凌空飄到秋生面前，秋生一個人笑着接過大吃那些迷魂糕。

他想想轉過身子，左看看右看看，躡着脚步離開。

× × ×

迷魂糕吃下，秋生亦色授魂與，眼中的小玉，面色已不再青白，嫣紅得可愛。

秋生一怔。「奇怪，你怎麽臉紅起來了？」

小玉微帶羞意的。「你以爲我不知道你心裏現在在想着什麽？」

「什麽？」秋生也是明知故問。

「你壞——」小玉輕瞟秋生一眼，投懷送抱，才接觸，秋生胸前紅光一閃，小玉一個身子不由飛彈出去，撞在牆上。

秋生手忙脚亂，慌忙上前。「什麽事，什麽事？」

小玉急急躲避，在他的眼中，秋生胸膛紅光一閃一閃的。「你不要過來。」

「爲什麽？」秋生大惑不解。

小玉流着淚。「我的人我的心都交給你了，你却是這樣對我。」

「我怎樣對你？」

「難怪人說男人總是沒良心的。」小玉哭得很凄凉。

「你說到那兒去了。」

「你就是不喜歡我，也不用這樣對我的。」

「我對你不好？」

「好，這叫好？」

「來，快過來，我來投懷送抱好了。」秋生張開雙臂一撲向前，小玉一閃不及，一觸之下立時又紅光一閃，飛摔出丈外，摔倒地上。

秋生傻了臉。「怎會這樣的？」

小玉從地上爬起來，哭泣着道：「你到底放了什麽在身上？」

「沒有啊。」秋生雙手在身上左摸右摸。「眞的沒有，你看看。」他雙手將衣襟分開，只見胸膛上畫着一道符咒。

小玉眼中符咒光芒閃動，畏縮着連聲叫：「還說沒有，那是什麽？」

秋生亦發現。「是那一個搗蛋，將這種東西畫在我身上？」

小玉以手遮臉。「還不抹掉它。」

「啊，抹掉——」秋生雙手一陣亂抹，符咒被抹得一塌糊塗，光芒亦消失。

小玉的面上這才露出笑容。「對啊，

這才是喜歡我啊。」再次投懷送抱，這一次不再彈飛了。

秋生這時候才突然省起一件事。「你怎麼害怕符咒的。」

小玉笑笑。「你以爲呢？」

「莫非你是——」秋生終於想到小玉是個女鬼。

「我喜歡你啊。」小玉眼睛一眨再眨，春情滿面。

與她的目光接觸，秋生立時心蕩神馳，驚愕的表情亦逐漸消去。「怎麼我好像神魂顛倒的。」

「將那種東西畫在身上，差一點浪費了我那碗迷魂糕呢。」

「什麼？」秋生似懂非懂的。

小玉也不再說什麼，將秋生推倒床上，跳開，半身一轉，衣衫已敞開，拉着衣襟向秋生撲去。

秋生張臂迎上，的確已經神魂顛倒。

兩人也就裹着了衣衫，在床上翻來覆去。

× × ×

九叔看見秋生將符咒抹去，心裏便有氣，在他身旁的地上已多了一盅清水，捉鬼的東西又排開來。

「你這個小子，我一心救你，你竟然將我畫在你身上的符咒抹掉？」九叔再往內望，只見秋生一個人在幹着那種迎合的動作。

「我眞是眼不見爲乾淨。」九叔別轉面。「可是不看又不成。」

他劍指畫符，放進盅內，再拿兩塊柳葉，往盅內一拖，雙手各揑一片，往雙眼蓋上一貼，然後目光烱烱的再往門縫內瞧去。

這一次他總算看見秋生與小玉糾纏在一起，馬上囘身拿起八卦鏡，劍指一畫，八卦鏡中心冒起一條短短的光柱。

再望破屋內，小玉秋生二人糾纏得更緊密，不由他搖頭一歎。「分開一會兒成不成？」

話口未完，秋生小玉便分開來，九叔八卦鏡一翻，鏡心光柱暴長，再探頭望，準備動手了，破屋內秋生小玉又已糾纏在一起。

九叔歎一口氣，八卦鏡的光柱縮囘。「若不是你是我的徒弟，我管你死在一堆做一個風流鬼。」

× × ×

一番纏綿下來，秋生小玉終於分開。

秋生不住的喘氣，小玉也終於從秋生身上爬起來，秋生雙手隨又抓去，小玉嬌笑着避開，擁着衣衫一退丈外，囘頭秀髮一掠，媚態畢露。

秋生爬起來，笑指着小玉，却沒有氣力追上前去。

九叔門外一看是機會，再畫劍指，八卦鏡心光柱冒得老高，將鏡一翻，眼往縫隙內看準，蓄勢待發，那知道屋內小玉身子一轉，雙手將衣襟拉開，突然又撲的秋生，衣衫再將他們裹在一起，他們也歡笑做一堆。

「眼寃啊。」九叔肉緊地囘過頭來，右手氣得將八卦鏡亂轉，差一點摔碎在地上。

小玉秋生跟着相擁睡在一起，九叔一等再等，實在吃不消，亦睡着。

× × ×

天終於大亮。

破屋門打開，秋生東倒西側，拖着脚步走出來，面靑唇白，眼圈紫黑，一雙眼好像睜不開的。

一塊八卦鏡即時出現在他眼前，他一驚，望清楚鏡中的自己，却一呆。

鏡中的他三分似人，他揉眼再看清楚，驚叫：「這是那一個？」

九叔從鏡後探頭出來。「我只知道這一塊是鏡子。」

「師父——」秋生看看鏡，再看看師父九叔。「我怎會變成這樣？」

「我跟你說認眞的，你當是廢話，一心好意畫一道符在你胸膛上，你又將它抹掉。」

「是她叫我抹掉的。」

「那抹吧，風流快活吧。」

「師父，她……」秋生還要分辯。

九叔冷笑。「你看清楚這間破屋子像不像人住的。」

秋生望破爛的屋內一望，不覺一聲：「不像。」

「什麽東西害怕符咒的？」

「那種東西。」秋生毛骨悚然。

「再來一次，你便完了。」九叔板起臉。

「不來了。」秋生搖手。

「你不來她去找你。」

「不會吧。」秋生懷疑的。

「你以爲他會這樣罷手，她愛你愛得要命。」

「師父——」秋生驚呼：「救命！」

「還不跟我囘去！」

秋生　步，一步跨出便癱軟地上。「師父，我雙脚癱軟。」

「不會這麽嚴重吧？」

秋生雙手捧脚，勉強移動一步。」是眞的——」

「那怎辦？」

「師父，你想想辦法。」

「只好孭你囘去了。」九叔無奈何的將布袋往秋生背上一掛，彎下腰，將秋生孭起來。

秋生實在不輕，九叔險些摔翻地上，也就東倒西側，跌跌撞撞的離開。

「眞是一波未平，一波又起，文才還未弄妥，又來你這個小鬼。」九叔一路埋怨。

× × ×

天大亮，文才亦醒轉，睡眼惺忪的捧着一盤水來到桌前，正要放下，雙手突然一下伸直，木盤便變了放在對面。

他並無所覺，從米袋取了一殼糯米倒進水裏，將木殼往米袋一抛，繞過桌子來到木盆前，雙手正要捧糯米水洗臉，突然發覺水中的倒影臉色其白如紙。

他一驚，人醒了八分，囘身照向旁邊的八卦鏡，鏡中的他一樣是毫無血色。

一驚再驚，他完全清醒，急忙以糯米水洗臉，一洗之下，糯米竟然盡變黑色，他閉着眼睛並未發覺，繼續以糯米擦臉，大洗一番，到他張眼發覺糯米盡變成黑色，不由大驚，再照鏡子，臉色赫然更白，有如抹上一層白堊，以手摸去，隨即發覺

雙手的指甲都已長及一寸。

「完了完了。」文才語聲也變了。「讓師父看見，不燒死才怪。」

他手忙脚亂的忙將木盆的糯米水往窗外撥掉，連隨找來了剪子，急急把指甲剪去。

婷婷的聲音從房間內傳出：「文才，是不是你在外面？」

文才急將指甲掃到一旁，應聲：「是啊。」

「好些吧？」婷婷接問。

「好多了。」文才往鏡子一照，反掌往面上連摑了兩下，兩邊的面頰總算紅起來。

「是什麼聲音？」婷婷從房間內走出，剛上粧，手裏拿着一個胭脂粉撲，一盒胭脂。

「沒什麼，不過打死了兩頭蒼蠅。」文才目光落在胭脂盒上，不由一聲：「眞笨！」

「你說什麼？」

「沒有啊，我在說自己笨手笨脚，弄出這許多事來。」

「還不是爲了救我。」

「你這盒胭脂在秋生姑姑那兒買的？」文才走近去

「很不錯啊。」

「讓我看看。」

「幹什麼？」婷婷雖然有些奇怪，還是將胭脂盒子遞給文才，也沒有發覺文才面色有異。

「我是看看那一種，什麼時候買一盒送給你。」文才倒懂得說話。

「那有男人去買這種東西？」

「是秋生賣的，怕什麼？」文才拿着盒子左看右看，乘婷婷不覺，刮了一些胭脂在手，才將盒子交回婷婷。

「九叔還未回來？」婷婷接問。

「差不多的了。」

「我執拾一下，給你燒糯米粥。」婷婷轉回房間。

文才馬上將手上胭脂搓開，擦在面頰上，對鏡一照，放下心。「這也算有些血色。」

九叔的聲音這時候從門外面傳來。「眞是前世冤孽，收着你們這兩個徒弟。」

「師父——」文才一驚轉身，一脚踢在桌子腿上，竟然收不回來，低頭一看，十隻脚趾的趾甲都長出盈寸，其中三片插在桌腿上

他立時手忙脚亂，慌忙俯身用力將脚抽出

九叔已揹着秋生進來，文才急忙站起身子，往九叔看不到的地方躲避。

九叔扶着桌子喘息了好一會。

文才將脚藏在桌子下，看見九叔沒有覺察，才問：「師父，秋生幹什麼？」

「別問了，你又怎樣了。」

「指甲沒有長，面色也紅潤得多了。」文才伸出雙手，搖頭擺腦的。

「這總算心安一些。」九叔再舉步，揹着秋生進房間，文才連忙拿剪子俯身將脚甲剪掉。

九叔將秋生往床上放落，婷婷亦走進去，一見忙問：「秋生是怎樣了？」

「自己找的。」九叔喘着氣搖手。「你去買些當歸，弄些當歸水。」

婷婷臉一紅。「這個月我喝過了。」

九叔搖頭。「是給秋生喝的。」

婷婷看看秋生，只見秋生面白如紙，與婷婷目光接觸，顯得有些難爲情。

文才即時進來。「師父——」

「你進來幹什麼，還不到外面去跳動一下？」

「沒用的。」文才沉吟着

「你說那一個？說秋生？難道你比他管用？」

「秋生秋生——」姑姑的語聲就在此際傳進來

九叔一聽。「糟，他姑姑找到來了，你們兩個千萬不要告訴她秋生的事，秋生三代單傳，姑姑知道他這樣，受不了這種刺激的。」

九叔吩咐着匆匆往外走，文才亦跟上去

姑姑這時候已走進來，東張西望。

「秋生姑姑。」九叔強裝笑容。

「九叔，秋生呢，爲什麼兩天兩夜也不回去？」

九叔目光一轉，道：「還不是爲了文才？」

文才脫口一句：「又跟我有關係？」

姑姑馬上手一指，道：「不是你笨手笨脚，被殭屍抓傷，我秋生也不用這樣辛苦。」

文才不覺接一句。「他才不辛苦，風流快活得很呢。」

「文才！」九叔喝住。

文才聳一聳肩膀，過去拿起八卦鏡子照。

「現在秋生？」姑姑接問

「在房間內睡着。」

姑姑往房間那邊望去，正好看見婷婷走出來，立時喜出望外。「啊，有婷婷伴着他，那不要緊，讓他留在這裏好了。」

「姑姑——」婷婷信口一句

「秋生教你這樣叫啊。」姑姑高興得一臉笑

婷婷一怔。「什麼？」

九叔即時一聲：「秋生姑姑……」

「九叔，現在我放心了，我馬上走的了。」

「這個——」九叔想想道：「今夜婷婷不大方便留在這裏，最好到你那兒過一夜。」

「不要緊，反正一家人。」姑姑眉飛色舞的

婷婷隨即問道：「九叔，我回家去不成？」

「當然了，殭屍一天未解決，還是不要冒這個險。」九叔一面凝重之色。

姑姑接上口：「是啊，自己人，那兒還不是一樣？」

九叔笑笑。「她還要帮忙做些事。」

「我也來帮忙。」姑姑很爽快的。

「這怎是。」

婷婷隨即答口：「那我與姑姑去買當歸了。」

看着她與姑姑離開，九叔才鬆一口氣，回頭看文才仍然在照鏡子，輕喝：「你還在照什麼？」

文才回頭，目光落在九叔面上，一呆

「師父，我看你也照照鏡子的好。」接將鏡子向着九叔

九叔一看面色一變。

「面無人色吧？」文才笑着問。

九叔撫着臉，「都是你們兩個弄到師父連睡覺的時間也沒有，還站在這裏。」

文才踹着腳走過去，一腳踩在糯米上，抬起來，糯米已變成黑色，他大驚，偷眼看九叔

九叔頭正在下墜，倦得眼蓋也睜不開了

文才連忙將變色的糯米以腳撥開，一跳一躲的走到沒有糯米的地方。

九叔聽得跳躍聲，勉強睜眼一看。「一幹什麼，還有心情玩耍？」

文才歎一口氣。「師父，有很多事我真的不明白？」

「很多事你都是不明白的了。」

「師父，我實在懷疑你對殭屍是不是真的那麼了解？」

九叔傲然回答：「我是這方面的權威，沒有人比我更了解的了。」

「那完了：」文才垂下頭，苦着臉，語氣是絕對失望的了。

九叔沒有在意，打着呵欠。「要非那條墨斗綫，這兩個晚上那有這麼安寧？」

× × ×

九叔當然不知道山洞內水滴不停，縛着殭屍的墨斗繩已經被水珠滴成灰白色，失去大半作用

殭屍的雙手已可以轉動，半身亦可以左右旋轉，不錯光天化日，但在陰暗的地方已可以不停跳躍。

只要入夜，後果可想而知。

× × ×

入夜。

義莊門前一個法壇擺開，九叔拿着治鬼的東西進進出出，秋生腳軟軟的跟出跟入。

文才在內裏偷看，神態越來越怪異，屍性也事實越來越強了。

九叔最後將桃木劍放在壇上，拿起了一疊黃符。

「師父，我來幫忙。」秋生一旁要插手。

「進去，你們兩個，越幫越忙！」

文才裏頭立即應一句：「是啊。」

秋生隨即敞開衣衫。「師父，你替我再寫一道符在胸膛上好了。」

「白費心機。」

「這一次我是怎也不會擦去的了，她求我也是這樣說：」

「那由得你，你吃了她弄的迷魂糕，一人夜便神魂顛倒，她一叫，你還不唯命是從？」

秋生驚問：「那怎辦？」

「總之不出屋子便安全。」九叔轉向文才。「他若被叫得吃不消，你拿繩子綑着他。」

「我會做的了」文才應來怪怪的。

「還不進去！」九叔再喝。

秋生低着頭，走進屋內，將門關上，九叔隨即將兩道符交叉貼在門縫上。

屋內秋生隨即將一條繩子縛在柱子上，另一端縛在腰間，柱子與他之間約莫丈許距離。

文才一旁看着道：「下這麼大的決心啊。」

秋生歎氣。「其實我也不想這樣絕情的。」

文才搖頭。「這縛了跟沒有縛沒有分別，她一句，你還不是將繩子鬆開。」

秋生苦笑。「總之她叫我一聲，我便將繩子打多一個結。」

「哦——」

「你還站在這裏幹什麼，師父不是說，你間中還要動一動才成。」

「泥菩薩過江。」文才雙手隨便一轉，突然一下子伸直

小玉的叫聲這時候傳來：「秋生——秋生！」

「她來了——」秋生不由自主的往窗外望。

文才沒有理會，雙手一縮，突然又伸直，身子同時一直，雙腳亦一下並立，他急忙分開雙腳，馬步紮開，雙手厭在雙膝上

他雙手的指甲也就在這時候緩緩增長，看着這指甲，他不禁由心寒起來。

「秋生——」小玉的聲音又傳來。

秋生不由雙手掩耳。

× × ×

小玉也就在壇前出現，又叫一聲「秋生」。

九叔盯着她，應聲道：「秋生不在這裏。」

小玉搖頭。「我老遠便嗅到他身上的氣味。」

「要見他可沒有這麼容易。」

「你將他藏在什麼地方？」

「不告訴你。」

「你是他的什麼人，爲什麼要阻止我們相愛。」

「你那裏是愛他，是害他。」

「是你這樣說？」小玉又叫聲：「秋生。」

「我不在這裏啊，」秋生的聲音屋內傳來。

小玉入耳面露喜色，飄前去，九叔桃木劍一擺截下。「要進去，先問我這柄桃木劍。」

小玉一怯。九叔接喝一聲：「有胆的闖過來。」

小玉看看他，哼一聲，飄開。九叔一怔。「你要到那兒去？」

「找秋生。」小玉凄怨的接嘆一聲：「秋生——」遠遠的飄開。

秋生屋內聽着又應一聲：「我都說我不在這裏的了。」

「冤孽——」九叔搖頭，大叫：「文才，看穩秋生。」

× × ×

文才屍性這時候繼續發作，雙腳一合，跳前一步，忙又雙腳分開，紮開馬步勉強支撐。

小玉凄怨的叫聲，繼續傳過來：「秋生——」

秋生雙手掩耳，眼睛還是不由望着窗外。

小玉終於在窗外出現，幽怨的望着秋生，一聲接一聲：「秋生。」

看樣子她實在可憐，秋生，不禁一聲

長歎。「怎麼你眞的找到這裏來？」

「秋生，你眞的這樣狠心拋棄我不管了。」

「師父說……」

「我要你說。」

「也不是太自願，只是又實在不想姑姑師父傷心」

「那你是要我傷心的了。」

「又不想……」

「那還不放我進來？」

「我綑子縛着，跑不開。」

「解開繩子可以了。」

「師父說……」

「我說要解開。」小玉又一聲：「秋生——」

秋生意亂神迷，喃喃地。「你不要再叫了，多叫一聲，我打多一個結。」

「秋生——」

秋生應聲拿起了繩子，是手震震的，一雙手老是不聽指揮，要打結，怎也打不來。」

小玉斷斷續續一聲又一聲：「秋生，秋生——」

秋生無可奈何的叫了一聲道：「文才——」

「我叫小玉。」小玉應着。

秋生看着小玉，又叫：「文才，你還不快快走過來帮忙？」

文才應聲跳着跳到秋生身旁，雙眼發直，小玉看看奇怪，再看秋生將繩子舉起，文才接過立即用力的連打了幾個結，雙手指甲與之同時越速連長。

小玉立時明白，驚叫道：「小心文才！」

秋生搖頭：「他跟我是師兄弟，不會傷害我的。」

文才突然向秋生吹一口氣，只吹得秋生連打幾個寒顫回頭一看，文才怪模怪樣的，一雙手在秋生面前耍來耍去。

秋生看得目定口呆，到底不是笨人，尖聲叫出來：「文才你變了。」

文才倒退開去，手脚突然伸直，由左跳到右，再由右退到左，在秋生面前大演殭屍功架。」

他跳着跳着突然一轉，向秋生跳去。

秋生驚叫道：「師父，文才他要對付我。」

九叔在外面應一聲：「文才就是怎樣做也都是爲了你好。」

文才這時候巳撲近，十指插向秋生，秋生連忙躲到柱子後面，幸虧繩子還有一截。

文才十指插在柱上，穿了十個洞，秋生探頭一看，更恐懼。「師父，你快些進來放開我啊。」

說着，文才又襲來，秋生一面解繩子，一面閃避，繞着柱子左轉右轉，狼狽萬分。

× × ×

九叔看不見屋內的情形，在壇後把玩着八卦鏡，聽着秋生大叫，一面搖頭歎息。「眞是寃孽，死到臨頭，都是不忘那個女鬼。」

小玉即時飄來，一聲：「師父——」

九叔馬上擺開架式。「哼，無計可施，進不去，來求我了。」

「你進去放開秋生吧。」小玉苦苦哀求。」

「不成——」九叔不問青紅皂白。

「那你放我進去。」

「更加不可以。」

「你救救秋生吧。」

「我現在不是在救着他了。」九叔八卦鏡突然一翻。「要你的命。」

一條光柱馬上沿鏡中射出，小玉及時閃開，九叔接一聲大喝，揮動桃木劍殺奔前來。」

小玉急逃，一面手指指，想將話說清楚，九叔却是揮劍緊追，完全沒有他說話的機會。

× × ×

屋內秋生巳被文才追得團團轉，一手終於抓起旁邊的櫈子向文才擲去。

文才雙手一叉，櫈子被叉得飛出數丈，撞破了窗戶。

貼在窗上的符亦脫落，小玉窗外一見，立時飄身從窗戶飛入。

「糟——」九叔追到窗前，往內一看，目定口呆。「這怎麼攪的。」

屋內秋生巳經是千鈞一髮，眼看文才十指便要叉進他咽喉，小玉及時飛至，抄起一張櫈子，擋開了文才的一插，文才又碎櫈子，再追向秋生。

門即時被撞開，九叔衝進來，桃木劍擋着文才，文才雙手一插將桃木劍插斷。

九叔狼狽倒退，文才轉向九叔追去。

小玉乘機解開秋生的繩子，拖着秋生，往外便走，秋生神魂顛倒的，任由小玉拖着。

九叔一眼瞥見，一躍擺脫文才，八卦鏡截向小玉，小玉只有鬆開秋生閃避。

文才隨又襲到，九叔一脚將秋生踢開，閃過文才的一插，文才緊追不捨，那邊小玉又乘機抓着秋生離開。

九叔一急，目光一閃，跳到糯米袋旁邊，抓起一把糯米向文才撒開。

那雖然混了粘米，文才還是不由得一呆，九叔乘機一滾而過，八卦鏡飛出，一條光柱打在小玉身上。

、小玉只顧抓秋生，一閃不及，光柱正中身子，哀叫聲中灰飛烟滅。

秋生一驚而醒，看着難過，不由一聲：「小玉——」

「還叫！」九叔喝住。

秋生回望，脫口一聲：「師父——」

「你怨恨師父吧。」

秋生大叫：「文才——」

九叔一驚轉身，文才從他身後雙手插來，總算他身手敏捷，及時避開。

「沒有道理的。」九叔再抓起一把糯米撒去。

文才一呆，隨又繼續移動撲向前來，九叔急叫：「秋生，你招呼他一會兒。」

「什麼？」秋生才應，九叔巳向他奔來，文才隨後追趕。

秋生也想跑，却巳被九叔一把抓着，一旁推開，正好從文才身旁經過，文才馬上轉追向秋生。

「文才，文才——」秋生連滾帶爬的，逃到糯米袋旁邊，手抓糯米猛撒去，文才被撒中一呆，立即一移動。

（未完・七）



俠義奇情中篇故事／高皐．文

蝶飛蘿蘭花滿樓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狄飛虹爲便於查探萬毒谷，獲准調任洛陽將軍，遂趁此機會與覃小蝶、蘿蘭二位夫人、野和尚、拂琴、祝京娘等人往洛陽一遊。當抵達岳陽當天，一行六人在洞庭湖泛舟遣興時，神鷹在空中盤旋報訊，說兒子狄璇被花滿樓帶走了，身爲娘親的蘿蘭自是焦躁萬分，衆人馬上回洛陽查訪兒子被擄之事，並派出大量人手及通知隣近州縣代爲追捕花滿樓，事隔一月，仍杳無音訊，唯有追査善於使毒的天慾教的總壇所在地，是以他們決定往萬毒谷走一遭。狄飛虹隻身進入萬毒谷，只見谷內遍地花草，美麗繽紛，正自欣賞陶醉中，突然……

怪異要求　不被接納

當然，天地遼闊，山川靈秀所鍾，多能孕育出奇才異能之士，可是這萬毒谷中應該只有毒氣啊

他心中在這麽想，目光却沿着書架遊走，瞧到了一個寬大的長桌，桌上陳有文房四寶，及一些圖書典籍，可見此間的主人，的確十分好學。

長桌之後，是一張高背太師椅，椅上有人坐着，却瞧不出他是男是女。

室內十分寧靜，靜得可以聽到自已的呼吸，狄飛虹忽然生出一種不安的感覺

他緩緩吸了一口長氣，穩定了一下心情，然後咳了一聲道：「在下狄飛虹求見。」

「唔，你有什麽事要見我？」語音清脆，還帶着幾分嬌媚，他必然是一位姑娘。

「請問，姑娘可是本谷谷主？」

「你認爲呢？」

狄飛虹越聽越覺得這位姑娘的口音很熟，像是曾經交往的故人一般。

這是不可能的，狄飛虹雖是久走江湖，但絕不認識這個擅使百毒的女人玉羅刹。

「姑娘：在下是以禮求見。」

「哦，求見沒有投帖，反而自行闖了進來，這就是你的以禮求見？」

「這是在下的疏失，謹此愼重道歉。」



「好，我接受你的道歉，說吧，你有什麼事求我？」
「谷主：在下是爲天下蒼生請命的。」
「這話怎麽說？莫非萬毒谷危及天下蒼生了？」
「萬毒谷沒有，但令兄毒神，却做出泯滅人性之事。」
「哦……」
「谷主應該知道，他以藥物控制無數江湖高手，使他們失去意志，變爲白痴，然後驅使他們作些危害社會之事……」
「唉，你這是何苦。」
「谷主：我不懂你的意思。」
「你原可以息隱黃蜂谷，笑傲山林，有美相伴，過那神仙一般的生活的，可是你偏偏不甘寂寞，如今青雲直上，當了虎帳談兵的將軍了，這樣也不錯，但你何苦又要過問江湖上的閒事？」
「妳是誰？」
「你不是叫我谷主麽？爲何還要問我是誰？」
「妳……」
他終是聽出她是誰了，但脅下忽然一痛，他竟然失去了知覺。
以狄飛虹那身卓越的武功，要暗算他談何容易，不過任何一個沉穩如山之人，也有心情激動的時候，如果坐在高背椅上的姑娘是擄走他兒子的花滿樓，他的心情還能平靜下來？
心情激動，精神就無法集中，再有高手出手暗算，狄飛虹怎能不作階下囚！
他的確落入人手，但不能稱作階下之囚，因爲他睡在一間花團錦簇，幽香滿室的牙床之上，還有一位絕色美人在一旁侍候。
沒過多久他醒來了，及睜開兩眼一瞧，心頭立即感到一片沉重。
「果然是妳，花滿樓，怎麽，做天慾教的公主不過癮，現在開山立寨，自己做起山大王來了？」
「別這樣，大哥，瞧你說話這麽生份，就不怕人家聽了傷心？再說這萬毒谷是玉羅利妹子的，照你這麽一說，小妹豈不是喧賓奪主了。」
「這些我可懶得管，我兒子呢？」
「璇兒很好，你不必担心。」
「什麽？璇兒是我的兒子，父子連心，妳却叫我不必担心？」
「大哥：你跟璇兒父子連心，我也不是外人，璇兒在我那裏，有什麽好担心的。」
「這是什麽話，妳又不是他娘。」
「我不是他親娘，可也是他的三娘，他雖然不是我生的，他仍然是我的兒子。」

「我不懂妳在說些什麼。」

「大哥：你忘了咱們在曲垣了，就算你不給我一個名份，我總是你的人了。」

「妳胡說些什麼？在曲垣妳是救過我，但也僅此而已，妳說那些話不怕有損妳的名節？」

「名節？不錯，我是重視名節的，但在曲垣却毀在你的手裏，難道你不知道孤男寡女相處一室，在禮敎上作如何解釋？你在我的房間住過，我還能另嫁他人？」

狄飛虹聞言一呆，他想不到花滿樓會說出這樣一篇歪理，其實說它歪也不盡然，事實上他是在花姑娘的閨房住過，名節是女人的第二生命，他是應該爲這件事負責的。

於是他嘆口氣道：「對不起，妹子，這是我的錯，好在咱們都是江湖兒女，心胸應該比常人寬闊一點，而且我也沒有沾汚妳的清白，只要咱們不說出去，就不會有人知道了。」

花滿樓撇撇嘴道：「你說的倒是輕鬆得很，唉，難怪有人說痴心女子負心漢，男人都是有始亂終棄的劣根性的，不管你怎麼說，我總要對得起我的良心。」

「好，好，咱們先不談這些，妳把璇兒抱來讓我瞧瞧。」

「璇兒不在這裏，萬毒谷毒氣太重，璇兒太過幼小，就算預服解藥，只怕也支持不住，我不敢將他帶來。」

「妹子：妳究竟將他放在那裏？我求妳還給羅蘭吧，妳知道一個作母親的突然失去愛子是如何的傷心！」

「不行，我不能還給她，除非你讓我生一個。」

「妹子：妳這是不講理了，我怎能……咳，生孩子也不是想生就能生的。」

「我不管，在我沒有生孩子之前，我不會把璇兒還給她的。」

「那……解開我的穴道，好嗎？」

「對不起，大哥，我無能爲力，你的穴道是玉羅刹妹子點的，她的手法特殊，除了她自己無人能解。」

「我當眞失禮得很，咱們只顧說話，簡直忘了拜候主人了，妹子，快替我引見一下。」

「樓姐與我情勝同胞，姐夫又何須客套。」

語音來自身後，狄飛虹轉身一瞧，見是一位一身白衣，眉目如畫的俏麗姑娘，亟雙拳一抱道：「姑娘必然是此間的主人玉羅刹谷主了，果然是人如其名。」

白衣姑娘正是萬毒谷主玉羅刹，她向狄飛虹深深的注視一眼，然後嫣然一笑道：「姐夫說我人如其名，我倒要問問，是像名字的上半截，還是下半截呢？」

狄飛虹神色一呆，一時之間竟難以作答。

因爲「玉」是代表潔白，美好，亮麗「羅刹」則視爲罪惡，鬼怪，他原是以人如其名來恭維玉羅刹的，要說她像名字的那一截，自然說那個玉字了。

但玉羅刹却柳眉一揚道：「我看姐夫什麼都不能說，樓姐比我美，說我像上半截，她必然會不願意，說我像下半截，我也不會開心，所以你還是不說的好。」

花滿樓道：「妳錯了，妹子，無論是上半截，或是下半截，妳都是美麗的。」

玉羅刹道：「這話怎講？」

花滿樓道：「羅刹是梵語羅刹婆的簡稱，男羅刹爲黑身，朱髮，碧眼，是食人的鬼神，因而稱爲可畏的暴惡，女的就不一樣了，絕頂美麗的女人，才能稱爲羅刹，所以他那人如其名這句話並沒有錯。」

玉羅刹櫻唇一噘道：「好哇，你們是夫婦同心，聯合起來欺負我，那麼，我不來了。」

花滿樓道：「好啦，妹子，妳姐夫只怕餓了！有沒有準備酒食？待會叫他敬妳幾杯。」

玉羅刹道：「早就準備妥當了，姐夫請。」

狄飛虹道：「在下不餓，谷主的好意我心領了。」

一頓接道：「在下是來請谷主體念上蒼好生之德，義伸援手，以挽救天下蒼生的，如果……」

玉羅刹擺擺手道：「姐夫的要求我知道，不過此事有點辣手，你先住下來咱們再慢慢研究。」

狄飛虹道：「在下不能住在貴谷，還有人在谷口等着在下。」

玉羅刹道：「是兩位夫人及她們的丫頭。」

狄飛虹道：「是的。」

玉羅刹道：「那你更要在敝谷住下來了……」

狄飛虹道：「爲什麼？」

玉羅刹道：「因爲她們主僕四人已經闖了進來。」

狄飛虹大吃一驚道：「難道她們中了毒？」

玉羅刹道：「不錯，她們中了毒，而且相當之深。」

狄高虹道：「谷主：狄某求妳救救她們。」

玉羅刹道：「姐夫放心，我會救她們的，不過由於她們在谷裏亂闖，因而連中一十九種奇毒……」

狄飛虹劍眉一皺道：「如此說來，情形頗爲嚴重了。」

玉羅刹道：「是很麻煩，要想完全康復，至少要半年以上的時間。」

狄飛虹道：「那就糟了，如今江湖動盪，許多門派正處於水深火熱之中，咱們如是長留貴谷，江湖上只怕會形成難以收拾的局面。」

玉羅刹道：「你是要我配置解藥，使那些白痴不再作野心者殺人的工具？」

狄飛虹道：「是的，谷主。」

玉羅刹道：「配置迷神解藥十分複雜，最少也需要三個月的時間，你着急也沒有用，何況那位野心者是樓姐的生身之父，除非她要我這麼做，否則，我是不會替你配置解藥的。」

花滿樓道：「大哥，玉妹子說的對，這是急不來的，無論怎樣你便吃點東西，其他的事咱們再作商討。」

狄飛虹道：「不！我要先瞧瞧她們才放心。」

玉羅刹道：「我已經讓她們服下藥物，她們正在運功療毒，你可以在窗外瞧着，但千萬不能打擾。」

狄飛虹道：「這個我明白。」

玉羅刹道：「好，咱們走。」

狄飛虹瞧到覃小蝶她們了，玉羅刹沒有騙他，她們果然正在運功療毒。

「回去吧，姐夫，她們這一運功，至少要兩個時辰，咱們去吃點東西，別餓壞了叫人心痛。」

餓壞了叫人心痛，是誰呀，花滿樓還是她玉姑娘？

狄飛虹沒有想到這些，因爲他的心情紊亂到了極點。

他多年浪跡江湖，見識過不少離奇怪誕之事，也經歷過無數艱險與打擊，但他的意志堅如鐵石，沒有事能讓他頹喪，沒有人能叫他屈服。

後來他名滿江湖，威震朝野，事業幾乎達到高峯，想不到却意外的摔了下來。

如今兒子被擄，妻子中毒，他自己也遭人暗算，雖是身具無上玄功，却一點也使不出來。

龍逢淺水遭蝦戲，虎落平陽被犬欺，莫非他現在是虎落平陽？

不管怎樣，人在矮檐下，不得不低頭，爲了妻與子，他只得委屈一下自己。

事實上覃小蝶等運功正緊，他的確不能打擾她們的。

他隨着玉羅刹同來，花滿樓已經擺出一桌豐盛的菜餚，笑臉相迎，斟酒佈菜，那份柔媚與關切，誰能說她不像一個柔順的妻子。

只是落花有意，流水無情，花滿樓使盡了混身解數，始終無法讓狄飛虹開朗起來。

這並不是狄飛虹無情，實在是曾經滄海難爲水，他的兩位妻子，都是儀態萬千，人間殊色，花姑娘雖也是一個美人兒，但與覃羅二人相比，還是稍遜幾分。

當然這不是最重要的，因爲狄飛虹並非好色之徒，重要的是立場，是觀念與意識，所謂正邪不兩立，冰炭不同爐，無論她花姑娘怎樣有心向善，她畢竟是天慾教主的女兒，何況她也曾經作過不少壞事。

狄飛虹的這些心態，沒有逃過玉羅刹的觀察，她敬了他一杯酒，然後輕盈一笑道：「姐夫，我有幾句話不知道該不該對你說。」

狄飛虹道：「谷主請說。」

玉羅刹道：「少林寺的和尚，天慾教的白痴，姐夫對他們有什麽感覺？」

狄飛虹道：「他們有的失去自由，更有的喪失意志，是一羣十分可憐的活死人，姑娘認爲可對？」

玉羅刹道：「姐夫關心他們？」

狄飛虹道：「惻隱之心，人皆有之，難道姑娘就不同情他們？」

玉羅刹道：「我同情他們，甚至還想帮助他們，祇不過要有人求我，而求我之人，必須接受我的條件。」

狄飛虹道：「這就難了，在下平生從不求人。」

他這一開門見山，直言無隱的一說，倒使玉羅刹神色一呆，半晌，她冷冷一哼道：「包括你妻子的安危？」

狄飛虹淡淡地道：「還有我自己的生命。」

玉羅刹面色驟變，美麗的一雙星目，忽然射出兩縷煞光，看來狄飛虹是激怒她了！人在矮檐下，竟然不低頭，拿血肉之軀去碰堅木硬石，豈不是愚不可及。

這是沒有法子的事，江山易改，本性難移，他天生一付硬骨頭，寧折不彎，你可以一寸一寸的剮他，但休想叫他屈服。

玉羅刹嬌美如花，可不是什麽善男信女，她毒過人，也殺過人，要她再殺幾個，並不比喝一杯水費事，否則她的芳名就不會叫羅刹了。

花滿樓跟她是閨中密友，當然知道她翻臉就會殺人的性格，見狀急道：「妹子，別理他，咱們吃飯。」

玉羅刹面色忽然一震，同時哈哈一陣嬌笑道：「樓姐：我眞佩服妳，天下的男人千千萬，妳倒是眞有眼光，找上一塊臭石頭。」

花滿樓道：「妹子，妳年紀還輕，還不明白男女之間的感情，它是一種極端微妙的東西，是不能以常理來解釋的。」

玉羅刹哦了一聲，一雙秀目瞧瞧花滿樓，然後再瞧瞧狄飛虹，她臉上的顏色也陰晴不定，叫人無法猜測她心裏在想些什麽。

最後她忽然嘆口氣道：「我明白了，它果然是一種微妙的東西。」

花滿樓心頭一震，神色上也顯得有些不安，她似乎在疑慮什麽，但又不便顯露出來。

飯後，狄飛虹道：「谷主，我想去探望我的妻子。」

玉羅刹道：「我正要瞧瞧她們療毒的進展怎樣，咱們走。」

覃小蝶等已經運功醒來，奇毒雖然仍大，但已不再惡化了，及見到狄飛虹，羅蘭第一個撲了上來，道：「大哥，你還好吧？」

狄飛虹道：「我還好，這位是玉谷主，妳們胡亂闖谷，連中十九種奇毒，如非谷主相救，妳們早就沒有命了。」

覃小蝶與羅蘭同時雙拳一抱道：「多謝谷主相救，我姊妹當永銘在心。」

玉羅刹道：「好說，舉手之勞罷了，兩位姐姐千萬不要放在心上。」

語音一頓，接道：「此處不是待客之道，小妹已經派人準備飲食及房間，兩位姐姐請。」

覃小蝶道：「不必了，大哥，你有沒有跟谷主談過？」

狄飛虹道：「這個……」

玉羅刹道：「狄大哥已經跟小妹談過了，沒有問題，小妹會傾盡全力相助，不過……」

羅蘭道：「不過怎樣，谷主還有什麽問題。」

玉羅刹道：「不是小妹，有問題的是姐姐主婢。」

她說的不錯，覃羅主婢四人，混身軟弱無力，像大病剛逾一般。

覃小蝶道：「想是劇毒初解的原因，只要假以時日，我相信咱們必然能够復元的。」

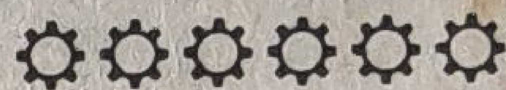
玉羅刹搖搖頭道：「姐姐是看輕那些花草了，只要中一種花草之毒就活不過六個時辰，妳們連中十九種奇毒，如非小妹及時施救……」

（未完・四十一）



上文提要：

黑衣教威逼招降春申君陳春華莊主的三日期限已近，詎料第二天四莊好幾百人，除任雲秋一人外都集體中了奇毒，任雲秋奉命前往長沙找鳳簫女，希望能討的解藥搭救四莊中毒的人，鳳簫女指出四莊所有人等並非眞的中毒，而是中了「蠱毒」，可能是祁連雙兇夜探嶽麓山時被人下的……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故事／東方玉・文

可飛・圖

新月刀

智擒小黑人　解藥救衆豪

「不！」葉菁菁道：「天下第一刀是師父自己封的，師父說過：天底下最瞭解自己的，莫過於自己，她老人家的刀法，天下已無人能敵，所以自己封爲天下第一刀。」

任雲秋道：「那麼姑娘應該稱天下第二刀了。」

葉菁菁甜甜一笑道：「我在師父面前也這樣說過，師父笑了笑說：以我的造詣，連天下第十二刀也挨不上，她老人家當時歷數天下使刀的名家，我至少要排名在十一個之後，不過她老人家說：再過二十年，我就可以成爲天下第二刀了。」

任雲秋道：「她要妳再苦練二十年？」

「不是的。」葉菁菁道：「練當然要練，功夫一道，不能荒廢，譬如逆水行舟，不進則退，但師父說的二十年，並不是這個意思。」

任雲秋道：「那是甚麼意思？」

葉菁菁嬌笑道：「我要你猜。」

任雲秋道：「在下笨得很，只怕猜不出來，還是姑娘說的好。」

「你呀，眞是聰明面孔笨肚腸，這也會猜不出來？」

葉菁菁白了他一眼，又甜甜一笑道：「因爲那些使刀的名家，都已很老，再過二十年，不是都歸道山了嗎？那時我就依次遞升，當上天下第二刀了。」

「對！對！」任雲秋笑道：「這道理很簡單，但姑娘不說，在下眞想不出來。」

葉菁菁又道：「我師父說：她老人家是自己苦練成名的，我却幸運得多了，享受了師父苦練的成果，自己不用費甚麼心思，你知道她老人家怎麼會變成獨臂的嗎？」

任雲秋道：「不知道。」

葉菁菁嗔道：「你只會說不知道，不肯仔細的去想。」

「我的天。」任雲秋道：「妳師父怎麼會變成獨臂的，我憑空怎麼想得出來？她總不會是自己砍掉的吧？」

葉菁菁咭的笑道：「你這回說對了，她老人家的一條右臂，就是自己砍斷的。」

任雲秋道：「是練刀法的時候，不小心？」

「才不是呢！她老人家覺得練刀法的時候，多了一條右臂，增加許多累贅，才把它砍掉的。」

「砍得好！」任雲秋道：「令師使的是刀，不是劍，使劍要劍訣指引，使刀講求快與狠，身邊多一條右臂，確實累贅。何況一般人都是右手使刀，縱然招式再奇，也會有人可以破解，但左手練的刀，縱是老招式，也因反其道而行，就會使人防不勝防了。」

他聽說葉菁菁的師父爲了練刀，砍去右手，此人可以說得上「忍」與「狠」了，無怪後來會成爲天下第一刀。他當然不敢批評獨臂魔女，爲了討好葉菁菁，就不得不加以讚揚。

葉菁菁嫣然一笑道：「你這話却說對了，師父當時也是這麼說的，我是左右兩手都練的刀，一正一反，就像學了兩套刀法，其實我總覺得右手使的刀法，不如左手的好，所以我也想一刀把右臂斫掉



了。」

任雲秋聽得大吃一驚，忙道：「妳千萬使不得。」

葉菁菁含笑凝望，問道：「爲甚麼？」

「因爲……」任雲秋道：「姑娘美如天仙，如果少了一條臂膀，豈不是……」

葉菁菁道：「少了一條臂膀，就不美了是不是？」

任雲秋道：「不、不，姑娘就算少了一條臂膀，也是很美，只是……只是……」

葉菁菁問道：「只是爲甚麼？」

任雲秋道：「少了一條臂膀，總是不便，譬如穿衣、吃飯，還有……譬如做甚麼事情，總是不方便的太多了，所以姑娘千萬不可斫了右臂。」

葉菁菁幽幽的道：「你是不是不贊成我斫去右臂呢？」

「是的。」任雲秋道：「一個如花似玉的姑娘，好端端斫去一條右臂，總是有了缺陷？我當然不贊成。」

葉菁菁低低的道：「你如果不喜歡，我就不斫了。」

她說這句話的時候，好像很吃力，粉臉也驀然紅了起來。

任雲秋自然聽得出她的意思，心頭不禁一蕩，俊臉也微微一紅，說道：「謝謝妳，我眞不希望妳斫了右臂。」

葉菁菁道：「我聽說江翠烟是聽了你的話，才叛教的，你們一定……一定很好了……」

任雲秋道：「她是一個好女孩，能夠明辨邪正，是我勸她脫離黑衣教的，但是……我一直只把她當作我的妹子一樣看待……」

葉菁菁披了下嘴，說道：「這也許是你的想法，一個女孩子家會下定決心，背教叛師，爲的是甚麼？」

「這個……」任雲秋一呆，說道：「我倒沒想到……」

葉菁菁紅着臉嗤的笑道：「你會沒有想到，這話有誰會相信？」

任雲秋道：「妳不信我有甚麼法子？在下眞的只把她當作親妹妹看。」

「好！」葉菁菁幽幽的道：「我相信你就是了。」

任雲秋道：「姑娘冒險相救，這救命之恩，在下一直放在心裏，永遠也不會忘記的。」

葉菁菁臉色更紅，急急問道：「這是甚麼人告訴你的？」

「沒有人告訴我。」任雲秋道：「妳方才承認和公孫乾動手的是妳，那麼從晏天機掌下救我的蒙面人自然也是妳了。」

「嗯！」葉菁菁道：「你既然都知道了，我也不妨告訴你，那天我只是奉命行事，鳳姨要去救春申君，本來要我使調虎離山之計，把他們這些人絆住或者引開的，正好你和沈大俠也趕了去，已經絆住了他們，我可以不出面，那知後來我看你中了晏天機一掌，才只好現身了。」

兩人這一娓娓清談，不覺天色業已漸漸昏暗下來。一名黑衣使女掌上燈來，接着兩名使女在中間一張圓桌上放好三副碗筷，接着就繼續端上菜餚。

一名使女就進去請鳳簫女出來用飯。

鳳簫女出來已經換了一身男裝，天青長衫，粉底薄靴，看去瀟灑俊逸，舉止大方。

葉菁菁啊道：「鳳姨換了男裝，英俊極啦！」

任雲秋道：「鳳姨如果是男的，天底下的美男子都要給妳比下去了。」

鳳簫女笑道：「眼前就有一個美少年，並沒有給鳳姨比下去，菁丫頭，妳說是麼？」

葉菁菁臉上一紅，說道：「我不知道。」

鳳簫女在中間坐下，說道：「你們也快坐下來，咱們吃畢晚餐，就要行動了。」

任雲秋道：「這時候去，不會太早些麼？」

鳳簫女笑道：「一般夜行人要過了二更才行動，那是為了避免被人發現，二來是不希望驚動對方，咱們此去和夜行人不同，是明着去的，當然越早越好。」

說話之時，兩名使女裝了三碗飯送上。三人不再說話，匆匆吃畢。

鳳簫女取出三張面具，分給兩人戴到臉上，自己也很快戴了面具，一面說道：「待會到了地頭，你們兩個從正面越牆而入，雲秋要大罵黑衣教不守信約，偷下毒藥，這時出來的必是祁連雙兇，你們兩人對付他們兩個，自可應付裕如，等鳳姨擒到了點子，會在莊後放起火花，你們就可以退走了。」

任雲秋笑道：「鳳姨這一着，即是以其人之道，還諸其人，當眞妙極。」

鳳簫女朝葉菁菁道：「你把新月刀也帶上了，萬一對方另有高手，脫身不得，也就只好使用新月刀了。」

葉菁菁道：「這樣身份不是暴露了嗎？」

鳳簫女含笑道：「妳暴露了身份，也並不要緊，最多隨同雲秋投到白雲觀去就是了。」

葉菁菁望着她，問道：「那麼鳳姨呢？」

鳳簫女笑了笑道：「我目前不可能和妳一樣，要投過去，就投過去，我是黑衣教的副教主，如果投過去了，黑衣教就會傾盡全力來對付我，咱們實力和他們懸殊，這樣做最划不來，何況我留在黑衣教，有些地方，反而方便。」

葉菁菁噘起小嘴，說道：「鳳姨不過去，卻教人家過去。」

鳳簫女笑道：「傻丫頭，我是說谷山方面萬一另有高手，你們兩人脫身不得的時候，妳就只好使用新月刀了，因為新月刀削鐵如泥，無堅不摧，再加上妳師父的獨門刀法，對方武功再高，也留不住你們，你們脫險之後，妳身份已洩，只好隨同雲秋投入白雲觀去了。鳳姨這話，是作最壞打算，如果妳身份不洩，自然還是在鳳姨的身邊好，鳳姨也有一個得力的幫手呀！」

說到這裏，伸手提起一柄帶鞘長劍，說道：「好了，咱們走。」

當先舉步跨了出去。

葉菁菁道：「鳳姨不帶人去吧？」

鳳簫女道：「她們雖然隨我多年，身手還算不弱，但今晚行動，有不得一點疏忽，若是他們逮住了一個，事情就大了，咱們三個人，是決不會落到人家手中去的。」

任雲秋、葉菁菁跟着她走出天井，就長身縱起，化作三道流星，劃空朝黑暗的天際掠過，一閃而逝。

任雲秋還是第一次和鳳簫女同行，只覺她起落如飛，身法快速無比，簡直有如一陣香風，領先飛馳，自己提吸眞氣，還可以跟得住，不至落後。

三人之中，以葉菁菁的功力較遜，漸漸落後了丈許。粉額上也隱隱可見汗水！

好在谷山就在長沙西首，相距不遠，渡江之後，不過片刻工夫，就已趕到谷山南麓。

鳳簫女指點着道：「東麓那一座單獨的莊院，就是他們落脚之處了，你們從前面過去，鳳姨要先走了。」

說完，突然長身掠起，一道人影只閃了一閃，就在黑暗中隱沒。

任雲秋回頭朝葉菁菁低聲道：「我們快走吧！」

兩人並肩掠起，轉到東麓，果見一座高大圍牆的莊院，孤零零矗立在夜色之中。兩人略一打量，就聯袂飛身而起，縱上牆頭，舉目看去，前面一排房屋之中，還有燈火……

兩人藝高膽大，翩然飄落天井，任雲秋就大聲喝道：「祁連雙兇公孫乾、公孫坤，你們給小爺滾出來！」

他這聲大喝，當眞聲若春雷，夜雖未深，人聲已寂，聲音自可傳出甚遠……

但他喝聲甫出，兩條人影像鬼魅般撲出，一下到了兩人身前，這一高一矮的兩個黃衫老者，正是祁連雙兇公孫乾、公孫坤兄弟二人。

公孫乾尖聲喝道：「小狗，你們是甚麼人？」

任雲秋喝道：「你們黑衣教在江湖上妄圖稱雄，那就該有江湖人共同遵守的信諾，才能立足江湖，取信於人，你們祁連雙兇縱然作惡多端，也是小有名聲的，但你們做出來的事，卻連江湖下五門的人還不如……」

他因鳳姨要進內找人，時間自然要拖延得越長越好，是以一見面就滔滔不絕的說着。

公孫坤目露金芒，雙爪就勢，厲聲道：「小狗，你嘰嘰喳喳在說甚麼？」

任雲秋道：「你們自己做的事，自己心裏明白。」

公孫坤尖笑道：「明白甚麼？」正待撲起發爪！

公孫乾一擺手道：「老二，慢點，我要問問這小子。」一面目注任雲秋道：「你說咱們兄弟做了甚麼？」

任雲秋冷冷一笑道：「你們前晚去了嶽麓山白雲觀？」

公孫乾道：「不錯。」

任雲秋道：「你們終於承認了？」

公孫乾怒聲道：「老夫兄弟去過白雲觀，有甚麼不敢承認的？」

「好！」任雲秋道：「那麼暗中施毒的也是你們祁連雙兇了？」

公孫乾怒聲道：「胡說，老夫兄弟從

不使毒。」

任雲秋冷笑道：「不是你們下的毒，怎麼會有許多人中毒的？」

公孫乾尖嘿道：「下毒的也許另有其人，如果是老夫兄弟，何用抵賴？」

葉菁菁不耐煩道：「任大哥，不用和他們多說，把這兩個老不死拏下了，還怕他們不交出解藥來麼？」

她心裏早就叫他「任大哥」的，但少女怕羞，一直沒敢叫出來，這回叫出「任大哥」來，聽起來就十分自然。

公孫乾目光暴射，洪笑道：「你就是姓任的小子？」

任雲秋大笑道：「不錯，今晚你們祁連雙兇不交出解藥來，小爺就要把你們兩個帶走。」

祁連雙兇目射兇光，兩人同時「嘿」了一聲，兩道人影同時撲起，四道掌風就像狂飇般分向任雲秋、葉菁菁兩人急襲而來……

任雲秋、葉菁菁早有準備，祁連雙兇堪堪撲起，任雲秋的秋霜軟劍和葉菁菁的長刀也同時出鞘，人影移動，一刀一劍漾起的兩道寒光，跟着劃出。

公孫乾雙掌開闔，一記又一記的掌風，快速絕倫，朝任雲秋劈到。

任雲秋展開「九轉分身法」和「九疑劍法」，一個人倏左倏右，飄忽不停，公孫乾劈去的强勁掌風，挾着異嘯，只是在他身左身右擦着身子劈落，幾乎是記記都落了空，但饒是如此，只要任雲秋稍微慢上半步，就會被他劈中，可說着實驚險。

任雲秋面對强敵，那敢絲毫分心，一面施展身法，一面手不停揮着，「九疑劍法」漾起的劍光，有如銀蛇亂閃，他手中雖有削鐵如泥的寶劍，但也不敢和對方如同有物的掌風接觸，若非早已運起「九陽神功」，對方掌風震力奇强，就算不被擊中劍身，但只要被他掌風餘勁掃上，也會被震得脫手飛出。

公孫乾兇名久著，數十年從未使過兵刄，一雙肉掌，擊敗過多少成名人物，自然看得出雲秋這支軟劍，光華極盛，是一柄削鐵如泥的利器，當下也心存顧忌，不敢和他的劍鋒相接。

這一來，公孫乾一時之間無法佔得上風，任雲秋也東閃西躲，乘隙進招，毫無制勝的機會。

但任雲秋的「九轉分身法」和「九疑劍法」施展開來，時間稍久，漸漸的到處都有任雲秋的人影，好像有八、九個任雲秋，圍着公孫乾揮劍進攻，幻影此沒彼生，令人眼花撩亂，虛實莫測。」

直把公孫乾激得連聲厲嘯，身若陀螺，不住的打轉，巨靈般手掌，浪濤般掌風，跟着八、九個任雲秋疾劈出去。

要知這八、九個任雲秋，只是他展開「九轉分身法」的幻影，八、九個幻影之中，只有一個是眞人。公孫乾掌風劈過，就有一個幻影被他擊沒，但這個幻影才滅，另一個幻影又在別處生了出來。

任雲秋不停的四處游走，轉來轉去，你沒有劈到他眞人，幻影自然隨沒隨生，永遠也劈不完。

公孫坤撲向葉菁菁，他個子矮小，身法靈活，但劈出來的雙掌忽上忽下，忽左忽右，同樣快捷無比，你以爲他使的像是小巧功夫，實則記記如開山巨斧，勁道奇猛。

葉菁菁一柄長刀同樣使得凌厲無比，一道接一道的刀光，着着逼進，她雖然沒有使出三招殺着來，但已把公孫坤逼落下風，却無敗象。

正當四人拚搏得難分勝負之際，只聽一聲桀桀尖笑，起自正面屋上，有人發出尖沙的聲音說道：「二位公孫先生還在這裏大打出手，有人被擄走了，你們還不知道呢！」

話聲有如天馬行空，劃過四人頭頂，朝南投去，此人身法之快，聲音還留在上空，一道人影，却已飛出老遠。

這話聽在任雲秋和葉菁菁的耳中，自然大吃一驚，顯然鳳姨已經得手；但被黑衣教的另一個高手發現，追了下去。

鳳姨沒有發出火花信號，他們兩人自然不能撤退，非絆住祁連雙兇不可，但鳳姨擒了一個人，就無法和追去的黑衣教高手動手，自己兩人若不及時趕去，鳳姨別無幫手，是否能順利把敵人擊退呢？

兩人心頭這一顧慮，手上自然不覺爲之一緩，祁連雙兇是何等人物，這一機會豈肯放過，四掌翻飛，把任雲秋、葉菁菁逼得連退了數步。

就在此時，突聽遠處「叭」的一聲，一道火花沖天直上。

任雲秋、葉菁菁心頭一喜，不約而同乘着節節後退之際，同時雙足一頓，身子凌空飛起，朝牆外投去。

公孫坤厲笑一聲道：「你們想走，可沒這麼容易！」

公孫乾口中同時喝了聲：「追！」兩道人影隨後直撲過去。

葉菁菁落後一步，堪堪飛上牆頭，祁連雙兇已經銜尾撲到，一大片强猛掌風，盈耳如濤，朝身後壓來。

葉菁菁急忙使了「千斤墜」身法，往牆外疾落。只見兩道人影凌空撲下。

葉菁菁到了此時，已毫無考慮的餘地，口中清叱一聲，右手抬處，新月鈎光華陡盛，點足騰身，一道秋水般湛清刀光，朝兩道人影橫掃過去。

這一下就好像牆下早已隱伏着人，待得祁連雙兇越牆而出，突起發難一般，雙兇武功再高，也驟不及防，清虹掃處，兩人同時發出一聲「輕咦」，公孫乾一吸眞氣，匆促之間，身形朝上提起三尺來高，陡地往後飛退，回到了牆頭之上。

公孫坤身子往下撲落，貼地滾出去八尺來遠，才算避開了新月鈎的一記橫掃。

任雲秋本已飛射出三丈來遠，發現葉菁菁被祁連雙兇截住，正待回身撲去，葉菁菁已經一掠而前，低喝一聲：「快走！」

祁連雙兇驚魂甫定，眼看兩人連袂逃走，公孫乾怒嘿一聲：「今晚若是讓你們兩個小狗逃出手去，咱們就不叫公孫兄弟了。」

公孫坤接口道：「咱們非逮住這兩個小狗不可。」

喝聲中，又縱身撲起，朝兩人追來。

那知他們縱身追撲之際，突聽有人喝了聲：「打！」

一道掌風從橫裏襲來，宛如一道橫瀾，來勢奇猛，逼得祁連雙兇撲起的人，不得不及時刹住身形。

公孫乾巨目乍睜，喝道：「什麼人偷襲老夫兄弟？」

目光掃過，附近那有什麼人影？但這一躭擱，任雲秋、葉菁菁兩人業已去遠，再也追不上了。

＊　＊　＊

卻說任雲秋、葉菁菁兩人一路急掠，奔出二里光景，只見前面一片林前的草地上，面對面站着兩個人。

一個是個子瘦小、長髮披肩的青衣婦人，手持一支高出她甚多的彎形木杖，雙目炯炯凝望她對面的人，此人生相古怪，一時竟然分不出他是男是女？

對面一人，本來個子不矮，但他卻半蹲着身子，雙手似爪非爪，當胸作勢，歪着一顆頭凝注着長髮青衣人，只是他頭上蓋着一件棉襖，遮住了大半個臉，像是有意學着長髮人一般。

這兩人相距一丈，你望我，我望你，好像泥塑木雕，擺着一個姿勢，一直一動不動。

任雲秋、葉菁菁奔到林前，弄不清兩人是敵是友，正待停步！

只聽耳中發出一縷極細的聲音喝道：「這有什麼好看的，還不快走？」

任雲秋、葉菁菁聽到了「傳音入密」，卻不知是兩人中那一個說的？他既然要自己兩人快走，想來留此無益，心頭雖覺好奇，希望看個究竟，但總是正事要緊，兩人互望了一眼，便展開脚程，一路急掠下去，趕到江邊，只見岸邊停着一隻小船，艙中傳出鳳簫女的聲音叫道：「雲秋，你們還不快些下來？」

任雲秋、葉菁菁相繼縱落甲板，走入中艙，兩名水手立即用竹篙撐開船頭，划動雙槳，朝江心駛去。艙中，鳳簫女盤膝坐在艙板上，離她不遠，躺着一個面目黧黑的瘦小黑人，雙目緊閉，自是被點了穴道。

任雲秋問道：「鳳姨，這人就是放蠱的人麼？」

鳳簫女道：「不錯，我問了在他們招待所值班的人，才找到他的，可能是天蠱娘子普金花的座下弟子，咱們回去再詳細問他。」

葉菁菁道：「我們剛才在林前看到兩個怪人……」

鳳簫女道：「說來好險，我擒住此人，在掠出圍牆之際，驚動了另一個人，想不到為了對付春申君，教主竟然連供奉堂的老供奉都請出來了，你們遇上的那個長髮披散，手持桑木杖的青衣婦人，就是桑老妖了……」

「桑老妖？」葉菁菁道：「她就是韓自元的師父？」

「誰說不是？」鳳簫女道：「我剛離開宅院，她追了出來，但我手中提着一個人，此人又關係着四百多人的安危，我不便回身和她動手，那知奔行了沒有多久，桑老妖竟然被人截住了……」

葉菁菁道：「就是那個頭上覆着棉襖的人？」

「不錯。」鳳簫女點着頭道：「此人遮住了大半個臉孔，看不清他是誰，但有一身極高的功夫，桑老妖遇上他，就不敢絲毫大意，一手持杖，只是凝注着他，一動不動。」

葉菁菁咭的笑道：「我們來的時候，她還是那個樣子，那是一直沒有動過了，哦，鳳姨，桑老妖很厲害麼？」

鳳簫女道：「她練的是乙木神功，乙木掌、乙木功是指功，木中有火，被她擊中，就會灼傷經絡，這是她這門功夫的獨特之處，手中那支桑木杖，杖中有劍，招法也並無出奇之處，就是她功力深厚，佔了便宜。」

言下對桑老妖也並不怎麼放在眼裏，意思是說若我手中沒提着一個重要人物，桑老妖何足道哉？

不過片刻工夫，小船已經靠岸，鳳簫女提起瘦小黑人，一躍登岸，任雲秋、葉菁菁跟着躍起。

三人一路急奔，回到屋中，鳳簫女立即命冉嬤嬤率同所屬擔任全院警戒，秋兒守護第二進中院門口，自己提起那個瘦小黑人帶着任雲秋、葉菁菁來至密室，才把瘦小黑人啞穴解開，喝道：「你被我擒來，只要肯和咱們合作，咱們就不會難為你的，否則你就該知道咱們對付敵人，什麼手段都會使得出來。」

瘦小黑人倒是一個硬漢，聞言哼道：「你只管殺了我好了，你殺了我，自然有人替我翻本。」

鳳簫女冷笑道：「你以為我會便宜你嗎？而且我早已知道你的來歷，更用不着殺你……」

她回頭朝任雲秋問道：「雲秋，你怕不怕蠱？」

這話問得沒頭沒腦，任雲秋一怔，說道：「小侄……」

鳳簫女一笑，沒待他說下去，就接着道：「我要讓他試一試。」

說到這裏，左手一揮，解開了瘦小黑人右手穴道，接着道：「雲秋，你把右腕衣袖擄起來。」

任雲秋依言擄起了右手衣袖，露出手腕。

鳳簫女又朝瘦小黑人道：「我想你身上必然帶着毒蠱，現在你不妨取出來放到我侄兒的手腕上試試？」

瘦小黑人一雙深凹的眼睛，眼珠轉動，看了任雲秋一眼，他因身落人手，似乎不敢出手。

鳳簫女朝他笑了笑道：「我要你試，你就只管出手好了，因為我要你試過之後，才告訴你一件事，讓你有考慮的機會。」

瘦小黑人聽她這麼說了，口中就應了聲：「好！」右手抬處，朝任雲秋手腕上一指，只見他手指之處，任雲秋雪白的手腕上登時多了一隻比黃豆略大綠毛蜘蛛，伏着不動。

這綠毛蜘蛛雖然不大，但一望而知是一種劇毒無比的罕見蜘蛛，使人看了就會毛骨悚然。

鳳簫女微微一笑道：「雲秋，你現在運一口氣試試！」

任雲秋手腕上伏着一隻綠毛蜘蛛，心頭也大為緊張，只好壯着膽子，依言運氣

，功貫手腕，只見那綠毛蜘蛛似是遇見了極可怕的尅星，急欲逃走，但已經來不及了，四對毛脚突然收縮，一下從手腕上跌落下去。

瘦小黑人臉上現出奇異之色，似乎不信。

鳳簫女道：「你取起來看看，牠怎麼了？」

瘦小黑人俯身從地上取起綠毛蜘蛛，放在手掌上，仔細一看，不覺神色大變，原來那隻綠毛蜘蛛就像在火上烤過一般，一身綠毛，和四對毛脚，悉已烤焦。

要知這種綠毛蜘蛛，乃是苗疆極厲害的毒物，身體雖小，生性很猛，尤其全身極軟，叮在人體上，你就是用力拍打，也打不死牠，何況又經瘦小黑人豢養多時，已經成爲毒蠱，比原來的綠毛蜘蛛，又不知毒了多少倍，豈知經任雲秋輕輕運了口氣，就被他以內功烤死了！

他望望任雲秋，色厲內荏，說道：「他練的是『三陽神功』了。」

鳳簫女朝他笑了笑道：「我這侄兒練的是『九陽神功』，比起『三陽神功』來，至少還要高出十百倍，我知道你是天蠱仙娘門下，都練有本命神蠱，我若要他運起『九陽神功』，點你百會、玉枕、靈台、鳩尾四處穴道，你認爲如何？」

瘦小黑人聽得臉來驚懼之色，說道：「你怎麼會知道的？」

鳳簫女道：「我在苗疆住得很久，雖然沒見過你師父，她也許會聽到過我的名字，對你們練蠱的情形，我也懂得一些……」

瘦小黑人望着鳳簫女問道：「你是什麼人？」

鳳簫女徐徐說道：「你目前不必問我是誰，不過我可以告訴你一點，你回去問問你師父，三十年前，她起過一個重誓，可曾忘了？如果沒有忘記，你就不應該離開苗疆的。」

瘦小黑人臉上不禁沁出汗水來，撲地跪了下去，膜拜在地，顫慄的道：「小人是瞞着仙娘來的，倘若讓仙娘知道了，小的就比死還慘……」

鳳簫女道：「黑衣教答應給你多少好處？你敢違背仙娘的教規？」

瘦小黑人道：「小的該死，不該收他們的金子，小人再也不敢了。」

「好！」鳳簫女道：「你起來，我也不難爲你，你在嶽麓山白雲觀放了毒蠱，只要交出解藥，我可以放你回去，但你必須立即回轉苗疆，不得再在中原停留，你可答應？」

瘦小黑人站起身道：「你肯放了小人，小人自當立即回轉苗疆。」

「好，我相信你。」鳳簫女道：「你如再和黑衣教的人勾結，我自會派人通知你們仙娘的。」

瘦小黑人連說「不敢」，就伸手入懷，取出一個黑色牛角小瓶，雙手遞上，說道：「這就是解藥了，傾入水缸之中，每人喝一瓢，可解數百人之毒。」

鳳簫女接過小瓶，左手一揮，點了他的昏穴，回頭叫道：「秋兒。」

秋兒急忙應聲入內，垂手道：「小婢在。」

鳳簫女吩咐道：「你把他送到十里之外，再解開他穴道，要他立即返回苗疆，不得停留。」

秋兒答應一聲：「小婢遵命。」

葉菁菁道：「鳳姨，這人說的話可靠麼？」

鳳簫女道：「苗人性直，看來他不會說謊。」

任雲秋道：「這事不用麻煩秋兒姑娘了，小侄急着趕回去，這人交小侄帶去就是了。」

「如此也好。」鳳簫女點着頭，就把小瓶交給任雲秋，一面叮囑道：「你表叔等人一定等急了，你快些走吧。」

她說到「你表叔」就顯出無限關注之情。

任雲秋接過小瓶，貼身藏好，一面拱拱手道：「這回又麻煩了鳳姨，小侄代大家謝鳳姨。」

「你還和鳳姨客氣麼？」鳳簫女含笑看了他一眼，回頭朝葉菁菁道：「菁丫頭，妳送雲秋一程，咱們在谷山這一鬧，晏天機可能已經得到消息，這一路上別讓他們盯着了。」

葉菁菁被她說得粉臉一紅，她知道鳳姨要自己送他，明明是讓自己和他有多相聚的機會；但她故意說出晏天機可能會派人在路上埋伏，這樣自己送他就不會感到難爲情了。這就點點頭應了聲：「是。」

任雲秋一手提起瘦小黑衣人，說道：「小侄告辭了。」

葉菁菁跟着他走出，兩人立即施展輕功，一路朝渡口奔去。

這時業已接近三更，到處一片黝黑，兩人趕到渡口，那有船隻渡江？好不容易在一處江灣大樹下，找到了一條停泊的船隻。任雲秋大聲叫道：「船家，船家……」

船艙中迷迷糊糊的有人聲道：「什麼人大聲叫嚷？」

任雲秋道：「是渡江的。」

船艙中那人道：「要渡江也要等到天亮再渡。」

任雲秋道：「在下身有急事，立即就要渡江，辛苦船家一趟，船資比平常十倍計算就是了。」

「十倍？」那船家精神立即集中，問道：「你肯出十吊錢？」

任雲秋道：「我給你三兩銀子。」

三兩銀子比十吊錢又多了何止十倍？那船家道：「好，客官請下船吧！」

任雲秋回身道：「時間不早，妳可以回去了。」

葉菁菁道：「你只管下船去好了。」

任雲秋點點頭，一手提起瘦小黑衣人，脚尖輕點，一躍下船。

那船家早已坐在後梢等候，任雲秋躍落上船，他就問道：「客官，岸上那位客官不下來麼？」

任雲秋道：「她不過江。」

船家立即解開船纜，掉轉船頭往江中駛去。

葉菁菁朝任雲秋揮着手，直等小船駛出十數丈遠，才緩緩轉身，正待趕回城去，但她這一轉身，立即發覺情形不對！

原來離她身後四、五丈遠，黑影幢幢，站着不少人影，已經遠遠的把自己包圍

起來。

葉菁菁看得心頭暗暗一驚，但她藝高膽大，却也不把這些人放在眼裏，口中冷笑一聲道：「你們是些什麼人？跟踪在下而來，意欲何爲？」

只聽爲首那人陰惻惻道：「咱們已在這裏恭候多時，朋友，識時務者爲俊傑，你乖乖的放下兵刄，跟咱們走吧！」

葉菁菁哼道：「可惜在下不大識時務，憑你們這些鬼鬼祟祟的東西，還不配我跟你們走。」

爲首那人陰森一笑道：「你是送朋友的，嘿嘿，你那朋友只怕已經乖乖的束手就縛了呢！」

葉菁菁聽了暗暗吃驚，船上比不得陸地，施展不開手脚，任大哥如果不會水性，那就糟了。

一念及此，不覺轉臉朝江心望去，這時小船已經駛出甚遠，黑暗之中，夜氣甚濃，看去只剩了一點黑影，一時心頭大爲焦急！

只聽那爲首的人陰森一笑道：「閣下考慮好了沒有？是束手就縛還是意圖頑抗？」

葉菁菁聽出那爲首之人的口音，正是副總護法韓自元，心中兀自尋思：「韓自元帶來的人，最多是幾名護法，自己大概還對付得下來，只是這一來，自己的身份只怕要暴露了，但事已至此，不得不戰，那就要速戰速決，把幾個人全解決才行。」

一念至此，不覺殺機陡起，嗆的一聲掣出長刀，身形一晃而前，喝道：「你是他們領頭的人，那就先拿你開刀。」

刷刷兩刀，飛射出一片刀光，疾捲過去。

韓自元沒料到她說動手就動手，一片刀光已經捲到身前，急切之間，慌忙一吸眞氣，身子翻後倒飛出七、八尺遠，才算避開了葉菁菁的兩刀，右手一抬掣出長劍。

葉菁菁一擊不中，豈肯給你有喘息的機會，腰身一挫，跟着逼進，又是呼的一刀直劈過去。

這時黑影中突然撲出兩條人影，一柄單刀朝葉菁菁攔腰砍來，另一支鐵尺直搗後心。

韓自元掣出了長劍，登時長笑一聲，不退反進，抖手一劍朝葉菁菁眉心刺來。

葉菁菁刀向上挑，「噹」的一聲架開了韓自元的一劍，身形疾轉，襲向她後心的鐵尺便自落空，刀光直落，又是「噹」的一聲把單刀劈開，心中暗叫了聲：「可惜！自己使的若是新月刀，這兩人的兵刄早就被削斷了！」

但此刻她硬架韓自元一劍，硬劈攔腰掃來的單刀，這兩記硬打硬砸，對方兩人臂力勝過她甚多，直震得她右腕隱隱痠麻，尤其對方人手並不止這三個人，暗影之中，少說還有四、五個不曾出手。

「看來自己非取出新月刀不可了！」葉菁菁心念一決，身形快若飛絮，捨了韓自元和使單刀的沙友德，猛地揮手一刀朝使鐵尺的尙在周捲橫過去。

那尙在周一記鐵尺落空，身形未退，陡見一片刀光橫掃過來，口中喝了聲：「來得好。」立即舉尺封出。

那知葉菁菁旋身捨了韓、沙兩人，就是準備拔取暗藏在長衫內的新月刀的，這一招原不過是記虛招，他等舉尺封出，她身形輕旋，早已轉到對方右首，尙在周鐵尺封空，她右手突然一抖，把手中長刀當作暗器打出，不射對方要害，却朝右脚擲去。

尙在周做夢也想不到正在動手的人，會把刀脫手打出，他鐵尺封空，葉菁菁向右旋出，他還防她趁勢發刀，身形跟着轉向葉菁菁正面，就在此時陡覺右小腿一陣劇痛，已被飛來的一柄長刀砍個正着，立被刖斷，口中大叫一聲，身子一歪，跌倒在地。

葉菁菁這動作快如閃電，韓自元、沙友德發覺葉菁菁忽然旋出，朝尙在周攻去，兩人正待撲去，尙在周已中刀倒下。

韓自元只當葉菁菁的長刀是被尙在周逼落的，(否則正在動手的人沒有理由棄去手中兵刄)對方手中沒有兵刄，豈非正好？口中大笑一聲：「小子，你乖乖的舉起手來吧！」

人隨聲發，直欺上去，手中長劍隨着朝葉菁菁「華蓋穴」上點來。

沙友德更不怠慢，一下掠上，單刀「刷」的一聲朝葉菁菁肩頭架來，口中喝道：「小子，動一動，就要你的命。」

葉菁菁身法如風，又是一個輕旋，右手抬處，一道如鈎淸虹陡然漾起，但聽「嗆」「嗆」兩聲，韓自元點出的長劍劍尖立被削落！

沙友德單刀齊中截斷，他人正好站在葉菁菁右首，她右手揮處，嘇嘷乍起，沙友德一條右臂隨着斷刀墮落地上。

韓自元駭然後退，另有四、五道人影却在此時疾撲而上，刹那之間，叱喝乍起，刀光劍影，同時迸發！

* * *

任雲秋躍落小船，隨手放下瘦小黑人，一手推開他受制的穴道，說道：「朋友，你穴道已解，渡江之後，就可自去。」

瘦小黑人目光霎動，望着浩蕩大江，心頭疑懼，問道：「你們眞的放我回去的，何用把我弄到小船上來？」

任雲秋淡淡一笑道：「我是護送你出來的，你想黑衣教會放過你嗎？如果我要殺你，又何用把你送到船上來？」

只聽那船家呵呵笑道：「在船上殺了人，往江心一丟，這叫做毀屍滅迹。」

任雲秋聽他口氣不對，突然回頭喝道：「你是什麼人？」

他先前並未注意這船家，這一注目，發現坐在船梢的船家，雖然彎着腰像是龍鍾老態，但如今任雲秋閱歷多了，看出他連鬢虬髯，黑夜之中，雙目烱烱有光，分明是一個武林高手，心中不禁暗暗一動。

此時小船離岸已有十數丈遠近，四面俱是江水，那船家料想任雲秋武功最好，未必識得水性，不覺呵呵大笑道：「客官問老夫是誰？哈哈，客官方才自己說過的話，怎麼忘了？」

任雲秋站在船中，反而背負雙手，悠然問道：「在下答應給你三兩銀子，還說過什麼？」

「哈哈！年輕人倒眞健忘！」船家大笑

一聲道：「客官方才不是告訴他，黑衣教不會放過他麼？」

「這話我倒說過。」任雲秋依然背負着雙手，仰首向天，傲然道：「不錯，黑衣教翻臉不認人，確然不會放過這位朋友；但有在下護送，又有什麼人能把這位朋友怎麼樣？」

船家本來坐着的人，突然站了起來，只見他腰骨一挺，就發出一陣爆豆般聲音，骨節格格作響，人也登時高出了一個頭來，口中洪笑道：「你就是任雲秋？」

「不錯。」任雲秋道：「閣下呢？」

船家道：「獨角蛟萬里飄。」

任雲秋笑了笑道：「好外號，好名字，獨角蛟應該翻江倒海，不應該飄浮萬里。」

飄浮萬里，豈不成了死蛇？

獨角蛟聽得勃然大怒，洪喝道：「好小子，你大概還不知道老夫的厲害！」

「呼」的一聲，一道鐵槳挾着凌厲勁風像泰山壓頂般朝任雲秋當頭砸來。

任雲秋心想：「此人力道倒是不小！」

身形一側，便已避開鐵槳，右手抬處，「嗆」然龍吟，軟劍出鞘，閃電般朝着鐵槳削了過去。

兩人這麼一動手，船身就晃動起來，瘦小黑人生長苗疆，不識水性，不由駭然道：「你們怎好在船上動手，不要把小船打翻了？」

獨角蛟鐵槳一抖，「呼」的橫掃敵腰。

小船只有這麼一點地方，這一記鐵槳橫掃，可說避無可避！

任雲秋忽然足尖一點，身子往上躍起，抖手一劍凌空刺下。

獨角蛟看得大喜，心想：「小子，這是船上，又不是陸地，你縱身躍起，老子就把你逼落到水裏去。」

心念一動，右手揮處，呼呼兩槳，向空擊去。

任雲秋長劍疾劃，劍光過處，「噹」的一聲，把他鐵槳頭上削落了一片，他借着長劍和鐵槳交擊之勢，一提真氣，人又往上拔起一丈來高，然後劍先人後，抖手又是一劍往獨角蛟當頭刺下。

獨角蛟並不知道鐵槳頭上已被他削去了一片，心中還想：「看你小子能在空中熬得多久？」又舉槳往上撩去。

任雲秋往下刺落的長劍原式不變，劍、槳交擊，又是「噹」的一聲，削落了他一片槳頭，身形忽然一屈再伸，「呼」的一聲，在半空中劃着弧形斜飛出去，姿勢甚是美妙！

但他這一斜飛，就飛出船外六、七尺遠，緊接着又「嘶」的一聲平飛回來，右手連揮，一連劃出四、五道劍光，朝獨角蛟側面攻到。

獨角蛟看得一驚，喝道：「雲龍三折！」急忙後退一步，揮槳攻出。

任雲秋足尖已經落到船上，大笑道：「閣下還算識貨。」

劍光連閃，刷刷刷，接連攻出了九劍，利那之間，一支長劍幻起九道劍光，矯若九龍搶珠，朝獨角蛟身前攻去。

獨角蛟空自握着一支八十斤重的鐵槳，居然對方一個毛頭小伙子，一支兵刃最輕的軟劍都奈何不了，心頭自是極爲憤怒，暗想：「你小子仗着『雲龍三折』輕身功夫，老夫和你硬拚，看看你能接得下老子幾招？」

這就雙脚站樁，揮舞起鐵槳，朝任雲秋九道劍光中硬打硬砸，奮力擊來。

他可不知道任雲秋這柄軟劍削鐵如泥，但聽一陣急驟得如同連珠般「噹」「噹」「噹」九聲金鐵交鳴，他一支鐵槳，被接連不斷的削去了九截，越舞越短，越舞越輕，等他發覺不對，已經只剩下一尺長鐵柄！

任雲秋也並不追擊，含笑道：「閣下現在服輸了麼？」

這下直把獨角蛟驚出了一身冷汗，厲笑一聲道：「咱們走着瞧！」

右手一揚，擲去鐵柄，縱身往水中翻落。

任雲秋道：「糟了，給他逃走了。」

瘦小黑人裂嘴笑道：「他飄浮萬里去了。」

任雲秋舉目看去，只見獨角蛟潛入水中，忽然冒了起來，又往下沉去。此時雖在黑夜，但任雲秋目能夜視，但見他沉下去之後，從水中冒起無數水泡，顯然是一路沉了下去。心中不禁大奇，他既稱獨角蛟，水性定然極好，怎會一沉不起？抬目望了一眼，問道：「是你放了毒蠱？」

瘦小黑人得意笑道：「他說不放過我，你在幫我，我自然也要幫你，只是你們打得太快了，我看不清，只好等你們停下手來再出手了。」

任雲秋道：「這下你做對了，你們養蠱，就應該幫助好人，……」（未完・十七）

上文提要：

在勾漏山宣佈比武選婿的土司夫婦，原來是救了岳家宇的恩人吳明伉儷，岳家宇悲喜交集不已，比武大典過後，外號櫻花仙子的扶桑人中村鈴子忽至，吳明夫婦及「勾漏三殘」等都有懼色，唯岳家宇不知其中底細，毅然接受中村鈴子的挑戰，印證武學絕技，原來中村鈴子昔年因被岳家驥冷落，懷恨在心，蓄意想殺死他僅有的後代……



新派俠情中篇連載

東方白·文
可飛·圖

仇海騰龍

谷中奇異婚姻　靈鶴傳授武功

梅友竹輕蔑地看了跛子一眼，沉聲道：「你等三人忍心看著他們血濺當場麼？」

瞎子和聾子面有愧色，連忙走到跛子身邊。但這時場中已打到決定階段，岳家宇片縷無存，長嘯一聲，身形飈起，以雷霆萬鈞之勢，力劈三掌。

宋象乾和白琬也同時以同歸於盡的打法，只攻不守，連人帶掌撲上。

梅友竹大驚，大喝一聲，掠入場中，而瞎子和聾子也相繼撲到，各以全力向「櫻花仙子」攻出一招。

一陣「蓬啪」之聲過後，三小的身子在無儔狂飈中打了幾轉，才向四下跌去，梅友竹連退三步，聾、瞎二殘退了五步，坐在地上，而「櫻花仙子」却仍站在原地，身形搖晃，面色青紫，「咕嚕」一聲，鮮血狂噴，胸前殷紅一片，終於跌坐地上。

這是曠古以來，最令人驚心動魄的一搏，六個一流高手以全部功力合擊一人，也僅能將對方擊傷，而這六人之中，尚有二人被震坐地上。這等絕學，不禁使梅友竹心頭駭然。

「櫻花仙子」抹去口角的血漬，對梅友竹冷峻地道：「梅友竹，本姑娘知道，剛才這六人之中，若是沒有你和這姓岳的小子，其餘四人不會是我的敵手！本姑娘自來中原，這是第二次敗績，但敗得十分光榮！終有一天，我要以世上最殘酷的手法殺死你們二人！」

梅友竹哈哈朗笑道：「原來今夜的慘敗並非第一次！如此來說，梅某不能不佩服第一次擊敗妳的那位高手了！」

「櫻花仙子」冷峻地道：「不錯！他的武功，確有獨到之處！中原武林高手千萬，本姑娘只服他一人，因爲他在第十一招擊敗了本姑娘……」

梅友竹等人不由駭然，剛才合六人之力，也僅能使她輕傷，那人第十一招上擊敗了她，且能使她心服口服，身手之高，簡直不可思議。

「櫻花仙子」冷冷地瞪了岳家宇一眼，道：「你等六人之中，武功最奇的，是那個丫頭，但她天賦有限，無法發揮，目前已到頂點，岳公子的武功招術，精奇不足，磅礴有餘，氣勢如虹，有本國武士道的精神，乃是最危險的人物，但是……」她哂然一笑，道：「本姑娘絕不會讓這株幼苗長成的！」

她回頭對跛子沉聲道：「你承認是世上最醜的人麼？」

跛子猶豫了一下，不安地點點頭，道：「世上天生奇醜之人，本人敢誇第一，後天毀容又當別論！」

「好吧！你可以跟我走了！」「櫻花仙子」緩緩伸出右臂，眉宇間泛出一絲微笑，媚態橫生！美而不蕩，若非己知她是個弑夫的毒婦，誰也不會相信此婦心如蛇蠍。

跛子看了瞎子和聾子一眼，尷尬地向她走去。

聾子大吼一聲「回來」！跛子悚然止步，吶吶地道：「三哥……人生聚散……早有定數……小弟一出娘胎，就是這份醜惡之態……受盡了白眼……聽慣了譏諷！有一段時間……我曾想以自己的手，毀掉這個醜惡的生命……但是……」

他那奇醜的臉上，突然現出激動之色，仰天狂笑一陣，道：「姑不論仙子是否眞正喜歡我，像我這等被世人唾棄的俗物，能獲得仙子青睞，即使只有片刻相處，一夕交談，吾願已足！大哥和二哥可以罵我背信忘義，也可以斥我妙想天開，老而失節；但小弟不欲置辯；因爲各人命運不同，際遇各異，小弟自成人以來，就有一個近乎妄想的抱負，天下人把我看成醜俗之物，甚至不屑一顧，我決定以行動證明，予以報復；終有一天，我要和一位絕世美人在一起，那怕是爲她執鞭拾鐙，也在所不顧；只想叫那些勢利眼的人看看，這世界之上的美人，也有不討厭這俗物的……」

此言一出，除了「櫻花仙子」毫無表情外，其餘諸人幾乎不敢相信自己的耳朵和眼睛，驚駭地楞在院中。

＊　＊　＊

但這些話出自世上最醜惡的跛子之口，確是事實而非夢幻，院中一片死寂之後，突聞瞎子沉聲道：「仙子，妳眞會喜歡一個世上最醜的人麼?」

「櫻花仙子」睇著美眸，冷冷地道：「世上美與醜，只有不盲者可以分辨，你怎知他是世上最醜之人?」

瞎子愴然道：「凡是盲目之人，聽覺和雙手的觸覺都十分靈敏。數十年來，老夫與二弟三弟朝夕相處，僅以雙手就可以摸出他們面部的形態及身軀的高矮肥瘦，況且，每於午夜夢迴，老夫常常聽到三弟囈話，話氣忿慨淒涼，勿非是詛咒命運，爲何對他獨薄，有時也詛罵那些勢利眼光的世人，爲何光注重一個人的外表?因此老夫常常一夜不眠，暗吞淒楚之淚……」

瞎子的面孔抽搐一陣，若非雙目全盲，定會流下淚水。

「櫻花仙子」臉上仍無表情，冷漠地道：「本姑娘不妨告訴你們，我豈會喜歡他！只是本姑娘此心已死，今生不再痴戀任何一個男人，相反地，我要以天賦的姿色，向那些可厭的男人報復！」

「報復！」瞎子一生未近女人，自不知女人的心理，茫然地道：「和一個世上最醜的人在一起，就能報復別的男人?」

「不錯！」「櫻花仙子」哂然道：「本姑娘深知男人的心裡，自私自利，貪得無厭！他們玩膩了某一個女人，就一腳踢開，不屑一顧，但若那女人再找別的男人，他又不甘心！」

瞎子無法瞭解這種心理，吳明夫婦和梅友竹等人，却不禁暗暗點頭，認爲有理，但梅友竹却冷一笑，道：「梅某並不否認，世上有些男人有此通病，但並非所有的男人都是如此！妳只是看到衆生相病態的一面，而未看到正常或健全的一面，只因妳生性陰險，心地狹窄，稍受挫折即無休止地報復……」

「櫻花仙子」冷峻地道：「也許你說得不錯！本姑娘涵養有限，既然忍不下，就要報復！設若我和一個世上最醜的男人在一起，那些自詡爲風流倜儻，到處留情的男人，必定大爲不忿妒嫉萬分，但又無可奈何！因爲他們不敢動我的念頭，必要時我可以吊吊他們的胃口，到了緊要關頭，再把他們一腳踢開……」

瞎子面色一冷，厲聲道：「三弟，你聽到沒有?她只是利用你，而非喜歡你，說得正確點，她只是把你當作玩物，一旦玩夠，你的下場則不難想像！」

梅友竹肅然道：「不錯！此話出自她的口中，千眞萬確，跛子應該迷途知返，急流勇退……」

那知跛子毅然道：「本人心意已決，即使如此，已達到數十年來的心願，她利用我，而我也是利用她，雖然雙方都不是欺騙對方，而是欺騙自己，但却是出於自願，與人無尤！」

他向聾、瞎二人抱拳道：「大哥、二哥！你們就權當我跛子已死，而且已與你們斷絕關係，今後遇上，雙方也不要打招呼。因爲我知道已不配和你們稱兄道弟了……」

話已至此，一切勸解都是徒然，就憑跛子剛才一番話，他並非不知對方不喜歡他，也知道雙方都在欺騙自己，却無法自拔。

「櫻花仙子」再次伸出雪臂，跛子上前扶住，一美一醜，站在一起，可以看出造物者的偏心，十分刺眼。

「走！」「櫻花仙子」輕輕一帶，兩人騰空而起，越過兩重板屋，消失在曉霧之中。

賸下諸人，在院中發怔。聾子淌下淚水，瞎子氣得混身顫慄。

吳明夫婦對聾、瞎二人道：「二位不要傷感，一時失常，不足爲慮！二位若能尾隨其後，伺機進言，他終將省悟！與二位復交。」

瞎子頹然道：「吳大俠伉儷的安全，已因曹典的逃走而洩露了秘密，今後必須遷地爲是，我兄弟二人承大俠看重，本思終老相隨，略盡棉薄，不料節外生枝，變生肘腋，現在只得暫時告別了……」

吳明慨然道：「事已至此，二位理應再履江湖，以期說服跛子。二位必須立刻起程，恕吳某不能遠送了！」他吩咐玀玀女人取出一包黃白之物，交與聾子，二人依依告別，離谷而去。

吳明把「聖手潘安」請入屋中，並取出一套衣衫爲岳家宇換上，慨然道：「這件緞質長衫，還是我結婚時做的，雖然藏了數十年，仍然嶄新，想起那時的行爲，不禁慚愧無地……」

梅友竹道：「一個人在年輕時，可能行爲失檢，這並不足爲奇，其實也是一種好現象！不失檢不知名譽的可貴！不走邪路不知邪路的危險。老來走上正路，才不會變，所以『蓋棺論定』那句話是有道理的。」

重擺酒席，一直吃到天亮，依吳明夫婦，要留岳家宇住上十天半月；但岳家宇大仇未報，武林中擾攘未已，岳家宇堅欲成行，兩老也不便勉强。只是岳家宇放心不下，因爲曹典漏網，龐起必定傾巢而出，前來殺之滅口。

岳家宇還有一種顧慮，他與白琬，今生不能結合，多留一日，自要多惹麻煩，剛才「櫻花仙子」把他擊入屋中，落入白琬懷中，由白琬的神態看來，她仍未死心。這也是他必須馬上離去的原因，他淒然道：「義父母，晚輩希望二位立刻離此，到

家師司馬龍那裡去，可保無虞！」

梅友竹連連搖手道：「不要了！龐起不敢再動吳大俠的念頭，梅某敢以生命作保！」

岳家宇肅然道：「梅前輩有何證據，龐起不敢？」

梅友竹微微一笑，道：「因為龐起的上司有此命令，龐起豈敢違背。」

岳家宇茫然道：「梅前輩一定知道那位主兒是誰了？」

梅友竹神秘地道：「大概不出三月，你就會知道他是誰了！到那時候，你和他是恩是仇，是敵是友，恐怕你一時也弄不清楚！總之，吳大俠伉儷在此，安若泰山，不必離開。」

吳明夫婦在此安居十餘年，自也不願離去，但岳家宇仍不放心，道：「梅前輩之言，晚輩自然相信，但武林中雲詭波譎，人心難測，難保無人前來騷擾，不過，有吳姑娘在此保護，即使有三五個普通人物，也不易得手，萬一來了高手怎辦？」

梅友竹肅然道：「不錯，吳姑娘武功高絕，在年輕一輩中，算是佼佼者，像龐起手下那些人物，三五個人休想討了好去！岳少俠可以放心走了。況且聾、瞎二殘此去中原，不管能否找回跛子，短期內也必能返回此谷……」

岳、宋二人在吳明夫婦千般叮囑之下，跟著梅友竹離開了勾漏山，向北進發。

岳家宇肅然道：「有一件事，晚輩必須鄭重向前輩請罪，就是關於黑暗別府中的事……」

梅友竹搖搖手，道：「你不必說了，我完全知道，那是因為珮珮在半月前遇見我，已告訴我一切經過！」

岳家宇歉然道：「晚輩為了救兩位女友，才甘願聽老叫化指揮，想不到都是一些奇奇怪怪之事！但不知那老叫化是誰？」

梅友竹顧左右而言他，道：「中村鈴子武功之高，在中原來說，能與她相頡頏的屈指可數，也不過三二人而已，只可惜走上偏激之途，今後將為武林帶來禍害！」

岳家宇肅然道：「她的武功是傳自扶桑抑是學自中原？」

梅友竹道：「她的看家絕學『櫻花手』，是傳自東瀛三島，輕功得自高麗國高手申榮基。內功傳自中原，三種武學，都是不傳之秘，集於一身，自然非同小可，只可惜她心地窄狹，無法發揮至大至剛之效用，加之女流之身，無法大成，設若是一位資質上好的男性，那……」

兩小不由駭然，也有些不服，中原武林，任由化外之民來騷擾，這是中原武林中人的恥辱，有志之士，應該發奮圖强，爭一口氣。

岳家宇肅然道：「晚輩深信她此番乃是手下留情，不然的話，晚輩恐怕早已血濺勾漏山了……」

梅友竹點點頭又搖搖頭，道：「我不否認她能殺死你！但你的潛力也大得驚人，剛才我若不及時說出你父親的名字，分散了她的精神，你固然岌岌可危，而她也可能重傷！」

宋象乾肅然道：「義弟眞有這等功力麼？」

岳家宇謙遜地道：「晚輩當時已盡全力，前輩的話，恐有褒奬之意！」

梅友竹肅然搖頭，道：「錯了！中村鈴子說得不錯，你才是危險人物。照目前情形，只要再苦研一年，大概就可以和她抗衡了！也許還不到一年，只要另有機緣，就可以一鳴驚人。」

宋象乾肅然道：「梅前輩，您還未說出那老叫化是誰呢！」

梅友竹展開輕功，哈哈大笑道：「小子們，咱們比比腳程如何？」

岳家宇聳聳肩，道：「前輩對那老叫化子總是避而不談，顧左右而言他，不知有何顧慮？」

梅友竹微笑道：「到了地點，我就是不告訴你們，你們也會知道！而且此去路途雖遠，必有好處。」

宋象乾道：「不知有多遠？」

梅友竹淡然道：「一來一去大約有這個數字……」伸出一個指頭，續道：「腳程快慢，短距離無法測驗，可貴的是長途鑽趕，始終不懈！」

岳家宇道：「一千里路，若全力奔馳，三天可達——」

梅友竹哂然道：「千里之遙，豈能算是長途鑽趕？我是說一萬里！」

「一萬里？」兩小同時吃了一驚，岳家宇苦笑道：「本國疆界雖大，由此出發，不論去東方、南方、西方或北方，都不到萬里，不知是甚麼地方？」

梅友竹肅然道：「此去西藏拉薩約四五千里，一來一回豈非萬里！」

岳家宇肅然道：「若僅為了比賽腳程而奔波萬里，似屬……」

梅友竹點點頭道：「當然，要比賽腳程，在中原也是一樣，何必遠去邊陲！不過此去拉薩，有重要任務，在你來說，要想報仇，則非去不可！」

兩小見他一本正經，絕非危言聳聽，不能不信。岳家宇此番勾漏山之行，對自已的功力已有相當自信，他以為自己的仇人必在西藏拉薩，和宋象乾一商量，決定一同前往。

＊ ＊ ＊

拉薩有三大寺院，第一座為哲蚌寺（哲譯為米，蚌譯為堆，原意為米堆形寺院）。此院為黃教始祖宗喀巴八大弟子之一的嘉樣曲吉所建，為達賴喇嘛第二、三、四輩坐床之地。

該院莊麗雄偉，金碧輝煌，教權勢力，大過西藏其他寺院，喇嘛衆多，滿清入關後，該院僧衆定額為六千五百五十人。

該寺組織最高為大經堂會議，內有堪布六人，鐵棒喇嘛二人，破張得巳一人（清廷派遣管理達賴財產者），習蘇二人，其次為倉扎四人。

倉扎之下為康村（指集合人民羣居之意），康村之下為密村（為人民部落集合而成），密村以下為喇嘛（入寺三年以上者，喇嘛以下為撒巴（初入寺前新喇嘛，負清潔倒茶之責，三年期滿後，由考第一名之學長領導，到拉薩市向貴族商人募化，返寺後邀請堪布、鐵棒聚餐，以後即戴帽入寺，為正式喇嘛，經堂中有其座位。）

第二寺院為色拉寺（色拉意為物品，

指將繁雜物堆集一處)，喇嘛有五千二百二十人。

第三為噶登寺(噶登為三十三天，即極樂世界之意)，此寺建於距拉薩約八十里之俄克里山上，高約一萬二千餘尺。

以上三寺，組織龐大，不及細述，僅能略述教學部四大學院，主要為顯法與密宗二大部。

以上所述，不過是三大寺院的概略，自不免掛一漏萬，因限於篇幅，就此打住。

此刻，俄克里山上，已被夜色籠罩，像一頭碩大無朋的原始怪獸，雄據原野之上，噶登寺即建於此峯頂上。

在此山的次峯之後，有個小山谷，被噶登寺堪布劃為禁地，非經許可，寺中喇嘛不准擅自入谷。事實上這禁律傳自第三輩達賴喇嘛，原因何在？恐怕連寺中堪布和鐵棒喇嘛也諱莫如深。

雖是不准入谷，但經由谷口時向谷內窺視，却無法禁止，有些好奇的喇嘛，常於深夜課罷隱在谷邊偷看。有時他們會看到數十隻巨鶴在谷中飛翔。最小的也比普通白鶴大一倍有餘。

同時，自谷中蒼鬱的林隙中望下去，隱隱可見一座高大的石像，矗立谷心。因年代久遠，像身黝黑，雙目泛出湛藍光芒，既神秘又恐怖。

他們所知道的如此而已，白鶴和巨象代表什麼秘密？那些巨鶴為何不知棲於何處？而且怎會那麼大？無人能答此一問題，大概也只有達賴喇嘛一人了。

峯頂噶登寺中鼓樓上傳來報時鼓聲，已是二更天了。沙漠中氣候變化無端，白天著單衣尚熱，夜晚冷風刺骨。日夜之間，有如夏冬之分。

自峯頂刮來的罡風，在谷中樹梢上呼嘯，有如千軍萬馬，衝鋒陷陣；又好像怒海驚濤，滙成驚人動魄的天籟之音，令人打心底升起一股寒意，感覺大自然的威力，非人力所能抗拒。

就在這時，谷口處出現了三個喇嘛，一老二小，一路鶴行鷺步，施展絕頂輕功，小心翼翼地向谷底掩去。

這三個喇嘛，正是半月前比賽脚程的梅友竹和岳、宋兩小。他們到達拉薩附近，相差了三天，岳家宇因路上須等待宋象乾，因而晚了三天。

三人滙合後，兩小才隱隱看出，非但不是為了比賽脚程，也不像前來復仇，而是到一處絕地去涉險。

對於冒險犯難，兩小絕不皺眉，但想探問此行的目的，梅友竹只是搖頭不答，却聲言福禍各有一半，並徵求二人之意，若不願涉險，仍不為晚。

兩小自然不會退縮，就這樣買了三套喇嘛衣裝，再經梅友竹一番化裝，三人竟變成道地的西貝喇嘛了。

也許此谷自被劃為禁地之後，從無一人進入此谷，巨松偉柏，都在數圍之上，荒草沒頂，根本無路可循。

加之有一種奇大芒刺，只要沾到衣上，很難弄掉，而且堅韌鋒銳無比，十分扎手，三人全身皆是，有的竟透衣而入，刺破了皮肉。

奇怪的是，谷中如此荒蕪，闃無人跡；却無一隻野獸，也許是那些巨鶴在此，任何猛獸都不敢接近之故。

梅友竹領先分草而行，有時自草梢上飛掠。却嚴禁出聲。

此谷並不太深，僅半里之遙，已可望見谷底一座巨大石像，高約五六丈，頭如磨盤，目若藍色燈火，原來雙目中鑲有兩顆奇大的藍寶石，在黑夜中仍射出暗藍的光芒。

仔細望去，這石像原來是個女人，這個少女著西藏衣冠，髮辮盤於頭頂，赤著雙足，姿態很美，只是看不清臉上的表情。

梅友竹四下看了一陣，然後以傳音入密對二人道：「此谷中據說有三十餘隻巨鶴，力能搏虎裂豹；普通高手，只要遇上兩隻，休想活著出谷，你們要特別小心，不可弄出聲來！」

他指著石像前一個巨大的鐵環，肅然道：「據說能將巨大鐵環套在石像頸上者，不但不責擅入此谷之罪，且能獲得兩件好處，第一，獲得絕世武學的機會，第二，可獲知一件武林秘密，可能還有一件，反正都是武林中人夢寐以求的事……」

岳家宇心中略有不悅，想不到萬里奔波，僅是為了冒險獲得武功和秘密，而且聽梅友竹的口氣，對這件事並不太清楚，即使是真的，第一件是獲得一次機會，而並非直接獲得武功。

岳家宇雖然仍不滿足自己的武功，但因離開師門已久，到現在連真正仇人是誰還不知道，此番勾漏山印證武功之下，雖敗與「櫻花仙子」，却和「勾漏三殘」打成平手，也可以說略勝一籌，已經可以堂而皇之找那魔頭報仇了。

他本以為仇人在這裏，或者在此可以獲得仇人的線索，那知完全不是那麼回事。心中不悅，面上就現出不豫之色。

「小子，你應該高興才對，坦白地說，若換了別人，給老夫叩二十四個響頭，我也不會帶他來。況且，一旦應付不好，連老夫也有殺身之禍！」梅友竹肅然道：「告訴你吧，要想報仇，你的武功差得尚遠，照你目前的進度，最快尚要三年……」

「三年！」岳家宇不由駭然，由此可知，梅友竹似乎已知那仇人是誰，也深知那魔頭的功力。他現在連一年都不願再等，三年時間，在他不啻三十年之遙啊！

然而，他有無比的決心，一年不成，再苦練兩年，兩年不成，也只有三年，況且他不能隨便學別人的武功，至於程九臯、雷士亮和裴志豪等人的一招武功，乃是奉師命而行。

他想起爹爹昔年，為了不學別人的武功，寧折不彎。也許殺身之禍由此而起，他絕不能辱沒父親的英名，更不能改變父親的作風，他肅然道：「梅前輩，您是一番善意，晚輩只有感激，但晚輩有個原則，除非師命，絕不擅自學別人的武學！尚請前輩原諒……」

梅友竹暗暗點頭，心中自是十分讚嘆，却微微一笑，道：「若是司馬龍的意思呢？」

岳家宇肅然道：「晚輩初離師門時，家師並未言及此事……」

梅友竹面色一沉，說：「難道你懷疑老夫在欺騙你？」

「晚輩不敢！」岳家宇肅然道：「不知前輩何時遇見家師？」

梅友竹不耐地道：「既然不敢懷疑老夫，閑話慢慢再談，現在就過去拏起那鐵環，套在那女石像的頭上，石像之頭，直徑約三尺五六，那鐵環直徑約三尺七八。只比那石像之頭大一二寸，而且鐵環重逾百斤，五六丈之上尚有罡風，這種技巧不算稀奇，可是必須估量鐵環重量，以及風力，再決定用力多少，那就太難了！況且，只要一次套不中，鐵環與石像相碰，必定發出極大的聲響，那三十餘隻巨鶴，立即飛出，重者被其撕裂，輕者遍體鱗傷，還要受此谷主人處罰……」

宋象乾駭然道：「如果套中石像人頭呢？」

梅友竹道：「套中石像，巨鶴絕不加害，但是，希望不大……」

岳家宇心想，既知希望不大，又何必萬里迢迢前來冒險？

那知宋象乾毅然道：「家宇，讓我先試試看——」

岳家宇一把拉住他，肅然道：「還是讓我先來吧，萬一套不中，而被那巨鶴……」

宋象乾正色道：「你我結義以來，情同手足，我常常暗自思量，希望能助你早日復仇，怎奈我的武功不如你，眞是心有餘而力不足！常以此引爲憾事！我光身一人，無牽無掛，既不欠別人的恩，別人也不欠我的仇，即使死於此谷，也算完了一樁心事！家宇，你不必攔我……」

他去意已決，用力一掙，就勢掠出草叢，奔到石像座下，伸手抓起巨大鐵環，向上望去。

岳家宇急得熱淚盈眶，抖臂欲掠，却被梅友竹伸手抓住，沉聲道：「生死有命，富貴在天！他既有代死之意，足見盛情攔之不妥，不如成全他……」

岳家宇心中更是不悅，不由慍怒，道：「義兄若死於巨鶴啄爪之下，晚輩怎能獨活？前輩你……」

這時宋象乾已退出六七丈之外，正與石像高度成三角形，這角度較易套中。

然而，鐵環與石像之頭的直徑只差一二寸，且有罡風之力影響準確性，若能套中，那眞是奇蹟了。

而此刻宋象乾已舉起鐵環，作瞄準之狀，岳家宇狠狠地一甩手，掙開梅友竹的手，蓄勢以待，萬一套不中而出現巨鶴時，他準備以性命相搏，就是要死也要和義兄死在一起。

罡風掠過石像頭頂，發出尖銳的聲音，令人心頭發顫。樹梢上浪濤之聲，也好像千萬人在引吭吶喊。

宋象乾一身喇嘛裝，在罡風之下「獵獵」作響，連他的身子也被帶得搖搖晃晃，只見他把鐵環晃了三四次，出手向石像頭上套去。

此刻岳家宇的心弦繃得緊緊地，只要一拉就會折斷，只聞「噹」的一聲，那巨大鐵環在石像頭頂上跳動一下，掉在石像肩上，接著一聲大響，落在地上，在此同時，岳家宇一掠而至，站在宋象乾身側，沉聲道：「不要怕，生死存亡，小弟與你同當！」

宋象乾不由大急，道：「快去！小兄視死如歸，切勿以我爲念！你若不聽話，我死也不能瞑目，快去藏起來……」

他大力一推，岳家宇未防他這一手，竟踉蹌跌出七八步，就在此時，不知自那裏飛來兩隻巨鶴，電掠而至，兩翼大張，足有一丈，全身雪白，頭頂殷紅，鐵啄鋼爪，勢不可擋。

宋象乾身形一挫，向上劈出兩道罡風，那知此鶴非比尋常，巨翼一拍，掌勁化於無形，其中一隻左翼斜掠，狂飈乍起，草木齊飛，連草根也被罡風拔起。另一隻趁宋象乾無法張目之時，鋼爪一伸，抓著脖子長唳一聲，凌空而去。

岳家宇剛剛掠至，已經遲了一步，不由仰天悲嘯一聲，就要去追，梅友竹又把他拉住，沉聲道：「巨鶴抓去，並未立即加害，可能尚有生機，現在你只有一條路可走！」

岳家宇猝然掙開，面色一寒，厲聲道：「我義兄若是死了，等於被你殺死，從現在開始，你別管本人之事！」

梅友竹微微一笑，道：「吾輩中人，必須臨危不亂，才能做一番事業，你若能套中石像之頭，馬上就可以見到谷主，也許還能及時救他一命，設若仍不幸失敗，必有巨鶴前來抓你，到那時候，豈不和你那義兄死在一起？這正是求仁得仁之路，不妨三思。」

岳家宇忍下滿腔悲忿，撿起鐵環，仰天悲呼道：「象乾，不論我能否套中，都要和你在一起……」

他調息一下，使眞氣平和，力量平衡，抖手向石像頭上套去。

「噹郎郎」一聲，那鐵環在石像頭上轉了七八個圈子，「錚」地一聲，套在石像頸上，在此同時，又是兩頭巨鶴，挾著無儔罡風凌空飛落。

岳家宇套中了石像，正在驚喜若狂之時，乍看兩個更大的巨鶴猛撲而下，不由心膽皆裂，提足「一元罡」，兩臂大張，拍出兩道罡風。

「呼呼」兩聲，兩頭巨鶴被震得翻了個身，却未受傷，斜掠而下，單足柱起，向岳家宇點頭悲唳。聲如哀泣，動人心肺。

一般人常把「九天鶴唳」作爲淒涼的悲鳴，如今親臨其境，果然不假，不由驚駭交集，向梅友竹望去。

梅友竹面色肅然，走到兩頭巨鶴身邊，道：「白鶴，我知道你們必有悲痛之事，所以作此哀鳴，而我們來此，也無惡意，你們可以帶我倆去見谷主嗎？」

兩頭巨鶴眨眨眼，居然有兩滴淚水，長唳一聲，展翅飛起，其中一頭抓住了石像頸上的鐵環，取了下來，把鐵環仍放在石像座前。

兩頭巨鶴同時蹲下來，向梅、岳二人點點頭，低聲嗚唳。岳家宇本有一腔怒火，可是此刻看出兩鶴十分通靈，而且必有悽痛之事，不由產生同情之感。對白鶴道：「我那義兄被你們伙伴抓去，有沒有被害？」

兩頭巨鶴同時搖搖頭，悲唳一聲，以長啄指指牠們的背部。表示要二人坐上

去。

梅友竹肅然道：「怎麼樣？梅某說過，生死有命，早已註定，命不該絕，自能履險如夷，上去吧！牠們要我們騎上去呢！」

二人躍上鶴背，巨翅乍展，「刷」地一聲，斜掠而起，雖僅五六丈之高，一個罡風迎面撲來，差點把他們掀下鶴背，趕緊抓住鶴毛。

只是在天空中滑行，已到了地頭，在一個洞口旁落下。二人躍下鶴背，跟著白鶴向洞內走去。

此洞奇大，高約三四丈，寬約兩丈五六，走了三五十步，發現洞壁上有些較小的石孔，原來那是巨鶴的窩巢。洞中流水淙淙，極為寂靜，好像闃無人跡。洞壁上流淌著清泉，流入許多小孔中，然後順壁淌下，向洞外流去。洞壁上有一些虬松，狀如龍蟠虎踞，引人幽思，正所謂「老鶴巢邊松最古」。加上一個「靜」字，令人遠離塵囂，頓生出世之念。

兩頭小鹿自洞內馳出，舔著二人的衣襟，然後蹦蹦跳跳，到壁邊飲著泉水。

轉過一道彎，壁上生滿了青苔和一些淡紅色物體，乍看好像木耳，却呈珊瑚色，十分鮮麗，雖不知為何物，却令人喜愛。

前面已達洞徑盡頭，遠遠望去，有個水池，池中生有一些從未見過的奇草、有紅色、有碧綠色的，有的是純白之色，好像池中有物體射出光芒，使那些不同顏色的奇草，互相映照，鮮艷奪目。

走到池邊，梅、岳二人不由同時微噫一聲，原來池水不深，大約丈餘，可以看到水底的水草及砂石。那些高大的奇草中央，坐著一個裸體女人，長髮像水草一樣，聳立在水中，雙目微睜，可以看到她的眼珠呈海藍之色。

這是一個少女，鼻子很高，細眉小嘴，皮膚白嫩如霜，一雙乳峯高挺，似比中原女子高得多多。

她的身材頗高，坐在水底，髮梢堪堪觸到水面，雙手放在兩膝上，似呈打坐姿式。

岳家宇低聲道：「這是怎麼回事？難道她就是此洞主人？」

梅友竹電目四掃，這才看出迎面壁上鑿有密密麻麻的小字，上面生滿了青苔，是以不易看清。仔細望去，上面這樣寫著：

余荷蘭人也！家母十七歲與父仳離，單身來到藏邊，本欲攀登聖母峯，蓋家母乃本國著名女爬山者，不意身孕七月，胎動早產，生下小女子後死於聖母峯腰。

「斯時正值達賴喇嘛三世，因朝山膜拜，發現家母遺體及小女子，仍代為葬母及收留小女子。但因格於教規，不能隨居寺院，乃僱一褓母，安置此洞之中扶養。並將此谷劃為禁區。

「小女子七歲時，有一位奇人跨鶴而來，皓首白眉，長髯及腹，自稱是中原武林遺老，身負絕學，願收小女子為徒，並遣走褓母，兼負教養及授藝之責。

「小女子十二歲時，奇人離谷一月，帶回一少年人，名叫左世保，年方十五，人品頗為俊逸，奇人誇稱左世保資質之佳，世上少有，乃收歸門下。

「從此，小女子有了伴侶，武功精進，也學了中原語言，當然，與左世保也發生了情感。然而，當左世保十八歲時，奇人突然停止傳他絕學，却暗地授於小女子。當時頗為不平。

「某夜，奇人聲言欲見達賴喇嘛，明日始能返谷，奇人走後，左世保套問小女子，奇人有沒有暗地傳我武功，小女子據實以告。並將絕學傾囊相授。

「該夜四更左右，奇人突然折返，發現小女子私授武功，不由大怒，並細說左世保的罪狀。原來左世保本身已負上乘武功，再投奇人門下，目的有二，第一是偷藝，其次是趁機盜取達賴喇嘛一件寶物，至於對小女子，全是假情假意。

「當時左世保自知不敵，俯首認罪，並請奇人原諒。奇人愛他資質過人，破例不究，但却要考核他一段時間，若在考核期中不再犯過，奇人決定繼續傳他武功。

「那知就在考核期滿，奇人對他已經信任之時，趁奇人不備，猝下毒手把奇人擊傷後，逃出此谷。小女子後悔不及，當奇人之面宣誓，為贖自身罪孽，十年不出此谷，十年後再去找那左世保為奇人報仇。

「但奇人却予以拒絕，他說左世保為人，外善內惡，城府極深，此去江湖，必為一大禍害，除去此賊，是他本人的責任。傷癒之後，囑我自禁此谷十年，若在十年之內，除了寺中喇嘛之外，有中原年輕人入谷，就可以擇人而事，囑畢自去，留下白鶴與我為伴。

「小女子深知奇人極為失望，乃深深自責，決定此生不出此谷，五年過去，自感紅顏將逝，人生無味，乃將谷心一塊大石，雕鑿成小女子的形態，冶鐵成環，置於石像之下，凡是擅入此谷，企圖不善者，殺勿赦。若來人無不良企圖，可任其套那石像，套中者若在三十以下，是為吾婿，由白鶴授予奇功。

「小女子苦守此谷，閑觀白鶴翺翔升降之式，心有所悟，乃苦研五年，以十二隻白鶴操演各一姿式，完成一套掌法，威力之大，不可臆測，演成之日，囑白鶴守谷等待奇人，凡是套中吾像者，年在三十以下，即為吾夫，並由巨鶴演出掌法相授，但以　次為限，憑其天資，能學幾招算幾招。

「一切就緒，進入此池，以十餘年所學之無上心法，使軀體不腐，坐化水中，為證此身清白，不著片縷，此乃本國（荷蘭）之風俗也。

「吾郎必為年輕俠士，當在意料之中，此非小女子危言聳聽，亦非未卜先知，蓋靜居此谷，心如止水，深悟人生至理，年輕之人有冒險犯難之心，俠士有一絲不苟之意，設非正大光明之輩，不敢冒被鶴殺傷之險入谷，此其一，若非心無雜念，臨危不亂之人，豈能於罡風呼嘯之下，將鐵圈套上小女子石像之頸？凡此種種，皆證明吾婿必是少年俠士，心地光明之輩。

「知我遭遇，郎君必有以憐我，但你我人天永隔，小女子不克奉巾侍櫛，只得保存遺體以示深情。請郎君赤著上身抱我出水，以示肌膚相接，已有夫妻之實之意

，靈鶴一見此情，即知小女子心意已屬，必將順序飛出，操演掌法，以報郎君，事後請將小女子遺體葬於石像之旁，並留碑記，小女子將於陰間翹首相待郎君，百年之後羽化成雙，小女子谷中蘭絕筆。乾隆某年某月某日。」

岳家宇眼眶早已潤濕，不由長嘆一聲，道：「這眞是一位奇女子！晚輩當遵囑行事……」

梅友竹肅然道：「理應如此！你看那是誰來了！」

岳家宇回頭一看，只見宋象乾自洞壁石孔中鑽出來，微笑著走過來，道：「義弟受驚了！想不到那巨鶴已通靈，並未加害小兄！不知二位在此看什麼？」

岳家宇一指池中遺體，宋象乾不由掩口不迭，再看過石碑，駭然道：「家宇，你有沒有套中那石像？」

岳家宇慨然道：「套中了！小弟自當依囑辦理，以慰芳魂！此女絕於乾隆某年，算來已有三十餘年，軀體竟能不腐，足見修行有素。如果活著，如今已是五十許人了。」他慨然續道：「但她死去之時，才二十歲左右，小弟認他爲妻，似無不當……」

他脫下長衫及內上衣，赤著上身，「卜通」一聲，跳入池中，沉入水底，把屍體抱了起來，躍出水池。

池水砭骨生寒，岳家宇身上起一層雞皮疙瘩，但他懷中的裸體女屍，身上肌膚卻又涼又滑，歷三十年而絲毫不腐，除了她的內功已臻化境之外，池水奇涼，大概也是原因之一。

此女細腰隆臀，曲線凸浮，長長的秀髮，順著岳家宇的右肩拖到背後，涼涼地還有一種癢癢的感覺。

這雖是一個少女的屍體，但同性相斥，異性相吸，這是人性使然，岳家宇赤著上身，雙方肌膚相接，也不禁心頭砰然。

但他絕無邪念，只感覺此女身世蒼涼，情操極高，一個化外女子，有此節操，實是令人肅然起敬。就在這時，只聞一陣「撲撲」之聲，自壁孔中鑽出十二頭巨鶴，飛出洞外。

梅友竹點頭肅然道：「果然不假，你現在必須出洞看那白鶴操演掌法了！」

岳家宇抱著谷中蘭的屍體，領先走到洞外，只見十二頭巨鶴，排成一行，單足拄地，彎過長頸把頭插入翅膀中。

岳家宇看看谷中蘭的面部，其白如雪，輪廓極美，五官生得亦很稱配，只有那一雙藍色的眼睛，乍看起來，有點別緻。

那一雙奇大的乳峯，抵在他的胸膛上，並不像殭硬的屍體，有軟綿綿的感覺。

這少女身上最大的特徵，是皮膚白、腰細、大腿修長，肌肉勻停。再加上奇大的雙峯，實是撩人遐思。

一聲長唳，第一頭巨鶴展翅掠起，長頸緊縮，雙腳一伸一縮，似像蓄勢待發。

接著第二頭貼地掠起，兩翼一撲砂飛石走，長頸一伸，雙腿疾抓而出。而此刻第三隻相繼飛起，筆直上沖，雙翼收歛，巨啄如椎，好像要啄天上的星星。

第四隻單足跳出三步，躍起一丈來高，才展翅飛掠，然後斜撲而下，有如攫捉小雞的蒼鷹。

第五隻向左橫飛，第六隻向右橫飛，第七隻雙翅下展，却不飛起，作搏鬥之狀。

第八隻，第九隻以及十、十一、十二隻，各具一姿，絲毫不同。但有一點頗使他驚異，其中有兩個姿式，和他近來自創的略同，因此，這兩個姿勢一看就通。

但十二頭巨鶴接連飛起，動作奇快，這雖是一些武功招式，却是由一些扁毛畜牲施出，而且深奧無比，若非心無旁騖、悟性既高、反應又快，恐怕一招也不記得。

況且這些巨鶴也十分聽話，完全照少女囑言行事，多一遍都不肯再演，相繼在岳家宇頭頂四周盤旋三匝，數聲長唳，掠入洞中。

梅友竹對宋象乾肅然道：「小子，你記住了幾招？」

宋象乾苦笑道：「晚輩勉強能記住兩招，還得苦思很久才能完全領悟！」

梅友竹點點頭道：「也算不錯了！」他又對岳家宇道：「你呢？成績應該好些才對！」

岳家宇肅然道：「晚輩僅能勉記八招，其餘四招是無能爲力了……」

「八招？」宋象乾駭然道：「義弟，你眞是天縱之才，小兄自嘆不如！」

梅友竹長嘆一聲，道：「武林中人，資質最爲重要。俗說乖子看一眼，傻子看到晚！眞是一言不錯。那位奇人若非看中此女的資質，豈能找上門來授她武功？設若那賊子左世保不是一代奇材，那奇人也不會在他犯錯之後，仍然原諒他，終至引狼入室，差點送了命。所以這少女所演的十二招武學，可以說窮天地造化，盡萬世之至理，能記八招，已是極限，我深信左世保當年無此成就！」

他微微一嘆，續道：「你們猜猜，老夫記住幾招？」

岳家宇肅然道：「前輩當在八招之上……」

梅友竹苦笑道：「說來慚愧！老夫只記住四招……」

岳家宇肅然道：「依晚輩猜想，前輩若非不願學他人的武功，定能記住八招以上！」

梅友竹搖搖頭道：「老夫雖有這種想法，但若認眞強記，也不會超過六招！坦白地說，當今之世能於瞬間記住八招奇學的，在一般人來說，在這肌膚相接，名份已定情況下，即生遐思，亦不算爲罪過，但你絕對沒有，反之，若稍涉遐思，非但記不住八招，恐怕連三招也有問題，這是老夫佩服的主要原因。」

宋象乾大聲道：「前輩之言確是不錯！若換晚輩，亦做不到心如止水，雜念不生之境！」

岳家宇謙聲道：「前輩過譽了！只因其中有兩三招與晚輩自己苦研的幾招武功有些相似，是以佔了便宜！設非如此，晚輩最多只能記四五招。」

他肅然續道：「左世保獲得絕世武學，竟能傷了那位奇人，雖是出奇不意，施以暗襲，也足證他確非泛泛，但他離開此谷之後，迄今三十餘年，似未聽過左世保之名？」

梅友竹哂然道：「依我猜想，他傷了奇人之後，自知奇人不死，必去找他，若想明動手，當然不是奇人敵手，大概已經更名改姓了！」

岳家宇抱著屍體，走到石像之前，洞中飛出一頭巨鶴，落在三人身旁，兩爪齊扒，土石橫飛，不一會就現出一個大土坑。然後站在坑旁低聲悲唳。

一隻畜牲竟能如此忠心，歷數十年而不衰，眞是羞煞萬物之靈了！三人不由唏噓不已，把谷中蘭埋葬。

岳家宇在梅友竹催促之下，就地苦研三天三夜，終于把這八招練熟，並定名「鶴形八掌」。

這種掌法的威力，到底有多大呢？只能這樣說，梅友竹和宋象乾都不敢接實他的掌力。要想硬接，大約須在三丈之外。至於招式變化方面，梅、宋二人因爲前三式略見梗概，尚能勉强化解，自第五式之後，連梅友竹也不免手忙脚亂。

萬里奔波有此奇遇，可謂不虛此行，他自己不知道到底功力有多高？是否能與仇人相頡頏？

谷中蘭墓前，豎立了一座石碑，上面的字跡，是岳家宇以指功寫的：「亡妻谷氏中蘭之墓」。左下方是：「夫岳家宇敬立」字樣。

這是一樁奇異的婚姻，若算上谷中蘭的冥壽，大約五十出頭，而岳家宇只有十八歲。

但谷中蘭坐化之時，也只有二十多歲，因此，在岳家宇心目中，谷中蘭是一個少女，而非雞皮鶴髮的老嫗。

此刻，三人正在谷中蘭墳前憑弔，即將離去，岳家宇肅然道：「梅前輩，現在晚輩才知道，你迢迢千里遠去勾漏，並非找中村鈴子印證武功，而是爲晚輩解困，萬里奔波，比賽脚程，也非由衷之言，分明早已準備成全晚輩，但不知梅前輩怎知谷中的一段秘聞？」

梅友竹肅然道：「自珮珮處得悉，你是一個見色不亂的君子後，私心竊喜，也爲岳家驤慶幸，且獲悉中村鈴子跟踪到了勾漏，我素知她心地狠毒，且她昔年曾失意於情場，對令尊頗有恨意，不得不兼程趕到勾漏，至于此谷中的秘密，乃是聽到一個老人說的，我猜那老人一定是那位奇人，只是當時未曾想到而已！但聽那奇人的口氣，似乎仍未擒住他的歹徒！」

岳家宇深深一禮，道：「晚輩再次向前輩賠罪，因晚輩初來此谷中於義兄遇難時，曾對前輩誤會而出言不敬！」

梅友竹道：「那算不了什麼，也足證你深重情感！性情中人，理應如此，這正是人性可愛的一面。」

宋象乾道：「前輩曾說，到了地頭之後，就知道那老化子是誰了……」

梅友竹面色一黯，道：「依我獲想，他應該是岳家的眞正仇人！」

岳家宇驀然一震，楞了半天，才吶吶地道：「這不大可能吧！晚輩雖未弄清他的武功到底如何？但有一次他以小巧功夫折服了『紫面金剛』柳鶴圖，所以知他必定大有來歷，設若他是岳家的仇人，他要殺我，恐怕有十個岳家宇也早完了……」

（未完・十五）

新穎風趣倫理故事／歐陽雲飛・文
可飛・圖

小魚吃大魚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小魚幫與一字先生、醉鬼白雲、懶蟲丁一、狂夫辛幸等人對戰得難分難解時，衣着怪異、小孩心性的太極老祖前來相助，將一干人等趕走，並說出七殺兇神張忠、血手屠夫王化、浪裏白條游全河此三名江洋大盜在押解上京途中溜走了，亦因糟老頭從他們手裏奪走了烏劍、玉鐲及太極棍，三人自然要南下找小魚幫算算這筆帳；神捕徐良、快刀周慶、鐵沙掌馬元度等人爲了要追捕三名逃犯，亦是爲了保護小魚幫而南來。是夜，三大盜來至三小的房間外，倒下滿地油，正要放火燒屋，豈料三人竟先後全身着火，燒得焦頭爛額，像個非洲黑人……

智取猛虎寨　圍攻虎頭山

強盜也敢打出旗號，明目張胆，囂張跋扈，足證「猛虎寨」氣焰不小，肆無忌憚。

鳳兒畏畏縮縮的，說道：「你們是強盜？」

一名大嘴巴的漢子粗聲粗氣的道：「知道就好，快將身上的金銀財寶拿出來，免得大爺動手。」

鳳兒故作慌張道：「小女子窮途末路，身上連一毛錢也沒有。」

另一個三角眼的漢子上上下下的打量一下鳳兒，口中嘖嘖有聲的對其他的同伴道：「嗯，雖然髒了一些，又是村姑山花，還算有幾分姿色，沒有銀子要人也可以，咱們私下分享了吧？」

鳳兒一聽說有被輪暴的危險，不禁大爲緊張起來，道：「你們別亂來，我是來找人的。」

三角眼的大漢道：「找那一個？是小的臉？還是老頭子？」

「是聖劍無影賀天雄。」

「不認識。」

「也是千面人魔。」

「是他，他是妳什麼人？」

「我爹。」

此話一出，四個人驚得臉色大變，各退一步。

大嘴巴的漢子堆下一臉的笑容道：「小姑娘，妳別是在胡言亂語吧，這個玩笑可開不得。」

鳳兒正經八百的道：「當然是眞的，誰會隨便亂認爹。」

「說的也是。」

大嘴巴的漢子語爲之塞，難以繼續接言。

四個人聚在一起，咬了一陣耳根子，三角眼的漢子慌慌張張的上山去了。

僅盞茶工夫之隔，便又領着一個五短身材，面目兇悍，穿一襲黑袍，年約五旬的老頭下山來。

來人似是身份不低，三名大漢一齊躬身爲禮。

黑袍老頭逕直行至鳳兒面前五尺許處才停下來，略作端詳後，道：「這位姑娘是——？」

鳳兒道：「鳳兒，也叫小鳳，不知前輩如何稱呼？」

黑袍老者笑道：「張飛虎，第十三分舵的舵主，也是『猛虎寨』的寨主。」

「啊，是張寨主，失敬，失敬！」

「別客氣，鳳姑娘是從那裏來的？」

「神仙谷，黃山神仙谷。」

「怎麼會這樣狼狽？」

「唉，此事說來話長，見到家父時自會稟明。」

「如此，就請鳳姑娘上山吧。」

「遠不遠？我恐怕——」

「沒有關係，張某已爲小姐備好轎子了。」

所謂轎子，只是一副滑桿，但坐上去倒是挺舒適的，尤其在崎嶇不平的山路上，越發顯出它的實用與方便。

「猛虎寨」確係天險之地，建築在一道畢直的插天絕壁之顛，惟一的通路，只是一條陡峭險峻的羊腸小徑。

可謂易守難攻，大有一夫當關，萬夫莫敵之勢，大概這也就是爲什麽天狼山天狼寨，摩天嶺黑風寨，以及黑道總壇，俱已被官兵夷爲平地，片瓦無存，猛虎寨仍能保全的原因所在。

登上山寨，哇呀！好大的一片建築，處處雕樑畫棟，處處金碧輝煌，這那像是一個綠林巢穴，簡直好像是一個皇宮。

滑桿直接抬到一棟大樓前才停止，進得樓來，鳳兒馬上看到，花廳的盡頭，台階之上，一個完全陌生的人，正高高在上的坐在一張虎皮金交椅上面。

第十三分舵主追魂手張飛虎朝金交椅上的陌生人抱拳爲禮道：「稟令主，小姐業已請到。」

陌生人「嗯」了一聲，目注鳳兒，沒有說話。

追魂手張飛虎給鳳兒使了一個眼色，道：「小姐，這位就是綠林令主，快請見過令尊大人。」

鳳兒心兒打鼓：「慘啦，慘啦，敢莫是丁哥消息有誤，猛虎寨另有其人，我誤闖了賊窟？」

疑雲滿面的道：「這不是家父，我根本不認識他。」

陌生人聞言發出一陣哈哈大笑，聲震屋宇，顯見此人內力極爲充沛，即道出了連絡暗語：

「英雄好漢！」

「鐵血兒郎！」

「打家刦舍！」

「殺人放火！」

這是三小與千面人魔連絡用的專用暗語，外人絕對不知道，鳳兒這才放下心來，大發嬌嗔道：「面貌總喜歡換來換去的，害得人家好躭心，眞是的。」

千面人魔聲若鐘鳴般道：「傻孩子，不換來換去怎會配稱千面人魔。」

鳳兒撒嬌道：「人家寧願看你那一張紅鬍子紅臉，比較順眼。」

千面人魔倒還眞聽話，在臉上一抹，去掉一張人皮面具，露出紅鬍子紅臉來。

鳳兒再無疑慮，噗通！一聲跪下去，喊了一聲：「爹！」叫得清清脆脆，叫得悽悽楚楚，這丫頭的確有演戲的天才，居然還擠出來兩行清淚。

千面人魔伸手作勢道：「好，好孩子，起來，快起來，快到爹身邊來。」

鳳兒如言站起，登上石階，立在千面人魔身旁。

追魂手張飛虎連忙取來一張椅子，請鳳兒落坐。

千面人魔低沉的聲音道：「鳳兒，妳已經去過神仙谷？」

鳳兒故作悲傷的點點頭，道：「去過啦。」

「可曾見到妳娘？」

「也見到啦。」

「妳娘怎麽說？」

「她老人家起先不肯說，甚至連我這個女兒也不肯認。」

「後來的發展如何？」

「禁不起孩兒的一再哀求，外婆也在一旁帮腔，最後，我娘終於說了實話。」

「快說，妳究竟是誰的孩子？」

「娘鄭重表示，孩兒生身的父親就是你老人家。」

千面人魔又是一串哈哈大笑，笑聲中，托起鳳兒的臉蛋來，一看再看，樂不可支，笑容可掬的道：「孩子，這是喜事，妳好像並不高興，這是怎麽回事？」

鳳兒哇的一聲哭出來，聲淚俱下的道：「爹，阿呆、小魚兒和我絕交啦。」

千面人魔臉一沉，說道：「媽的，這兩個臭小子敢情是要和我老人家作對到底了？」

「他們對爹強取烏劍、玉鐲、太極棍，尤其是下毒的事很不諒解。」

「因此，他們就找妳報復，把我兒揍了一頓？」

「沒有，我們雖已絕交，但阿呆和小魚兒的修養還算不錯，並未動手。」

「那我兒怎會如此狼狽？」

「打我的另有其人。」

「是那一個不長眼的狗東西？」

「是鐵掌排雲林清風！」

「他？」聖劍無影賀天雄從椅子上跳了起來，殺氣騰騰的道：「他算老幾，憑什麽要欺負我的女兒？」

「林清風說是我毀了他一生的幸福，未能跟娘長相厮守。」

「哦，對了，對了，他是有恨妳的理由，哈哈哈，哈哈哈哈——」

接着是一長串仰天大笑，笑得他眼淚直流，咬着牙齒說：「好！好！好！林清風呀林清風，老子得不到的東西，你也得不到，這也足以證明，鳳兒果然是賀某人的親骨肉。」

凝視着小鳳，繼又說道：「孩子，姓林的功力深厚，妳是如何逃離虎口的？」

鳳兒正容道：「孩兒技不如人，打他不過，只好溜。」

「他沒有追趕？」

「追啦，一直追到虎頭山附近，才將他甩掉，所以才弄得如此狼狽不堪。」

「傷得重不重？」

「還好，都是一些皮肉之傷。」

「來，讓爲父的瞧一瞧。」

還虧三小設想週到，定下了「苦肉計」，事先在鳳兒的身上「安排」了一處創傷，二處掌傷，還有數處擦傷，未被千面人魔看出任何破綻來。

因而也更加深信不疑，關懷備至的，命寨子裏的婢僕領鳳兒去沐浴更衣。

×　×　×

沐浴更衣完畢，鳳兒又恢復了她清麗脫俗的模樣。

而在花廳之上，追魂手張飛虎早已設下了盛宴，爲鳳兒洗塵。

酒過三巡，千面人魔忽然想起一件事來，道：「鳳兒，妳怎麽知道爲父的在虎頭山？」

鳳兒道：「是從丁哥口中得知的，不知你老人家的傷勢可已完全復原？」

千面人魔說道：「好了，差不多全好了。」

將目光移至鳳兒腕上，臉色驟變道：「咦，妳的玉鐲呢？」

「別提啦，烏劍跟玉鐲，早已被小魚兒他們奪去。」

「你們——你們……不是僅僅絕交而已嗎？」

「這是他們惟一的條件。」

「如果我兒不答應呢？」

「阿呆他們一定會宰了我。」

「可恨！可恨！這兩個臭小子太可恨了！」

「鳳兒迫不得已，只好依了他們。」

「沒有關係，孩子，別難過，那裏丟的咱們再從那裏撿回來。」

鳳兒道：「爹，女兒不明白你老人家的意思。」

「爹的意思是，找個藉口，想個法子，再回到那兩個臭小子身邊去，將烏劍、玉鐲、太極棍一起奪回來。」

「這可能行不通，已經絕交，他們不會再接納鳳兒的。」

「行得通，絕對沒有問題，就憑他們兩個雛兒，想跟我老人家鬥，還差得遠，隨便出一個點子，就會將他們唬得一楞一楞的，何況他們的小命尚掌握在爲父的手掌心裏。」

「爹有何妙點子？」

千面人魔自鳴得意的笑笑，道：「屆時爲父的自當面授機宜。」

追魂手張飛虎乘機猛拍馬屁說道：「盟主的點子可多着呢，出神入化，無奇不有，即使諸葛武侯還魂復活，也會甘拜下風。」

鳳兒甚覺刺耳，暗自罵道：「哼，馬屁精，吹牛大王。」

方待出言答話，忽兒花廳之外，大踏步的進來兩個人。

這二人的穿裝打扮，完全是嘍囉的身份，臉上髒兮兮的，鳳兒根本不認識。

但，細一打量，却發現了與衆不同的地方，他二人的左上衣口袋裏，各插着一朵紫色野花。

這是她與阿呆，小魚兒商量好了的，表示是自己人。

毫無疑問，左邊個頭略高的就是小魚兒。

右邊，那個塗了一臉鍋底黑烟的是阿呆。

二人齊肩並步，走起路來像是受過訓練的兵士，畢直的行至追魂手張飛虎的面前，小魚兒行了一個舉手禮，始朗聲稟報道：「報告寨主，有貴客求見。」

張飛虎聞言一呆，道：「貴客？那一位貴客？」

阿呆伸出來三個手指頭，道：「不是一位，是三個。」

張飛虎眼一瞪，道：「混蛋，是誰就快說，別他媽的嚕七八嗦。」

小魚兒道：「一個是天狼寨的血手屠夫王化王寨主。」

阿呆道：「一個是摩天嶺黑風寨的七殺兇神張忠張寨主。」

小魚兒道：「還有一位是黃河三十六寨的總寨主浪裏白條游全河。」

這三個人都是名震江湖的綠林豪客，張飛虎馬上站了起來，但他畢竟是個老江湖，此時此地，他自知自己沒有資格發號施令，故而並未開口說話。

千面人魔略一遲疑馬上道：「請，快請！」

小魚兒心想：「哼，寃家對頭已經找上門，你不見也不行，等一下一定有好戲看。」

「是！」

「是！」

二人齊聲應是，退出花廳沒多久，便又領着三位兇神惡煞返回來。

三人在綠林中的地位不低，張飛虎早已在大門外候着，睹狀急忙趨前迎迓道：「風聞三位寨主已恢復自由之身，還深恐江湖傳言失實，如今終告獲得證實，實在可喜可賀，恭喜啦，恭喜啦。」

血手屠夫王化的一隻蒲團大手猛往張飛虎的肩上一拍，破鑼似的嗓門道：「老弟，別客套，咱們來得鹵莽，希望沒有擾了你的清靜。」

張飛虎忙不迭的陪笑道：「那兒的話，小弟歡迎之至，歡迎之至。」

七殺兇神張忠道：「咱家是想來打聽一件事，希望你能實話實說。」

張飛虎發現氣氛不對，不由神色一緊，小心謹慎的道：「請明示！」

浪裏白條游全河臉色陰沉沉的道：「聽說千面人魔躲在你這裏！」

追魂手張飛虎道：「沒錯，這是敝寨的榮幸。」

血手屠夫王化怒眉雙挑的道：「放屁，什麽叫榮幸，叫他滾出來答話。」

張飛虎的臉色一變再變道：「令主就在裏面，三位寨主請！」

四人邊走邊說，這時已進入花廳，七殺兇神張忠一眼瞧見了千面人魔，不禁怒從心頭起，惡向胆邊生，出口成髒道：「我操你親娘祖奶奶！」

身形暴長，掌隨身發，一照面就幹上了，而且出手狠毒，毫不容情，猛往千面人魔致命要害之處招呼。

「放肆！」

千面人魔好厲害，坐在原位未動，單手一揮，便將張兇神震退三步。

弄得張飛虎如置身五里霧中，道：「這到底是怎麽回事？」

浪裏白條游全河挑眉瞪眼的道：「張飛虎，你可知道這個老小子是誰？」

張飛虎道：「是綠林令主，綠林盟主，也是總瓢把子。」

王化道：「錯了，錯了，簡直是認賊作父，引狼入室。」

張忠道：「別以爲他手上有『天王之星』，就認定他是老盟主鐵胆魔星雷天豹。」

游全河道：「事實上他是殺害雷令主的人，也是出賣我們兄弟三人的人！」

張飛虎一本正經的道：「不！三位之言差矣，他的的確確是老盟主鐵胆魔星雷天豹。」

王化怒道：「老子不信，你拿什麽來證明他的身份？」

千面人魔的語氣很平和，但却流露出無比的威嚴，道：「老夫願以人格担保，如假包換，確係鐵胆魔星雷天豹本人。」

可把小魚兒給弄糊塗了，心忖：「媽的，他是雷天豹，那麽，誰又是聖劍無影賀天雄？」

阿呆心忖：「媽的，他若是賀天雄，那麽，誰又是鐵胆魔星雷天豹？」

鳳兒亦在暗中盤算道：「怪事，怪事，邪門，邪門，天曉得老魔弄的是什麽玄虛？」

突聞門外有一個女子的聲音，接着千面人魔的話頭，說道：「鬼扯，鬼扯，簡直是一派胡言，他絕對不是鐵胆魔星雷天豹。」

黑鳳凰冷寒燕應聲而入。

俏羅刹雷玉嬌就緊跟在她身後。

千面人魔叫着她的名字，以富有磁性的聲音道：「寒燕，連妳也不相信老夫就是妳的枕邊人？」

冷寒燕越衆而前，嘭！的一聲，猛拍着桌子，手指着千面人魔，帶着一臉怒氣，好似潑女一般，以斬釘截鐵的語氣道：「你家祖媽當然不信，一千一萬個不信，你絕對不是玉嬌她爹！」

千面人魔却面不改色，依舊穩如泰山的坐在那裏，不疾不徐的道：「何敢如此肯定？」

「道理很簡單。」

「願聞其詳。」

「你如果眞是我的丈夫雷天豹，就不會獸性大發，殺害自已人，將巴六、金八等人趕盡殺絕，鷄犬不留。」

「寒燕，那是不得已的，也不得不那樣。」

冷寒烟道：「魔鬼，說，你有何不得已的苦衷？」

「妳應該還記得，當時的情況，老夫要走，你們死纏不放，不得已雙方才動上手。」

「當時你爲何不表明自已的身份？」

千面人魔頭道：「使不得，使不得，官府追捕甚急，白道亦風聲甚緊，老夫埋名隱姓，亡命天涯，好不容易避開了他們的耳目，一旦暴露身份，則天下雖大，將無我安身之地。」

冷寒燕不以爲然，仍然怒氣未消，不停的拍打着桌子，將滿桌的碗盤震得四分五裂，湯菜橫流，暴跳如雷的道：「遁詞，遁詞，純粹是睜着眼睛說瞎話，如若你確是天豹，面對着的是你的妻女朋友，會不敢說實話？」

「對妻女朋友，當然可以實話實說，可惜隔牆有耳。」

冷寒烟道：「隔牆有耳？你是說現場有人窺伺？」

「一點不錯。」

「是什麽人？」

「官府的密探捕快。」

「目標是你？」

「也是你們！須知巴六、金八等人，乃至道上差不多的知名之士，皆在官府緝捕的黑名單內。」

「我怎麽沒有發現？」

「寒燕，那時候你們正全心全意的對付老夫和丁寧、珍珠，自然不會留意到這些。」

小魚兒心道：「哼，鬼話連篇，當時現場那有半個捕快密探，我們雖隱藏在附近，但却絕對未被老魔發現，這個老小子說謊的本領眞不小。」

這時，千面人魔端起一杯酒來，繼又說道：「迫於情勢，又情非得已，終於發生了那一場不幸，若巴六、金八地下有知，亦會見諒於九泉之下，如兩位英靈不遠，請受我雷天豹敬酒一杯。」

遙空一祭，當場將滿滿的一杯酒潑洒於地。

神情肅穆，態度虔誠，在場之人莫不爲之動容。

阿呆心道：「媽的，又一個天才演員，假的跟眞的一樣！」

黑鳳凰冷寒燕怒氣未消，惱恨如故，面冷如霜的道：「任你花言巧語，我還是無法相信！」

千面人魔道：「要怎樣妳才肯完全相信？」

「恢復你本來的面目。」

「這簡單。」

話落，在臉上一摸，取下紅臉紅鬍子的面具來，露出來另外一張臉。

這一張臉，鳳兒、阿呆、小魚兒從來沒有見過。

冷寒燕、張飛虎、王屠夫、張兇神等人却並不陌生。

而這些人的反應則大不相同，有如南轅北轍。

冷寒燕怒容頓消，代以喜色，道：「天豹，果然是你！」

雷玉嬌此時柔順嬌媚的叫了一聲：「爹！」

鳳兒却被搞得糊里糊塗，莫名所以，暗道：「他是雷天豹，誰又是賀天雄？這是什麽嘛，亂七八糟的。」

王化、張忠、游全河的反應最激烈，最火爆。

血手屠夫王化殺機滿面的道：「姓雷的，老子跟你拔香頭啦，從此一刀兩斷，你走你的陽關路，我走我的獨木橋。」

七殺兇神張忠接說道：「雷天豹，我操你媽，操在地上，蹦在鼓上，鑼鼓喧天，咱們結拜金蘭一場，就當是作了一場惡夢！」

浪裏白條游全河的火氣更大：「老匹夫，你見利忘義，六親不認，心狠手辣，毒如蛇蠍，今天不是你死，便是我亡，只要我們三個人尚有一口氣在，你就休想自在逍遙！」

動口不足，繼之動手，三個人一齊上，準備大幹一場。

追魂手張飛虎連忙往他三人面前一站，疑雲滿面的道：「四位乃是義結金蘭的好兄弟，現在眞象已明，應該高興才對，怎麽反而——」

話被張飛虎兇神的吼聲打斷：「張飛虎，這兒沒有你的事，一邊涼快去，我們三個今天要吃人肉，喝人血，令你們大開眼界。」

張飛虎道：「你們到底在攪什麽，我怎麽一句也聽不懂。」

血手屠夫王化道：「姓雷的心裏有數，何不問他。」

鐵胆魔星雷天豹雙手一攤，作無可奈何苦笑狀，道：「老夫也不明白是怎麽囘事。」

游全河氣得眼睛都要噴出火來了：「豬！狗！老狐狸！休想一手遮天，就算你有一百張嘴，也無法推翻旣成的事實。」

雷天豹的眸光，從冷寒燕、玉嬌、王化、張忠、游全河等人的臉上緩緩掃過，慢條斯理的道：「事情畢竟如何，請把話說清楚，別一味的發火，徒然傷了咱們兄弟的和氣。」

這老小子眞是天縱奇才，裝糊塗，面不改色，張兇神鐵青着臉怒聲說道：「我問你，你可曾訓練了三名殺人不眨眼的打手？」

「這是事實。」

「曾經命令他們去找我們三人？」

「有這回事。」

「要他們三人奪走烏劍、玉鐲、太極棍？」

「絕無此事！」

「還要他們三人將我們賣到官府去賺銀子？」

「這也不是老夫的意思。」

「放屁放屁，事實如此，休得巧言狡辯。」

「不是巧辯，而是事實，確實是這樣的。」

血手屠夫王化道：「如說不是你的意思，鬼才相信，說，你派這個魔崽子去找我們作甚？」

雷天豹心平氣和的道：「雷某原是一番好意。」

「什麽好意？」

「原是想請三位到野人山去歡聚。」

「哼，少來這一套，難道說小兔崽子奪走烏劍、玉鐲、太極棍的事，你他媽的會不知道？」

「這事老哥哥自然知曉。」

「老匹夫，你終於承認了。」

「雷某什麽也沒有承認，據小魚兒說，烏劍、玉鐲、太極棍是三位自願交給他們的。」

七殺兇神張忠罵道：「我操你媽，就當老子是白痴也不會做這種傻事。」

雷天豹騙人的功力很深，說謊話不必打草稿，道：「小魚兒他們報告的狀況可不是如此。」

「那個臭小子怎麽說？」

「凑巧你們被官府逮捕，不得已才將寶物自動獻出，商請老夫代爲保管。」

「代爲保管？哼，簡直是滿口胡言亂說。」

「莫非事實不是這樣？」

「事實是，先強行奪走了烏劍、玉鐲、太極棍，然後再賣到官府去。」

「混帳！混帳！簡直太不像話了，由於他們私自亂來，差點置老夫於不義之地了。」

「哼，奶奶的，你眞會推。」

一眼瞧見了鳳兒，張兇神像老鷹抓小鷄似的，將小鳳提了起來，怒不可當的道：「現有人證在此，妳說，是雷天豹的指令如此？還是你們擅作主張？」

鳳兒當然不願意帮雷天豹的忙，但爲了騙得解毒藥，却不能不維持這個假父虛女的關係，掙脫張忠的掌握後道：「全是阿呆和小魚兒自作主張的結果。」

王化氣忿忿的道：「難不成妳就沒有份嗎？」

鳳兒故作惶悚狀，道：「此事與我一概無關，我的一切言行都是出於被迫，並非本意。」

追魂手張飛虎及時插言道：「這位是總瓢把子的千金，三位可能還不知道。」

冷寒燕、雷玉嬌吃了一驚，游全河等人却無動於衷，惡狠狠的道：「老子不管她是誰的女兒，反正前不久還見妳和那兩個臭小子混在一起，企圖將咱們燒死在客棧裏。」

鳳兒道：「那也是他們的主意，侄女是迫於無奈附從，現在已經和他們劃清界綫絕交啦。」

張兇神憤憤然道：「雷天豹，老子不管你們父女說的是眞話還是假話，只要肯將烏劍、玉鐲、太極棍雙手交出來，一切仍有商量的餘地，否則，虎頭山可能就是你的長眠之所。」

鐵胆魔星雷天豹面不改容的說道：「這不成問題，烏劍、玉鐲、太極棍本來就是你們的東西，老哥，我僅是代爲保管而已。」

話是說的很漂亮，却久久不見行動，王屠夫道：「喂，姓雷的，別光說不練，如有誠意，就將寶物交出來。」

雷天豹支吾其詞的說道：「目前有困難。」

張兇神怒目雙瞪，說道：「有什麽困難？」

「烏劍、玉鐲、太極棍被那兩個臭小子偷走了。」

「怎麽會發生這種事，那兩個臭小子不是你訓練出來的打手嗎？」

「他們已背叛老夫。」

「張某不信他們能逃出你雷天豹的掌握。」

「事實勝於雄辯，這兩個狗東西鬼頭鬼腦，一肚子的壞水，什麽事都幹得出來，老夫言出肺腑，絕無虛語，不信三位可以放手去搜。」

一個「搜」字，贏得了不少好戲，也緩和了一下劍拔弩張的氣氛，浪裏白條游全河道：「那現在該怎麽辦？」

鐵胆魔星雷天豹詞懇意摯的道：「雷某已派人去追奪，深信定可馬到成功，只要烏劍、玉鐲、太極棍一到手，便立即物歸原主，然後咱們就聯袂趕往北峽山，再訪穿雲堡，共同去開啓那個屬於咱們四個

人的寶庫。」

小魚兒心忖：「哼，吹牛，烏劍、玉鐲在本幫主身上，天王老子也搶不去。」

阿呆心忖：「太極棍被阿呆先生藏在褲兜裏，誰要是來偷就賞誰一泡尿！」

鳳兒另有所思：「看來穿雲堡的那個山洞，必然是那百萬兩餉銀，以及雷天豹等四名江洋大盜，搶刦來的金銀財寶的存放之地無疑。」

由於雷天豹的表現相當誠懇，復經張飛虎從中緩頰，彼此火爆的場面卒告化解，並未演變成全武行。

酒宴已重新擺好，在張飛虎的穿針引綫下，於是，雷天豹、冷寒燕、雷玉嬌、王化、張忠、游全河，這幾個差點就要拚命的人，終於化干戈爲玉帛，坐在一起吃喝起來了。

黑鳳凰冷寒燕的氣，雖已消去一大半，但內心却另有一個陰影，冷冷的掃了鳳兒一眼，道：「天豹，你這個女兒是怎麽來的？還有，寒燕曾有耳聞，你好像也是聖劍無影賀天雄，你作何解釋？」

這正是三小所關心的一個問題，鳳兒、阿呆、小魚兒齊皆拉長了耳朶，靜待下文。

鐵胆魔星雷天豹擧起杯子，敬了大家一杯酒後道：「這沒有什麽好解釋的，其實我是雷天豹，也是賀天雄，不值得大驚小怪。」

冷寒燕却不作如是想，追問到底道：「一個人不可能分割成兩個人，你究竟是誰？」

千面人魔說道：「嚴格的來說，也可以說，是老夫的原始身份，我是聖劍無影賀天雄，但如要賀某來自己選擇，寧願做千面人，千變萬化，神秘、刺激、而又過癮！」

黑鳳凰冷寒燕道：「既是賀天雄，怎會又變成雷天豹？」

賀天雄道：「這當中自然是有一個曲折離奇的故事。」

王化、張忠、游全河、張飛虎等人異口同聲的說道：「可否請總瓢把子話說從頭？」

千面人魔的獨眼之內，射出來一道奇異的神采，從大家的臉上一一掃過，爽朗的聲音道：「你們還記得老夫崛起綠林的往事嗎？」

血手屠夫王化意氣風發的道：「記得，當然記得，那是武林中的一樁盛事，幾乎前無古人，後無來者。」

七殺兇神張忠接口說道：「二十年前，一個自稱是雷天豹的小伙子，像是一顆明亮的星星，不到一個月的時間，便連挑黑道七十二處分舵，殺人無數，馬上便贏得『鐵胆魔星』的封號。」

裏白條游全河接着說：「最後，連黑道總壇也給挑了，當時的綠林盟主親自迎戰，也不過支持了一百回合不到，便作了劍下之鬼。」

千面人魔聽在耳中，十分受用，笑聲如雷的道：「三位也不是一樣嗎，不打不相識，亦曾有過一番生死之搏。」

王屠夫道：「可不是嗎，一場惡鬥，以武會友，不打不相識，從此訂下八拜之交，義結金蘭。」

張兇神道：「連老婆都是打出來的，黑鳳凰冷寒燕嫂子也曾經是大哥的手下敗將，從荒郊打到床上。」

冷寒燕臉上一熱，道：「這樣一條鐵錚錚的漢子，怎會具有雙重身份？」

千面人魔突然變得傷感起來，道：「老夫實在也是迫不得已。」

冷寒燕說道：「可是遭到黃山派的排擠？」

「不是排擠，應該說是迫害。」

「他們如何迫害你？」

「譬如說武功，我是大徒弟，却沒有師弟林清風學得多。」

「冷寒燕不敢完全苟同，你的成就，絕對在林清風之上。」

「須知有些功夫是我偷學來的。」

「穿雲堡的功夫你又是如何學得？」

「是根據羅家的秘笈修練而成。」

「除此之外，黃山派又有何事迫害於你？」

千面人魔道：「最令人憤慨的是，上官婉倩與我相戀已久，師妹結婚的時候新郎却不是我。」

「怎麽會這樣，是誰的主意？」

「是黃山老人那個匹夫的遺命，也是黃山姥姥那個婆娘的主張。」

「因此，你就憤然離開神仙谷，在綠林中闖出一個局面來。」

「這應該歸功於妳這個賢內助，及三位兄弟的大　臂助。」

冷寒烟道：「但是，跟上官婉倩，你們還藕斷絲連，繼續來往，她還爲你生下一個孩子。」

「寒燕，希望妳能接納鳳兒。」

「如果你保證不再跟上官婉倩來往，我願視她如親生。」

「自從發生了那一連串的事件後，老夫亡命野人山，我們已有十幾年不曾見面了。」

這些事，有很多與事實不符，純係這位旣是鐵胆魔星雷天豹，又是聖劍無影賀天雄的千面人魔在信口胡扯。

鳳兒心忖：「不要臉，滿口的胡言亂語，騙死人不償命！」

小魚兒心忖：「明明是強姦了人家林清風的老婆，却說成是凌波仙子投懷送抱，眞是無恥。」

阿呆的想法最富創意：「人心不古，世風日下，媽的，這年頭騙子最吃香，好在我阿呆先生亦精於此道，不會被淘汰出局。」

黑鳳凰冷寒燕繼續說道：「天豹，這些事你爲何一直密而不宣，瞞着我們？」

「不是有意隱瞞，而是爲了大家的安全着想。」

「你可是怕那黃山姥姥，聯合武林四莊的人，大興問罪之師？」

「這只是原因之一，主要是老夫當時初掌綠林大權，剛剛才坐上總瓢把子的寶座，舊攤子全被砸爛，新攤子尚未建立，可謂萬緒千頭，百廢待擧，實在無暇及此，待到後來，雖有心一語道破，却已經沒有機會，野人山上浪費了老夫十幾年的寶貴生命。」

俏羅刹雷玉嬌道：「爹，一切俱已成爲過去，且不必再去提它，從今以後，我

們一家四口，永不分離！」

餘音未落，突聞鳳兒大叫一聲：「哎唷，我的肚子——！」

「好痛」二字來不及出口，便從椅子上滑落，栽在地上。

阿呆睹狀大急，㗫聲道：「慘啦！慘啦，鳳兒又毒發啦，趕快給她送一粒解藥過去。」

小魚兒咬着他的耳朵罵：「呆啊，笨啊，傻瓜！白痴！二百五！小鳳毒發才好，不然如何能騙得到糟老頭的解毒藥甚至解毒方子，倒是你自己服藥沒有？若在猛虎寨內毒發，就會露出狐狸尾巴來。」

阿呆點點頭，表示藥已服下，沒再開口。

鳳兒已經昏過去，冷寒燕、雷玉嬌等人亂作一團，不知如何是好，最後還是由雷玉嬌將她抱進花廳一側的一個房間去。

× × ×

鳳兒醒來的時候，她發現自已正躺在一張床上。

千面人魔、冷寒燕、雷玉嬌就守在她的旁邊，表面上看起來還眞有點像「一家人」的味道。

鳳兒明知故問，道：「我剛才是怎麽啦？」

千面人魔道：「是毒發，解藥已服下，沒事啦。」

冷寒燕一怔，道：「天豹，鳳兒怎麽會中毒？」

千面人魔遲疑一下，道：「毒是老夫下的。」

雷玉嬌大吃一驚，道：「爹爲什麽給妹妹下毒？」

千面人魔道：「主要爲了控制那兩個臭小子。」

俏羅刹困惑不解的道：「爲了掌握阿呆跟小魚兒，給他們兩個下毒就好啦，爲何連妹妹也一齊拖進去？」

千面人魔笑笑道：「阿呆、小魚兒是個鬼靈精，爲防他們起疑心，只好一視同仁。」

鳳兒乘機帮腔道：「是嘛，阿呆和小魚兒精得很，一旦發現爹有偏心，可能老早就叛變啦。」

話畢，人已走下床來，拉着雷玉嬌的手作親密狀。

黑鳳凰冷寒燕另有所思，道：「天豹，烏劍、玉鐲、太極棍眞的已經被他倆盜去了？」

人很奇怪，差不多都喜歡眷戀熟悉的事物，包括人名在內，冷寒燕一直視千面人魔爲雷天豹，而不願稱他爲賀天雄。

千面人魔聞言恨聲道：「這是千眞萬確的事實，老夫本已製作了一套贋品將眞品換下，結果又被那兩個臭小子給掉了包，可惱復可恨。」

「聽你說，已派人去奪取？」

「不錯，近日之內應該會有消息。」

「是派誰去的？」

「丁寧和賽珍珠。」

「靠得住嗎？」

「相信不會有問題。」

「辦得到嗎？」

「老夫正在躭心，珍珠和丁寧能否鬥得過那兩隻小狐狸。」

「那就當速謀補救。」

「我正想要再派鳳兒去助陣。」

鳳兒立道：「爹，我看有問題，他們可能再也不會理我啦。」

千面人魔信心十足的道：「不會的，爲父的對妳有絕對的信心，可以誘之利，動之以情必要的時候還可拿他們的生命作要脅。」

「如何誘之以利？」

千面人魔道：「爲父的有金山銀山，有數不盡的珠寶財物，只要那兩個臭小子肯幡然悔悟，重回到我們身邊來，一切願與他們共享。」

「阿呆是個財迷，這一點對他或許有效，但小兒兒又臭又硬，可能發生不了作用。」

「小魚兒是個多情的種子，可以動之以情。」

「又如何動之以情？」

千面人魔道：「爲父的想先問妳，妳愛不愛小魚兒？」

「此事已成過去，請爹不必再舊話重提。」

「我是說，假如小魚兒迷途知返，妳可願意嫁他爲妻？」

「這—我不知道。」

鳳兒故意裝作出一副嬌羞不勝的樣子來。

千面人魔笑呵呵的道：「不知道就是不反對，不反對就是願意嫁給他，妳可以坦白的告訴小魚兒，只要他回心轉意，不但既往不究，還可以馬上娶妳爲妻。」

鳳兒把握住機會，探隱索秘道：「小魚兒這個人，馬馬虎虎還不錯啦，只是—只是—」

她故意住口不言，靜觀千面人魔的反應。

千面人魔愕然道：「只是什麽？」

鳳兒很技巧的問：「他是個孤兒，恐怕門不當，戶不對，辱沒了你老人家的名聲。」

千面人魔猶豫了一下，道：「提起小魚兒的身世來，可是系出名門，絕對配得上我兒。」

冷寒燕忍不住，開口問道：「這個鬼靈精到底是誰家的孩子？」

小魚兒和阿呆就守在門外，不禁大爲緊張起來，皆拉長耳朵，凝神以待。

千面人魔想了想，道：「他的父親是穿雲堡主鎭八方羅四維，母親是万命夫人紀香雲。」

此話一出，震驚了小魚兒，震驚了阿呆，也震驚了屋內的每一個人，不待冷寒燕等人開口，千面人魔接着又道：「小魚兒這小子，天賦異稟，根骨奇佳，聰明、機警、胆識過人，頭腦好，點子多，是一個不可多得的人才，老夫的確很喜歡他，如能誠心歸順，應可助我們父母完成一統江湖，君臨武林的雄圖大略。」

小魚兒在心裏臭罵道：「媽的，你放屁，你作夢，你異想天開，我們羅家三百餘口，被你趕盡殺絕，鷄犬不留，我要抽你的筋，剝你的皮，千刀萬剮，把你的骨頭剁成粉末，把你的皮肉燒成飛灰。」

鳳兒靈機一動，計上心來，小魚兒的身世已明，她現在想爲阿呆做點事，道：

「爹，憑女兒和小魚兒的感情，假以時日，成功的希望一定很大，但是阿呆怎麽辦？」

千面人魔道：「一樣可以誘之以利，動之以情。」

鳳兒道：「可是，女兒總不能一分爲二，嫁給兩個男人呀。」

千面人魔望着雷玉嬌道：「讓玉嬌嫁給他好啦。」

雷玉嬌大搖其頭道：「那個傻小子呆頭呆腦的，我不幹。」

冷寒燕亦不表贊同，道：「我不能將女兒嫁給一個來歷不明的人。」

千面人魔朗聲道：「提起阿呆的身份來，可也不是普通人家的孩子。」

這是一個千載難逢的好機會，鳳兒追問一句：「他是誰的兒子？」

「是老猴子生的小猴了。」

「是老猴子？那個老猴子？」

「就是阿彌陀佛莊莊主瘋人侯志。」

「哦，原來是他。」

「是爲父的將他親手抱走的，絕對錯不了。」

阿呆旣喜且怒，喜的是自己的出身終於塵埃落定，怒的是千面人魔害人不淺，心道：「媽的，我爹好端端的一個人被你追成瘋子，這筆帳，我阿呆先生非要連本帶利加十倍討回來不可！」

鳳兒道：「這可好，玉嬌姐和阿呆本來就有婚約在先，成功的機會一定很高，鳳兒會設法在中間穿針引綫的。」

黑鳳凰冷寒燕道：「不必鳳兒穿針引綫，乾脆讓兩個丫頭結伴同行，豈不是更好？」

這話的背後，冷寒燕另有精打細算，控制住了阿呆，就等於控制住了太極棍，這對他們母女可是大大有利的事。

千面人魔老謀深算，當然明白她的用意所在，道：「此計固然甚佳，就怕會引起那兩個臭小子的疑心。」

鳳兒自然也持反對態度道：「爹爹之言極是，引起阿呆和小魚兒的疑心，事情就註定會失敗，玉嬌姐還是不去爲妙。」

黑鳳凰冷寒燕却不同意：「阿嬌不去，如何能使那個呆子回心轉意，阿呆不歸順咱們，又如何來取得太極棍？」

冷寒燕堅持如此，千面人魔拗她不過，也是不願傷害到剛剛才恢復的和氣，臨時想出一個折衷的辦法道：「這樣好了，由鳳兒明着去，嬌兒暗中相隨，再見機行事。」

鳳兒道：「這法子不賴，遇有機會，挺身而出現，裝作出不期而遇的樣子，這樣，才比較合情理，比較容易被他們接受，放心，小妹一定會設法撮合的，憑玉嬌姐的姿色機智，阿呆絕對逃不出妳的手掌心。」

冷寒燕母女不曾反對，事情就這樣説定，鳳兒又道：「爹的意思不知何時動身爲宜？」

千面人魔説道：「自是越快就越好，最好明日一早就行動，能用軟的方法，使他們降順是上上策，其次，也可以用偷，用搶，用騙，威脅利誘，軟硬兼施，甚至動手殺人，爲達目的，可不擇手段，無論如何，一定要將烏劍、玉鐲、太極棍弄到手。」

鳳兒一揚柳眉兒，道：「那就請爹爹趕快將女兒身上的巨毒解掉吧，一旦在途中發作，可是天大的麻煩。」

千面人魔立從懷裏取出一個小磁瓶來，交給小鳳。

瓶子裏的藥丸只有一半不到，算算看，只有八九粒，鳳兒愁眉苦臉的道：「只有這麽多？阿呆和小魚兒行方不明，萬一在半路上解藥用光，做女兒的豈不要暴屍荒野。」

千面人魔道：「解毒藥爲父的眼前只有這麽多，妳自己估量着用，差不多時就該返回虎頭山。」

鳳兒故意大發嬌嗔道：「爹可是認爲鳳兒不是你老人家的親生骨肉？」

「這事毫無疑問。」

「那是懷疑女兒另有二心？」

「父女連心，理當不會。」

「那爲什麽不肯多給孩兒一點解毒藥呢？」

「爲父的説過，手邊只有這麽多。」

「將鳳兒身上的毒，一次徹底解掉不更好嗎？」

「根除的解毒藥，只有方子，尚未有成品。」

「不可以現在趕製？」

「此地沒有現成的藥材。」

「可以派人下山去買。」

「名藥俱皆稀世之物，短時間不可能搜購齊全。」

「何不將方子交予孩兒，由小鳳自己去配？」

「這個——這倒不失爲是一個可行之計。」

千面人魔猶豫一下，探手入懷，突然臉色大變道：「糟啦，糟啦！」

冷寒燕神色一緊，道：「天豹，怎麽啦？」

千面人魔道：「解藥方子不見啦。」

鳳兒吃驚道：「怎會不見，是不是記錯了地方？」

「不會的，一直放在貼身內衣的一個暗袋裏。」

「許是換衣服的時候，遺留在另外一件衣服上。」

「不可能，爲父的這一件寶衣已有十日未換。」

「旣然如此，不會遺失才是。」

「不是遺失，一定是被人偷走了。」

「偷？誰偷的？」

「爲父的要是査出來，非把他剁成血漿肉泥不可。」

「最重要的是，爹記不記得方子上的藥名、劑量、泡製的方法？」

「藥材甚多，古怪又稀奇，製作的過程尤其繁雜，爲父的如何能記得了那麽多，沒有藥方子，根本無法辦事。」

鳳兒、阿呆、小魚兒一聞此言，嚇得魄散魂飛，一股寒意，一種從來不曾有過的死亡的意識，登時籠罩心頭，如負千斤重壓，氣息爲之一窒。

小魚兒心想：「可恨，可恨，這一下恐怕是只有死路一條！」

阿呆心想：「慘啦，慘啦，這一次恐怕皇天老子也救不了啦！」

鳳兒心想：「原以爲騙住了老魔，便活命有望，誰知又出了岔子，眞是時也！命也！運也！」

就在阿呆、小魚兒心忖間，追魂手張飛虎乍然從花廳之外大步而入，道：「你們兩個混帳在這裏做什麽？」

小魚兒嚇一跳，忙道：「我們在保護總瓢把子。」

追魂手張飛虎臉一沉，道：「總瓢把子用不到你們來保護，滾！」

「是！是！」

二人也不敢怠慢，忙不迭的退到一邊去。

張飛虎仍有急事，一頭闖進臥室裏去，慌張的說道：「總瓢把子，事情有點不對。」

這話沒頭沒腦，千面人魔當然聽不懂，怔愕一下，道：「發生什麽事了！你倒是把話說清楚，看你急成這個樣子。」

追魂手張飛虎聲急語快的道：「本寨的樁卡被人挑了，弟兄們全部遇害，無一倖免。」

千面人魔也不禁緊張起來，道：「是明樁？還是暗卡？」

「明樁暗卡一齊挑。」

「共有幾處？」

「幾乎全部。」

「猛虎寨乃天險之地，怎會發生這種事，可知是那一條綫上的？」

「現在還不知道。」

「你是說尚未發現敵踪？」

「屬下懷疑，來人已化整爲零，潛入本寨。」

黑鳳凰冷寒燕處事明快，急聲說道：「或者來人本來就是數批，分道而入，還不快派人去緊急搜捕，另佈崗哨，再設防綫。」

張飛虎道：「猛虎寨全體動員，正在做這件事。」

這件事早已驚動了王屠夫、張兇神、游全河等人，千面人魔夫婦父女亦已衝離臥室，大家夥齊聚在花廳之內，略作商議，正準備出去一觀究竟，大門之外已經發生格鬥，喊殺之聲震天，慘叫之聲不絕。

這一陣打鬥好不慘烈，也好不快速，千面人魔等人還沒有弄清楚敵我的情勢，猛虎寨的弟兄已兵敗如山倒的紛紛潰退進花廳來。

一個個驚惶失措，一個個面如死灰，有的身負重創，有的尚在淌血，像是一羣喪家的狗。

儼然一堵牆一般，從大門外一下子擁進來六個人，將大門整個封死。

鳳兒看得清楚，從左至右，依次是：天下無敵莊莊主狂夫辛幸、乃子辛苦、千杯不醉莊莊主醉鬼白雲、乃女白鶯、白鶴、邋里邋遢莊莊主懶蟲丁一。

老規矩，醉鬼的手裏提着一個大酒缸，一字先生的背上揹着一張床，千面人魔睹狀猛地向前衝了好幾步，勃然大怒道：「你們來得正好，十幾年前，老夫斷臂瞎眼的血帳早該算一算了。」

狂夫辛幸大聲道：「雷天豹，這十幾年來，你死到那裏去了？」

「老子在野人山上修身養性。」

「最近出現江湖，一個鬼鬼祟祟的叫千面人魔的傢伙可是你？」

「不錯，正是你家賀爺爺。」

「賀爺爺？原來你也是黃山派的叛徒，聖劍無影賀天雄？」

「知道就少磨牙，咱們在功夫上見見眞章。」

醉鬼白雲道：「快人快語快動手？」

白鶯道：「血洗猛虎寨！」

白鶴道：「火燒虎頭山！」

懶蟲丁一接喊一字：「幹！」

說幹眞幹，揹着床舖揚掌攻上來。

他這兒一動，辛幸父子，白雲父女也跟着動，六個人排成一道肉屏風，排山倒海而上。

猛聽有人大聲吆喝道：「三位莊主且慢動手，四名江洋大盜乃是欽命要犯，官府要緝捕歸案！」

神捕徐良、快刀周慶、鐵沙掌馬元度，身後還緊跟着一大羣捕快密探，從側門一湧而入。

睹此情狀，千面人魔仍鎮靜異常，發號施令，說道：「上！給本座將這一羣天殺的趕出花廳去，有功的重賞，退縮的砍頭！」

「是，令主！」

「是，總瓢把子！」

應諾之聲四起，花廳內萬頭鑽動，自王屠夫、張兇神以下，皆奮勇爭戰，全力衝刺，欲將三莊主，三捕頭趕出花廳去。

阿呆和小魚兒最是賣力，喊殺震天，奮不顧身，却純粹是虛張聲勢，不玩眞的，只亂打一通，突出重圍，衝到花廳外面去了。

另一道側門，又及時殺進來三個人，一個是張婷婷，一個是歹命夫人紀香雲，另一位則是穿雲堡羅家的老總管石友江。

三人一現身，隨即投入鬥圈，羣魔情勢危殆，處境大險，千面人魔、冷寒燕、雷玉嬌、張飛虎等人，皆不得不親自披掛上陣，全力拚搏。

歹命夫人紀香雲咬牙切齒的道：「老魔，穿雲堡三百餘口的滅門血債，本夫人今天就要你全部償清！」

千面人魔大言不慚的道：「紀香雲，當年留妳一命，是個異數，早該跟隨妳丈夫到九泉之下去了。」

紀香雲不願多言，化悲憤爲力量，發掌猛攻，一霎時連發十二掌，其勢如濤，其快如電，震得羣魔馬步不穩，連連後退。

浪裏白條游全河一見歹命夫人身手不凡，不由大驚失色的道：「夫人並非練家子，幾時學得這一身絕技神功？」

千面人魔冷哼一聲，道：「哼，都是你惹的禍，貪戀美色，留下後患，沒有吃到肉，却惹來一身腥，這個婆娘交給你，正是你戴罪立功的時候。」

游全河正自惱怒，這話無異火上加油，當下二話不說，立與歹命夫人紀香雲大打出手。

石友江更快，早已搶在紀香雲前面，道：「主母，游全河交給我，妳去收拾雷天豹，今天不論付出多少代價，務必要羣魔授首，血債血還！」

阿呆和小魚兒的聲音道：「對，一定要他們喪命亡魂，血債血還！」

發話之初，人尚在門外，話未落地，已從第三個側門闖進來。

而且，就這麽一會兒的工夫，早將猛虎寨的衣服脫去，洗了一把臉，又恢復了他們原來的樣兒。

千面人魔雙眉一挑，刻意親切的說：「阿呆，小魚兒，老夫正在思念你們，快來助我一臂力，殺掉這一屋子的狗男女，天下武林就是咱們的了。」

小魚兒眼一瞪，道：「放屁，咱們早已一刀兩斷，只有仇恨，沒有情義！」

阿呆的話更毒：「媽的，你頭頂生瘡，脚底流膿，壞透啦，阿呆先生要挖出你的心來配酒喝。」

二人身世已明，對他懷恨更深，叱喝聲中，早已一個舞着烏劍，一個揮着太極棍殺進來。

千面人魔道：「烏劍、玉鐲、太極棍就在這兩個臭小子手中，殺掉他們就可收回寶物！」

好像是一把火，馬上在王屠夫、張兇神、游全河的心裏燒起來，擺脫眼前的對手，攻向二小。

可是，狂夫辛幸、醉鬼白雲、懶蟲丁一、神捕徐良、快刀周慶、鐵沙掌馬元度、歹命夫人紀香雲、石友江、張婷婷、辛苦、白鶯、白鶴等人却不肯放鬆，亦步亦趨，緊追不捨，陡然間包圍的圈子縮小了不少，羣魔偷鷄不成，反而處境更險。

衡情度勢，千面人魔心知絕無取勝的可能，當機立斷的道：「咱們撤！」

當即與王屠夫、張兇神、游全河、冷寒燕、張飛虎聯成一氣，放棄二小，向第四個側門衝去。

行進間仍不忘他的陰謀詭計，對鳳兒道：「照計行事，回到臭小子身邊去！」

人算不如天算，羣魔甫至門口，便被太極老祖給堵上了，扯開嗓門嚷嚷道：「七殺兇神張小子是我老人家的，誰也不許動他，誰要是撈過了界，我就跟誰沒完沒了！」

說得出，做得到，委實令人不敢恭維，單攻張忠一人，其他的人一概不管。

小魚兒萬分焦急的道：「小弟弟，別單攻姓張的一人，快把出路堵住，我們要一網打盡。」

太極老祖返老還童，完全是孩童心性，根本充耳無聞，道：「我不管，我要張小子就是啦，其餘的人由你們去抓。」

由於他的一念之差，卒被千面人魔等人奪門而逃。

七殺兇神張忠亦乘亂溜走，羣豪大軍壓境，却連半個元兇主犯也沒逮着。

原以爲千面人魔必然會亡命虎頭山，這結果自然大出羣豪意料之外，立作鳥獸散，四出追趕。

× × ×

追到天亮，沒追到任何一個魔頭，在山下，阿呆、小魚兒又與歹命夫人、石友江、張婷婷相遇。

阿呆劈面就說：「夫人，恭喜，恭喜，妳失散的兒子已經找到啦。」

歹命夫人紀香雲望了小魚兒一眼，道：「老賊說那話的時候，我正在窗外，本夫人全聽見了。」

「娘！」

小魚兒跪倒在地，以大禮拜見。

母子二人，一個找到了兒子，一個找到了娘，想起穿雲堡羅家的滅門慘禍，不由皆百感交集，淚灑當場，紀香雲拉起羅小龍，叫兒子不要哭，她自己的眼淚却流得比小魚兒還多。

許久，許久，還是在石友江、張婷婷、阿呆的勸慰下，母子二人才止住淚眼，破涕爲笑。

小魚兒眼淚汪汪的道：「娘，王化、張忠、游全河、雷天豹罪大惡極，天人共憤，不摘下他們的人頭來，何以告慰父親的英靈於九泉之下，事不宜遲，咱們應在虎頭山裏再好好的搜一搜，務必要將他們揪出來，繩之以法。」

紀香雲沉吟一下，道：「龍兒，且先別管老魔的下落，我們應該火速回家，祭拜祖先，並爲死難的人收埋安葬，同時，爲娘的如果判斷不錯的話，老魔他們必然會再去穿雲堡。」

阿呆道：「夫人之言極是，爲了那百萬兩餉銀，他們一定會去的。」

紀香雲慈祥的眸光，從張婷婷的臉上掠過，落在小魚兒的身上，然後緩緩的說道：「待羣魔授首，諸事妥當後，爲了羅家的香烟後嗣着想，爲娘的打算給你早點成親。」

阿呆擊掌雀躍道：「好極啦，阿呆等這一天已經等了很久，小魚帮終於要辦喜事啦，爲小魚兒高興，也爲鳳兒高興。」

歹命夫人紀香雲道：「阿呆，你會錯了意，小龍要娶的媳婦不是鳳兒。」

小魚兒臉色大變道：「不是鳳兒？那是誰？」

紀香雲指着張婷婷道：「是婷婷。」

張婷婷的耳根子都羞紅了，道：「娘——我——這——」

一時芳心大亂，心如鹿撞，不知道該說什麽才好。

紀香雲和藹可親的道：「婷婷，妳曾答應娘，一旦找到龍兒，願意做我們羅家的媳婦，怎麽，現在反悔了？」

張婷婷低垂着頭，不敢看任何人，聲如蚊蚋般道：「沒有，沒有。」

「那妳是願意嫁給小龍？」

「一切全憑娘作主。」

紀香雲轉對小魚兒道：「這是你自己的事，爲娘的想聽聽你自己的意見。」

憑心而論，小魚兒挺喜歡張婷婷的，但他更喜歡鳳兒，却又不忍拂逆母親的意思，只好含混其詞的道：「孩兒年事尚輕，等過幾年再說。」

羅夫人爲之一怔，道：「我兒心裏可是另有意中人？」

阿呆搶先說道：「有啊，有啊，有好幾個哩。」

紀香雲愕然道：「都是那幾位？」

阿呆如數家珍道：「白吃白喝，還有安樂公主。」

「誰是白吃白喝？」

「就是醉鬼白雲的那個丫頭嘛。」

「哦。」

「不過，這三個人都不重要，重要的是鳳兒。」

紀香雲道：「小鳳不是老魔的骨肉嗎，怎可——？」

（未完·十六）



上文提要：

曾經救活「李大爺」和替大妹解圍的姑娘暗示俞劍峯，不要和長白天池派的人爲敵，並告知可醫治大妹遺忘症之藥方：成形參王、天池烏心草及金蛇血，俞劍峯却也發現有三大漢亦想得到野山人參，遂與他們爭奪打鬥起來，參王沒能得手，而留在山洞中的大妹也不知所踪，俞劍峯心急如焚，忽見一隊軍騎由山麓小徑馳來……



新派俠情連載故事／徐諾・文／可飛・圖

鳳在江湖

紅衣大破發威　袁帥邊域大捷

那將軍身材魁梧，坐在馬上好不威風，俞劍峯抬起頭來，只見他身前一騎撐著大旗，繡著一個斗大「祖」字，在山風中飄打著。

俞劍峯正色又道：「祖將軍，拉大人已傷重身亡，小可前來報信。」

那馬上將軍身子一震，定眼望著俞劍峯道：「此言可眞？」

俞劍峯點頭不語，那將軍嘆道：「難道天滅我大明？拉大人一死，大帥錦囊妙計便成泡影，唉！謀事在人，成事在天。」

俞劍峯瞧著那隊巨砲，藍汪汪發著暗淡光芒，他乃是極端機智之人，心中早就料到八九分，暗自忖道：這些巨砲操作，只怕軍中無人懂得，要靠那位西洋拉大人指點。

正沉吟間，那祖將軍又道：「適才一聲巨響，敵人炸山阻路，咱們僥倖逃過此難，想不到後行拉大人便趕上此災，拉大人如非生病，騎馬先行，說不定能逃過此劫！」

俞劍峯忽道：「此去袁大人軍中尚有幾許路程？」

那祖將軍道：「大約還有……還有……」

他說到此，忽然雙目炯炯瞪住俞劍峯道：「那巨石擋路，閣下如何通過報信？」

俞劍峯知他心生疑惑，當下也不答話，伸手奪過一個武士長槍，右手運勁一擲，槍桿深深插入路邊石壁之中，只露出小小一段槍尾，他伸手一按槍桿，身形陡然飄起二丈有餘，一轉眞氣，在空中轉了一個身，輕飄飄又落在馬前。

那祖將軍出身綠林，對俞劍峯露的這一手大爲賞識，當下翻身下馬，挽住俞劍峯道：「俞兄好高功力，小將失敬！」

俞劍峯也不再謙遜，對祖將軍道：「這山路狹窄，前途難保敵人無伏，還請將軍早作安排。」

那祖將軍道：「再走二十里，便是我軍前哨，俞兄武藝非凡，小將有個不情之請，想煩兄台掠陣如何？」

俞劍峯雖有急事，但他爲人最能分析輕重，知道此時已知袁軍軍機，便是率先獨行，爲這祖將軍搜索開道。

那祖將軍是袁督帥愛將，爲人豪爽勇猛，他聽俞劍峯答應乾脆，心中大是高興，脫口讚道：「俞兄眞是好男兒！要不要小將派幾個勇士相助？」

俞劍峯搖搖頭道：「小可自信尚料理得好。」

祖將軍一握俞劍峯手道：「這單徑行軍又載輜重，原犯兵家大忌，前哨眞是我軍之生命線，俞兄，咱們全軍生命都交給你了。」

俞劍峯抬頭一瞧，只見祖將軍滿臉誠摯，他那手又大又厚，幾乎要比俞劍峯大上一半，俞劍峯只覺一陣溫暖，心中想道：「這祖將軍是個鐵血好漢，單看他那誠懇眼色，如此信賴於我，便是再難的事，我也得擔下來。」

當下便道：「小可這就先行。」

一揮手，身形躍上路邊山壁，幾個起落，已隱身在山間叢林之中。

他沿著山腰小路，高高在上搜尋，一

路上見到山路狹窄兇險之處，更是加倍小心尋找敵踪，走了數里，並未發現敵人，這時明月當空，皓白如晝，兪劍峯心中想道：「如是月黑風高，那情勢更自兇險幾分。」

正思索間，忽然前面人影恍惚，兪劍峯加快腳步上下翻騰，但那人影一現即沒，再也難尋踪影，心中大是緊張，行動更加謹愼。

忽然一陣夜風吹來一股血腥之氣，兪劍峯吸了一口眞氣，佈滿全身，雙掌一前一後護在胸前，走了十幾步，只見前面一處隱蔽之處，赫然倒斃七、八具屍首，兪劍峯上前一瞧，那屍身猶有餘溫，都是勁裝武士，地下凌凌亂亂散佈著硬弓長弩。

兪劍峯仔細一瞧，那些人都是身高壯碩大漢，兪劍峯心道：「這些人分明是埋伏在此，想要偷襲砲隊，却不知被什麼人下手打殺，瞧這模樣，動手尚不到半盞茶時光，那……那時我便在不遠之處，怎麼沒聽到半點聲息？」

他沉吟一刻，前行走了好幾里，又發現前面一堆武士屍首，兪劍峯愈來愈是心寒，忖道：「這下手之人，能在一刻之間舉手投足殺死這許多人，半點不露痕跡，此人功力之深，眞使人不寒而慄。」

他又檢查那些屍首，不是頭蓋被擊碎，便是胸前被人用重手法打得五臟俱碎，這些武士顯然連半招也未來得及施出，便遭毒手，兪劍峯愈想愈是不解，他武功原本極強，但較之這人手法，也是毫無把握取勝，忽然靈光一閃，心中狂跳忖道：「難道是適才所見那黑影下的手？看來這人是有心助袁軍一臂之力了。」

他繼續前進，一共發現五處埋伏，都遭人用同樣手法制服清理，他長長吁口氣，暗道：「祖將軍如果經過這五處阻險，那砲隊只怕七零八落，再難走完這山徑了。」

俯身拾起一把長劍，只見地上一段段火藥引線，都是節節寸斷，那石後放著一大桶火藥，兪劍峯更是吃驚忖道：「此人用劍已達通神地步，這段段藥線，每截都是一般長短，顯然是一招數振，而且恰到好處。」

他算算時間，知道不久大軍便到，便緩緩往山腰下翻，在路上等了半個時辰，果然祖將軍大軍行到，兪劍峯當先迎上，祖將軍道：「前行半里，便是我軍駐地，多謝兪兄辛苦。」

兪劍峯道：「這一路上的埋伏都被高人暗中除去，眞是將軍洪福，小可也沒盡什麼力。」

祖將軍問起一路上情形，也是吃驚不止，正談話間，忽然前面塵頭大起，跑來一大隊騎兵，那爲首的騎士高聲歡叫道：「小將于維西前來接應。」

祖將軍迎上前去道：「于將軍辛苦了，前方戰勢如何？」

那姓的于的將軍道：「昨日羅參將手下失利，羅參將僅以身免，右側十分吃緊。」

祖將軍破口罵道：「羅大賓爲將十數年，怎能如此輕易妄動，此舉我軍腹背受敵，寧遠城如何能守？」

姓于將軍道：「羅將軍死守側翼，但敵人砲火實在厲害，羅將一駐兵石山，砲子所及，碎石傷人無敵，每天折損數百人，如不出擊，只怕也會消耗殆盡。」

祖將軍道：「羅軍是百戰勁旅，豈能全軍覆沒？敵人損失如何？」

于將軍道：「羅軍一出陣地，清軍集中砲火，羅軍雖是百戰精鋭，但血肉之軀總難抵擋火器，未及敵人便完了！」

那祖將軍仰天嘆道：「這一萬健兒如此喪命，凡事豈能前料？于將軍，你傳令星夜造飯，咱們這便趕去寧遠。」

那于將軍喜道：「正該如此，正該如此，大帥望將軍之紅衣砲隊猶如望歲，有將軍麾下精兵，加上這幾十尊鎮守神，寧遠之戰，大有可爲！」

祖將軍道：「敵人離城尚有多少路程？」

于將軍道：「昨日尚有十餘里，石山一失，寧遠已在砲火程中，奇怪從昨夜至今並未聞得砲聲。」

祖將軍點點頭，那于將軍下去傳令造飯，祖將軍歉然對兪劍峯道：「小將還有一個不情之請，兪兄瞧在下蒼生氣數，萬望再幫一忙。」

兪劍峯道：「只要小可能力所及，無不從命！」

祖將軍凝視兪劍峯，半晌虎目中流下眼淚來，慘然地道：「清人傾國之軍東來，寧遠不守，這東北錦繡河山再無可守，兪兄答應此事，小將先代關外十數萬部隊謝了。」他說完跪下向兪劍峯叩了幾叩，兪劍峯趕忙扶起，正要問詢，忽然想到自己已答允此事，到時祖將軍自會相求，他天生不愛多話，便道：「大丈夫一諾千金，便是刀山槍林，小可也接下了。」

祖將軍用力一拍兪劍峯肩道：「好一個一諾千金，如果中原男兒如兪兄，清狗怎堪一擊？」

兪劍峯道：「這紅衣大砲一到，立可壓制敵人砲火。」

祖將軍道：「但願此砲易於操作，以解寧遠之圍，大帥他……」

他正說到此，忽然轟轟之聲大作，一時之間天昏地暗，對面言語不聞，祖將軍慘然道：「敵人下手了。」

兪劍峯和祖將軍匆匆用完飯，祖將軍拔出一支令箭，投到地下，他虎目一睜，高高站在馬上道：「咱們拚命去！」

他附近軍士一齊歡呼道：「咱們和清狗拚命去！」

那部隊單線行軍，延綿數里，但此刻人人敵愾同仇，那呼喝之聲此起彼落，傳得老遠，人人都知清人實力雄厚，這孤軍扼守一城，勝算極微，但袁大帥軍隊訓練有素，人人都存必死之心，並無懼色。

祖將軍大喝一聲道：「啓程！」

一勒馬率先而行，兪劍峯也騎著一馬跟在祖將軍之後，一時之間，砲車隆隆行動，聲勢極爲驚人，一口氣趕了十多里，翻過小山，進了寧遠城東門。

祖將軍大聲道：「兪兄，咱們這便見大師去。」

這時城中砲火連天，飛沙走石瀰漫，兪劍峯瞧著那城上兵丁陣式井然，心中大爲佩服，那敵人集中全力進取西城，是以東城並無敵踪。

馬行疾快，不一會來到一處青磚巨院，祖將軍遠遠便大聲道：「祖大壽有急事稟告元帥。」

那巨院鐵門一開，迎上一小隊親兵，將祖兪兩人迎了進去，那親兵隊長道：「大帥到城上去督戰了，祖將軍稍等。」

祖大壽一勒馬道：「兪兄，咱們也去城上。」

正在此時，前面跑了一隊騎士，擁著一個清癯老者，長衫輕鎧，兪劍峯一瞧，正是見過兩次，有名一代大將，松遼督師袁崇煥。

那袁大帥遠遠望著祖大壽喜道：「大壽，你到得正好！紅衣大砲都到了？」

祖大壽迎上前道：「稟大帥，小將幸不辱命。」

袁崇煥雙手緊握祖大壽道：「大壽，你如再遲數天不來，咱們可能便成永訣，這多年經營抗清的一點基業，也是煙消瓦碎。」

他邊說邊引衆入院，祖大壽幾次想向他報告情形，但見大帥臉色，都是不忍出口。

衆人下馬入室，祖大壽以目示意，叫兪劍峯也跟隨入內，那袁大帥待衆人坐定，望望兪劍峯，祖大壽連忙起身道：「這位兪大俠一路保護砲隊，如非他，這砲隊連番遇伏，只怕今夜難到，便是到達，也是零落殘缺！」

袁崇煥站起一揖道：「崇煥先謝閣下。」

兪劍峯人雖沉着，但眼見這名滿天下的大將軍向自己行禮，也是手足無措，連忙還禮，一吸氣誠懇地道：「將軍爲國干城，天下百姓未有不知者，小許之勞，何足掛齒？賤軀何能受大帥一揖？」

袁崇煥道：「在野在朝，只要心存忠義，都是頂立地的好漢子，兪兄不必太謙。」

他轉首對祖大壽道：「紅衣大砲一入城，立刻開拔城中，清人自恃砲火厲害，哈哈！瞧瞧咱們的。」

祖大壽點頭不語，袁崇煥極是精明，他沉聲道：「大壽，出了什麼差錯？」

祖大壽站起道：「小將該死，路上受伏，拉大人……拉大人……」

這時城中砲聲如雷，他一句話幾次被打斷，袁崇煥臉寒如冰道：「拉大人怎麼了？」

祖大壽道：「拉大人不幸殉職！」

袁崇煥一聽之下，頹然跌坐椅上，半晌說不出一句話來，衆人只聞砲聲不絕，那桌上茶杯砰然震聲作響。

袁大帥站起身來，轉身走到窗前，抬頭望向漫漫天際，蒼穹又黑又高，過了許久，他又緩緩踱回，眼睛都紅了，他沉痛地對衆人道：「難道！難道這些熱血的男兒，便任由敵人砲火殺害？難道咱們便無還手之力？這些健兒，都是國之精英，蒼天！蒼天！難道氣數已盡？」

祖將軍性子粗豪，再也忍不住道：「大帥，小將這便去接城上防務！」

他說完衝門而去，袁崇煥低沉叫道：「大壽！回來！」

祖大壽呆呆站在門口，袁崇煥又道：「我這次向佛朗璣買砲，原是最機密火速之事，敵人爲何知道咱們行軍路程？」

祖大壽道：「小將在京，明知大帥此地情勢吃緊，天天催戶部撥款快購，但朝廷一再拖延，時間一久，自是難免洩露。」

袁崇煥一按佩劍道：「是誰敢延誤我軍機？」

祖大壽沉聲道：「毛御史一再上疏，參奏大帥浪費公帑，置夷人無用之物，荒廢講武之道，皇上頗爲心動！」

袁崇煥雙目圓睜，拔出佩劍一劍砍去，卡察一聲，那桌子登時缺了一角，袁崇煥喃喃地道：「夷人無用之物，無用之物，便是土砲火器，本軍已難抵擋，皇上，皇上，你既賜我上方寶劍，又制肘不放心我，唉，這滿城血肉橫飛，又豈是坐談天下刀筆之吏所能瞧到的？」

祖大壽又道：「毛御史挾私怨欲陷大帥，周提督將帶信大帥，小心着他奸謀。」

袁崇煥慘然一笑道：「還帶什麼信？大壽，朝廷有此種賊子公然存在，前方還打什麼仗？唉！我又不能急流勇退，放下十幾萬兄弟不管，皇上，皇上，我袁崇煥只有一死以報知遇之恩了。」

兪劍峯坐在一旁，一句話不出來，他最能理會別人心思，袁大帥孤忠在外，爲大明天下作搏命之爭，而朝廷竟疑他私心坐大，從來豪傑衝鋒陷陣，血染征袍那是容易的事，但是忍受這種漫天奇冤，那非得要有過人之量了。

袁崇煥沉吟半晌道：「大壽，咱們要瞧瞧紅衣大砲去，大賓，你心思細巧，說不定能裝好機簧引發。」

衆人應了一聲，跟著袁崇煥走出院子，走不多遠，那砲隊前哨遇上了，袁崇煥撫那一尊尊巨砲，嘆息道：「皇太極用兵再兇，只要鐵將軍發威，也會被打得血流成河，大賓，我聽拉大人說過，這撞擊機簧最複雜，不懂的人再難以引發，你去瞧瞧看。」

那羅大賓參將是袁軍中一大勇將，智勇雙全，和祖大壽同爲袁崇煥兩條臂膀。

那砲隊緩緩而至，總有數十尊，袁崇煥瞧了瞧，又走回居處，那羅大賓手執機簧，反來覆去研究，想找出其中之密。

城外砲聲愈來愈密，祖大壽幾次按捺不住，要領軍出城去搶毀敵人之重砲，都被袁崇煥止住，大廳中一片寂靜，空氣沉重之極。

半晌袁崇煥道：「敵人兵力數倍於我，如果開城一戰必陷重重包圍，部隊在原野被殲，如果持城以守，大壽，你看可以支持幾天？」

祖大壽道：「寧遠城堅垣厚，半月之內敵人無法破城！」

袁崇煥道：「那麼半月以後呢？」

祖大壽想了想道：「咱們軍隊每天折損於敵人砲火，敵人却是半點無損，半月之後，只怕要與羅軍一般命運。」

袁崇煥點頭道：「我原意以此紅衣大砲威力，一擧而殲清人重兵，使其元氣大損，十年之內再難作亂，早知如此，倒不如死中求活，與皇太極決戰於野。」

祖大壽忽然堅決地道：「依小將看，如果咱們紅衣大砲不能發揮威力，倒不如

趁早出城，雖是犧牲慘重，但也勝於在此任人宰屠。」

袁崇煥道：「到時候只有出此下策了，但願大賓參透機簧，只要大砲一發，先毀清人大砲，再亂敵人陣式，小尖山艾文魁從後夾擊，大勝猶在指顧之間。」

祖大壽道：「元帥神機，艾文魁那支兵眞如天兵下降，屆時定奏奇功，便是大砲不發，咱們兩面夾攻，也有勝算。」

袁崇煥默然不語，推開窗戶，緩步走到門口，只見道中軍士往來頻繁，都是抬運傷者，他心中一陣悽痛，胸口一熱，暗暗地道：「這些人爲什麼要背井離鄉，爲什麼要以血肉之軀抵擋火砲，是爲富貴榮華麼？是爲揚名天下麼？還不是爲我袁崇煥一聲呼喚，便執戈衛國土，生死再無反顧，你能眼看他們被屠殺而無動於衷麼？」

想到極處，眼淚都幾乎落下了，他長吁一口眞氣，心中暗暗地道：「袁崇煥啊！袁崇煥，你難道是英雄末路了？」

抬起頭來，只見羅大賓頹喪走來，他連問也不再問，和羅大賓一前一後走回大廳。

羅大賓道：「這佛朗璣砲機簧複雜，小將無能爲力。」

袁崇煥平視過去，那一張張都是熟悉的面孔，都是同生共死的好兄弟，好男兒，最後他目光落在俞劍峯身上，半晌說不出一句話，忽然廳門一開，一個灰塵滿身，滿臉灰黑的將軍匆匆跑來，身形未定便道：「稟大帥，李將軍部隊頂上西城門去了。」

袁崇煥凜然道：「黃龍飛如何？」

那將軍臉色一暗道：「黃將軍傷重身亡。」

袁崇煥只覺喉頭一甜，哇的吐出一口鮮血來，衆將大吃一驚，紛紛向前扶持。

袁崇煥搖頭道：「不打緊，不打緊，這是老毛病。」

祖大壽道：「大帥千金之體，今夜好好休歇，明日咱們再作打算。」

衆將紛紛起身，袁崇煥厲聲道：「我總不能把十幾萬弟兄飽吻皇太極砲口，大壽，事不遲宜，你傳令三軍整頓，咱們這便開城與皇太極決一死戰。」

他數次阻止祖大壽衝動，但此時度量情勢激動之下，再無餘地，發下命令，羅大賓阻止道：「大帥，咱們要拚也不在乎這一時半刻，再說此時敵人砲火正猛，一開城豈不正好成了清人活靶？」

祖大壽久歷戰陣，聞言嗔目道：「大賓，你有什麼高見？」

羅大賓道：「敵人砲擊半夜，此時疲乏交加，天明時定然有一段休息時間，那時咱們再出，較爲上策。」

袁崇煥道：「大賓，我如何不知這情形，但滿城傷患，叫我如何心安？」

祖大壽連忙道：「大帥，你平日再三告誡我們忍字爲先……」

袁崇煥接口道：「大壽，你跟我多少時候了？」

祖大壽恭然道：「小將追隨元帥麾下已六年有餘。」

袁崇煥道：「這幾年來你我聯手而戰，大小數十役戰無不勝，攻無不克，是什麼道理？」

祖大壽道：「元帥神勇無敵，天下無人能擋。」

袁崇煥道：「若說勇武無匹，熊經略遠勝於我，我軍所以能夠如此堅守城池，是因爲軍心團結，上下一體，人人都能信賴於我袁崇煥！」

衆將不知大帥有何用意，都紛紛點頭，袁崇煥道：「咱們軍隊眼看大帥束手無策，以他們血肉之軀去塡塞砲口，大壽，要是你又作何感想？」

祖大壽道：「咱們軍隊人人都願爲元帥效死，絕無反悔！」

袁崇煥搖頭道：「孤軍無望，最怕軍心渙散，我袁崇煥統兵數十年，想不到會落到今日之局。」

羅大賓抗聲道：「咱們還有十萬精銳，大帥何出此言？」

袁崇煥嘆息道：「從前朝廷殺熊廷弼而關外三鎭盡喪，今日我袁崇煥一死，寧遠一失，何以保山海關？山海關不保又何以衛京師，今日之勢再無考慮，大壽，你下去傳令。」

祖大壽默默不動，袁崇煥一振衣襟，邁步而行，祖大壽急步上前，抱住大帥腰圍，悲聲道：「大帥，且聽小將一言？」

袁崇煥一振雙臂道：「大壽，我當年救你一命，難道便是要你這兒女之態麼？」

祖大壽雙膝一屈，眼淚潸然而下，好久不能成言，他盡力壓抑悲憤，顫聲道：「元帥，咱們已到最後關頭，元帥一定要依小將等一言。」

他向四座將領示意，衆將都紛紛跪下，祖大壽道：「此刻東路仍在我軍掌握之中，大帥快快領著親兵東行，這裏的事交小將幾個人。」

這是他胸中早定計劃，此刻說出來，侃侃而道，並無半點遲滯，衆將齊聲叫道：「祖將軍說得對，元帥速離這危急之地，方是上策。」

袁崇煥大怒，瞋目而道：「大壽，軍令如山，你這是逼我麼？」

祖大壽不住叩頭，羅大賓悲聲道：「大帥，咱們便是此戰此敗，但關外大帥威望早成，一聲號召，便是千萬勇士望風而來，前途豈不可爲？」

祖大壽接著道：「小將請這位俞兄護駕，元帥尚請早行，此間事，小將等鞠躬盡瘁，絕不敢折大帥威望。」

羅大賓又道：「大帥不是視終生抗清衛國爲已任麼？咱們兵敗不打緊，如果大帥不走，他日關外之士何人號召？咱們舊部又怎能捲土重來？小將等死不足惜，但如大帥不行，我等……我等……我等死不瞑目！」

他說到後來泣不成聲，諸將一陣悲憤，都是眼淚雙垂，整個大廳靜悄悄地只聞飲泣之聲，這些人都是前線衝鋒勇猛之士，英雄之淚不輕彈，這傷心之處，衆人都是悲愴無比，怨憤之氣，瀰漫整個大廳。

俞劍峯城府極深，心想祖大壽早有打算，他求自己的原來便是此事，但目睹這感人場面，也不禁心中寬慰，忖道：「我朝有這許多死士，清人何足道哉？」

他熟讀經史，想到前人心中更是激蕩

起來，忽見袁崇煥手按劍柄厲聲對祖大壽道：「大壽，如是本帥不依你等意見又如何？」

祖大壽叩頭大叫道：「小將以死相求。」

袁崇煥刷的拔出上方寶劍，口中喃喃的道：「既是如此，我當年何必救你？」一劍直砍下去，俞劍峯瞧得仔細，身形一起，施展小擒拿手法劈手奪過寶劍，原來那祖大壽年輕是行爲放蕩不羈，他坐盜本當處死，袁崇煥與兵部尚書孫承宗憐他忠勇，救了他一命，從此祖大壽感恩極深，追隨崇煥，血戰殺敵，成了晚明一代大將。

袁崇煥頓時正要叱喝，忽然聽外衛進一個親兵，慌慌張張地行禮道：「大帥，有一個……一個兵士……兵士，他說要見……大帥，他能……能裝好紅衣……紅衣大砲引發機簧……機簧。」

袁崇煥一震，聲音都發抖了，急忙道：「快叫他進來。」

那親兵出去一刻，帶進一個衣著軍服的軍士來，那軍士一見大帥，拜倒地上，袁崇煥治軍極嚴，但平日私下倒是溫和得緊，是以麾下諸將都直陳利害，無所畏懼，他對諸將也是直呼其名，當下親手扶過那軍士道：「聽說你能引發大砲？」

那軍士抬起頭來，滿臉信心地道：「小的願意試一試。」

俞劍峯目光與那軍士一觸，只覺此人很是熟悉，那軍士瞧著他也是一驚，這兩人都是記憶過人，心中却暗暗忖道：「原來是他！」

你瞧瞧去！」

袁崇煥不再遲疑，立刻道：「咱們跟

那軍士站起身來又行了一禮，袁崇煥率領衆將走出大廳，俞劍峯心中狂喜道：「原來是那姓藍的無賴漢，顏眞卿說他手巧天下無雙，看來大有希望。」

衆人走到紅衣大砲之前，那軍士仔細將大砲瞧了瞧，伸手運用手邊小匕首將那引發機簧一件件拆開，動作極是純熟，袁崇煥瞧得心中怦然而逃，他原是手掌兵符的大帥，這時不由自主的竟默禱起來：「如果天不絕我，此人必能成功。」

那軍士拆開機簧，又一件件裝好，雙手靈活無比，比拆開時更是快速，當他裝好最後一件零件，忽然跳了起來大喜道：「眞是巧妙！」

袁崇煥急問道：「如何！」

那軍士喜孜孜地道：「那還成問題麼？」

袁崇煥瞧著他那如痴如狂的喜態，心中信心大增，軍士細心撫摩手上機簧，好像是撫摩心愛的人一般，臉上又是嚮往又是溫柔，忽然想起對元帥說話大是失禮，當下連忙跪下道：「小的一時高興，忘了尊卑，小的該死，萬望元帥恕罪。」

袁崇煥雙手撫著他肩膀道：「你叫什麼？元帥高興都還來不及，又那裏會怪你了？」

那軍士凝目望著這威鎭一方的大將軍，只覺他那虎虎帶威的雙目，此時竟全是嘉許誠摯之色，那軍士一生之中，都是受人輕視譏笑，那曾見過如此臉色？而且又是天下人人慕名的大元帥，心中一陣激動，眼圈都紅了，當下肯定地道：「元帥，小的叫藍君武，小的能引發這紅衣大砲！」

袁崇煥只覺他這句話眞是字字珠璣，當下喜之無限，環顧諸將道：「想不到絕處逢生，大賓，你快叫人將大砲拖上城去，安好砲位，天明之後，讓皇太極嘗嘗這鐵將軍威風。」

羅大賓忙聲答應道：「砲位早已築好，元帥且放寬心。」

說完便大步走去發令，諸將此時也是人人振奮，自來戰陣是挨打而無還手之力，那最令人氣短，這消息傳得極快，不一會全城將士都得知喜訊，一時之間，人人精神振奮，士氣更自高昂。

袁崇煥返身對那姓藍的軍士道：「藍先鋒，此役之功以你爲首。」

那姓藍的軍士大驚，行禮道：「小的不敢受此大恩！」

袁崇煥哈哈一笑道：「十萬雄師被你一旦救了，這先鋒游擊之位，自可與此大功相提！」

袁崇煥賞罰嚴明，這姓藍的一刻之間由兵士昇爲先鋒游擊，諸將都紛紛道賀，人人都覺得他受之應得，毫無半點不滿之色。

俞劍峯心想：「袁大帥麾下諸將和衷一致，眞是國家大福。」

袁崇煥一搓雙手道：「咱們進去等待時機，大賓放好大砲，天色也該亮了。」

他回身又對那姓藍的道：「你也進來吧！」

諸將數次隨大帥進出大廳，但此時心情大是不同，那祖大壽心喜之下，被門檻絆了一交，幸是他平日馬步穩健，雙腿一沉立定，但狼狽之象，衆將不由會心一笑，袁崇煥不由向俞劍峯望了一眼，兩人目光一對，莫逆於心。

這時長夜即盡，東方曙光微現，袁崇煥對諸將道：「這一夜咱們歷盡悲歡苦甜，眞好像老了十年，悲喜一場，哈哈！」

他笑問藍先鋒道：「君武，你瞧這紅衣大砲較之土砲威力如何？」

藍君武恭然道：「這砲子母兩彈，又可連環發射，射得更遠，只消數砲，清人砲陣立即摧毀。」

袁崇煥道：「毀了敵人砲陣，咱們大軍長驅而入，攻其不備，這一仗可穩操勝算。」

藍君武忽然囁囁地道：「小的有一言，不知該不該說？」

袁崇煥道：「但說不妨。」

藍君武道：「小的昔日跑過不少地方，寧遠前方左首小尖山口，那地勢險絕無比，如能……如能置兵於此，敵人後路已斷，立成網中之魚。」

袁崇煥微微吃驚反問道：「你有把握清軍必往此路退却？」

藍君武道：「小的久聞皇太極善於用兵，每擧出人意表，兵敗多半會往這人人以爲死路地方撤退，料定此路必無重兵，可據地而守以待援，大帥……」

他說到此，忽然想起一事：「我總是喜歡表現，這麼一說，我用兵豈不是猶高於袁大帥。」

當下再也說不下去，袁崇煥不住點頭

，忽然神芒四射，對衆將道：「如何？」

諸將盡都折服，對這其貌不揚的漢子更是另眼看待，袁崇煥不住雙手相搓，有大得我心之感，又對諸將說道：「看來艾文魁那支兵根本不用包剿，可以坐待敵人前來投網了，君武，你未投我軍之前，在什麼地方當差？」

藍君武道：「小人到處飄零，做些非法勾當混日子，這座上俞公子便知道！」

袁崇煥嘆息道：「如此人材不爲國用，眞是可惜。」

藍君武又道：「小人天性愛好機關佈置，地理地形之學，那清人根據之地，小人也曾測繪過地形地勢。」

袁崇煥道：「建州地勢如何？」

藍君武道：「建州背山面水易守難攻，我軍非加倍兵力不易奪取！」

袁崇煥點點頭正要說話，忽然遠遠一陣馬蹄之聲，一個沉壯的聲音道：「稟大帥，卅四尊大砲各就其位！」

袁崇煥緩緩站起身來，掀開窗簾，只見天已黎明，敵人砲火也自稀了，袁崇煥喃喃地道：「這一夜眞是長得緊，唉！」

藍君武向袁崇煥行了一禮，又向衆將作揖，快步而出，袁崇煥見諸將都是躍躍欲試，便道：「君武引燃第一砲，咱們城上助威去！」

過了半盞茶時光，天色愈來愈明，驀然一聲驚天動地巨響，袁崇煥高聲道：「成了！成了！」

大步跨出大廳，率領諸將上馬往城門走去，不多時來到城門，只見城中火光沖天，城下地基震動不止，那些坐騎雖都是久歷戰陣，但這巨砲威力太甚，衆騎都是驚悸昂首，前蹄凌空而起。

袁崇煥一按馬鞍下馬上城，俞劍峯也隨著衆將上了城牆，只見那紅衣大砲火舌長吐，極是神威，藍君武從城上這邊跑到那邊，正在指揮親自發砲。

這時清軍經過長夜攻擊，本來已是勢衰，那紅衣大砲威力驚人，起初敵人還稀稀寥寥有幾響還擊，打到後來，只見紅衣大砲吐信，敵人再無還擊。

轟了半個時辰，那城下運火藥的兵士絡繹不絕，旭日東昇，城外原野上一片煙火，什麼也難瞧得清楚，便如大霧瀰漫一般，袁崇煥對衆將一比手勢，祖大壽領先下城去集合部隊，諸將也紛紛下城帶隊準備攻擊。

又轟了半個時辰，袁崇煥一揮手，只見城門一開，祖大壽快騎出城，後面步馬齊集，殺聲震天，袁軍整軍開出了。

那煙霧好半天才漸漸消淡，袁崇煥舉目向城外，草木景象全非，沙石翻起，遍地都是屍體及折斷旌旗，一片零亂，袁軍全軍立刻投入戰場，乘勝直追，袁崇煥心中大定，回首只見俞劍峯站在身邊，使用力一拍俞劍峯肩膀道：「俞兄，這一陣砲轟，敵人折損至少一半，那逃走的也無鬥志，關外又可數年平靜了。」

俞劍峯見他喜心翻倒，臉上神威大歛，只覺甚是親切，便道：「戰陣勝敗，眞是一瞬萬變，小人今日才睹大帥神威，眞是五體投地。」

袁崇煥道：「你我以朋友相交，俞兄連番助我，這俗套謙遜何必再提！」

俞劍峯忙道：「小人不敢！」

袁崇煥哈哈大笑道：「讀書人總脫不了迂腐，便連俠士也是如此，咱們但求肝胆相照，那俗禮又算什麼？」

俞劍峯誠摯地道：「大帥是神人，怎能以常情而論。」

他人最深沉，但如眞是誠摯說話，更自有一番動人心弦儀態，袁崇煥大爲動容，侃侃地道：「老夫痴長幾歲，你這個兄弟老夫是認定了。」

俞劍峯恭身一揖，不再言語，袁崇煥走到那藍君武身前道：「紅衣大砲雖勇，但如無你操縱得法，眞是一堆廢鐵，可見事在人爲，哈哈！」

藍君武以手指耳，袁崇煥一怔恍然，忖道：「君武雙耳震聾了，實是遺憾！」

藍君武搖搖頭道：「大帥釋念，小人雙耳重震，至多半月便可復原。」

袁崇煥大喜，心中再無遺憾，下城命人牽過坐騎，領著親兵和俞劍峯也越城而出。

一路上儘是自己部隊，袁軍見主帥親自督戰，聲勢更是大振，袁崇煥巡視戰場，這大勝之後，心境倒反憮然，俞劍峯想到大帥上方寶劍還在自己手中，連忙遞過。

袁崇煥笑道：「皇上賜以上方寶劍，原是斬除不忠不勇之人，想不到差點殺了我生平愛將，世事多幻，又豈可預料，俞老弟，這兵荒馬亂之際，軍中極需像你這種好手，你便留在我軍中如何？」

俞劍峯道：「小人一身恩怨，不知何日能理會得清，實在無法留在大帥身側。」

袁崇煥不再勉強，一勒馬繼續前行，兩人巡視數十里，已是正午時分，沿途清兵傷亡極慘，看來已是潰不成軍了。

袁崇煥知大軍西逐，如是皇太極往小尖山退去，那日暮之際，這仗大戰便可結束，當下和俞劍峯在親兵環擁之下，又往城中騎去。

這時城中一片沉靜，只留下少許士兵，袁崇煥行在街上，百姓沿街焚香，見到大帥，那感激之情是不用說的了，激動到極處，都是目含淚光，連歡呼也覺不能表達心中崇敬之意。

兩人回到袁崇煥駐節之大院，俞劍峯想到這一日一夜，自己經歷了可能是本朝決定命運的一仗，不禁坦然若失。

這一仗從藍君武引發紅衣大炮，一直到祖大壽諸將乘勝追擊回來，足足打了一天，袁崇煥、俞劍峯坐在帥府靜候佳音，當月兒正當頭頂之時，祖大壽率領先鋒部隊以及諸軍將領回到帥府。祖大壽一見袁崇煥便道：「大帥，清兵已經肅清，殘部不及百一，往建州逃逸，小將親見皇太極所乘黃錦戰車，已被紅衣巨砲打得四分五裂，皇太極不死必傷。」

袁崇煥巡視諸將，忽對那駐守小尖山艾文魁將軍道：「文魁，這一仗滋味如何？」

艾文魁是袁軍出名勇將，生平最善攻擊搏戰，他眉飛色舞地道：「元帥神機妙算，敵人殘部將近十萬，往小尖山自投虎口，我軍養精蓄銳以待，勝負早定，殺起來眞如摧枯拉朽，小將從軍數十年，以這

仗打得最過癮。」

袁崇煥道：「皇太極便是僥倖逃回，要想恢復舊觀，至少須要五年，如果朝廷決心，此刻正是直搗黃龍良機。」

原來皇太極以舉國兵力東進，那寧遠城勢在必得，野戰軍早就聚集，想以砲隊爲先鋒，一舉而下，却未料到袁崇煥請來數十門威力無匹大砲，砲隊被摧那是不用說的了，野戰部隊騎步兩軍根本未接觸敵人，便已折損大半，再經過袁軍追擊，又投入小尖山口，結果全軍覆沒，數十萬大軍挾雷霆之勢而來，但能逃回建州的，都是輜重盡失，面無人色，再無鬥志的極火部隊。

這一役史稱寧遠大捷，晚明對抗滿清，歷年以此戰果最鉅，建州衞都指揮皇太極兵戰重傷，回到建州傷重死亡，便憑此戰，又替大明保持了十數江山不墜。

當下袁崇煥擺酒飲宴，衆將心喜之下，都飲得有了幾分酒意，那祖大壽乾了一碗酒站起道：「元帥，咱們打勝戰，不求皇上賞賜，但求皇上清除君側小人。」

袁崇煥大喝了一口酒道：「好一個不求賞賜，大壽，你此次至京求援，一定是受了不少骯髒氣，來，來，來，本帥再敬你一杯。」

祖大壽雙目一翻道：「大帥，咱們內外相制，前方還打什麼仗，稟請大帥八百里飛騎奏章，恭請皇上殺了毛氏叔侄，以振我國軍心民心！」

袁崇煥撫手道：「大壽醉了！」

祖大壽大聲叫道：「小將千杯不醉，倒是舉朝文武俱醉，獨大帥一人清醒，大帥，大帥，您叫大壽讀書學禮，爲什麼史書上忠臣結局都是一般悽慘？要等後世人來讚美？大帥，咱們難道不能改變自己命運？」

他愈說愈是激昂，舉座都不由動容，袁崇煥道：「大賓，扶他進去休息！」

羅大賓上前半扶半拉，祖大壽不住掙扎辯說自己清醒，便說了一半，忽然支持不住，伏倒桌上，羅大賓扶他走入帥府內室，過了半晌，傳來一陣沉鬱哭泣之聲。

那祖大壽奉命至北京購置紅衣大砲，不知受了多少挫折和閒氣，但他牢記前方袁大帥叮囑，又關心全軍存亡，是以忍氣吞聲，他性子粗邁，有時實在忍受不下，便以小匕刺臂，一痛之下，才能平靜不再衝動，紅衣大砲得到，那雙臂已是疤疤瘢瘢，令人不忍卒睹，這大勝之後，想起前塵，不禁更是沉鬱氣短，酒入憂胸，不由得酩酊大醉。

袁崇煥對這愛將心理瞭如指掌，他心中默然忖道：「毛氏叔侄，皮島毛文龍態度曖昧，我遲早要與他見個眞章，上方寶劍專斬爲將不忠不勇之人！」

他這暗下決定，終於造成日後明末一樁爭執最烈的大事，結果兩敗俱傷，國之精英盡失，此是後話不提。

袁崇煥不願在這大喜之際喪氣，又舉杯歡飲，那藍君武兪劍峯成爲諸將灌酒對象，兩人酒量均佳，每人喝了數十杯，四更以後，衆將大醉而回，袁崇煥携著兪劍峯進內室休息。

兪劍峯一倒在床上，只覺酒意上湧，他內功精湛，一運氣將酒意徐徐化出，回顧那威鎮天下的袁大帥，已均勻發出呼吸聲，他運功過後，精神又煥然如新，這時軍中刁斗四鼓，兪劍峯心中一片凌亂，只聞原野戰馬迎風呼嘯，傳得又遠又長，更增淒清之情。

兪劍峯心中忖道：「如果昔日我那顏眞卿不勸這姓藍的人投軍，那麼今日袁大帥一定敗戰名裂，凡事都有前定，一點也勉强不來。」

想到顏眞卿清朗照人，又想到華山邵女俠淘氣可愛，便和大妹小時候，一般模樣，但大妹此時生死未卜，自己平生至愛之人一個個都不在身邊，不禁心灰意冷，但轉念又想到自己身負血仇，要親自處理的事，還像千頭萬緒，那擔子沉重無比，又不禁心中一凜。

他這胡思亂想，不覺天色泛明，這才沉沉睡去，醒來時已是日上三竿，他梳洗已畢，便向大帥告別，袁大帥知留他不住，又排宴歡送，諸將都請來作陪，酒過三巡，兪劍峯再辭而行，袁大帥親自送了十里，兪劍峯再三謙辭，袁崇煥從袖中拿出一角公文，是以大帥下令，沿途軍隊都予兪劍峯方便，兪劍峯心想自己行路，總是走僻野捷徑，原不用這種文件，但大帥情殷，便珍重接過，又和諸將一一握別，但見每個人眼光都誠慰動人，只覺離意太濃，不敢再多逗留，揮手騎馬而去，那祖大壽堅持又送了十里，兩人訂交而別。

兪劍峯走了一會，回頭只見祖大壽背影漸漸消失，他心中激盪，幾乎不能自己，默默忖道：「兪劍峯啊！兪劍峯！你原是性情中人，你那沉着性格的深處，原來如此不堪一擊，你和這些好男兒原是一等人物！」

他呆呆出了一會兒神，想到袁大帥麾下諸將，都是忠勇正直，念舊熱心的男兒，那麼國家前程還有希望，不由振奮起來。

日影又偏西了，兪劍峯一勒馬喃喃地道：「走吧！再不走便無決心了！」

馬行迅速，不多時翻過山崗，關外那一望無垠的山河又呈在眼前。

兪劍峯行了一陣，心中忖道：「大妹說她意中人家住長白山下，我此行便到長白山去，說不定機會比較大些。」

忽然靈機一動又忖道：長白山天池靈鰻，不是治大妹遺忘症的藥麼？

當下再無考慮，便往長白山趕去，他爲尋他妹子，不再走偏野山徑，每日行走官道，大城小鎮過了一個又是一個，但並未發覺踪跡，倒是袁大帥那紙公文效力極大，守城的將軍對他極爲照顧！問了他要尋的人身形樣子，行文各處助他找尋。

他一路上行走大道，吃住俱好，容光煥發，了無風塵僕僕之態，這日已走近長白山麓，他向樵夫問明上天池路徑，想到長白山路險峻崎嶇，馬行不及，便將馬送給那問路樵夫，要了數日乾糧，隻身飄然上山，那樵夫自是千謝萬謝。

他輕功極佳，行起山路當然是輕軍路熟，這日垂暮，已深入長白山中，他擇了一處山洞休息，洞前燃了一堆火，夜半只聞松濤似海，山中虎嘯猿啼，偶而有些野獸見光而來，山中空盪漫無人跡，兪劍峯忖道：「我上天池找到靈鰻，下山再打聽

那姓余的公子，好歹要探出一個眉目來。」

次日他繼續往天池走去，長白山中林木極是茂盛，往往一片大林連綿數百里，不見天日，俞劍峯往高處爬，揀著捷徑，到了正午，只聞頭頂水聲淙淙，心中暗喜，知道天池便在山巔，當下加緊脚步，沿路而上，又走了一個時辰，用力一躍，來到山尖，只見眼前一亮，一片碧波浩瀚，眼前便是名揚天下奇景的長白天池了。

那池面積極大，山嶺之處地勢倒是平坦，池畔怪石嶙峋，張目遠眺，羣山盡在身下，俞劍峯心曠神怡，忽聞遠遠石後一個清朗的聲音道：「妹子，你輸了。」

另一個女子的聲音道：「你這是前人之譜，算不得什麽稀奇。」

俞劍峯只覺那女聲極是熟悉，當下屏息而前，繞過幾塊大石，只見前面一棵參天孤松，松下坐著少年男女，那女的白衣長裙，正是俞劍峯見過幾次，告訴他藥方的少年女子，兩人松下奕棋，正在聚精會神，是以並未注意有人上到山巔。

那少年眉目長得大開大闔，雖則不見得俊秀爾雅，但另有一種懾人的氣慨，沉威之態呼之欲出。

那少年哈哈笑道：「敗了便敗，多言徒增笑柄，妹子，咱們去瞧瞧那千年靈鰻出洞沒有。」

俞劍峯心中一震，那白衣女子道：「還早哩，九哥，你要釣這靈鰻已經三年，連影子也沒有見過，算得上什麽好漢？」

那少年道：「輸棋不輸品，妹子你自稱女國手，怎麽連這個也不懂？眞是好笑。」

俞劍峯在隱處聽這兄妹鬥口有趣，不禁微微一笑，那白衣女子强嘴道：「我雖輸棋了，但是輸給古人，又不是輸給你這莽夫，那算有什麽？」

那少年道：「前人之成，原該學習，如此不是事半功倍麽？前人之失，早宜深愼，以免蹈其覆轍，兵法有言……」

那少女極不耐煩，打斷他話道：「王積公神來之筆，從無人能破解，你得意什麽？東坡弈棋每依對手下子而仿，總成了曠代人物，九哥，你眞沒出息。」

那少年默然，半晌道：「妹子言之有理，爲人不能獨創一格，終究成不了一代豪傑。」

俞劍峯見他臉色一絲不苟，似乎深深受教，心中暗忖：「這少年年輕如此，但無一絲狂態，而且從善如流，眞是一個人物！這雙兄妹都是人中之龍。」

那白衣女子道：「你曉得更好！」

她棋輸了，臉上總是悻悻之色，俞劍峯幼受西藏老禪師教誨，對於棋道也頗高明，當下忍不住又伸出頭去瞧松下那盤棋勢。

只見棋盤上一共才稀稀落落數十字，尚有大塊空地未着，他棋力雖則不差，但也難看出其端倪，心中暗暗吃了一驚忖道：「這兩人難道棋力高超如此，未來之勢已瞭如指掌？年青如此，竟是智通圓慧，眞是蓋代奇材了。」

那少年忽道：「妹子，水香已放下一個時辰，怎的還無半點動靜，是不是你弄錯了？」

那少年央求道：「好妹子，只要捉住這百年靈鰻，妹子要什麽都包在九哥身上。」

白衣女子嗤聲道：「你不相信我，你自己設法吧！」

白衣女子伸伸舌頭道：「當然囉小王爺！只要你開金口，露銀牙，什麽東西得不到？」

那少年聳聳肩站起身來，俞劍峯注意那盤棋，是以並未聽淸他倆人對話。

俞劍峯瞧了半天，忽的恍然大悟，心中大感輕鬆釋然，暗笑忖道：「我眞的是如此糊塗，這盤棋正是『鄧艾開蜀譜』，如果棋勢佈成，天下再强高手也非敗九子半，難怪兩人住手不下了。」

原來這『鄧艾開蜀譜』是中唐大國手王積薪所佈，相傳王積薪夜受神人之授，數百年間無數高手悉心研究，總求能少輸於九子半而不得，此爲一大絕譜，那下棋的人都知這段神話。

那少年又等了半晌，忽然道：「妹子，你呆呆出神想些什麽？」

白衣女子道：「九哥！這百年靈鰻當眞對你如此重要？」

那少年喜孜孜地道：「這個當然！這個當然，這百年靈鰻，全身皮肉骨血，無一不是曠世難求之物，以其血合藥，可以起腐骨於白肉，食其肉可以氣大體輕，武藝增强數倍，脊背之骨，纏烏金絲可以造成一件無堅不摧的兵器，邪魔外道休想動其分毫。」

他興高采烈的說著，那白衣女子淡然道：「九哥，我替你捕捉，什麽報酬都不要，只向你討一杯鰻血如何？」

那少年一怔道：「妹子，妳要這個幹麽？我知道了，雪山蓮化在鰻血之中，是天下易容劑中最上品者，哈哈，妹子！妳長得已經夠漂亮了，何必再用人爲修飾，以落蛇足之譏？」

白衣女子道：「那倒也不是，喂！九哥！你給是不給？」

那少年道：「我和妳合夥做買賣，豈可一人獨吞？咱們二一添作五，每人一半如何？」

那白衣女子大喜道：「這才是好九哥！」

那少年道：「要妳說一句好聽的話可眞不容易，那靈鰻血不知有沒有一杯還成問題。」

俞劍峯在旁心中一喜，忖道：「如果這女子捕到靈鰻，我再現身苦苦哀求，女子心軟，只怕可以分得一些也未可知！」

這時天空忽然飄來一大片雲，太陽立刻被蔽住了，那白衣女子望著天上悠悠白雲，輕輕嘆了口氣，低聲吟道：「將你心換我心，乃知相憶深！」

那少年笑道：「妹子也有意中人了？眞是有趣得緊。」

白衣女子嗔道：「什麽有趣得緊，九哥，你此去中原，又糟蹋了多少好女子？」

那少年哈哈笑道：「不多！不多！天下女子都是一般！都是一般！」

白衣女子沉聲道：「都是一般什麽？」

（未完．九）

新派武俠長篇故事／藍荒・文
可飛・圖

龍飛鳳舞



前文提要：

前文書至大宗師像說書人一樣將劍神袁承達和羅刹夫人的戀史和二人一段情怨告知龍驤，證明龍驤就是劍神和羅刹夫人所生的兒子，不過是寄養在峨嵋派掌門龍雲鶴的家裏而已，龍驤無話可說，既是客觀的事實，怎能否認，爲什麼自己母親羅刹夫人又會另嫁金蜈天尊爲妻，雖然當時謠傳父親劍神已死，但又得大宗師用白芩將他解毒救起，這問題正在聽大宗師逐節逐級道來，大宗師似乎以說書人的技巧，又從金蜈天尊聽到劍神已死，重新進軍中原武林，劍神雖被自己救起，但又失踪，江湖上忽然出現一個鐵心孤客要向金蜈天尊挑戰，事多話長不休……

接受事實　改姓歸宗

凌飛和谷青聽到大宗師竟然說出想要收徒的話，不禁十分驚訝，齊都詫異地望着龍驤。

因爲在他們的印象裏，大宗師成名武林八十年之久，在這麼一段悠長的歲月裏，不知有多少人要拜在他的門下，甚至有些人執弟子之禮，追隨他的身邊數年之久，他都沒有收下一個徒兒。

却沒想到現在他竟說要收龍驤爲徒，反而不能够達成願望，言下之意，非常遺憾。

龍驤看到凌飛和谷青兩人注視自己，目中儘是驚訝之意，也不知道要說什麼才好。

大宗師道：「這樣吧！老夫雖然不能收你爲徒，就傳授你幾招容易學成，頗具威力的外門散手……」

龍驤略一沉吟，道：「老前輩的盛意，晚輩非常感謝，如果您認爲方便的話，不若將您方才所施的『廻旋勁』傳授給晚輩……」

大宗師一愣，隨即大笑道：「好吧，誰叫老夫喜歡你呢？等一會找個機會，老夫就把用勁的巧訣傳給你，以你的聰明智慧，我想不用多久的工夫，你便可以學會了。」

他的話聲一了，凌飛和谷青對望了一眼，道：「大宗師，我們呢？」

大宗師一瞪眼，道：「怎麼啦？你們也想打我的主意？」

凌飛和谷青也笑道：「求您老人家成全……」

大宗師望了望凌飛谷青，笑道：「其實你們的武功，在江湖上已是難有敵手了，又何必老夫掏箱底呢？」

谷青道：「晚輩沒有所求，只想大宗師把魔教的『金刀穿心』傳給我們……」

大宗師道：「咄，像那等歹毒的功夫，你們學來做什麼？有誰值得你們與他拚命？」

凌飛道：「晚輩倒不是想與人拚命，

只是恐怕遇見金蜈宮裏的毒人，可以與他們一拚！」

大宗師沉吟一下，道：「好吧，一有機會老夫使把『金刀穿心』的功夫傳授給你們。」

李鵬翔嚷道：「公公，還有我呢？」

大宗師大笑道：「這還有問題嗎？你要老夫的命，老夫也送給你，改天一定把我所會的絕學，一概傳給你。」

李鵬翔聽他這麼一說，幾乎笑得合不攏嘴來了。

大宗師輕輕咳了一聲，道：「方才老夫說到黎火颷親自遞上拜帖求見，當時我所猜測的原因，與驤兒所說的大概相同，只不過老夫顧忌到一點，便是黎火颷可能會要求我不管他與九大門派之間的事，也就是說不讓我插手與鐵心孤客的決鬥裏面。果然老夫的料想不錯，黎火颷在一進門，很快便開門見山的，要我答應不插手他與鐵心孤客的決鬥。」

他的臉上浮現起一絲肅殺之色，道：「老夫活到現在，什麼大風大浪沒有見過？豈是受人威脅之人，別說我跟小袁還有那麼一段交情，就是沒有，老夫也不會答應。是以老夫很爽直的回絕了他，並且說出鐵心孤客乃是老夫好友，希望他能知難而退，毅然退出中原，黎火颷那廝雄心勃勃，當然不會答應老夫的要求，於是我們就在那家客棧裏，動起手來。」

他深深的吸了口氣，氣慨萬千的道：「老夫精通邪道九十七種絕藝，豈會在乎黎火颷那廝？是以動手之時，立即施出殺手。黎火颷那廝果然不愧是一代之雄，老夫在一開始時佔盡上風，但見到了第七十招時，便漸漸發現他竟然練成了苗疆失傳的『陰風杵』的功夫，不但如此，他並且還把『羅喉血箭』的奇功練成了……」

凌飛和谷青倆人聽到這裏，忍不住發出一聲驚呼，道：「羅喉血箭？」

大宗師頷首道：「這種功夫乃是魔教失傳了二百年之久的秘術，可說是天下最爲歹毒的功夫，它能使人的體內潛力發揮到極致，能打贏比本人武功高出數倍的對手，但是這種功夫最大的缺點便是能夠使施出之人，在鮮血流乾之後死於非命，屍骨無存。」

凌飛問道：「大宗師，他後來又怎麼啦？」

大宗師繼續說道：「老夫發現他竟練成了『羅喉血箭』，心中非常驚奇，却無法可施，只得竭盡功力與他周旋。黎火颷那廝在連吐五口鮮血之後，已從劣勢扳爲優勢，所發之招式全是攻手，逼得老夫只有招架之功，而無還手之力，眼見便要落敗……」

他的臉上泛起一絲苦笑，道：「老夫心中頗爲焦急，正想與他拚一死活，誰知金蜈天尊突然住手。他坦白說出不願與老夫拚命，只求老夫不要干涉他跟鐵心孤客之間的決鬥。」

大宗師默然一下，繼續道：「老夫那時雖然落敗，對於這種妥協之議，却仍然不答應，當時，黎火颷那廝見我意志堅定，也軟了下來，於是表示在他與鐵心孤客決鬥時，絕不會施出這等『羅喉血箭』出來，因爲他也不想就此吐血而亡……」

大宗師眯着眼睛默然片刻，又繼續的道：「黎火颷很坦白的說出他不是我跟鐵心孤客兩人合手之敵，並且也表示他的大志在於一統武林，並不願就此喪失生命，不過老夫若是太過於逼他，他就會孤注一擲……

於是老夫就考慮到鐵心孤客的安全，想了許久，終於在有條件的情形下答應了他，不跟鐵心孤客聯手對付他……」

他說到這裏，望着龍驤，道：「也許會有人說老夫不該那麼做，但是老夫自認做得很對。爲了鐵心孤客，爲了整個武林，絕對應該那麼做的，事實也證明老夫還沒有做錯……」

他解釋了一下，又道：「老夫當時的條件便是在次日決鬥時，只許他一人出面，不許有第二個金蜈宮裏的人出手，不論勝敗，老夫都不會出手相助鐵心孤客。

若是金蜈宮裏有任何人手相助，那麼老夫就要集合天下的邪道英雄，與金蜈宮一決生死……黎火颷思考了許久，終於答應老夫的要求，就此離開客棧。」

龍驤凝望着大宗師那滿佈皺紋的臉孔，心中叢生起無限的感觸，忖道：「在他一生之中，遭遇到那麼多的事情，尤其是那一件事有關中原武林的存亡，以及父親的生死，可見他在決定的刹那，內心遭遇到多大的煎熬，因爲他這個決定，所帶來的影響，實在太大，若是決定錯誤，他這一生都不會獲得安寧的……」

意念電轉，他對於大宗師，由衷的起了一陣敬意，欽佩地望着大宗師那滿是皺紋的臉。

在這一刹，他只覺大宗師臉上的每一條皺紋都代表着一層智慧，那種睿智並不是能從外表可以覺察出的，而是由經驗與歲月所歷練而成的。

他這麼想着，發現凌飛和谷青倆人也以欽佩的目光望着大宗師，那種仰慕的神情，使得他們似乎單純多了。

龍驤忽然記起那天凌晨，與馮飛虹順着長江而下，初次遇見他們的情形，那時，他只覺得他們頗爲可惡，的確如此，他們在江湖上有大魔頭的稱呼，所給予人的印象當然不會太好。

可見，現在他却發現了他們的另一面，也就是善良的一面，富於人性的一面。

龍驤想到這兒，突然好像領悟出一些什麼，彷彿覺得人性中的善與惡很難分別，沒有絕對的……

他待要往下繼續深思，腦海中的意念，已如電光一閃即逝，很快地便已消失。

這時，他只聽大宗師長長的嘆了一聲，道：「以後的事情，老夫也不用多述說了，那鐵心孤客果然便如老夫所料想的，乃是小袁替自己所取的一個綽號，你們可以從這個綽號裏看出他當時的想法，以及他對人生的灰心……」

他的臉上浮起一個自嘲的笑容，道：「小袁雖然自認是鐵心，並且也充分表示他的孤獨寥落，但在這次的決鬥之中，老夫却發現他的心依然是那樣熱情，尤其是在羅利夫人出現的那份激動，更是老夫始料所不及的。

由於那份激動的情緒，小袁施出了他當時最巔峯的絕藝，發揮了前所未有的潛

力，擊敗黎火飈，逼得金蜈天尊俯首說出只要我們兩個活在世上一天，他就一天不涉足中原的諾言。」

凌飛和谷青倆人的臉上現出恍然大悟的神色，道：「原來如此……」

不過龍驤的心裏依然留有疑惑，問道：「大宗師，金蜈天尊那時眞的遵守與您約定之事，不使出『羅喉血箭』？」

大宗師一笑道：「我看你這意思，好像認爲黎火飈不是守諾言的人？」

龍驤搖頭道：「在下倒也沒有這個意思，我們武人講究的便是一諾千金，尤其像金蜈天尊那樣的一派宗師，又怎會不遵守約定？不過，他旣然在計劃進軍中原，挾着那麽大的實力而來，絕不會願意就此廢然返回南疆，當他面臨被家父擊敗的邊緣時，他雖道還會約束自己不施出『羅喉血箭』與家父一拚？」

大宗師頷首道：「你問的這個問題，已經涉及到人性深處，如果老夫處身他那種立場，或許會不顧一切的放手一拚，我想黎火飈當時也不會沒想到這一點。不過，他當時心靈的衝突，已被羅刹夫人看出來，她挺身而出，宣告黎火飈已經輸了，那場武林中有史以來最具決定性的決鬥，就在這種情形下結束，因此，整個武林有了二十年的平靜。」

龍驤的意念，隨着他的話聲，回溯到二十年以前，他簡直不能想像父母親在那種場合中見面時的心情與感受，那該是何等的辛酸，何等的使人傷感。

他的心中起了一陣顫悚，替父母親的受到命運播弄，各分西東的情形，感到非常沉痛。

他在沉默之中，大宗師長嘆一聲，道：「二十年來，武林中就這樣平靜的過去，眼見又將興起一個大的波瀾，老夫奔波江湖數十年，對於武林中的恩恩怨怨可說是已覺得疲憊了，那將來的這個大波瀾，應該由下一代的來承担。」

他側首望着龍驤，道：「驤兒，你乃是劍神之子，這等重責落在你的身上，需要你承担了，你萬萬不可弱了你父親的名頭。」

龍驤沉聲道：「晚輩一定盡力而爲，絕不辜負老前輩的期望。」

「好！」大宗師說道：「我們休息一會，你就跟我一起出發，我帶你見你的父親……」

龍驤搖頭道：「晚輩此刻尚不想去見他老人家……」

大宗師瞪眼道：「爲什麽？」

龍驤道：「晚輩此次奉家……掌門人之命，來武當參加劍會，不願中途放棄，一定要取得此次劍主之席，然後在回山見過掌門人，將這些情形稟告過他，再去找家父……」他解釋道：「無論如何，掌門人撫養我達二十年之久，這種恩惠比天還高，晚輩不能就此離開他……」

「對！」大宗師頷首道：「雖說他並非你的父親，撫育你二十年的恩惠你也該報答一番，就算不報答，也得見他一面，把整個情形告訴他，不過……」

他的話聲略爲一頓，道：「老夫認爲你倒不需參加這個劍會，這是毫無意義的事。」

龍驤懷疑的問道：「爲什麽？晚輩不清楚。」

大宗師笑道：「這什麽撈什子劍會，完全是令尊玩出來的花樣，他是要從五大劍派中找一個可以傳授衣缽的人，你旣是他的兒子，又是這次劍會最有希望成爲劍會之主人，又何必參加呢？」

龍驤說道：「就因爲這個原因，晚輩更應該親身參加這次劍會，晚輩不願意例外……」

大宗師頻頻頷首，道：「很好！很好！老夫因此也更加的喜歡你，你出身武林世家，却沒有感染到一般世家子弟的惡習，使得老夫也不由欽佩起來。」

他笑了笑，道：「記得老夫當年與令尊相遇時，曾問他爲何要把五大劍派的劍訣密笈盜去，他說他之那樣做，一方面是不願意金蜈天尊親自下手，掠奪去各派的絕藝，另一方面則是他想滙集天下的多種劍法，獨創出一種前所未有的精粹劍法，唯有那種劍法才能剋制金蜈天尊，然後收一傳人，將之流傳下去，老夫當時見他的說法，幾有安排後事之感，曾經爲此譏笑過他，說是恐怕找二十年都找不到傳人，到最後只好將之帶進棺材，老夫當時沒想到他所創的劍法，確實在二十年中沒找到傳人，結果還是傳給他的兒子，想一想，這眞是很有意思的事。」

龍驤笑了笑，道：「或許家父會認爲晚輩並不是他一生心血的傳藝人……」

「這個老夫保證不會。」大宗師道：「像你這種人材，老夫見了都喜歡，別說是他了。」

他伸了個懶腰，道：「驤兒，就這麽吧，老夫與你約一個日子，等你在見過龍雲鶴之後，我在那兒等你？」

龍驤略一沉吟，問道：「家父此刻居住何處？晚輩見了掌門人後，直接去！」

大宗師說道：「這個不妥當，他此刻全神精練『馭劍之術』，最怕有人分他的心，尤其是你，他從你生下來到現在都沒有見過你，你這樣突然一去，對他的心情的影響可想而知了，所以還是按照老夫的話，我們約個地方見面。」

龍驤道：「洛陽如何？」

大宗師頷首道：「那兒很好，不過到底是什麽時候？」

龍驤沉吟片刻，道：「一個月後的今天，晚輩在城裏的松鶴樓等您如何？」

大宗師一拍大腿，說道：「一個月的時間足够老夫送這娃兒到北天山回來了，就這麽辦吧！我們在松鶴樓見面，不見不散。」

龍驤道：「晚輩到時一定準備好酒菜等您。」

大宗師站了起來，笑道：「這是當然的道理，老夫也得要吃過之後，才能把那手『迴旋勁』傳授給你。」

龍驤跟着站了起來，抱拳道：「多謝老前輩了。」

大宗師道：「兒，你可要記住，從現在開始，不能對人自稱龍驤，你也該改姓歸宗，姓你的袁了。」

說着，他揮了揮手，帶着李鵬翔，洒開大步，向山下走去。

凌飛扛起躺在地上，幾成半死的褚天

彪，與袁驤作別，也跟隨大宗師下山而去了。

袁驤（以下都稱袁驤）站在山坡之上，眼見他們三條人影消失在黑暗裏，耳邊還縈留着李鵬翔的道別之聲：「龍大哥，不，袁大哥，再見……」

袁驤對於自己由姓龍被改為姓袁，他的心中有着無限的感慨。

這二十年來，他由朦朧無知，直到長大成人，練功學藝娶了妻室，完全是在神龍龍雲鶴的教育，撫養下完成的。如今，他在一旦之間，發現那威嚴而又慈愛的父親，竟然不是自己的親生父親，連他的姓氏也不是眞正的。尤其是他在聽到自己父母之間所發生的那一段悲慘的遭遇後，他心中的感慨更加多了。這種有點茫然的心情，連他自己也都不明白，只覺心中五味充塞，分辨不出是什麽滋味。他默然的站在山坡上，良久良久，方始在一陣冷風裏醒了過來。

他喃喃地道：那些將要來到的事情，總會來到的，這又何必多去想它？反正我不管有多困難，盡此一生之功，也要使得父母重在一起，他們年青時所受的苦難太多了，在晚年的時候，總要享一點福，過一些安靜的日子。

因為他的心中已經有了決定，於是也就把雜亂的意念都拋棄在腦後，讓自己回到現實。

當他的心情完全平靜時，立即便想到了方才救他出險，而自己却陷落進去的馮飛虹。

他不由頓足，道：「唉！我剛才是怎麽啦？竟然沒有想到她來，她一再的救我出困，我却忘記了她，眞是不該。」

其實，他這樣責怪自己，也是沒有來由的，方才他在未遇到羅刹夫人之前，一直是處身危急之中。

等到大宗師來到之後，他整個的精神都陷入一種將要崩潰的情況，一時之間要他接受那許多他以前從未想像到的事，怎不使他的精神忍受不了？

好不容易，他的精神穩定下來，大宗師却又談述當年影響整個武林存亡的那段韻事，其中的主要人物，正是自己的父親與母親。

整個事情的始末，都與他切身有關，他當然不能放過其中的每一個小節，而分神去想其他的事，等到他想起馮飛虹，夜已將盡了。

袁驤略一沉吟，轉身便待往眞武大殿行去。

他的身軀剛剛轉了過來，突然又想到一事，忖道：「那地室之中除了任明傑和玄地老道之外，還有金蜈天尊的那個徒兒，以他們三人之力，再加上玉龍劍又在他們的手裏，這麼空手闖將進去，豈不是等於送進虎口嗎？我非得要想個辦法找柄劍，並且還得找玄機他們說明此事……」

想到這裏，他不禁又有點後悔沒有在大宗師未走之前想到此事，否則有大宗師在此，就是集結任明傑等人在一起，也擋不了大宗師的一擊。但是一念轉過，他馬上便泛起另外一念：「我為什麽要依靠他們？難道憑我一人之力，使無法救出馮飛虹嗎？」

他這種時而軟弱，時而堅強的個性，患得患失的心理，正是人類的通病，尤其是像他這麽一個年青人，更加難以擺脫這等心理。

所幸每一個年青人都有一股勇往直前，不畏艱難的衝勁，這使得他們每每能夠突破難關，完成理想。

當然，年青人的最大毛病還是在於不能凡事深思熟慮，往往憑着這股衝動去做事，以致反而把事情給弄糟了。

且說，袁驤決定了要親自去救馮飛虹，也沒有多加考慮，飛身向着眞武大殿而去。

他很快便已來到這座壯麗莊嚴，高大巍峨的眞武大殿之前，踏上那寬闊巨大的石階，他的身形慢了下來，緩緩的站着石階而上。

還沒去到那已經關緊的大門之前，他只見左右兩側的邊門，向外衝出四個持劍的道士。

那從左側邊門走出的一個道士沉聲喝道：「是那一個？」

袁驤答道：「在下龍驤。」他是唯恐自己指出袁驤來，使得那些道士起了疑惑之心，為了避免解說的麻煩，他就乾脆報出他原來的姓名。

那個中年道士呃了一聲，垂劍說道：「原來是龍大俠。」

袁驤抱拳答了一禮，向着那個道士行去，只見對方年約三旬，眼中神光烱烱，竟是武功頗深。

他來到武當才只一天，所見到的道士有上百之多，自然不會記住每一個道士的面貌。

是以這個中年道士的武功不錯，他也沒有懷疑什麽，還以為是玄機鑑於眞武大殿的受到騷擾，所以特別派遣武功較高的道士看守。

他走到那個道士之前，問道：「請問道長可見到殿裏有何特殊之事？」

那個道士不解地道：「貧道不知龍大俠的意思是……」

袁驤道：「據在下所知，在殿裏的仙桌之下，有一條地道直通兩間密室，此刻在密室之中，正有許多圖謀對貴派不利之人……」

他簡單的把自己被困地室之事說了出來。

那四個道士聽了，全都面面相覷，露出頗為驚訝的樣子……

那個中年道士詫異地道：「龍大俠，眞有這等事情？」

袁驤不悅地說道：「在下又何必欺騙你們。」

那個中年道士連忙笑道：「不！大俠您誤解貧道意思了，貧道是因為聽到眞武大殿裏竟會……」

袁驤搖了搖手，阻止他繼續說下去，道：「能否請道長派人去把貴門三位長老找來？並且借一枝長劍給在下？」

「當然可以，」那個中年道士說道：「不知道大俠是要先行進去，還是等敝門長老來了以後再一起進去？」

袁驤道：「在下還是先進去探探路，等到貴派三位長老來到之後，再滙合在一起……」

那個中年道士領首道：「龍大俠此言有理。」

他往旁邊欠了欠身子，道：「龍大俠請您進去指明何處是地道入口，貧道等好把地形記好，然後通知敝派長老。」

龍驤也不客氣，洒開了大步，跨進殿裏。

他一進入殿中，但見原先被褚天彪擊破的供桌子已經被搬走了，連地上的碎片全都收拾得乾淨。

就在原先的地方，武當道士又再搬來了一張供桌，只不過比原先的那張桌子小一點。

龍驤走到供桌之前，蹲下身來，仔細的察看了地上的痕跡，看了好一會，總算被他找到了一條長長的縫痕。

他的手指在那條縫上的地上痕跡輕輕擦過，想要用指力將石磚搬起，手指却插不進去。

他唯恐磚縫裏還有其他的機關，若是把手指用勁插入，可能破壞揭開石磚的機關。於是，他側首道：「請拿劍給在下：…」這句話還沒說完，他只覺頸上一寒，一柄長劍正架在自已的脖子上。

他心中的這一驚，眞是非同小可，怎樣也想不到這四個道士全是天心教的奸細。

心頭一涼，他已聽得那個中年道士冷笑一聲，道：「龍驤，任你再狡猾，你也跑不了本教的掌握之中……」

龍驤此時，他半蹲半跪的在地上，脖子上架着一柄長劍，根本就沒有機會可以脫走。

聽了那中年道士的話，他除了苦笑之外，還能作什麼？

誰叫他會一時疏忽，重又落入天心教的掌握？那個中年道士一說完了這話後，立即併指一點，閉住了龍驤身上的幾處穴道。

他一把提起龍驤，道：「姓龍的，你看看我是誰。」

袁驤聽到這個道士的話聲突然一變，竟是熟悉之極，他不用回頭也曉得這個中年道士便是南宮北所裝扮成的，其他的那幾個道士不用問也知道就是那些金衣武士了。

他的臉上浮起一絲苦笑，道：「南宮北，你的本事眞不錯，竟然連我都被你瞞住了。」

南宮北洋洋得意地說道：「你到現在才曉得公羊大師的易容手法眞是天下無敵啊！」

袁驤淡然一笑道：「他的手法雖然高明，若沒有你的那一口南方口音，也無法瞞得過我！」

南宮北狂笑道：「你到現在才知道老夫的手段，豈不太晚了嗎？」

袁驤說道：「這有什麼晚與不晚呢？反正你就算抓住了我，也不敢動我一根汗毛。」

南屆北重重地哼了一聲，道：「老夫不能殺了你，也得給你一個嚴厲的教訓，嘿嘿，姓龍的，你忘了那天在山下小廟裏的事了。」

袁驤突然大笑出來，笑聲充滿在整個大殿，不住迴盪……

南宮北沉聲道：「你笑什麼？」

袁驤心中苦思和如何脫身之計，知道要想使南宮北放開架在自已脖子上的長劍，就必須激怒他。

固然這個舉動頗爲冒險，南宮北可能在大怒之下，手上多用點力氣，便可把龍驤的頭顱砍下。

然而袁驤却願意冒這個險，因爲他估量南宮北絕沒有那個胆子，敢當着其他三個金衣武士之前把自已殺死。

只要南宮北的劍從他的頸上移開，他相信自已便可以運氣衝開被閉的穴道，到時脫困的希望就大了。

袁驤聽得南宮北的話，冷冷一笑，道：「我笑你是個不知恥心的東西，那天在廟裏的情形，虧你還有臉說出來……」

他的話未說完，只覺脖子上一痛，接着南宮左大聲喝道：「你若敢再嘲弄老夫，老夫便一劍割下你的腦袋，看你還……」

龍驤大笑，說道：「南宮北，你有這個種嗎？」

南宮北只覺胸中熱血一陣上沖，猛一咬牙，眞預備將龍驤就此殺死！

可是他的這個意念才剛自腦海湧現，便聽得身後有人喝道：「南宮駝主！不可冒失！」

話聲一傳入耳，一柄長劍自悄無聲息的遞了進來，架在他的劍下，把他的長劍挑了起來。

南宮北一愣，只見那三個由金衣武士支裝扮的道士全都眼中射出凌厲的目光凝望着自已。

他囁嚅說道：「老夫是因爲氣太不過他……」

那三個金衣武士中靠左邊的那個沉聲道：「南宮舵主，你總不會因爲一時氣憤，把我們也給坑了進去了吧？」

南宮北臉上堆着笑，道：「這個老夫當然不會。」

那個用劍架住南宮北手中長劍的金衣武士冷冷道：「如果在下不架住你的劍，南宮舵主，這份後果誰來負責。」

南宮北道：「老夫只是嚇唬他一下吧了……」

袁驤這時已經站了起來，冷笑道：「確實不錯，南宮北只是嚇唬我的，他沒有那個種敢殺我。」

他說着，伸手在脖子上一擦，擦了一手鮮血，笑了笑，問道：「南宮舵主，你說是不是？」

南宮北氣得眼中直冒火，若非他的臉上經過公羊羣的易容，只怕此刻的臉色都已變成青的了。

那個金衣武士聽到袁驤出言諷刺南宮北，皺了皺眉，道：「龍大俠，請你把胸襟放開些，拿出一點大俠的風範出來好吧。」

袁驤苦笑道：「你又何必稱呼我爲大俠？你看到那一個大俠像我這樣。」

那個金衣武士淡然一笑，說道：「大丈夫能伸能屈，像大俠你這樣又算得了什麽？」

袁驤也還以一笑，道：「如尊駕這樣，也是能屈？」

那個金衣武士一怔，只聽袁驤又道：

「在下認爲以尊駕這等風範，必是五大劍派中成名的高手，又何苦隱蔽本來面目，跟隨金蜈天尊呢？」

那個金衣武士還沒答話，南宮北已伸手一推袁驥，道：「姓龍的，你還想挑撥是不是。」

袁驥身形踉蹌地往前衝了兩步，冷笑道：「南宮北，在下可不是說你，像你這等無恥之人不直得在下諷刺！」

南宮北怒道：「你還敢辱罵老夫？」

他衝前兩步，揮起右掌，便待往袁驥的臉上摑將過去。

可是那兩金衣武士的身形比他還要快上一分，他的手未摑出，已被那個金衣武士抓住。

：

南宮北怒道：「你……」

那個金衣武士冷冷的道：「他是教主要的人，你要是將他打壞了，我們如何交待？」

南宮北憤憤道：「這小子太過可惡，老夫非要教訓他一頓！」

那金衣武士沉聲喝道：「南宮舵主，你是不是沒把我們放在眼裏的！」

他的話聲嚴厲，南宮北聽了不由得一愣，態度隨即軟了下來，說道：「老夫不是……」

那金衣武士眼中精光畢射，道：「南宮舵主，你需要對自已的身份自重，無論你與龍大俠有何仇恨，他如今旣是教主要的人，凡我教徒都要保護他的安全！」

南宮北頹然道：「老夫是錯了。」

那個金衣武士語氣稍緩，道：「不論龍大俠如何破壞我們的大計，他的人格，他的尊嚴都是我們應該欽佩的，你不該侮辱他！」

南宮北頗爲吃驚地望着他，道：「你……你說什麽。」

那個金衣武士似乎也覺得自已有些失言，淡然一笑，道：「在下只是欽佩龍大俠的人格，不願他受到人的侮辱，因爲我們沒有權利可以這麽做。」

南宮北略一沉吟，隨即長長一嘆，默然不語。

在這一刹，他想到自己所作所爲之事，心中湧起一絲慚愧之情，也可以說，他那深潛在心底的是良知暫時萌發了。

袁驥倣笑一聲，道：「欽佩！欽佩！在下有生以來，還沒有聽過如此的話，本來像這樣有力量的話，實在不該出於天心教金衣武士的嘴裏，在此刻能够聽到，也就更加感到佩服，這可以見得武林中人的良知未滅，中原各派還有振興的一天，武林還有……」

那個金衣武士沉聲道：「龍大俠，請你不必多說了，我們不會爲你這句話受到蠱惑。」

「可惜，可惜。」袁驥嘆了一聲，說道：「像尊駕這等高人竟然也會投身天心教，並且還不知覺悟，在下眞替你感到可惜。」

那個金衣武士冷笑一聲，道：「龍大俠，得罪了。」

「好說好說。」袁驥道：「不知你們說得罪什麽？」

那個金衣武士說道：「請你隨我們進去……」

袁驥說道：「在下已被你們所擒，隨你們要帶我到那裏去都可以，還說得罪什麽？」

那個金衣武士側首道：「九號，你把磚頭撬起來。」

另外一個金衣武士蹲下身去，用劍尖去撬動地上的石磚，很快地便把那一塊大石磚托了起來。

就在他剛把石磚擺好，還沒站起的時候，袁驥突然飛起一脚，向他踢去。

袁驥這一突然發難，出乎他們的意料之外，那個九號金衣武士身驅還蹲在地上，根本就無用力的機會，在袁驥這一脚之下，登時發出一聲驚叫，跌進坑裏。

袁驥飛出一脚之後，身形立即順着那一脚踢出之勢，往右邊一傾，右掌橫掃而出，結結實實的切在另一個金衣武士的脅下。

「哎喲」一聲，那個金衣武士的肋骨登時斷去數根，按着肚子彎下腰去。

袁驥動作如電，一等那個金衣武士彎下腰去，斜切的手掌又翻了上來，連貶眼的工夫都沒有，便已奪下他的長劍。

這突然發生的一連串的事情，使得南宮北和外一個金衣武士措手不及。

他們剛從怔愕中驚醒過來，袁驥是一劍在手。

但是他輕嘯一聲，身軀突然飛起，向着南宮北飛刺而去。

南宮北是說的見過袁驥這手「龍騰九淵」的絕技，他眼見劍氣封面，劍光片片的洒落，心胆俱寒，手中儘管握着長劍，却已經無心應戰。

虛虛的晃了一招，他腳下一滑，閃身便往外逃竄而去……

袁驥的劍招是何等的迅捷，劍芒一長，細碎的劍引一洒，立即便把南宮北手裏長劍震爲數段。

他可說是恨透了南宮北，震斷長劍之後，劍光一絞一劃，斜斜的削落下去。

南宮北逃竄得雖快，却以被袁驥追及，他只覺得背上劍氣壓來，還沒來得及閃身避開，一條右臂，已被長劍削斷。

他的身軀往前臥下去，嘴巳發出一聲慘叫，自斷臂處洒出的鮮血滴落殿中白石上。

袁驥餘怒未息，還待追擊而去，身旁劍風急響，那個金衣武士已經拔劍攻了上來。

他顧不得再劍殺南宮北，回劍側身，在虛空中吐出一口長氣，手腕一震，架住斜斜削來的長劍。

「叮」地一響，劍上亮起數點火星。

袁驥就藉着那股正反擊的力量，飛身落在五丈之外，安穩的站好身形。

他深吸口氣，喝道：「住手！」

那個金衣武士一愣，道：「你……」

袁驥道：「在下不願再施出辣手，因爲在下敬重你是一條漢子。」

那個金衣武士微怒道：「你以爲我一定會敗在你的劍下？」

袁驥說道：「尊駕或許不會相信，在下絕對可以在三十招内將你擊敗，爲了替武林保存一點元氣，所以我放過你這一次。」

若在數日之前，他絕不敢當着這個金

衣武士之前，說出如此的話來，這顯得他太過於狂妄了。

但是經過這些日子的磨難煎熬，他的本身就像一塊生鐵，經過了多次的鍾鍊，而變成一塊精鋼，不知比以前堅強多少倍了。」

憑着這份堅強的意志和精湛的劍法，他說自己必然可以在三十招之內擊敗面前這個金衣武士。

他的話一出，那個金衣武士的眼中射出一股強烈的被羞辱之感，怒道：「龍驤，你……」

袁驤深吸一口氣，長劍緩緩移高數寸，手置胸前，沉聲道：「在下並非有意屈辱你，而是不願與你作一殊死之戰，因爲這並不值得。」

那個金衣武士塊角的肌肉抽動了一下，道：「老夫不跟你講怎麽值得不值得，我必須與你一拚！」

袁驤只覺這個金衣武士的聲音在刹那間竟然變得非常蒼老，他微微一怔，道：「爲什麽？」

那個金衣武士搖頭道：「沒有爲什麽，只是我們必需一拚！這個是命運所註定的！」

袁驤心中更加感到不解，詫異地道：「你我之間並沒有什麽仇恨，爲何說是由命運所註定的呢？」

那個金衣武士啞聲道：「你不必多說什麽了！」

他不等袁驤答覆，挺着長劍，疾攻上來，一連三劍，全都朝袁驤的要害攻至。

袁驤低哼一聲，運劍如風，把對方的三招全破解掉，然後揮劍急振，迅捷無比的還了對方三劍。

這連續交疊而出的三劍，有似一重重的劍山峯立，隨着劍式的運行，劍氣激盪，形成一股霸道之極的氣勢，逼射過去。

那個金衣武士似未料到袁驤的劍路如此森嚴，功力如此深湛，他僅僅只擋對方兩劍，便已被逼得連退數步，緊跟着那股銳利的劍氣射下，他手中的長劍已被封在外門。

袁驤揚劍壓住了對方的長劍，沉聲道：「尊駕可是華山門人？」

那個金衣武士暗暗運勁，默然不作一聲，只是凝目望着袁驤。

他的目光之中充滿着慚愧，悲痛的神色，在袁驤凌厲的冷芒所凝注之下，他的目光漸漸露出退縮之意，終於不敢逼視。

袁驤沉聲道：「你瞞不過我的，你那一手華山少清劍法，除了出身華山，接受過嚴格訓練之人，絕不可能施展如此之熟……」他說到這裏，突覺對方劍上傳來一股大力，差點使逼開了自己的長劍。

暗運一口眞氣，他又把對方的劍壓了下來。

那個金衣武士手中的長劍抵受不了這兩股互相衝激的力道，突然「錚」地一聲，從中折爲兩段。

他的身形一晃，借着從袁驤劍上傳來的這股勁道，閃身後退，一直挪出八尺之外，方始站穩身形。

袁驤若是要在這個時候取他的性命，可說是易如反掌，但他僅是嘴角噙着微笑，沒有繼續追擊過去。

他一等對方站好，說道：「尊駕不必驚慌，在下說過與你並無仇恨，絕不會對你施加殺手的……」

那麽金衣武士深深望着袁驤一眼，道：「你要怎樣？」

袁驤道：「在下心中有所不解，希望你能夠答覆我！」

那個金衣武士搖頭道：「老夫沒有什麽可以答覆的，老夫只有這條命，你要拿去，就拿去吧！」

袁驤淡然一笑，繼續的道：「在下巳經說過兩次，我與你旣然無怨無仇，爲何要取你的性命，殺了你，對我又有什麽好處……」

他的目光一閃，瞥了殿上的三清神像一眼，道：「在這個寧靜的大殿裏殺人，也不是在下所願意做的，因爲在下並不像你們，只要受到命令，任何地方都可以殺人，就像被驅使的牛馬一樣……」

那個金衣武士嘴角現出一絲苦澀之極的神情，搖頭道：「龍驤，無論你說什麽，老夫都不會動心的，老夫旣然被你所敗，便只有一條死路……」

袁驤道：「聽你的口氣，你的年齡並不小了，以你的武功與年齡，在華山派中的地位定然不小，我不知你爲何會受金蜈天尊的驅使……」

那個金衣武士站在那兒就像一尊石像一樣的，默默不作一聲，甚而連身形都沒有動一下。

袁驤道：「你的年齡旣然不小，一定經歷過二十年以前金蜈天尊與鐵心孤客決鬥之事，你認爲投身金蜈天尊的手下，做他的工具，便能夠使他達到獨霸天下的目的？你錯了，他當年旣會敗在鐵心孤客之手，如今，也會遭到同樣的後果……」

那個金衣武士輕嘆一聲，說道：「龍驤，你說這些話又有什麽用？老夫說了我只有一條死路可走，便不會囘答你任何問題。」

袁驤搖頭道：「尊駕，你這樣是錯了，沒有人逼你走上那條路，你爲何要死呢？何況你旣然決定一死，就告訴我爲何金蜈天尊能夠驅使你們替他賣命……」

「你不必多說了。」那個金衣武士道：「老夫也沒有求你饒恕我，自然也不必囘答你的任何問題。」

袁驤心中頗爲對方婉惜，他認爲在消三個金衣武士之中，唯獨面前這人最具正義之感。

他之所以不殺對方，完全是由於心中的這份好感所致，可是對方却堅決的求死，這一點使得他非常不解，想要弄清楚是什麽原因。

聽了對方的說，他沉吟半晌，道：「請問尊駕是不是有什麽把柄被金蜈天尊抓住？」

那個金衣武士怒喝一聲道：「老夫不會囘答你任何問題的，你不必試探一些什麽。」

袁驤道：「你若是眞的受到威脅，這才賣命給黎火颱那斷，在下勸你大可不必，因爲他必定會敗在鐵心孤客之手，你只要投向鐵心孤客……」

「你不要多說了。」那個金衣武士道：「鐵心孤客已經離開人世，又有誰能制

得了……」

他說到這裏，似是有所顧忌，話聲戛然一停。

袁驥淡然一笑，道：「尊駕身為華山高手，竟然也會受到愚弄，認為鐵心孤客已死？嘿嘿，你可曉得他是誰？」

那個金衣武士默然不語，袁驥話聲稍頓，繼續道：「你定然聽過，甚或親眼見過本門的劍神袁君達吧？他便是鐵心孤客……」

話未說完，那個金衣武士已大笑道：「龍驤，你在此刻還拿着這些話來騙誰？天下有誰不曉得劍神袁君達服毒跳下金頂絕崖之事？」

袁驥肅然道：「以劍神當年之威，武功之高，那一點毒藥又算得了什麽？金頂的絕崖縱然危險，放在劍神的眼裏，又算得了什麽？你竟會相信劍神已死，竟然會相信鐵心孤客已死之事，可見得你多愚蠢了。」他把長劍一垂，道：「面對如此愚蠢之人，在下眞是失望得緊，也懶得跟你多說了。」

說着，他轉身便往殿外行去。

袁驥這一轉身欲走，那個金衣武士却已大喝一聲：「慢走！」

袁驥暗暗一笑，轉過身來，問道：「你有什麽話要說嗎？」

那個金衣武士沉聲道：「你要殺死老夫，老夫絕無怨言，可是老夫却不容許你羞辱我。」

袁驥道：「在下並沒有說什麽羞辱你的話呀！」

那個金衣武士道：「你為何認為老夫是愚蠢？」

「哦，原來是這麽一回事。」袁驥道：「你難道認為你替金蜈天尊賣命是一件很聰明的事？」

那個金衣武士冷哼一聲道：「不管聰明或愚蠢，那是老夫本身的事，老夫不許你……」

袁驥臉色沉肅地道：「無論你為了什麽原因替黎火颷賣命，至低限度你背叛了師門，做過有違良心之事，並且你在我替你找出生路時，還堅決的不相信，這不是愚蠢是什麽？」

那個金衣武士苦笑了下，道：「龍驤，你怎能曉得老夫的苦衷……」

「你有什麽苦衷？」袁驥道：「除非你家有八十高齡老母，下有妻子兒女，他們都受到黎火颷控制，使你不得不……」

那個金衣武士痛苦地道：「你不用再說了！」

袁驥一怔，隨即恍然道：「原來你果然是這個原因……」

那個金衣武士輕嘆一聲，道：「老夫此身並非自己所有，因此……」

袁驥道：「尊駕不必如此難過，在下或許有辦法可以解除你的困難。」

那個金衣武士搖了搖頭，道：「老夫已經沒有希望了，但願你能够痛快的給我一劍！」

袁驥問道：「為什麽要這樣？」

那個金衣武士道：「任明傑他們此刻去外面追查你去了，不在此地，可是等他一回來發現這兒的情形，老夫又如何能够逃得了干係？老夫一死不足惜，只是我那妻兒老母……」

袁驥說道：「這個好辦，只要在下也給你一劍，使你受了傷，他們便不會察覺得到，問題只是你是否眞的有心脫離天心教？」

那個金衣武士幽幽的說道：「老夫的難題……」

袁驥道：「事在人為，任何事情只要動腦筋來解決總不會沒有辦法的。」

那個金衣武士道：「老夫在懷疑你的力量……」

袁驥淡然一笑，道：「我方此刻有大宗師和鐵心孤客兩人，金蜈天尊的實力再大，也絕不可能動得了他們分毫的。」

那個金衣武士問道：「鐵心孤客眞的沒有……」

袁驥沉聲道：「他老人家是我家父，在下自然可以證明他老人家仍然健在。」

那個金衣武士訝道：「龍大俠，你……你……」

袁驥頷首道：「在下應該是姓袁，而不是姓龍，這事到今天為止，還沒有幾個人曉得，可是在下為了取信於你，這才毅然的告訴你，尚希望你能保守秘密。」

那個金衣武士怔了一會，道：「袁大俠，你的武功縱然高強，江湖經驗倒底還是不够，如果老夫不是有心要反過來，你豈不使自己陷身於危機之中？」

袁驥淡然一笑，道：「在下料想尊駕不會這麽做吧！我一向如此，只要相信一個人，絕不再懷疑他……」他的話聲一頓，道：「尊駕此刻經過易容，在下不能看到你的眞面目，但是在下可以相信自己的眼睛沒有看錯。」

那個金衣武士眼中浮現感激之色，道：「老夫此生僅是見到尊駕有此胸襟，使得在下更加感到慚愧……」

袁驥道：「請問尊駕貴姓大名，在下或許曾經見過你一面。」

那個金衣武士搖了搖道：「老夫被逼已有十年之久，袁大俠，你絕不會見過我，至於我的姓名，唉，不是老夫不願說，而是……」

袁驥見他似有顧忌，不再多問，道：「請問尊駕，其他的金衣武士，是否也像那樣的。」

那個金衣武士搖了搖頭，道：「他們大概就要回來，此處不是講話的地方，我們到裏面去一談如何？」

袁驥凝目注視着那個金衣武士好一會，搖頭道：「不了，我們要談話，以後有機會，現在我首先要曉得的是地室裏還沒有人在裏面？」

那個金衣武士說道：「這個我不知道了。」

袁驥問道：「難道你沒有進到地室裏去？」

那個金衣武士苦笑了一下，道：「像我們這些位卑低賤的武士，除了聽從命令行事之外，有什麽能够由自己做主的？」

袁驥默然一下，道：「呃，在下還沒請教你……」

那個金衣武士道：「老夫姓何，袁大俠，你就稱我老何好了。」

袁驥問道：「尊駕既然姓何，那麽貴派的何素月姑娘，你該認得了？」

老何搖頭道：「老夫已經離開敝派十多年了，對於本門後輩一個也不認得？」

袁驥但見老何在說話之時，眼中神色閃爍，似有什麼難言之隱，他淡然一笑，道：「何素月女俠是貴派派來參加這次劍會的人選，你又怎麼不知？」

老何默然一會，道：「袁大俠，我們不談這些了，還是：…」

袁驥沒等他說完話，突然道：「老何，你所說的妻兒受到威脅，是否就是爲了何素月……」

老何一愕，隨即大笑道：「哈哈，那有這種事？」

袁驥沉聲道：「在下可以肯定，何素月便是你的女兒。」

老何臉上的肌肉一僵，勉強地道：「龍大俠，你何必說笑吧？」

袁驥沉肅地道：「在下並非與你說笑，如果你眞是何姑娘的父親，你更加應該脫離天心教……」

老何爲難地道：「我……」

袁驥道：「你是在顧忌天心教的實力太大，不易脫離他們的掌握？這點你不必過慮，在下可以肯定的說，天心教不出兩年便會滅亡！」

老何搖了搖頭，道：「但是……」

袁驥道：「你不需顧忌太多，此時各派的實力雖然不大，可是有大宗師和家父，天心教絕難得逞……」

袁驥的話聲一頓，道：「就在方才，大宗師還在這兒，他還帶走了你們教中的一個高手。」

老何失聲說道：、「莫非是那褚副教主被……」

袁驥頷首道：「對！他叫做褚天彪，想不到他會是貴派的副教主！」

老何再失聲道：「這就怪不得了，原來他是碰上了大宗師，所以這麼久都不回來了。」

袁驥問道：「任明傑他們就是去找那褚天彪的？」

老何道：「他們分成兩路，一路是由任總護法所統領，另一路則是由教主的第三個徒兒陳天翔率領，除了找尋褚副教主之外，還在找你……」

袁驥問道：「老何，那遭到褚天彪擒住的馮姑娘此刻是否還在地室？」

「馮姑娘？」老何詫異地道：「那個馮姑娘？」

袁驥低聲說道：「黑湖山主馮飛虹姑娘。」

老何恍然的道：「原來是那個人妖：：」他的話一出口，頓時想到袁驥對馮飛虹的關切之情，立即停住了嘴，不再說下去。

袁驥淡然一笑，道：「她身賦異稟，確實在外面的名譽不大好，可是這也值得原諒的。」

老何道：「袁大俠，並非老夫多嘴，那馮……馮姑娘實在不好，你若是跟她一起，對你的令譽會有很大的影響。」

袁驥道：「在下跟她也沒有怎樣，只是朋友而已，她救我幾次，這回我不能見死不救，至於江湖上的傳言，在下並不在乎，天下事有許多是這樣，只要我認爲行得正，又何必多計較他人之言？」

老何默然一會道：「袁大俠的胸襟，老夫非常佩服，不過最好你還是避一點嫌疑的好，以免將來：…」

袁驥抱拳道：「多謝你的指敎，不過在下心中自有主見。」

他深吸口氣，道：「馮姑娘此刻被囚在何處？」

老何道：「大概是地室裏吧，公羊先生還留在裏面。」

袁驥忖道：「公羊羣跟馮飛虹以前便認識了，她這次縱然做了件對他不起的事，我想他也不會對她怎樣，那些人也一定會賣公羊羣的賬。」

老何見他默然不語，問道：「袁大俠，你是否要去地室救她？如果要去的話還是趁早，免得他們趕回來……」

袁驥道：「馮姑娘既是跟公羊羣在一起，在下就可以放心了，此時也不必急去救她，諒她一時不會受到什麼危險，還是你的事情重要……」

老何搖頭道：「老夫的事沒什麼，眼前我並不能離開天心教，因爲我那八十歲的老母還留在天心教……」

袁驥沉吟一下，道：「你是否要去一見何姑娘？」

老何眼中現出一絲痛苦之色，默然片刻，道：「老夫已有十年沒有見到她了，這次……」

他長長的嘆息一聲，道：「老夫又怎會有臉去見她？」

袁驥沉聲道：「不，在下認爲你非常偉大，爲了自己的親人而忍受這樣多年的痛苦，那是值得欽佩的，如果何姑娘曉得她有這麼一個偉大的父親，她一定會很尊敬你，絕不會看輕你。」

他在說這些話時，突然想起了自己的父母，尤其是想到了他忍辱二十年之久的母親。

原先他還以爲恥，此刻，他漸漸了解到羅刹夫人的苦心，而能諒解她，並且從深刻的諒解中，對她感到敬佩。他這番話可說是有感而發的，使得老何聽了頗爲感動。

他感激地望着袁驥，道：「多謝袁大俠。」

袁驥輕嘆一聲道：「在浩浩的武林中，每每發生許多悲歡離合，使得許多人遭遇到深烙內心，影響終生的際遇，因而產生更多的事情……」

他的話還未說完，殿外突然傳來一陣拍掌之聲，有人笑道：「好，說得眞好，連在下都深深受到感動了。」

袁驥和老何齊都一驚，循聲望去，但見人影一閃，自右邊的側門走進來一個年青人。

袁驥一見到那人，立即便認出了他便是金蜈天尊的徒兒，身爲天心教刑堂執法的陳天翔。

陳天翔臉上帶着一絲淡淡的笑意，他的右手輕輕的按在劍柄之上，瀟瀟洒洒的走進了大殿。

袁驥一見陳天翔的右手按在玉龍劍之上，眼中幾乎要噴出火來，朗笑一聲道：「姓陳的，你也眞是狂妄，竟然敢把這堂的眞武大殿，當成了天心教的敎壇。」

（未完・廿六）